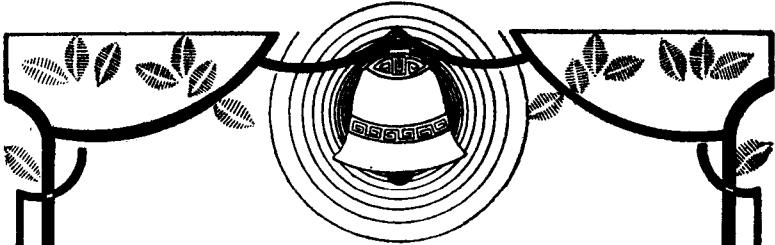


汗漫集

朱 復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汗漫集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朱 俠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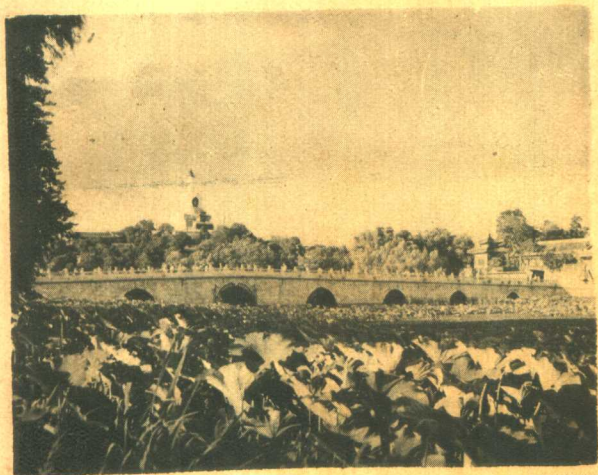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559)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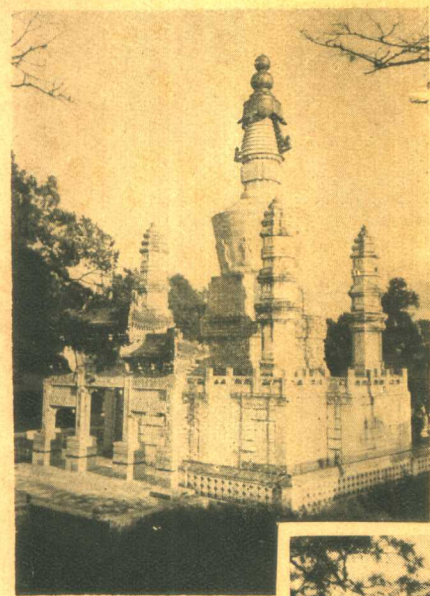
余生小有放情山水之志，嘗發願孤筇雙履，獨往獨來，游遍天下名山。惟生不能爲徐宏祖，以身許山水，仍有家室之累，世俗之羈，是以不能放蹤高蹈，徜徉白雲間，深以爲悲。憶自歐游歸來，又匆匆四載，四載之中，又稍稍出游，南之羅浮，北極雲中，東浮滄海，西游雲夢，櫓聲帆影之中，每記爲游草。積久成帙，遂彙爲一冊，命曰汗漫集。本集所選游記，凡十八篇：計河北省三篇，察哈爾一篇，江蘇八篇，浙江三篇，廣東三篇，至於瀛涯覽勝，余別有行雲流水，廬山尋幽，余別有匡廬紀游，皆所帶采。因先以此集，付梓問世。非謂文辭足取，亦聊以寫吾憂耳。

二十五年五月朱僕序於青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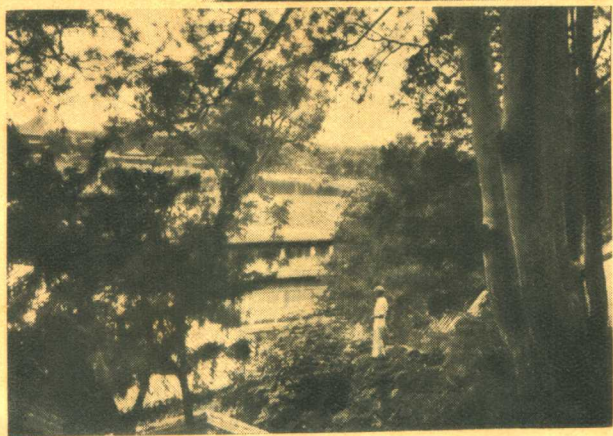
從
 教
 靈
 剗
 瓊
 華
 了
 留
 住
 西
 山
 儘
 淚
 垂

山西靜宜園琉璃塔



黃寺五岳浮圖

從
 瓊
 華
 島
 望
 五
 龍
 亭



◇ 大漠孤塞



◇ 松蓋偃壇農先



寺雲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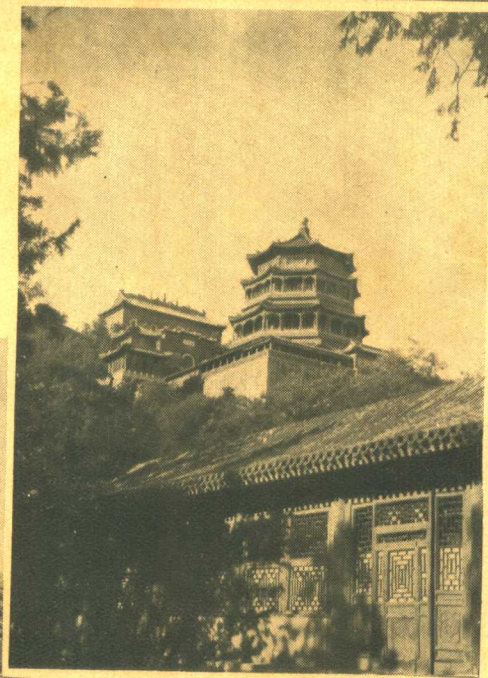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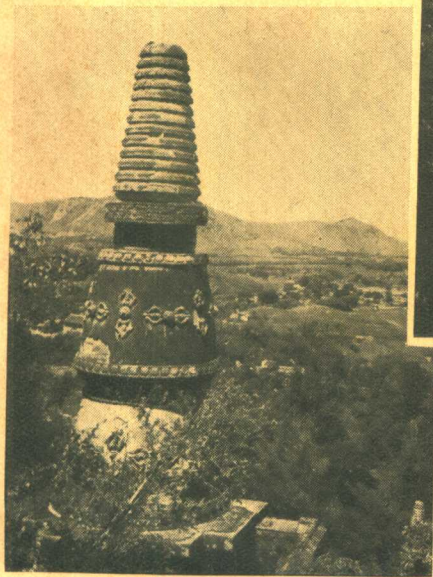
◇ 明景泰帝陵





橋孔七十湖明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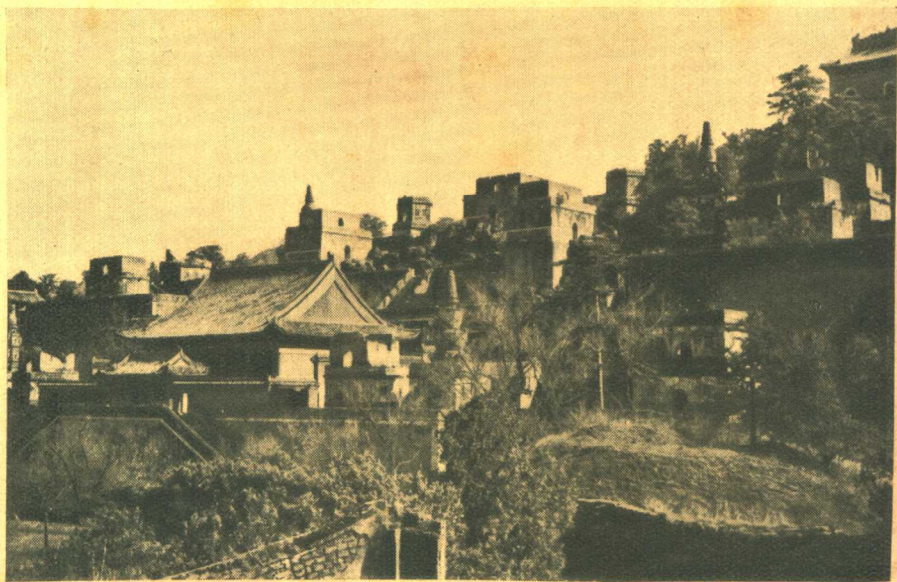
刹古後山 ♡



閣香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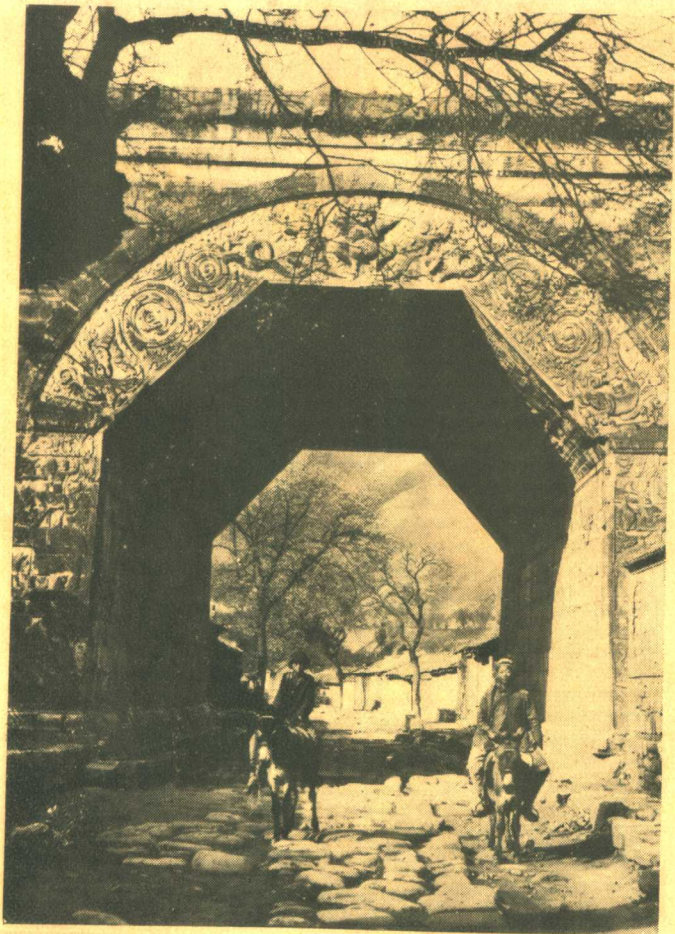
頤和園衆香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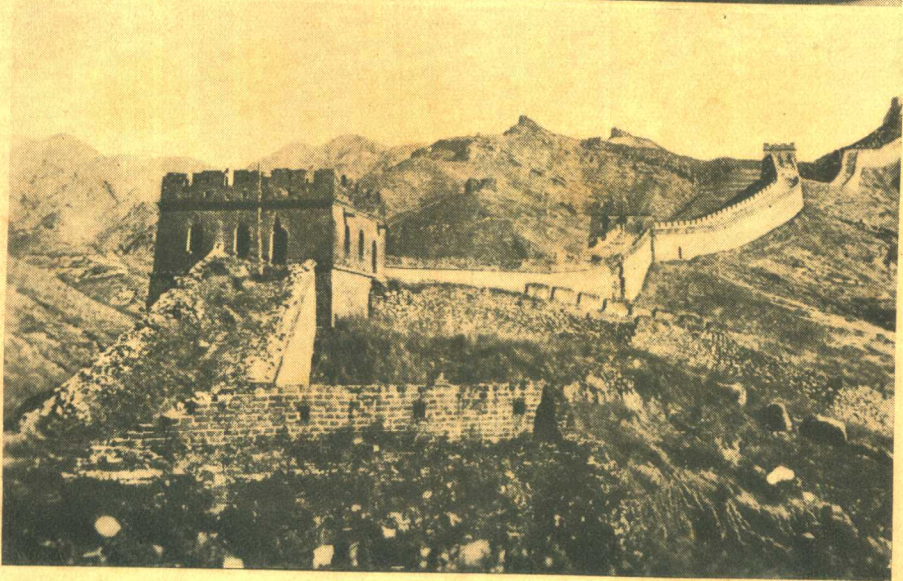
萬壽山後西藏之古廟

825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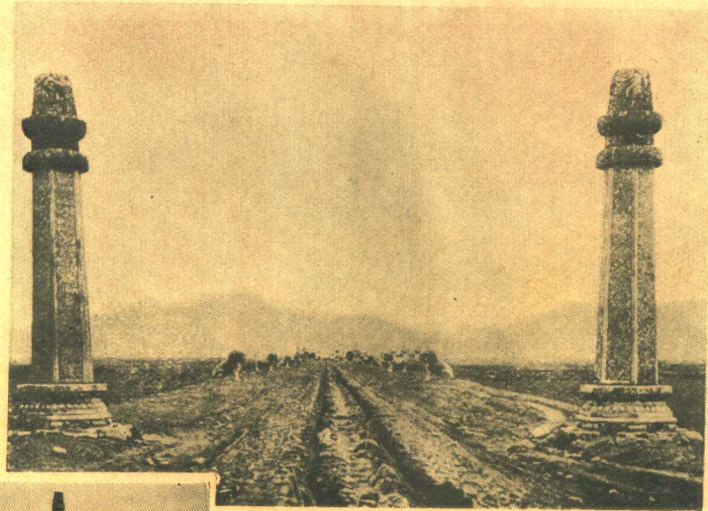
居庸關



八達嶺萬里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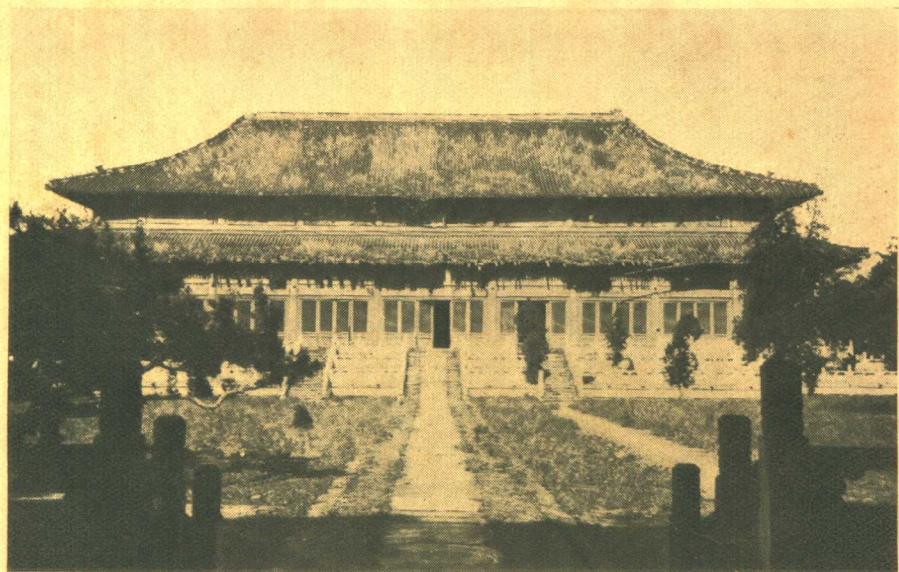
◇ 十三陵石望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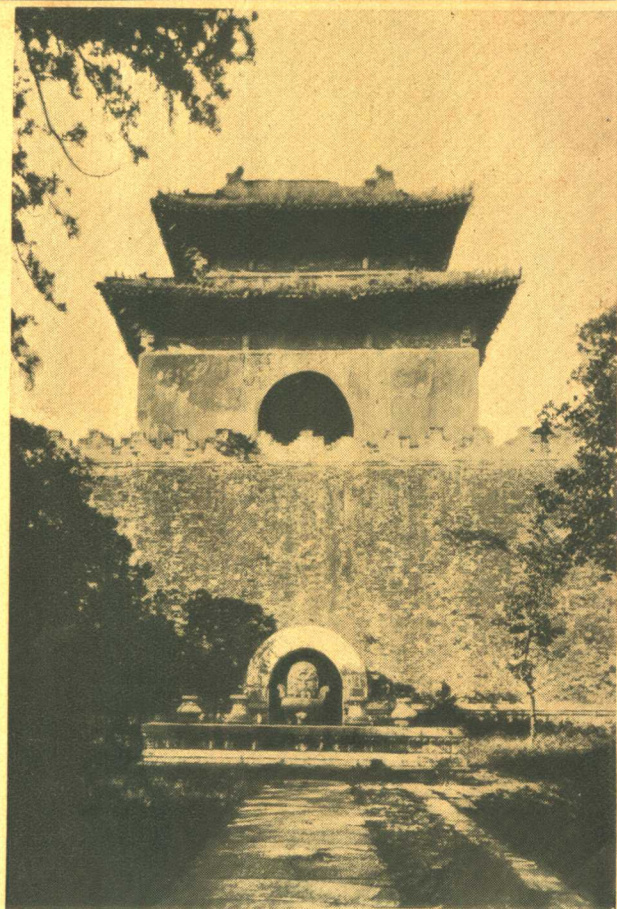
◇ 長陵華表

◇ 長陵碑亭及四陽華表





殿 享 陵 長 ◊



◊ 長 陵 明 樓



柳城臺 ◁



日落江長 ◁

天高望四海
霜被擊物秋

天地何漫漫
風飄大荒寒

◁ 鍾山絕頂





◇ 雞鳴寺

◇ 明孝陵



◇ 柳外樓高欲斷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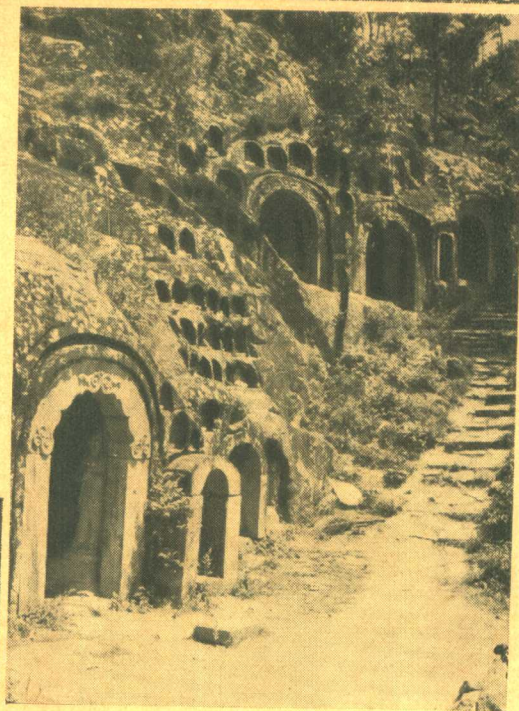


◇ 莫愁湖

◁ 棲霞寺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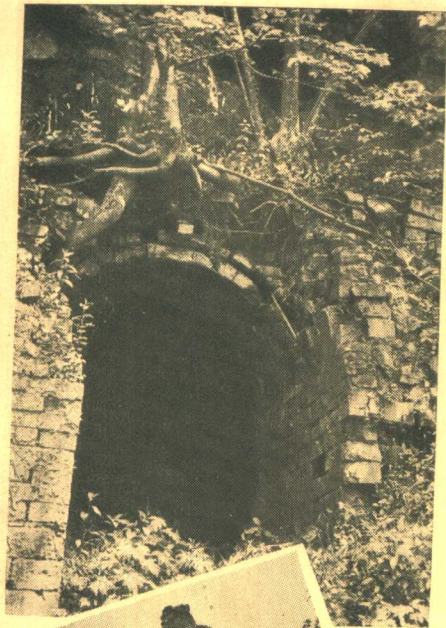
◁ 隋舍利塔



◁ 千佛寺

◁ 舍利塔之浮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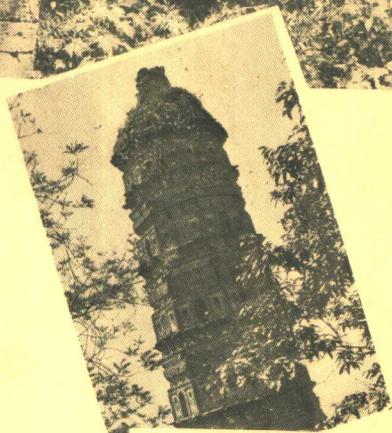




◁ 洞佛支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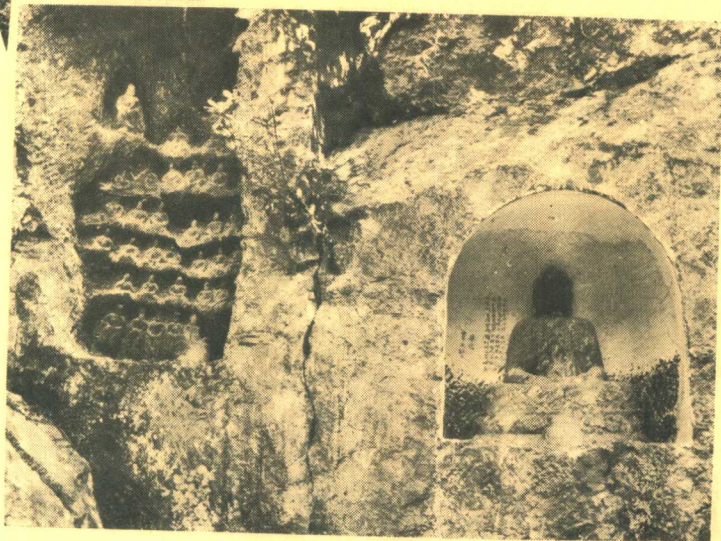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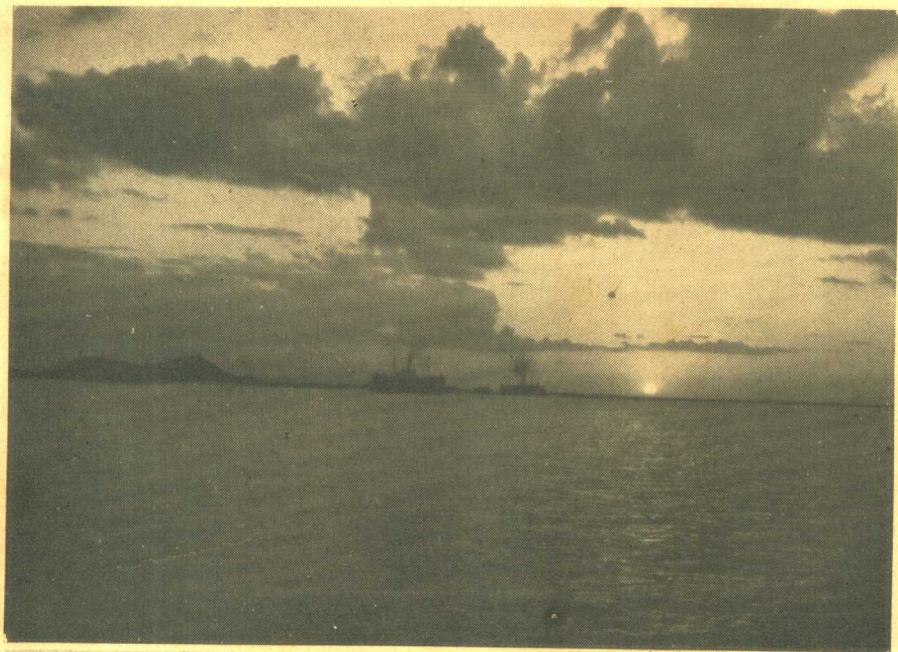
梯雲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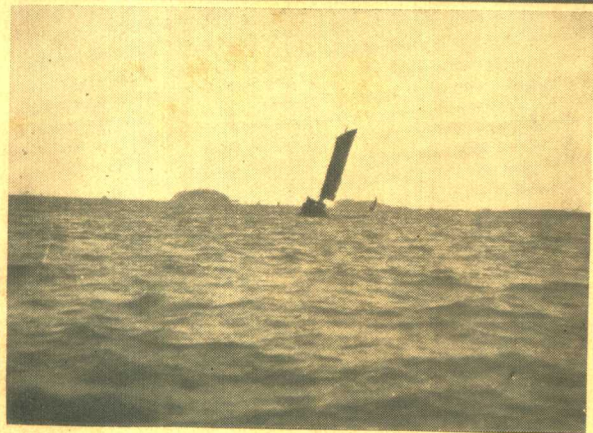
◁ 塔磚寺覺普山首牛

▷ 羅漢泉





日落江長◇



影帆孤上江斜日◇

照夕山金◇





北 固 山



焦 山

北郭清溪一帶流
 紅橋風物眼中秋
 綠楊城郭是揚州



橋亭五 ◁

柳春堤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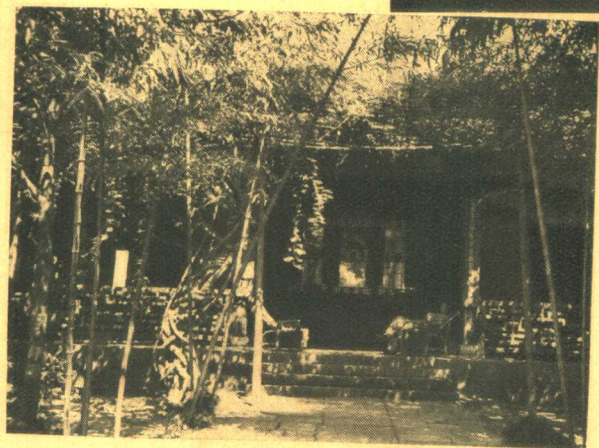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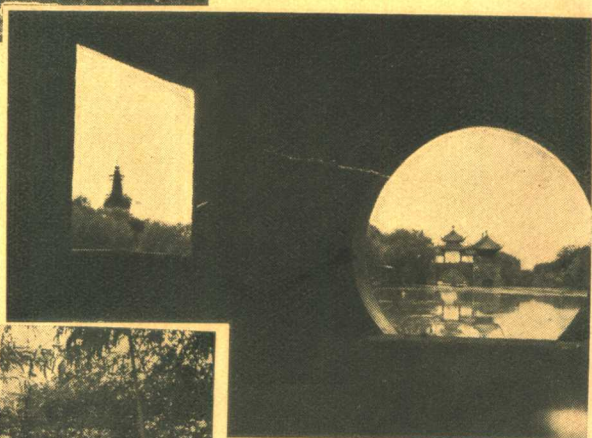
◁ 影側橋亭五



◁ 史閣部衣冠塚

蕭瑟西風松柏樹
春來猶發向南枝

◁ 小金山亭上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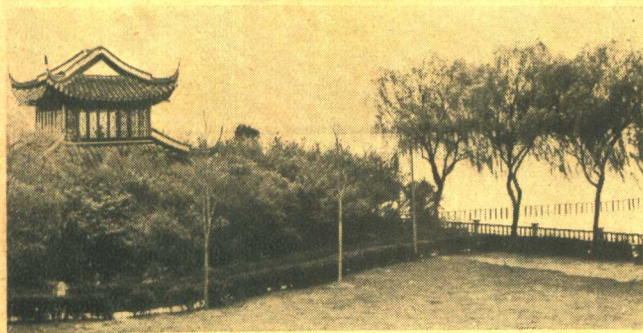


◁ 平山堂

◁ 揚州畫舫



◇ 太湖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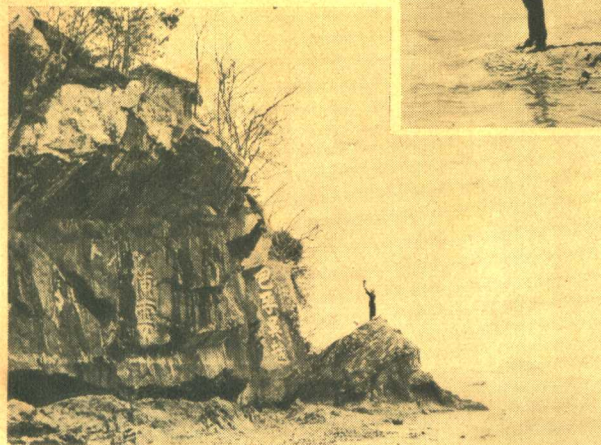


◇ 園 蠡

◇ 三 山



◇ 渚 頭 龜





◁ 太湖帆影



▷ 天地蒼茫外
樓臺煙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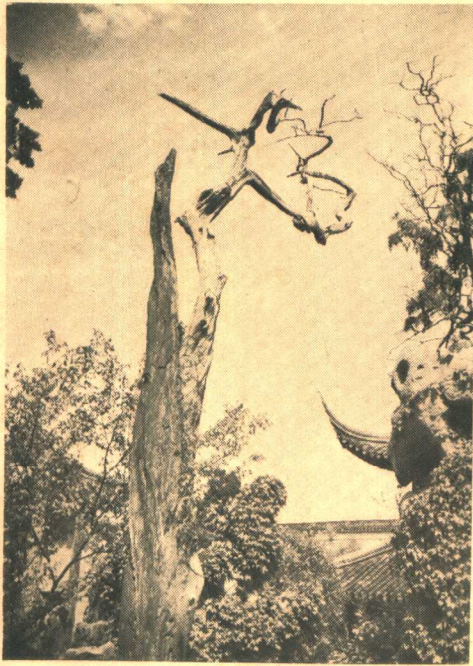


▷ 坊蹟舊林東錫無



◁ 滄浪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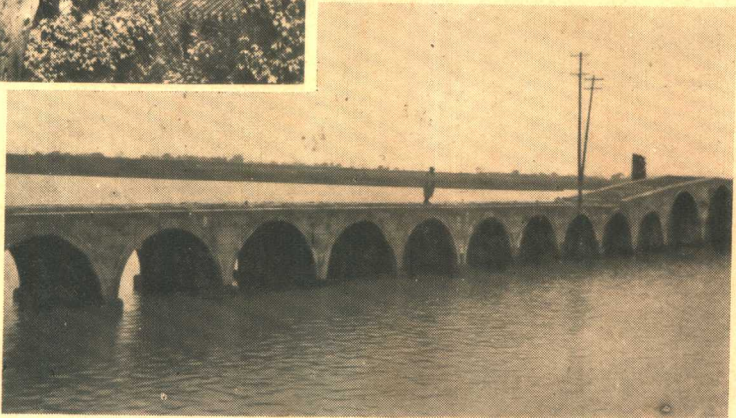
◁ 獅子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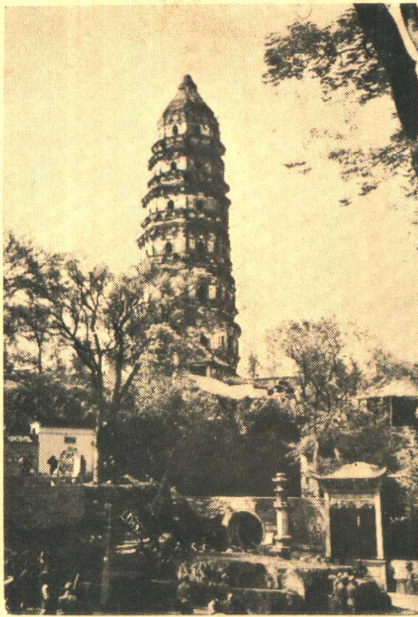


◁ 霜
幹 ▷



◁ 寶帶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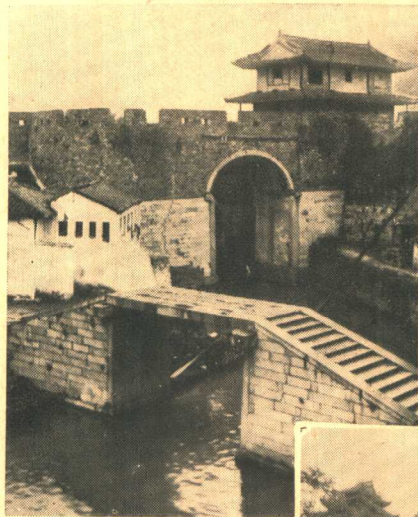




◁ 塔 邱 虎



池 劍 邱 虎 ▷



門 盤 州 蘇 ▷



洞 施 西 山 巖 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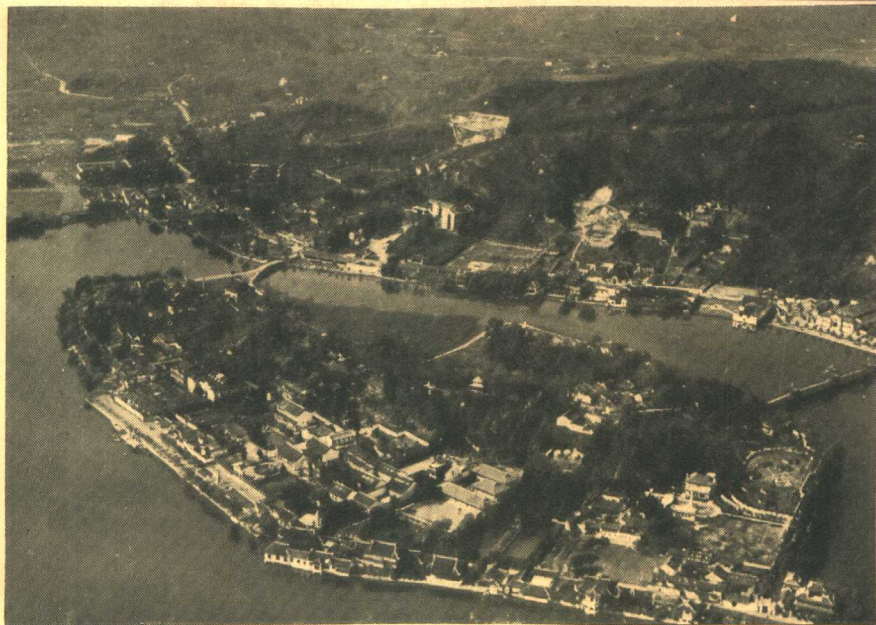
◁ 葛嶺晚景 ▷



◁ 輶光竹徑 ▷

▷ 虬姿 ◁





△孤山鳥瞰



△湖心亭



△平湖秋月



◁ 霜
幹
虬
姿

景全山目天西 ▷



▷ 青山隱
水迢迢
秋盡
江南
草未凋

◇ 海寧錢塘江口



◇ 圖浮寺寧天鹽海



塔仁能谿蘭◇



洞龍雙山北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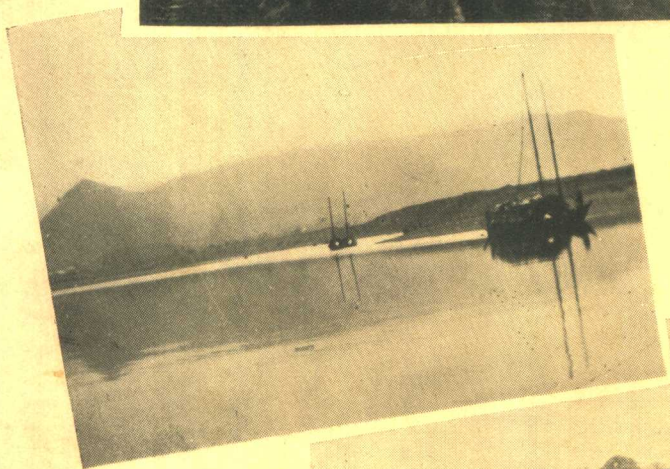
◇ 金華北山小南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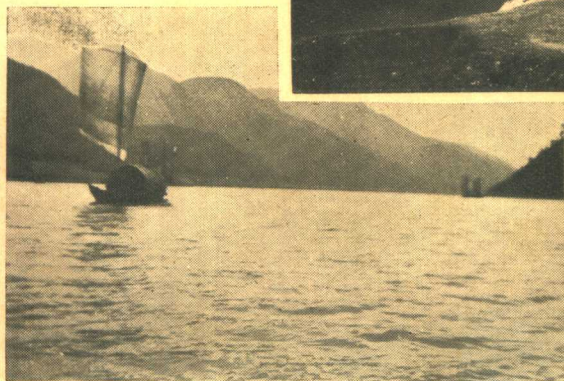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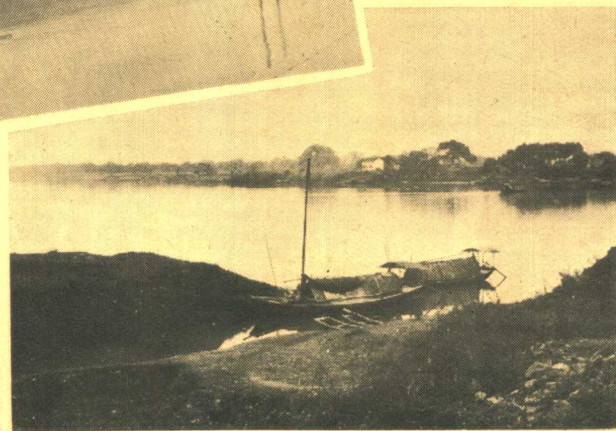
◇ 嚴子陵釣臺

江水泱泱東去
雲山澗澗西來
一竿灘上亦悠哉
千古高風長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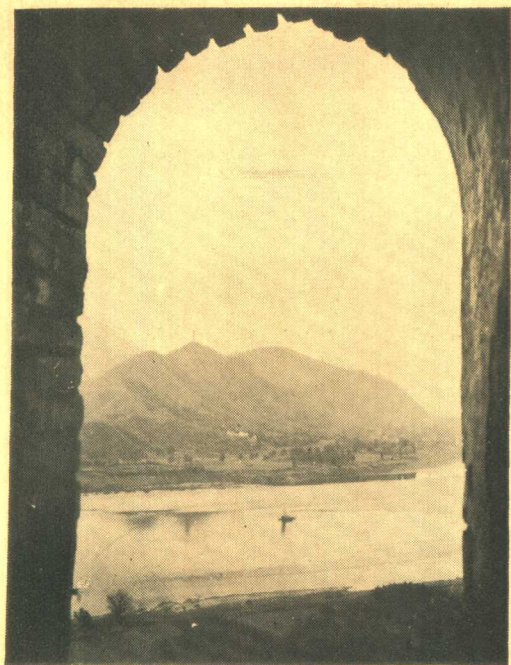


山雲江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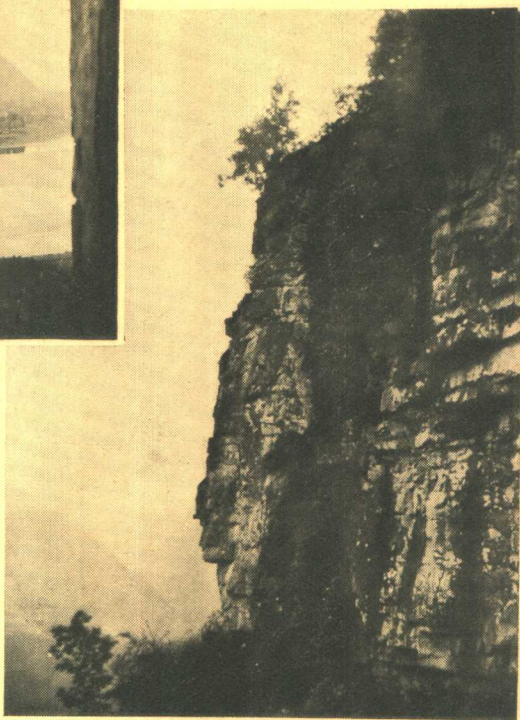
光風溪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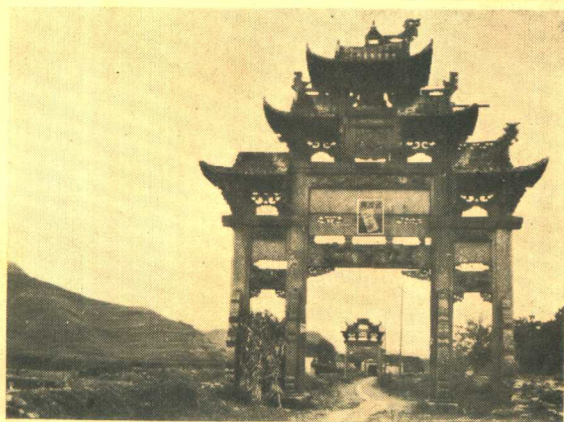
◇ 桐江上游



◁ 峯高北望頂絕塔峯高南從



崖懸臺釣 ▷



◁ 坊史柱世州嚴

◇ 嚴州東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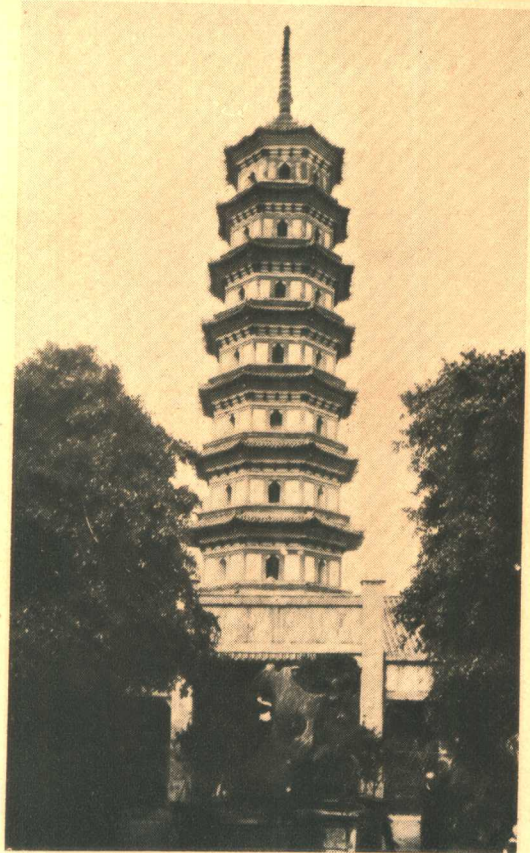
影帆瀧里七 ◇



◇ 明媚之山水



◇ 九龍曙色



◇ 六榕寺浮圖

◇ 媽
娘
角
砲
臺



◇ 澳
鏡
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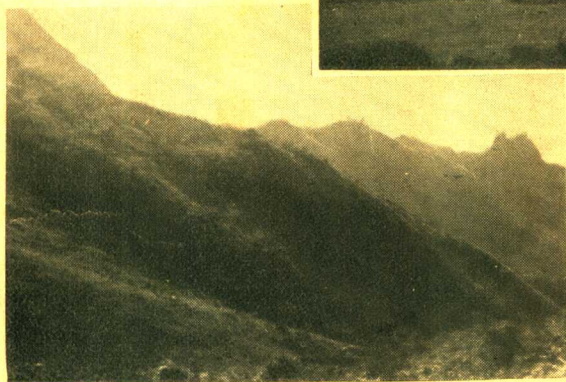
◇ 夕
陽
帆
影



◇ 三
巴
寺



景遠山浮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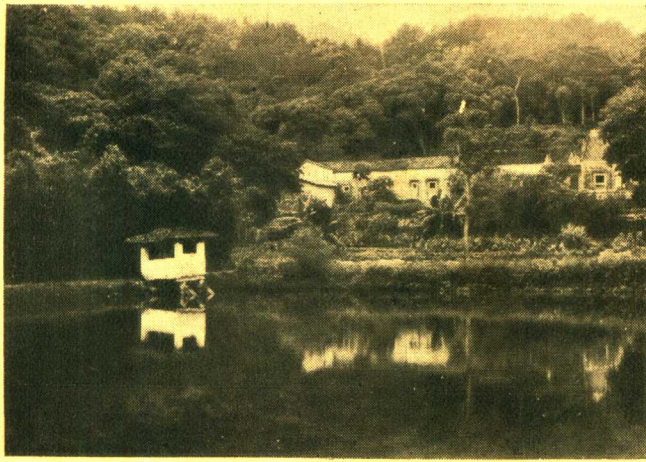


峯人老及觀龍黃 ▷

可橋玉女峯媚秀
長伴雲邊一老人



▷ 頂雲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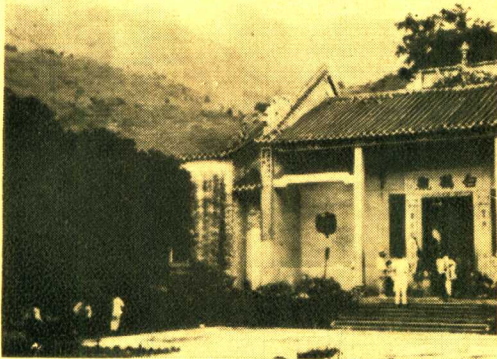


◁ 冲虚观

楼石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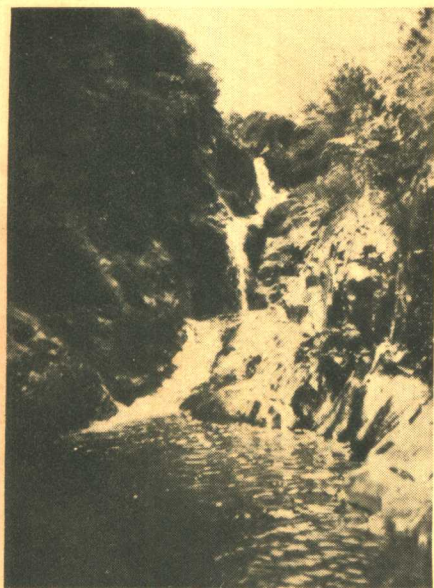
▷ 白鹤观 ◁



▷ 酥醪观道上 ◁



雨還晴耳滿鳴澗 ◁
秋亦夏人侵氣山



◁ 瀑飛潭龍

雪濺雲飛 ◁



eine nixe 簾水 ◁

一 舊都雜記

維下聲名並李膺

龍門天半許誰登

西風冷落三千客

暮雨荒寒十四陵

翠帳盡開青瑣闥

明駝先踏玉壺冰

魂飛故國知何處

擊筑悲歌意不勝

余生長薊都，二十餘年，舉凡宮廷園囿，寺宇名勝，以及王侯將相，才士美人，荒塚殘碑，無不遍覽。邇來奔走四方，離燕日久，偶一念及，舊游蕭索，前塵零落，而游釣之地，則臥寐難忘。自遼海淪亡，金甌殘闕，燕雲黯黯，玉壘垂危，引領北望，未嘗不悽愴感發，憂心如焚。今則外患未已，內禍又作，干戈擾攘，非至燕雲十六州盡淪異域不止。與念及此，憂從中來，偶檢閱舊都日記，摘錄什一，以實汗漫集，豈謂流連風景，亦聊以寫憂耳。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僕序於青溪。

(一) 什刹海

什刹海。古稱積水潭，源出西山，在平城西北隅。或因此海多植蓮，名爲蓮花池；或因水陽有淨業寺，又名淨業湖。民國九年，家君置別業於積水潭北，晨夕往游。家君秋初回北平，曉遊積水潭詩云：

綠楊城郭絕紅塵 依舊寒潭清且淪

一水高低俱入悟 三年晴雨倍相親

淒迷芳草懷陳蹟 寥落殘荷似故人

拂拂曉風如送別 秋來蕭瑟更傷神

余初至什刹海，在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時寒雪初霽，日光送暄，海邊樓閣，照耀如銀。游眺既暢，乃乘冰牀，輪滑如馳馬。余昔讀燕都遊覽志，冬時湖凍，作小冰牀，各坐于上，一人挽行，好事者恆覓十餘牀，攜圍爐酒具，酌冰凌中，竊嘗慕其韻事。少不嗜酒，約弟妹等共市果餌，相與來此，冰牀既雇，啖食嬉笑，環海再週，樂而忘返。日既亭午，家人促行，乃相率而返。

民國八年，余家遷居德勝門內草廠大坑，去積水潭及什刹海皆甚近，早夕散步其間以爲常。十

五年九月，秋雨連綿，竟日不止，方枯坐無賴，不謂竟有雅客乘輿而至。因偕往尋勝，秋雨瀟瀟，溼人衣襟。比抵什刹海畔，一湖風雨，煙滿江隄；兩岸荻花垂柳，零落無語；登高遠望，但見秋波渺渺，煙雲無際，中秋已過，重陽將近，低徊留連，吟柳永 八聲甘州者再：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一番洗清秋

漸風霜淒緊 關河冷落 殘照當樓

是處紅衰綠減 冉冉物華休

惟有長江水 無語東流

歸途出德勝橋，酒幌高飄，燈招客坐，乃相率而入。座中盡燕趙之士，慷慨悲歌，遺風未泯，酒酣氣振，頗有荆軻飲燕市之概。至夜色愈深，暮雨益急，二客道遠，不得不歸，始與辭言旋。

二十一年秋，余遠遊歸來，到平之翌日向晚，卽再至積水潭訪舊。時秋水方漲，紅蓼白蘋，錯落有致。隔岸臺榭依然，但終掩不住蕭索景象。歸途重經德勝橋，尙有純北平風，雜貨店中遍掛商品，油燈黯澹，黑影幢幢，此處尙毫未歐化，最令人憧憬舊都風味。

(二) 北海

北海爲太液池之一，與中海南海，合稱西苑，皇城中之勝地也。有瓊華島，風光勝絕，『瓊島春陰』爲燕京八景之一。北海舊爲禁地，十五年春，闢爲北海公園，是年夏，余約雪塘同朔二君，每逢日曜之晨，聯袂往遊，至午始返。茲酌錄日記如左：

七月二十二日，六時卽起，匆匆赴北海，至濠濮間，雪塘同朔已至多時。相率北行，至小西天，登琉璃閣，其中空無一物，僅餘供桌，亦破爛不堪，積灰盈寸，想多年無人問津矣。閣如無樑殿制，窗亦作城門洞狀，窗台尙稱潔淨，遂席地而坐，雙柑斗酒，逸興橫生，縱談上下古今事，不覺日晷之移。

七月二十七日，晨興，烏雲橫空，陰陰欲雨，惟以有約在先，不得不往。至北海，爲時尙早，遊人絕跡，但見一二清道夫，掃除落葉而已。至所約處，展燕子箋詞讀之，候久之，雪塘同朔猶未至，乃遊濠濮園，緣石樓，走山徑，升降皆曲，乃得一溪，蜿蜒南注，出於園牆之外，卽西板橋下之小河也。至山石上坐久之，吐納朝氣，潛神默坐，天陰欲雨，可半小時，不見一人。復至所約之處，友人尙未至，乃行，遍遊瓊島山後，皆屈深奧，蹊徑幽邃，非胸有邱壑者，不克臻此。登山巔白塔，眺望久之，始下山歸去。

八月十一日，晨興，逕赴北海，荷風滿院，香氣沁鼻。涉一小溪，臨流而坐，細流涓涓，清冷悅耳；四圍芳草依依，朝露沾襟，湖上紅蓮碧藕，各相輝映，神清氣爽，莫可爲狀。移時雪塘始至，同朔亦來，相將登瓊島，曉霧方散，玉泉碧雞諸峯，隱約可觀；日光漸烈，碧雲寺之浮圖，亦隨之而俱現矣。歸途出湖東，坐柳陰裏，沐於荷風沁香之中，折荷葉一張，遂相偕至雪塘處，煮荷葉粥食之，清香可挹。

十六年夏，同朔南旋，僅雪塘與余留，舊遊零落，遂不復作日曜之約。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始又約杰曾，至五龍亭品茶。遙望瓊華島上，亭臺掩映，煙雨迷濛，頗多秋意。向晚登瓊華島白塔山上，遙望紫禁城內，黃屋輝映，宮殿重重，頗有『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感。下山，避雨半山涼亭，有額曰『遠意』，四周松柏環峙，蒼翠欲滴，亭臨木末之上，卻依佛寺，俯臨深澗，山石臺榭，錯落得致。時暮雨方急，煙鶴霏霏，遙望金鯨玉練長橋，燈光明滅，隱現煙雨之中。黃昏，雨猶未霽，不得已，冒風雨而歸，已十時矣。

十七年歲暮，因赴北海圖書館參考書籍，又至北海，不來已半年矣。蓋自南航歸來，未嘗一往，今則寒鴉點點，風光不同往昔。踏冰至瓊島，五時許出館，登塔瞭望，朔風怒號，林鳥成羣，翱翔上下，而尙有一雙情侶，佇立塔前，喁喁不已，見之不禁嗒然。

憶二十一年歸航，君培贈別詩云：『柏林今日聚，他年北海濱，重逢當一笑，各自保其真。』個中人讀此，倍覺辛酸。今君培尙留歐未歸，不知他年北海濱可否重逢一笑，但望湖山無恙，舊蹟依然，提筆至此，不禁心嚮往之。

(三)二關

二關在東便門外十里遙，係通惠渠之上游，故北運河之北頭也。十六年七月八日，余出東便門，買棹往游。兩岸青林垂影，蘆荻成行，清流縈碧，頗有江南風景。抵二關，水聲淙淙盈耳，飛雲濺雪，宛如懸瀑。在酒家小酌，卽步游抵公主墳，前有翁仲及石馬，磚垣已半圯矣！正流運間，暴雨忽至，避風雨破簷之下。向晚歸平，佇立船首，望煙波浩渺，風雨霏霏，水景頗佳。黃昏抵崇文門，已萬家燈火矣。

(四)西山

西山在平西三十餘里，係太行恆山餘脈，有香山玉泉碧籬諸峯，八大區靜宜園雙清池碧雲寺臥佛寺諸勝。自平遙望，山色橫黛，澹遠似畫。幼時嘗隨家君西山小住，遍游靜宜園碧雲寺臥佛寺香山八大區諸勝。當時學作紀游，今已散佚殆盡。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與雪塘相約往游。晨四時隱

聞雷聲，繼而雨聲浙瀝，清寒透幕，料西山之行，不克實現矣。五時半起床，啓戶視之，則土潤苔清，曉雨雖霽，而烏雲猶凝。憶曉雨殘月圖所題『養花天氣半晴陰，綠柳垂然幽鳥吟。』此時情景，足以當之。乃結束行裝，七時許，雪塘始來，遂相偕起程，出西直門，渡高粱橋，緣驛道行，青槐夾道，垂柳依依，郊野之晨，有足令人神清氣爽者。過海甸，平西一鎮也，自平至此，計程十里有奇。經青龍橋，繞萬壽山後，松柏森森，岡巒起伏，已有山村風味。過玉泉山，巔有白石浮圖，凌虛屹立，下則淙淙流泉，清澈見底。更行十餘里，登修坂，西山連峯，歷歷在望。憶昔七年九月，當夏曆八月中秋，父母挈余來游香山，見玉泉山諸峯，皆濯濯不毛，今夏雨水連綿，故昔之濯濯者，今皆蒼翠宜人矣。折北上山道，抵臥佛寺，寺建於半山上，其前古柏蒼翠，怪石玲瓏，因憩焉。少頃，乃相率進寺門，正殿之後，有臥佛一尊，長可二丈，聞爲金質云。寺西有園，泉石亭榭，錯落得致。出寺而西北，烏雲蓋天，雷雨且作，本擬往碧雲寺，恐被驟雨，因疾趨而歸，至青龍橋而大雨至矣。乃避雨酒樓，品茶小坐，憑窗眺雨景，聞下水聲與驟雨相和，乃出畫具，作寫意畫一張。雨霽日出，乃馳車歸。

(五) 故宮

十四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院行開幕禮，東請參觀，余奉家母及弟妹往，遂得一覽大內景物。

至故宮，由神武門入，歷摺藻堂絳雪軒，而進坤寧門，至古物第一陳列所，內多銅鐵古玩，商周鼎彝之屬，金玉雜陳，琳瑯滿目。又至書畫第一陳列所，以人衆擁擠，余挈有幼弟，未能入內，遂行，前登石階，擁擠不堪。過坤寧宮，入古物第三陳列所，內多宋瓷。過乾清宮，抵上書房，小憩于乾清門，該處備有茶點，特爲優待東請之游人而設。歷乾清宮，交泰殿，出坤寧門，入御花園，進天一門，抵欽安殿，內供三清。出殿，由養性齋入重華宮，轉入西路。先至儲秀宮，爲溥儀后所居，陳設富麗，有大自鳴鐘及鋼琴多具。宮後爲西餐室，陳設全做歐式。過翊坤宮，抵長春宮，溥儀之妃所居。溜覽一週，由啓祥門入太極殿，本可再由此往游東路，以家母不能多行，遂折回，北走永巷，出神武門而歸。

十一日下午，再游故宮，歷中路各地，出月華門，過乾清門，再出景運門，東南行，過憲政籌備處故址，荊棘夾道，蒿艾載途，茅屋三數椽，圮傾殆盡，亡清之無誠意立憲，於此可見一斑，南行抵文淵閣，後院山石幽邃，蒼苔染翠，幽僻之處，別饒景趣。繞出閣前，有石梁一，闊凡二層，四庫全書在焉。東側有碑亭一座，鐫乾隆御筆。再走舊道，過箭廳，入錫慶門，過九龍壁，出敘禱門，至樂器陳列處。溜覽一週，再出錫慶門，北走永巷，出皇極殿，寧壽宮後。皇極殿做太和殿制，太上皇致政後所居，乾隆及西太后，皆曾

駐蹕於斯。由蹈和門入，進養性門，登養性殿。該殿爲文獻部第一陳列室，內多史料，蠟書符印誥冊國書以及奏章上諭等，皆陳列供人閱覽。又有清室歷代帝王像，宋元君相像，以及乾隆南巡圖，行獵圖（乾隆殪熊刺虎射狼三圖），元宵行樂圖，萬邦朝貢圖等，追懷往烈，萬邦咸賓，盛衰相照，不勝今昔之感。至樂壽堂文獻部第二陳列室，大致如前，又有大婚誥冊以及溥儀塗鴉數種，皆極幼稚；又有朝鮮日本安南以及袁世凱致清室國書，及平安南大小金川苗獠諸圖。正中寶座上有乾隆御盞甲一襲，乾隆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出蹈和門，復走永巷，由神武門而歸。

（六）香塚及鸚鵡塚

二十一年夏，千里回航，歸心似箭，八月三日晨過天津，將近北平，沿途霖雨成災，積潦縱橫。愈近北平，歸心愈急，初見遠山隱隱，雨色空濛，繼見迢迢長垣，槐柳依然。不須臾已至永定門，遙見景山五亭，巍然天際，宮廷樓臺，錯落烟雨之中。於時闕別舊都，已逾三年，值世亂飄搖，故邦文獻，亦有不保之虞。方擬遍訪舊游之地，一流連，乃困於衣食，不旬日即須南下。及十月再來北平，始約一二舊游，往訪陶然亭之勝。

十月一日，借雪塘搭第一路電車，至天橋，游先農壇。落日蒼黃，松杉交翠。出先農壇，訪陶然亭勝蹟。行阡陌中，蘆荻縱橫，潢汙行潦，棋布其間。久之始至陶然亭，已近南城根，訪香塚及鸚鵡塚，僅得短碑二，東係香塚，書：『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餘韻嫋嫋，的是至情之作。西爲鸚鵡塚，亦有紀文，亦物從其類之意耳！

(七)重游西山

二十四年春，薊北風雲日亟，故都文獻，有不保之虞。六月二十八日，永定門事變傳來，徬徨終夜，遙想故都，如慈母垂危，背容渺茫，當時有詩二首，以誌悲憤，詩曰：

十載京華不染塵 迢迢塞北瘞青春

燕雲黯黯千秋色 世事茫茫百感身

未見秦箏歌慷慨 那知玉壘竟沉淪

當年只有王高士 解得桓伊意氣真

峨峨雙闕轟穹隆

複殿參差太液東

十載歸來雲夢客

一聲慟哭靈光宮

幾多兵火劫餘後

何處相逢喪亂中

幸得長垣依舊在

不堪城郭又秋風

七月二十六日，余遂立志北征，得故宮博物院特許，在故宮及景山大高玄殿太廟皇史宬等處攝影，計窮二月之力，在京城內外攝影五百餘幅。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於萬一，此余之所以又有北平之行也。

八月十九日，余因攝影，重來西山，此行目的，在研究靜宜園及西山寺宇建築，並訪求西郊古蹟。夜宿香山飯店。次日清晨，循九曲十八盤而下，游昭廟見心齋，不來已十七年矣。山河依舊，人事日非，可勝浩歎。下午，游碧雲寺，有五岳浮圖，係印度式，惟五岳之前，又有小塔二座爲數凡七。順天府志卷十六云：

寺建於元耶律阿勒彌。明正德中，內監于經拓之，土人呼爲于公寺。天啓三年，魏忠賢重修之。寺最闕麗，因山上下築臺殿。乾隆年間重修。山門東向，門前有石獅二，雕鏤極工。度橋爲天王殿，殿

前有池，跨以石梁，池水自寺後石罅，出噴薄入小渠，人以卓錫名之。寺僧導之過齋廚，遠長廊，出殿兩廡左右折，復匯於殿前石池。復逾橋爲正殿，殿後六方亭內立高宗御製重修寺碑記。又次層殿三層殿，又次爲金剛寶座塔院。塔爲乾隆十三年建，院前白石坊座一。塔座三層，由石級螺旋而上至頂，建塔凡七，背鑿以佛像。院前有碑亭，內立御製金剛寶座塔碑記……寺之南爲羅漢堂，內奉五百羅漢，後爲藏經閣。寺北內官墳墓數十，鐫石爲闌，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立，其文俱宰輔所製。魏忠賢墓爲康熙中御史祁門張瓊奏毀。

今寺後古墓，已毀掘殆盡。惟寺僧猶可指認其故址也。塔左下有泉，出於石罅，泠泠悅耳，清可以鑒，其前松柏交柯，陰涼滿院。寺南羅漢堂，有蒙古裝之羅漢塑像，疑爲忽必烈，攝影一張。夜宿香山飯店。

是晨早起，山暝欲雨。出香山寺，登宏光寺故址，一徑白松，極爲幽涼。宏光一作洪光寺，短垣疏柏，不蔽外景。再上至茅亭，由小徑而下，過絢秋林玉乳泉，至家君舊日擬置產之處，松柏翳日，溪壑流雲，登眺極佳。再上歷別墅數處。至西山晴雪，燕京八景之一，遠望蒼茫，目極東海。又至古寺故址，折而南下，至『寫秋容』一石橫絕，懸削千仞，下有小屋，蒼松掩映，是謂『森玉笏』。靜宜園二十八景之一也。二十八景係乾隆所訂，泰半荒廢，北都素封之家，又往往改築別墅，無一扁一額之題，以存古蹟，文

物漸滅，良可慨歎；而北方文風之沒落，亦於此可見。二十八景如左：

勤政殿廢

麗闕樓廢

綠雲舫廢

虛朗齋廢

瓔珞巖存

翠微亭廢

青未了存

馴鹿坡今雙清之上

蟾蜍峯廢

棲雲樓今雙清別墅

香山寺今香山飯店

知樂濠存

聽法松存

來青軒今半山亭

啖霜臺今改建圓亭

香巖室廢

霞標磴今十八盤

玉乳泉潭

絢秋林存

雨香館廢

森玉笏存

晞陽阿存

香霧窟廢

棲月崖廢

重翠庵廢

隔雲鐘存

芙蓉坪廢

玉華岫改鑿玉華山莊

下午至臥佛寺，又至乾隆平定大小金川紀念城處，俗稱演武廳，城作圓形，敵樓二重，左右礮堡相屬，有實勝寺碑記其事。夜步月歸香山，松濤謾謾，不啻廣寒仙闕也。

(八) 景帝陵

八月二十二日，由香山起程，至金山口，訪明景泰帝陵，按英宗復辟，廢帝爲郕王，尋被害，以王禮

葬金山，與歿殤諸王公主墳相屬，憲宗成化十一年，始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然陵制陝隘，與十三陵不可同日而語。至玉泉山後，遙見叢叢中黃屋掩映，卽景帝陵也。至則一坏黃土，藁象蒼涼，周圍繚以長垣，前有殿五間，再前有碑亭，中樹豐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亭久圯，清季光緒帝，同病相憐，始爲重築黃琉璃亭。按景帝宏濟艱難，奠安宗社，『收既潰之士卒，却深入之軍鋒，申嚴戰守之師，再遣奉迎之使』，及英宗回鑾，『尊養之禮有加，讒間之言罔入，始終八載，全護兩宮』，『視宋高宗之以女眞羈留欽宗，爲議和之條件者，實不肖相去爲何如也？』後人過景帝陵，多不直英宗所爲，袁子才詩云：

兩帝當年一曲闌

西山藁葬草漫漫

目夷守國才何大

叔武迎君事本難

金鎖門高星象動

玉連環小淚珠乾

阿兄南內如嫌冷

五國城中雪更寒

朱兆隆詩亦云：

戾園悽斷白楊風

黃瓦今春天壽同

北狩專馳通問使 南還偏賞奪門功

若教守土盟城下 安得蒙塵返域中

多少諫臣司耳目 昌言翻賴校官忠

可見公論之不容泯滅也。又至寶藏寺，沿途有大招（或言招）二招三招以至五招，蓋乾隆健銳營之礮堡，縱橫錯落，象列陣之形，土人謂宋備遼設者，非也。寺東礮堡，孤立荒山之上，頗有塞外景象。午後赴西山後八大區，游古寺三四，日已銜山，急馳而歸。留西山凡五日，以二十四日歸抵北平。

（九）黑寺

余十年前嘗游黑寺，寺在德勝門外四里，有前後二刹，前刹名慈度寺，俗名黑寺，以其與雙黃寺同爲喇嘛所居，此覆以青瓦，故有是名，後刹名察罕喇嘛廟，在慈度寺北，俗呼後黑寺，皆清初所建。每逢正月二十三日，有打鬼之俗，是日也，法相莊嚴，儀仗森列，百貨麤集，士女如雲。世事茫茫，倏忽十年，余重來北平，再訪黑寺，已成邱墟，憑弔之下，爽然若失。始悟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西風殘照，原野蕭條，徘徊流連，不能自已，因詩以記之：

劫餘兵火佛樓空 今古茫茫入望中

碑碣參差荆棘地 黍禾搖落梵王宮

已無殿宇聞鐘暝 猶有殘橋映晚虹

長憶當時游樂處 十年闊別又秋風

(十)別舊都

時光荏苒已屆白露時節，余竊於校務，不得不與舊都言別。九月一日，發自正陽門車站，秋風斜照，倍覺傷神。初則長垣隱隱，繼則暮雲無際，世亂飄搖，重來何日！

漢宮曾動伯鸞歌 事去英雄可奈何

但見觚稜上金爵 豈知荆棘臥銅駝

神仙不到秋雲客 富貴空悲春夢婆

行過盧溝重回首 鳳城平日五雲多

元遺山出都之作，堪引爲吾此時寫照。嗟乎，燕山黯黯，易水迢迢，大好河山，何日始重振國魂耶！

二 游頤和園記

沿革 頤和園之前身，爲清漪園、惠山園及大報恩延壽寺，其地則萬壽山及昆明湖是也。以故園中建築，猶多乾隆時代遺物；山後遺蹟荒涼，遠遜山前；然其規模之宏大，締造之精巧，景物之幽致，今雖蕪殘不全，然披荆棘，剔苔蘚，猶可想見當年之盛。茲先敘清漪園，再及惠山園、大報恩延壽寺。

清漪園之建，始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嘉慶統志）。先是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疏導玉泉諸派，匯於西湖，易名曰昆明湖（皇朝通志、都邑略）；次年因臨湖建園，賜名清漪。順天府志、四引清漪園冊云：

宮門東向，門內南北朝房，駕以石梁，下爲溪河。左右罩門內有內朝房，亦南北向。內爲勤政殿。殿後北達怡春堂。西爲玉瀾堂，北爲宜芸館，館西爲樂壽堂（今皆存）。堂後折而西爲方池，池北爲樂安和。樂安和西北爲養雲軒（今存）。軒後爲餐秀亭，亭西爲無盡意軒（今存）。又西稍北爲圓

朗齋無盡意軒之西，爲慈福樓，樓後崇臺上石幢勒『萬壽山昆明湖』六字，後刻御製昆明湖記（今存）。樓西爲大報恩延壽寺（今排雲殿佛香閣一帶）。寺西爲羅漢堂，堂後爲寶雲閣（今存）。閣西爲邵窩，爲雲松巢（今皆存）。又西爲澄輝閣，閣東南有三層樓。樓西爲聽鸚館，館西爲石丈亭，爲石舫（今皆存）。石舫之北，有樓爲延清賞（今存）。西爲曠觀齋，又西爲水周堂。自此以北，建城關，額曰宿雲，檐曰貝闕（今存）。上有樓祀關聖。循城關以北，折而西，是爲園之西門矣。由上所敘，可見清漪園實爲今頤和園萬壽山前臨湖之地，東起宮門，西迄西門，今日八大處中，如玉瀾堂、樂壽堂、石丈亭、南湖，六小處中如養雲軒、延清賞樓、聽鸚館，以及萬壽山昆明湖石幢、寶雲閣、邵窩、雲松巢等處，莫不建始自當時者也。

清漪園怡春堂後城關（今爲赤城霞起）迤北，爲惠山園，規制仿寄暢園，有乾隆御製惠山園八景詩，其序略云：

江南諸名墅，惟惠山秦園最古，我皇祖賜題曰寄暢。辛未春南巡，喜其幽致，攜圖以歸，肖其意於萬壽山之東麓，名曰惠山園。

園門西向，門內池數畝。池東爲載時堂，其北爲墨妙軒，軒內貯三希堂續摹石刻，廊壁間嵌墨妙軒法

帖諸石。池西爲就雲樓（疑卽今曠新樓），稍南爲澹碧齋（疑卽今澄爽齋）。池南折而東爲水樂亭（疑卽今知春亭），爲知魚橋（今存）。就雲樓之東爲尋詩徑，徑側爲涵光洞。迤北爲霽清軒（今存），軒後有石峽，卽園之東北門。

園西爲雲繪軒，軒東爲延緣軒，後廊有樓曰隨安室。雲繪軒又西爲花承閣（遺址尙在），閣後爲多寶琉璃塔（今存）。塔下立乾隆御製多寶佛塔頌碑，其序略云：「萬壽山陰花承閣西，五色琉璃，合成寶塔，八面七層，高五丈餘，榱窳戶牖，不施寸木。」西北度橋爲城關樓（卽今寅輝城關），又西折而北爲園之北樓門（今存），門在萬壽山之北，門外東西朝房，內爲直房，其南爲長橋，後爲雲會寺（遺址尙在）。寺北爲構虛軒，又北爲繪芳堂，堂北隔河爲嘉蔭軒（遺蹟今皆可尋）。構虛軒西南爲清可軒，又西爲味閒齋（今賅春園一帶），齋北爲綺望軒（遺蹟尙在）。再西卽園之西門矣。

惠山園及山後一帶，固建始於乾隆年間，卽南湖及東西堤，亦莫不屬於當日清漪園境。順天府志四引清漪園冊云：

昆明湖東西爲長隄；東隄之北，爲文昌閣，其南爲廓如亭，亭西爲長橋，又南爲繡漪橋（今皆存）。廓如亭西度長橋，爲廣潤祠，祠西爲鑑遠堂。東北爲望蟾閣（今皆存）。繡漪橋北湖中圓島山爲

鳳凰墩。西隄之北爲柳橋，爲桑亭橋（北平研究院測繪頤和園全圖作界湖橋，漸風橋疑誤）中爲玉帶橋，稍南爲鏡橋，爲練橋，再南爲界湖橋（北平研究院頤和園全圖作柳橋，南北倒置）橋之北爲景明樓。景明樓西南湖中爲藻鑑堂，堂西湖岸爲暢觀堂（今存）堂西北湖中圓城爲門四，其上爲冶鏡閣（遺址尙在）冶鏡閣北湖岸爲延賞齋，北爲織染局。

由此觀之，今日頤和園之規模，皆已備於乾隆年間，不特南湖已也，卽更遠之鳳凰墩藻鑑堂冶鏡閣（皆孤立水中）當年皆有建置。慈禪當政，不過新建排雲殿仁壽殿二處，略加粉飾而已。

大報恩延壽寺之建，在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日下舊聞考八四：

甕山在玉泉山之旁，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明時舊有圓靜寺，後廢。乾隆十五年於其地建大報恩延壽寺，命名萬壽山，並疏導玉泉諸派，匯於西湖，易名曰昆明湖。

帝京景物略亦云：

……山上一寺，破瓦壞垣，額曰圓靜，宏治七年（一四九四）助聖夫人羅氏所建也。

由上所記，可見萬壽山始建寺迄今，已有四百四十餘年之歷史矣。大報恩延壽寺前殿爲天王殿，爲鐘鼓樓，內爲大雄寶殿，後爲多寶殿，爲佛香殿（卽今佛香閣地）又後爲智慧海。寺之西爲羅漢堂，

堂爲門三，堂內爲甲乙十道，塑阿羅漢五百尊。其東門內曰祇樹園，曰獅子窟，曰須夜摩澗，轉而阿伽橋，稍南曰阿樓那崖，曰徙多橋，橋上曰彌樓，曰摩偷地，曰砥柱，曰摩訶窩。上曰兜率陀厓，曰功德池，曰旃檀林，再上曰須彌頂，曰善現城，曰金田，曰陀羅峯，曰雞園，曰鹿苑，中爲室羅筏雷音殿。北曰耆闍崛，旁曰舍利塔，曰蜂臺，曰毗訶羅橋，南曰露山，曰香巖寺，曰信度橋。堂之東有亭臥碣，上勒乾隆御製五百羅漢記。堂後爲寶雲閣，閣範銅爲之。此大報恩延壽寺之大略也。

又山之北樓門內有長橋，橋南爲佛寺，三面立坊楔。內爲須彌靈境，依山層累而上，爲香巖宗印之關（今存）。關左右山地，依高下爲三台，第一台列塔二堡八，第二第三台堡各二，關後第一排列長方形之堡二，第二排列堡三塔二，總爲四塔十七堡，自下而望，崇樓傑閣，左右拱衛，浮圖靈刹，上下參差，蓋以中原之建築，參以西藏之作風，故蔚爲大觀也。關東爲善現寺，西爲雲會寺，今皆叢殘不全矣。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火圓明園，並及清漪園，今之山後斷垣殘壁，蒼涼满目者，皆當日英法軍之賜也。至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重加修葺，改名頤和園。自是以來，又五十年，湖山不改，臺榭依然，然而長城壞矣，玉壘危矣，引領北望，不禁憂從中來也。

東華續錄

光緒十四年二月癸未朔諭：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爲高宗純皇帝侍奉孝聖憲皇

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躋前規，尤臻祥洽；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爲頤和園，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備慈輿臨幸。

現狀 頤和園在北平西北二十里，前臨昆明，却負萬壽，清林垂影，綠水爲紋，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園周十有六里，水旱共十三門：東曰東宮門，園之正門也，東南曰新宮門，西曰西宮門，北曰北樓門；此外有如意門六，水門三，共爲十三。北平研究院，嘗實地測量，得其幅員如左：

頤和園周長

八·二四公里

一六·四八〇市里

全園之面積

二八、五三七·八二公畝

四、二八〇·六七三市畝

湖河之面積

二二、〇四四·五四公畝

三、三〇六·六八一市畝

山陸之面積

六、四九三·二八公畝

九七三·九九二市畝

萬壽山面積

五、四九九·四一公畝

八二四·九一二市畝

冶鏡閣面積

七二·三八公畝

一〇·八五七市畝

暢觀堂面積

一四七·六六公畝

二二·一四九市畝

藻鑑堂面積

二四二·八八公畝

三六·四三二市畝

龍王堂面積

一〇八·四四公畝

一六·二六六市畝

園分山前路及山後路，山前路又分八大處及六小處，列舉如左：

(1) 仁壽殿 東宮門、南北九卿直廡、南北朝房等屬之。

(2) 諧趣園 涵遠堂、知春亭、颺新樓、知魚橋、涵光洞、清琴峽等屬之。

(3) 德和園 頤樂殿、大戲臺屬之。

(4) 排雲殿 清華軒、介壽堂、佛香閣、敷華亭、摘秀亭、轉輪藏、寶雲閣、邵窩、雲松巢、國花臺等屬之。

(5) 石丈亭 四所、清宴舫、荇橋、澄懷閣等屬之。

(6) 南湖 涵虛堂、廓如亭、十七孔橋、廣潤靈雨祠、雲香閣、月波樓、鑑遠堂、嵐翠閣、文昌閣、繡漪橋、鳳凰墩、景明樓、藻鑑堂、暢觀堂、冶鏡閣等屬之。

(7) 玉瀾堂 宜芸館、夕佳樓、知春亭等屬之。

(8) 樂壽堂

六小處：

(1) 養雲軒 含新亭、福蔭軒、寫秋軒、無盡意軒、長廊、留佳、寄瀾、秋水、清遙四亭屬之。

(2) 延清賞樓 貝闕屬之。

(3) 畫中游 湖山真意屬之。

(4) 智慧海 各部洲屬之。

(5) 景福閣 如意莊、自在莊、樂農軒、蒼亭等屬之。

(6) 聽鷗館 山色湖光共一樓屬之。

余生小蘄郡，數游是園，山光水色，常共徘徊，風亭月榭，每爲流連；二十四年夏重游，又至山後一帶，披荆棘，剔苔蘚，頽垣荒臺，不勝今昔之感。因錄當年紀游，以存一己之觀感焉。

十二年四月八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因作頤和園之游。出西直門，遙見嵐光映黛，柳色含青，已神馳於山水之間。二十里抵東宮門，銅獅狴犴，蹲於門前。額頤和園三字，聞爲孝欽后書。西入仁壽門，至仁壽殿，孝欽后駐蹕時召見大臣之所也。階前列銅製龍鳳各二，頗爲古雅，中燃檀香，蓋取龍鳳呈祥之意也。殿前十數武，有巨石屹立，玲瓏剔透，古柏數本，匝其左右。殿南別院，有耶律楚材墓，亦燕郊一古蹟也。由殿而西，過玉瀾堂，抵昆明湖東岸，清澗起伏，蕩漾成紋，遙見長橋

映帶，西隄綿亙。乃緣岸北行，過丹樓映日，經煙霞獻彩，而抵湖東北岸之樂壽堂。堂爲孝欽后駐蹕之所，前有大石如屏，上題『青芝岫』三字。乾隆御製青芝岫詩序云：『米萬鍾大石記云：房山有石長三丈，廣七尺，色青而潤，欲致之勺園，僅達良鄉，工力竭而止。今其石仍在，命移置萬壽山之樂壽堂，名之曰青芝岫。』折而西，走長廊，北渡池，爲石坊，額題『川泳雲飛』。乾隆御書。坊北爲養雲軒，古柏蒼翠，山石玲瓏，極饒幽致。乃向南復走長廊，經留佳亭，對鷗舫寄瀾亭，而至排雲門，上鐫『萬象光照』四字。復經二重門，始抵排雲殿，蓋取郭璞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之寓意也。孝欽后駐蹕時，遇有慶典，卽於此受賀。殿重簷黃屋，莊嚴宏麗，冠於景園。內供孝欽后畫像，聞爲美國女畫家克氏所製。殿後有階石數百，上達德輝殿，復有左右長廊作環形，層累而上，與殿相通。循西廊而上，折而西，爲寶雲閣，窗櫺戶牖，橫壁棟梁，無一不範銅爲之，俗所謂銅亭是也。閣前有大石坊一，上鐫乾隆御製額並聯。閣後左右有二亭屹立，內有曲梯轉檻，上達五方閣。乃由右亭而下，至德輝殿後，復有石階數百，直達佛香閣。閣八角三層，巍然屹立。萬壽山巔，上層額書『式揚風教』，中層『氣象昭回』，下層『雲外天香』各四字；內供接引佛三尊，金身丈餘。徘徊數巡，乃至閣前敞廊，品茶暢望。俯囑排雲諸殿，黃屋輝映，樓閣重重，西眺

玉泉諸峯，岑巒重疊。青翠宜人，仰瞻穹蒼，藍蔚一色，白雲片片，飛渡水上，俯瞰湖面，明瑟如鏡，雲影天光，一碧千頃，蓋於此而俯仰太虛，清無點塵者矣。於是心曠神怡，爲之低徊者久之。乃緣道東下，蹊徑曲折，古木映帶，穿巖穴，至轉輪藏，正樓三楹南向，頂鑄福祿壽三星，樓前東西，各有一亭，亭上下二層，有飛檐迴廊，與樓相通，中有木塔，黃上下二層，下鏤五丁力士，作舉塔狀，可推之而轉，蓋取法西藏之祈禱輪也。樓前正中，有白石幢一，前鑄「萬壽山昆明湖」六大字，背刻昆明湖記，皆乾隆御製。瞻覽既畢，乃循道而下，回顧亭閣樓臺，逐步變易，其精妙宏麗之締構，令人流連不已。乃出排雲門，南數十武，有石坊，其額前書「雲輝玉宇」，後書「星拱瑤樞」。坊左右列子母石十二，玲瓏秀逸，各具一態，復有蒼松翠柏，周匝其間，清瀾碧流，汪洋其前，令人想見仲秋松風水月之佳趣也。

緣道西行，走長廊，經秋水亭魚樂軒，蓋與東段長廊之密瀾亭對鵬舫相稱者也。復經山色湖光共一樓，而抵聽鵬館，內有戲臺，分上下二層，復有地窖，上通戲臺，下達水洞，聞曩日演劇時，仙佛自上而降，鬼怪由下而上，並可吸水盈臺，導者又爲言當年盛時景象，如聞白頭宮女說天寶故事也。乃緣道而出，復走長廊，經清遙亭石丈亭，以抵清宴舫。清宴舫者，一名石舫，蓋全舫皆大理

石所築也。折而北，至船隄，有孝欽后、光緒帝、隆裕后御船，率皆敗廢矣。折東而上，復登萬壽山；又折向南，抵畫中游。畫中游者，亭類也。亭凡二層，不設梯階，而以左右轉廊及石洞達其上，構造極巧，身臨其境者，不啻在畫中游也。循道而北，抵湖山真意敞廳，少憩其中。廳建於水脊之上，登此北望，則山村水田，盡入目中；回眸南望，則平湖如鏡，水天一色，誠得湖山之真意也。緣道前行，抵智慧海，俗稱無樑殿，蓋純用琉璃磚及大理石所建也。殿五楹，二層，四面遍鑄琉璃佛，脊雕刻雲龍，中奉三浮圖，左右力士各一，無量殿之建築，以此最爲精緻。山後有西藏式之巨剎，昔稱須彌靈境，多已圯傾，僅餘香巖宗印一閣，左右列浮圖四，堡十七。前則廢基歷歷，敗瓦縱橫，於繁華富麗之殿閣間，忽間以滿目荒涼之殘景，令人唏噓不已。由此而東，經景福閣、益壽堂、樂農軒，而至諧趣園。園仿江南惠山園，規模雖小，而亭軒臺榭之佈置，山石叢竹之點綴，則爲各處罕有。正廳曰涵遠堂，前臨荷池。堂後有泉，出自峽罅，南注於池，水聲潺湲，清澈見底，修竹百竿，掩映其間，頗有江南風景。溪側懸崖上鑄有玉琴峽及『泉流不息』四字，皆孝欽后筆。峽上有閣，額即爲清琴峽三字，泉於此南北分流，細流淙淙，如聞琴韻，因以爲名。其下奇石嶙峋，古木蒼蔚，有天然林泉之致，與南流之泉，同擅幽勝之景。出園門，經頤樂殿而抵大戲臺，即所謂德和園也。是臺結構，

與聽鸚館戲臺相仿，惟高三層，規模更大耳。緣道南行，至知春亭，又達昆明湖，亭建於湖東小洲之上，以紅板橋與岸相連。緣湖岸而南，經文昌閣，走東堤頗長。湖濱有銅牛一，背鐫乾隆金牛銘（篆文）云：

夏禹治河

鐵牛傳頌

義重安瀾

後人景從

制寓剛戾

象取厚坤

蛟龍遠避

詎敢亂龍

灑此昆明

滌流萬頃

金寫神牛

用鎮愆永

巴邱淮水

共貫同條

人稱漢武

我慕唐堯

瑞應之符

逮於西海

敬茲降祥

乾隆乙亥

東南有廓如亭，重簷八角，俗亦稱八角亭。折而西，走十七孔橋，長可十餘丈。橋盡而至廣潤靈雨祠，建於南湖州渚之上，北爲涵虛堂，南爲鑑遠堂，後爲雲香閣，西爲月波樓，其中松檜蒼鬱，臺樹幽深。極北有嵐翠閣，聳臨湖上，與排雲殿隔水相望。隔岸樓閣玲瓏，雲樹縹渺，如對海上仙山，不復知在人間矣。

三 萬里長城一勾

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余有萬里長城之游。是日清晨，乘京綏專車，向西北而駛。鐵路兩旁，槐柳成行。經沙河站，過鐵橋二，夾站南北，北者跨沙河正流，南者其支流也。由此而北，土壤漸瘠。九時五十分，抵昌平車站，遠眺山勢環抱，氣象雄固，蓋明之十三陵也。過此石礫愈多，地質愈瘠，人煙漸稀少矣。經南口車站，始入山道，車行於半山，左傍削壁，右臨深澗，俯瞰居庸，二關屹峙，遙望峻嶺之上，逶迤曲折者，長城也。由此北上，地勢漸峻，俄而汽笛屢鳴，抵居庸關山洞，洞長可里許，車行其間，爲時約三分鐘。邃口兩端，皆鑄『居庸關山洞』五字。過此山色明媚，石壁嵯峨，東西二山，愈趨愈近。復經居庸關三堡諸站，而抵五桂頭山洞，洞口兩峽峭立，有水出自石罅，泉聲潺潺，清可見底，所謂彈琴峽是也。左壁上鑄有『五桂頭彈琴峽』六字，作朱色，上有小寺，建於懸崖，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右壁高處，鏤有佛像，聞爲五郎影云。又北過石佛寺山洞，左壁危巖上鑄有六郎影，六郎卽楊延昭，宋大將楊業子。

也。太宗時屢敗契丹，契丹呼爲六郎。眞宗時嘗總保莫二州軍事，鎮瓦橋益津高陽三關，在邊二十年，爲契丹所憚。然當時燕雲久淪異域，宋兵力未必及此。據人言謂殺虎口倒馬雁門諸隘，皆鑄六郎像，蓋後人勸之以怯番者，理或然歟。復北駛，有銅像一尊，屹立道旁，蓋卽經營此路之詹天佑氏像也。像北有碑亭一座，中立總統頒給詹氏之碑。亭北數十武，卽青龍橋車站矣。乃舍車循鐵路西行，里許至八達嶺山洞，由洞旁小徑而登，怪石嶙峋，青障夾道。二里許，至八達嶺關門，有南北二重，南鑄『居庸外鎮』北鑄『北門鎖鑰』各四字。明梵琦詩云：

天畔浮雲表峯

北游奇險見居庸

力排劍戟三千士

門掩山河百二重

渠答自今收戰馬

兜鈴無復置邊峯

上都避暑頻來往

飛鳥猶能識袞龍

頗有氣象。乃循城西登，至第一墩台，舊置烽燧之所也。舊制：若寇至，晝則舉烟，夜則舉火，用以警告遠近，而徵兵也。遙想當年，胡騎出沒，羽書飛馳，誦高滴燕歌行，猶可想見大漠窮秋，孤城落日之景。今海內一家，烽烟久息，然外者強鄰虎視，內者武備不修，雖有天險，安足恃哉！城高十四尺，寬丈許，壁以石，

而頂覆以磚，蓋爲舊直隸省之內邊長城。縱輔志輿地略云：

邊牆在直省者有二：其自山西大同府偏關，互宣化府北界，折而東南，至順天府懷柔縣止，此爲外邊。其自偏關南起，東至廣昌縣，折而東北，互宣化府南界，環順天府北界，東至山海關，又自廣昌縣折而西南，至正定府井陘縣止，此爲內邊。外邊創於燕，元魏繼之；內邊創於趙，北齊繼之；要之皆非秦城也。

按內邊自山西保德州黃河東岸起，與外邊分支，東歷偏關雁門井陘倒馬各關，至延慶東南之四海治，仍與外邊合，長二千零五十里，其塹山湮谷，帶嶺繞河之巨構，令人流連不已。清世祖長城詩云：

萬里經營到海涯 紛紛開發逐浮誇

當時用盡生民力 天下何曾屬爾家

今則清亦已亡矣！城循山勢，高下不一，峻者疊以石，坦者砌以磚，城上多砂礫，登之頗艱。旣而達第四墩臺，臺踞八達嶺之巔，四圍羣峯環拱。登此北望，獨石口之山，張家口之嶺，皆隱約可觀，俯矚滹河平原，村鎮水田，瞭如指掌，回眸南望，岑巒重疊，鐵路河流，縈帶如線，村中牛羊，宛似小雛。蓋於此而俯臨居庸，勢若窺井者矣。明王士禛云：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洵不虛也。徘徊數巡，復西行，過墩

臺二，乃離城就嶺而下，山勢峻險，萬峯插天，入其中鮮有不迷道者。約四五里許，始得一澗，乃循澗而下，又二三里，始出山地，賃蹇驢數頭，而歸青龍橋車站，復乘京綏專車歸南口，宿於南口旅館。

五月一日清晨，攜乾糧，負水壺，作居庸關之游。沿鐵路行，五里許，過南口村，口北道延慶屬也。按南口車站屬昌平，南口村屬延慶，蓋爲京兆直隸之分界處也。又里許，始入山口，途中山石玲瓏，桃李爭妍，復有山泉淙淙，流注其間，山明水秀，令人神怡。行可四五里，乃下鐵道，涉關溝，走居庸關大道。正午抵居庸關。關距南口車站二十五里，爲太行八徑之一，向爲西北交通孔道，有稅所，徵集牲口稅，爲修補關道之用。今則京綏路成，形勢頓變，已非昔日之景象矣。關南門凡三重，第三重俗名過街塔，亦名石關，雲台石關，爲居庸八景之一。中鐫有文字六種，卽漢、梵、女真、藏、回、剔里八里是也。於古代文字學上，至有價值。關在元時，爲往來上都要道，明成祖北征，屢駐蹕於此。曾棨詩云：

重關深鎖白雲收 天際諸峯黛色流

北枕龍沙通絕漠 南臨鳳闕壯神州

烟生睥睨千巖曉 露溼芙蓉萬壑秋

王氣自應成五彩 龍文長傍日光浮

關西南有高峯屹立，所謂望京臺者也。山路崎嶇，怪石磷峴，荆榛叢生，砂磔被道，努力上登，始達其巔。巔有小台，乃席地而坐，四顧寥闊，心目俱曠，居庸形勝，歷歷在目。峯爲西山羣巒之一，東西二山，相並南行，盡於南口，中則一綫微通，此居庸形勢之所以重要也。西北岑巒重疊，山色嵯峨，居庸疊翠，爲燕山八景之一。回首南望，平原緜邈，京畿一帶，隱約可觀，是山之所以得名也。俯矚居庸關，山洞，係鑿東山分支之中出者，兩山至此，幾相接矣。觀其嶄山夷險，工程極偉，吾國西北內地，賴以交通，詹氏之辛苦經營，功亦鉅矣。少止其上，乃由山後而下，復抵居庸關，循關道南行，折而西，越山踰嶺，得一平原，其地羣峯環繞，阡陌縱橫，僅有東南二間道，與外相通。居其地者，頗有世外桃源之概，中有一溪，自西北東南流，至山口，怪石玲瓏，錯落其間。水流至此，由高陡瀉，成爲無數水簾，瀕爲二潭，所謂龍潭者也。泉流淙淙，清冷悅耳，乃危坐石上，俯挹飛泉，仰送流雲。『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萬慮俱闕，悠然自得。惜日已西墜，游侶促行，乃起身回南口，已萬家燈火矣。

原书空白

四 昌平謁明十三陵記

十二年前，余作客燕都，嘗兩謁天壽山十三陵，山龍翔鳳舞，氣勢雄固，有明一代之文物典章，萃於是矣。邇來遼海失守，金甌殘闕，燕雲黯黯，玉壘垂危，十三陵一帶，淪爲破火者屢矣。二十四年夏，余欲再度往游，因外患不果，引領長望，徒增感喟，因輯舊紀，聊以寫憂。

有明陵寢，徧佈中都及南北二京，在中都（鳳陽）者，曰泗陵、鳳陵，在南京者，曰鍾山孝陵，在北京者，曰天壽山諸陵。今泗陵沉沒，鳳陵荒廢，孝陵數經兵燹，亦規制略盡。獨天壽山十三陵，制度宏麗，歸然獨存。山以天壽名者，蓋成祖嘗駐蹕於此飲酒，是日適萬壽之期，羣臣上壽，故名天壽；今之傳譌者，謂爲御體所藏，名天壽者非也。（徐學謨《世廟識餘錄》）按山本名黃土，輿圖備考云：「龍翔鳳舞，氣勢雄固，以奠諸陵，名曰天壽。」十三陵中，長陵位天壽山正中，其他諸陵，左右環列，列表如左：

成祖文皇帝長陵（永樂）

正中

仁宗昭皇帝獻陵（洪熙）

在長陵之右天壽山西峯下

宣宗章皇帝景陵（宣德）

在長陵之左天壽山東峯下

英宗睿皇帝裕陵（正統天順）

距獻陵西三里（在慶陵少西）

憲宗純皇帝茂陵（成化）

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

孝宗敬皇帝泰陵（宏治）

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

武宗毅皇帝康陵（正德）

在金嶺山距泰陵西南二里

世宗肅皇帝永陵（嘉靖）

在十八道嶺距長陵東南三里

穆宗莊皇帝昭陵（隆慶）

在大峪山距長陵西南四里

神宗顯皇帝定陵（萬曆）

在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

光宗貞皇帝慶陵（泰昌）

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

熹宗哲皇帝德陵（天啓）

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

懷宗愍皇帝思陵（崇禎）

距西山口一里

十三陵方位不一，肅松錄云：長陵、獻陵、裕陵、茂陵、慶陵，俱癸山丁向，景陵、永陵，俱艮山坤向，泰陵、壬山

丙向，康陵辛山乙向，昭陵乾山巽向，定陵戌山辰向，德陵甲山庚向，思陵子山午向。至於規則則長陵最爲崇宏，獻陵最樸，景陵次之。至若思陵，則黃土一坏，荒陵慘澹，蓋爲亡國之餘所營，自不能與十二陵相提並論也。

明亡，遺民系心故國，無所放其意，則望陵憑弔，欲以創鉅痛深之蘊，訴之九原，冀後之人有因以激發者。顧炎武嘗六謁天壽山陵，詩云：

舊識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來曾

問君何事三千里 春謁長陵秋孝陵

亡國遺黎之心事，大抵如斯矣。又再謁天壽山陵詩云：

諸陵何處巍 不改蒼然色 下蟠厚地深 上峻青天極

佳氣鬱葱蔥 靈長詎可測 云何月游路 坐視塞塵逼

空勞性體陳 微窳神豈食 仁言人所欽 甘言人所惑

小修此陵園 大屑我社稷 竭來復仲春 再拜翦荆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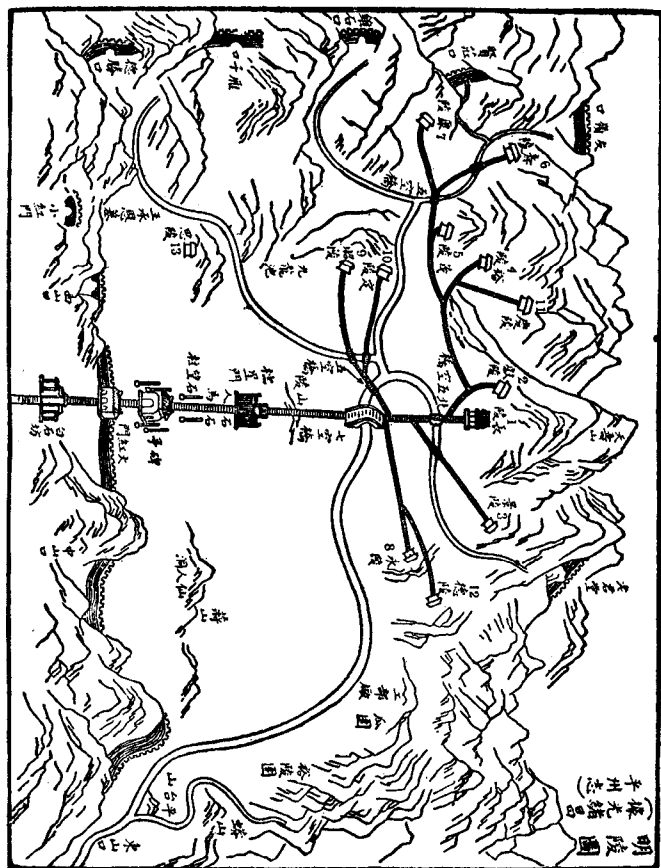
臣子分則同 駿奔誰共識 區區犬馬心 愧乏匡扶力

天壽諸陵，當有明中葉，已數經兵火。英宗正統十四年，乘輿北巡，北人復來，逼侵京邑，焚長陵獻陵景陵，是爲首次遭劫。嘉靖二十九年，寇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寇不敢入而去（世廟識餘錄）。及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寇陷昌平州，焚十二陵宮寢。明亡，滿洲入據中原，營東西陵，營盜十三陵享殿柱材，於是諸陵除長陵外，類皆殘破，瓦礫縱橫，荒涼滿目。近者奸逆餘黨，竄十三陵北，年年寇盜出沒，游人裹足，昔之佳氣葱鬱，化爲狐兔窟穴。臨風長望，能不令人悽愴感發也哉。

（一）長陵

十二年五月二日，余在南口，東裝作十三陵之游。是晨微有北風，天陰有雨意。離站東行，一路田疇彌野，阡陌縱橫，麥浪起伏，宛如波濤。昔人謁十三陵，多由昌平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今由南口啓行，須二十餘里，始抵白石坊。坊爲大理石所建，高可五仞，凡分五道，上覆以琉璃，圖以雲氣，座鏤龍鳳，雕刻極精。東有重修明陵石坊碑，端方之墨蹟也，中有云，坊重修於宣統元年，故石刻尚新。孫國敕燕都游覽志云：『皇陵入路第一層龍沙帶崖，第二層白玉石坊，在紅門之南，嘉靖十九年建。』坊北有石橋三空，又二里至大紅門。梁份長陵圖說云：『大紅門黃屋重簷，朱扉門三道，東西兩掖門。永樂

間於天壽山設險，塞出入路，其北東西，既因山築城矣；南面平地，乃壘土石爲城，周回環繞，聯屬不絕，建大小紅門以通出入，而大紅門爲朝祭所由經，若囊之口，腹之喉吭也。『大紅門外左右澗石各一，爲下馬牌，王侯將相當年至此，率徒步入。往日朱明盛時，門內外松柏陰森，不見天日，二百餘年所培植者，今則濯濯荒涼滿目矣。入門里許有碑亭，石柱交龍，黃瓦獸吻，重簷四出，中樹穹碑，高約四仞，龍首龜趺，南面向午，大書九字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按碑係宣德十年所建，仁宗御製文，正統初南城程南雲奉命書。萬曆三十二年，雷震長陵碑，上命重建，於是大學士沈一貫上疏言，世祖欲改刻成祖陵碑而未遑，今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纂承祖德，乘此更立新碑，此莫大之慶也；上優旨允行。今碑陰鐫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已無復舊觀矣。亭外四隅，有白玉石柱四，雕龍環繞，竿頭石獅，門內南向，門外北向，同朝制也。亭北有白玉石望柱二，雕鏤雲氣，略同孝陵，而高標過之。又北石獸翁仲，夾道而峙；石獸二十四：獅四，獬豸四，囊駝四，象四，麒麟四，馬四，各二蹄二立。石人十二：武臣四，文臣四，勳臣四；武臣甲冑執金吾，文臣朝冠秉笏，若祇肅而候靈輅者（按明孝陵石獸二十四，石人八；此獨多勳臣四，合爲十二翁仲，此二陵不同之點。）石人石獸，相距約二十五步，石人皆高一丈，而武臣獨高丈三，蓋皆宗法孝陵者也（註一）。



又北爲櫺星門，一名龍鳳門，門三道，黃綠琉璃，甃如屏。門北一里半爲山坡，坡西少南，舊有行宮，今僅餘故址。坡北一里，有石橋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橋七空，河水已涸，聞當日朱明盛時，水源甚旺，水豈亦知人事之盛衰耶？又北渡五空橋，遙見黃屋掩映，檜柏森森，復行二里許，始抵長陵門，門距陵坊十有五里，距南口三十五里，十三陵規模之宏，可以想見矣。

長陵在天壽山中峯之陽，故爲康家莊，陵東百餘步，有土一邱，康老葬焉。康老者，明初以前人也，成祖卜斯地作山陵，曰：安死者，人之同情也，命勿去（據顧炎武昌平山水記）並春秋賜二祭，亦可見世道之厚矣。長陵門爲陵寢正門，黃屋重簷，朱門三道，左右掖門二，皆閉，天壽諸陵除長陵外，皆無有也。門內角道東，有碑亭一，正面鐫順治十六年勅工部修理明陵之上諭，背刻清高宗謁明陵八韻。按長陵圖說：『門內御道三，皆平城，其左畔，碑亭一，黃屋重簷，梁柱加髹，三面環欄檻，中樹穹碑，亦龍首龜趺，無字。』然則順治十六年所鐫，得毋卽此無字碑耶。

又北進祫恩門，長陵享殿之重門也，門三道，黃屋重簷，如第一門。嘉靖十七年，世宗朝陵，改享殿曰祫恩殿，於是長獻景裕茂泰康七陵，皆榜中門曰祫恩門。按祭而受福曰祫，易名之義，蓋取於此也。門內左右神帛壇二，形製如榷，係以黃琉璃瓦製成者。正北數十武，爲祫恩殿。長陵享殿也。殿外丹陛，

鑲二龍戲珠之狀，寬廣而崇高，白石欄檻，刻畫雲龍海馬花卉，級凡三，欄亦三重，定陵效之，永陵二，諸陵一而已。殿黃屋重簷，獸吻飛甍，東西九楹，南北五楹，合爲四十五間。中有柱三十二，每柱高三丈，周徑一丈一尺，皆以楠木爲之。莊嚴宏麗，比美太和。中有楠木龕一，上刻雙龍環繞之形，內供神位，大書『成祖文皇帝之靈』。庭前蒼松翠柏，扶疏拂簷，開昔尙有兩廡各十有五楹，今多傾圮。殿後爲門三道，又進爲白石坊，木已朽敗，惟二石柱挺立其間而已。北數十武，有石臺一，上列五供，爐一，燭臺花瓶各二，皆以大理石鑲成者。又北數十武，寶城在焉。城周二里，雉堞相屬，前爲甕門，中有甬道，拾級上升，正中石門嚴扃，據云門內有隧道北通，中有殿宇宮室，成祖之金棺懸焉，然實不可考矣。甬道至此，分左右折而上，直達寶城之巔，前爲明樓，重簷四出，額曰長陵，前後左右，有門凡四，中樹穹碑，螭首方座，上書『大明』，用篆；下書『成祖文皇帝之陵』，用楷；字大徑尺，以金填之。碑寬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石質細緻，諸陵碑遠不及也。樓後古柏森森，青翠一色，下卽成祖藏弓劍地矣。徘徊久之，乃輿辭而出，再謁獻陵。

李攀龍滄溟集長陵詩：

明禋趨歲序

陟降儼昭回

雲物中原在

乾坤北極開

松楸千騎入

風雨百靈來

共說犁庭後

遺弓重可哀

(二) 獻景裕茂泰康永昭慶德十陵

獻陵在天壽山西峯之下，距長陵西少北一里，仁宗昭皇帝（洪熙）之陵也。自北五空橋北三十餘步，分西爲獻陵，神路至殿門可半里。有碑亭一座，重簷四出，陛內有碑，龍頭龜趺，無字。亭南有小橋，門三道，榜曰凌恩門，無角門，殿五間單簷，皆朱漆直椽。階三道，其平刻爲雲花，石欄一層。十二陵中，以獻陵爲最樸，蓋從帝遺詔也。殿有後門，爲短簷，屬之垣，垣後有土山曰玉案山，故關神路於殿西玉案山之右。有小橋，前數步又一小橋，跨溝水，溝自陵東來過橋下，會於北五空橋。山後橋三道，皆一空；又進爲門三道，並如長陵，而高廣減之。寶城頗小，榜曰「獻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餘並如長陵。

景陵在天壽山東峯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半，宣宗章皇帝（宣德）之陵也。自北五空橋南數步，分東爲景陵，神路至殿門三里。碑亭門廡如獻陵，殿五間重簷，階三道，其平刻爲龍形。殿有後門，不屬垣，陵門三道，並如獻陵。甬道平，寶城長而狹，榜曰「景陵」，碑曰「大明宣宗章皇帝之陵」。按

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四月，上親詣景陵，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宣宗功德之大，殊爲勿稱，當重建享殿，增崇基構。』然則今之景陵，蓋爲嘉靖時增建者。

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英宗睿皇帝（正統天順）之陵也。自獻陵碑亭前分西爲裕陵神路，路有小石橋，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殿五間，階三道，平刻雲花。殿無後門，寶城榜曰『裕陵』，碑曰『大明英宗睿皇帝之陵』，寶城如獻陵。餘並如景陵。

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憲宗純皇帝（成化）之陵也。自裕陵碑亭前分西爲茂陵神路。路有石橋一空，制如裕陵。榜曰『茂陵』，碑曰『大明憲宗純皇帝之陵』。昌平山水記，謂茂陵內外及冢上樹千餘株，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簷簾之屬，猶有存者。然今亦蕭條盡矣。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孝宗敬皇帝（宏治）之陵也。自茂陵碑亭前分西爲泰陵神路，路有石橋五空，賢莊灰嶺二水逕焉。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茂陵。榜曰『泰陵』，碑曰『大明孝宗敬皇帝之陵』。池北偶談談獻云：『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康陵在金嶺山，距泰陵西南二里，武宗毅皇帝（正德）之陵也。自泰陵橋下分西南爲康陵神路。山勢至此折而南，故康陵東向。路有石橋五空，錐石口水逕焉。又前有石橋三空，制如泰陵。榜曰『康陵』。碑曰『大明武宗毅皇帝之陵』。明樓已焚燬，垣內外舊有樹二三百株，今亦盡矣。

永陵在十八道嶺，嘉靖十五年，改名陽翠嶺，距長陵東南三里，世宗肅皇帝（嘉靖）之陵也。自七空橋北百餘步，分東爲永陵，神路長三里，有石橋一空，有碑亭一座，如獻陵，而崇鉅過之。碑亭南有石橋三道，皆一空。門內東神廚五間，西神庫五間，重門三道，東西二小角門。又進復有重門三道，飾以石闌，累級而上，方至中墀。殿七間，兩廡各九間，其平刻左龍右鳳，石闌二層，餘悉如長陵。殿後有門，兩旁有垣，垣各有門。明樓無甬道，東西爲白石門，曲折而上。樓之三面，皆爲城堞，榜曰『永陵』。碑曰『大明世宗肅皇帝之陵』。享殿明樓，皆以文石爲砌，莊麗精緻，長陵亦有不及也。北游紀方云：『永陵成，世宗登陽翠嶺，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倉皇對曰：外尚有周垣未築，乃築垣，諸陵所無也。後定陵效之。』故永陵獨有重垣二周，皆屬之寶城，其規模特大。

昭陵在大峪山，長陵西南四里，穆宗莊皇帝（隆慶）之陵也。自七空橋北二百許步，分西爲昭陵，神路長四里。路有石橋五空，德勝口水逕焉。又西有石橋一空，陵東向，碑亭西有橋三道皆一空，餘

如康陵。榜曰『昭陵』。碑曰『大明穆宗莊皇帝之陵。』明樓已燬，蒼涼滿目（定陵別有紀游）。

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舊爲景泰帝所營之壽陵，英宗復辟，毀壽陵，後光宗貞皇帝葬此，名曰慶陵。自裕陵神路小石橋下分東北爲慶陵，神路長二十餘步，有橋一道一空，制如獻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寶城東西直上，至中復爲甬道而入，榜曰『慶陵』。碑曰『大明光宗貞皇帝之陵。』

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熹宗哲皇帝（天啓）之陵也。自永陵碑亭前分北，爲德陵神路。陵西南向，與昭定二陵相對。碑亭前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景陵。寶城榜曰『德陵』。碑曰『大明熹宗哲皇帝之陵。』殿樓門亭皆黃瓦。

（三）定陵

定陵在大峪口距昭陵北一里，自昭陵五空橋東二百步，分北爲定陵，神宗（萬曆）之陵也。由長陵前往，八里可達。神路長二里，有石橋三空，陵門東向，前數百武，樹石碑一，不鐫一字，蓋宗法唐乾陵者也。徐乾學讀禮通考，唐乾陵有大碑無一字，不知何故，蓋諸陵除長陵外，皆有碑而無字。陵制略同。

長陵，惟規模則遠不及之。享殿九楹，焚毀已久，瓦礫縱橫，淒涼滿目。有寶城從左右而登，此其異於長陵者也。明樓榜曰『定陵』，碑刻『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九字，碑頗高大，石質亦細，座尤玲瓏，此其特色耳。

按清乾隆帝有諭云：『……再我朝開辦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然明樓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世祖尙未親政，其事實由睿親王建議，亦非世祖意也……』然則定陵之毀，實毀於滿清。昌平山水記謂『殿廡門爲賊所焚，樹亡，』殆亦指滿人歟！

(四) 思陵

定陵之游既竟，乃復作思陵之游。思陵者，明崇禎帝之墓也。崇禎十七年，賊破京師，帝殉社稷，太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於亭下。顧亭林集云：

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悼陵，距西山口一里許，遣工部左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

墓內，移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槨爲帝槨，斬蓬蘽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階，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模狹小，曾不及東西井之闊深。門外右爲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焉。

陵在定陵西南九里許，門僅一重，入其中，牆被蒿艾，階羅荆棘，古樹寒鴉，滿目蕭條。所有殿宇，復零落不堪，享殿三楹，行且圯毀。殿後石供案上，五供之外，尚有蘋果饅首柿桃石榴五種供品，陳於其後，是思陵之所特有也。明樓有碑，雕龍方座，題曰『莊烈愍皇帝之陵』。碑特小，一坏黃土，位於其後，思宗之葬骨處也。沈士全健筆錄，嘗記當日葬事頗詳，摘錄一二，以見亡國遺黎之心事。

……昌平州吏目趙一桂，因鈔庫如洗，而葬期又迫，……歸與好義之士，生員孫繁社，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銀三百四十千，雇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四月）初四日寅時，始見壙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中間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間石寢床一，鋪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在焉。初四日

申刻，帝后梓宮齊到，停祭棚內，……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櫬，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隨即掩土地平，尙未立塚，至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

此段記載，深刻感人，鄉耆祭奠，號泣震天，足見三百年來養士之朝，人心固猶未去也（註二）。王士禛詩云：

天壽蒼涼石獸陳 荒原驚見翠華春

君王淚灑思陵樹 玉盃金魚感侍臣

瞻覽之餘，不勝悲愴。陵西南數十武，有王承恩墓，磚垣半圯，繞於其外，蒼松一株，孤立無聊，一丘黃土，草木皆悲矣（註三）。

註一 宣德十年四月，修葺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於御道東西。

註二 南都之變，有乞兒題百川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投橋下死，故曰人心未盡去也。

註三 本篇所用參考書：（一）光緒昌平州志；（二）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三）梁份長陵圖說；（四）顧炎武昌平

山水記；(五)徐學禮世廟齋餘錄；(六)孫國教燕都游覽志；(七)沈士全德筆錄等。

五 金陵覽古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余因行役，重覽金陵，蓋至是已三過其地矣。

六朝金粉，自古稱盛；江表風流，於今未泯；旅居多暇，嘗歷覽金陵諸勝；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以及六朝遺蹟，南明舊墟，至於王侯將相，才士美人，荒塚殘碑，無不遍游，因輯爲一集，命曰金陵覽古。云爾。嘗考關於金陵之作，詞人吟詠無論已；除江寧府縣志而外，更有余孟麟金陵雅游編，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圖詠，杜士全春星堂集，余碩寶金陵覽古，申持謙鍾山志及秦淮畫舫錄，陳文述秣陵集，馬士圖莫愁湖志，琳瑯滿目，衆美畢收，故游其地者，不敢再筆爲文，以與前賢爭勝。良以金陵左山右湖，襟淮帶江，六代相承，二百餘年，自非興亡事蹟，羅列胸中，安能山水英靈，鈇椀底？此所以游者雖衆，而文墨則默默無聞焉。

惟感遇以時，寄興隨人，文章本是天成，不過妙手偶得之耳。

因刊此集，以公諸同好。

(一) 金陵綜覽

金陵自孫吳以來，九爲國都，相傳在春秋之世，於吳爲治城（傳云：夫差治鑄於此，卽今朝天宮地）於越爲越臺（周元王四年，越勾踐用范蠡謀，將圖楚，稱伯江淮，乃築城於金陵長千里，以強威勢，城周二里八十步，在今聚寶門外長千里，俗呼越臺卽其地）於楚爲金陵邑（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滅越，盡有吳故地，乃攬江海之利，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於石頭後之石頭城）秦滅楚，以金陵地屬鄣郡，改金陵邑爲秣陵縣。漢改鄣郡爲丹陽郡，屬揚州，然郡治徙移無定。及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還治秣陵，改秣陵爲建鄴郡，金陵之有確史，自此開端。蓋託始周秦，可徵者夥，故新江寧府志及秣陵集，皆斷自三國孫吳始。

孫吳黃龍元年（公元二二九年），徙都建鄴，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固，後帶玄武湖以爲險，前擁秦淮以爲阻，周圍二十里十九步，蓋當今城北北鼓樓一帶，赤烏九年，作太初宮，周圍五百丈，作八門，前五門曰公車，曰昇賢，曰明陽，曰左掖，曰右掖，東蒼城，西

白虎，後元武。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宮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是也。

東晉元帝渡江，避愍帝諱，改建鄴爲建康，遂爲都號。東晉以宰相領揚州牧，築城於青溪東南，臨淮水上，名東府城，別舊治爲西州城，以丹陽守爲尹。至於京邑宮城，仍吳之舊。成帝作新宮，繕苑城，修六門宮城，正南曰大司馬門，北曰昌平門，東西二門，曰東掖西掖。大司馬門與都城宣陽門對，又南出至淮水上，置朱雀門，卽吳之大航門也。又於淮水上設浮航，二十有四，朱雀航卽朱雀門處，在今鎮淮橋東，至於烏衣巷卽王謝宅，則遠在淮水外矣。

東晉旣亡，宋齊梁陳相繼爲據，宮城都城皆仍晉舊。初劉裕逼晉王，宮於秣陵縣（在建康西南），乃自卽晉宮。元嘉二年，於臺城開萬春千秋二門，都城凡十二門；南宣陽津陽清明廣陽，北元武廣莫大夏延熙。東建春東陽，西西明昌合。宋於朱雀門之南五里又立國門，在長干東南，以示觀望；齊皆因之。侯景攻臺城，燒大司馬門，陳復營治，改宮城萬春門爲雲龍，改千秋門爲神武，改都城廣莫門爲北捷。揚州治及丹陽郡治，皆仍晉舊。綜觀南朝宮闕，皆在臺城（魏晉謂天子所居禁省爲臺，故名）以形勢度之，臺城當北倚山岡，岡外爲苑，苑外爲湖，今北極閣雞鳴寺，正其北城所屆，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意此卽古廣莫門矣。臺城右爲石頭城，亦稱西州；其左爲東府城，兩

城皆前臨淮，而淮又曲繞石頭，西入於江。

故六朝凡兵自南來者，先取石頭東府；自歷陽來者，直先取臺城矣。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建康城邑宮闕，並蕩平耕墾，於石頭置蔣州，六朝遺跡，蕩然盡矣。此高類諸人之罪，亦文帝之過也。至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中原雲擾，阻塞無歸，將起丹陽宮，遜於江左，而已無及。平陳功業，僅換雷塘數畝，可慨也已！

唐高祖武德三年，改江寧縣（西晉舊稱）爲歸化縣。七年復名蔣州；九年，徙金陵縣於白下村，曰白下縣。貞觀七年，復改爲歸化；九年，仍爲江寧。肅宗乾元元年，改郡爲昇州。上元二年，廢州爲上元縣，治在西州城。大順元年，復置昇州。金陵名目之複出，以唐爲最。

唐末，僞吳楊行密子溥取昇州，後將徐溫，自領昇州，改築城郭爲金陵府。至石晉天福元年，爲吳天祚二年，溫假子知誥，篡吳，以金陵爲西都，改金陵府爲江寧府，遂以府治爲宮，以城爲都，國號唐，復姓李，城周二十五里，比六朝都城近南，貫秦淮於城中，西據石頭，卽今石城三山二門；南接長干，卽今聚寶門；東門以白下橋爲限，卽今大中橋；北門以元武橋爲限，卽今北門橋，橋所跨水，皆昔所鑿城壕也。按金陵跨秦淮兩岸，以南唐爲始。

宋滅南唐，復昇州；天禧二年陞江寧府。宋高宗建炎三年，改江寧府爲建康府；紹興三年，高宗駐蹕；明年，徙府治於東錦繡坊，以府治地爲行宮，設留守，命守臣兼之。行宮規模，一仍南唐之舊。

元至元十二年，卽建康府治開省，設建康宣撫司，改名集慶路，城仍宋舊。

綜覽歷代沿革，變置紛紜，若不可悉辨。陳文述秣陵集歷代互見圖考云：『……然鍾山自東北而迤邐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環抱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碗掖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秦淮橫其中，考諸漢以後郡城，皆在淮水之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之北，而近于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於石頭；楊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之南北，而近於聚寶。明因山距淮，盡乎四極；國朝因之，爲省城，以是據方辨位，庶幾可得矣。』

明太祖於元至正丙申三月，取集慶路，戊申（一三六八）混一海內，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大建城闕，推廣舊址，將歷代都城，聯爲一氣。考其疆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壕爲城，沿淮水北崇禮鄉地，開拓八里，增建南出者二門，曰通濟正陽。自正陽以東而北建東出者一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由龍廣山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山雞鳴山，綠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又建北出者二門，曰神策金川。自金川北繞獅子山於內，雉堞

東西相向，亦建二門，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東盡鍾山之南岡，北據山控湖，西阻石頭，南臨聚寶，貫秦淮於內外，計周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關十有六門，周一百八十里。其宮城則據城東，在朝陽門內，有四門，南午朝門，北北安門，東東安門，西西安門；午朝門前，更有東西長安門，今則數經兵燹之後，宮廷殿宇，盡鞠爲禾黍矣。

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兵南下，陷南京，以應天府爲江寧府，轄上元江寧兩縣。城郭因明之舊，惟閉清涼鍾阜定淮金川四門，而洪武（卽正陽門）三山等門無改。順治十六年，築滿城於青溪之東，起太平門，沿舊皇城基，至通濟門止，開二門以通出入，爲滿軍駐防之所，故一稱駐防城。太平天國之役，滿城平爲灰燼，又經辛亥之役，明故宮遂蕩然無存矣。

民元光復，定都南京，後袁氏志在篡逆，改都北京。民十六年後，國軍北伐，遵中山先生遺訓，又奠都焉。綜覽金陵史乘，與亡相繼，滄桑迭乘，千官遺塚，六代故宮，其饒有歷史古蹟，自不待言。今則江山無改，形勝依然，如能繼往開來，勵精圖治，據龍蟠虎踞之雄，依負山帶江之勝，則中興我民族，發揚我國光，其在斯乎！

(二) 莫愁湖

莫愁湖在江寧省會石城門西，因六朝劉宋時盧莫愁居此，故名。嘗考歷代詩詞，惟泛詠佳人莫愁，而不及于湖，至元人葉天民有莫愁煙艇詩，而湖始著。明人詩詞，漸有莫愁湖名；又因爲中山王別墅，所以游屐罕到。至國朝詠是湖者始多；嗣經李松雲太守重爲修建，遂稱金陵第一名勝。而留題者終歲無虛日，亦猶西子湖未遇白蘇之前，而人罕知其爲名湖也。湖之顯晦，豈真有數存耶？湖週迴約十餘里，碧波見底，深處尋丈許，環以岸柳汀蘆，旁植紅白蓮花，魚蝦可數，鷗鷺無猜。湖外皆高原平曠，僧舍漁邨，大江南北，諸峯屏列，東岸一隄之隔卽城河，近無崇岡峻嶺，瀑布奔泉；時有積雨行潦，三路歸湖。漲則自瀉入河，不致泛濫；或遇大旱欲涸，又可引入河水養魚，所以雨不滂旱不竭也……（馬士圖莫愁湖序）

余到金陵，適值亢旱之後，忽來雲霓，細雨霏霏，沾人衣襟。到京之翌日，卽步出水西門，訪莫愁湖勝蹟。南京街道，除一二通衢外，多坎坳失修，道中砌以橫石，崎嶇難行，想自明末以來，破棄久矣。按南京當明初已有寬敞之通衢及人行道；東西自火星廟至三山門，大中橋至石城門，南北自鎮淮橋至

內橋，評事街至明瓦廊，高井至北門橋，其官街之廣，可容九軌，並於兩旁建築官廊，以蔽風雨，酷日而利行人。自承恩市起，經黑廊大街，而達果子行，皆爲當時有入行道之通衢；迄於明末，遺制未改。清代以後，幾經兵火，居民遂漸侵佔官道，致成今日湫隘之狀。綜覽金陵街市，宛如破落戶景況，當日雖稱大家，後裔久已式微；視舊都之崇宏莊麗，別現蕭索景象。出水西門，離市廛漸遠，臨水人家，家家養鴨。旣而行盡邨落，兩側多菜畦，間以荒塚纍纍，棺厝未收，荒煙蔓草，不勝蒼涼之感。遙望菱荷十里，茵莳成塘，蓋已至莫愁湖。湖南有樓臺掩映，因趨游焉。

沿湖南岸行，抵華嚴菴，據馬士圖莫愁湖志：

華嚴菴殿宇數十間，後爲勝基樓，明太祖賜額尙存，上供徐中山王畫像。樓前松柏摩霄，海棠抱月；樓後相傳爲鬱金堂故址。乾隆癸丑，山陰李松雲太史來守江都，重構此堂，中供盧莫愁畫像，親撰楹聯云：『早因少婦金堂豔，新借名公彩筆傳。』又重築湖心亭，添植垂柳紅白蓮花，令僧恆峯守之。

按馬士圖嘉慶時人，所記蓋係當年景況；今則兵火之後，湖心亭已蕩然無存，勝基樓前，亦僅餘垂楊二株，相對依依，嬾嬌晚風之中。樓凡五楹，中供徐鵬繪明中山王遺像，英姿颯爽，浩氣猶存；兩側楹聯，

琳瑯滿目，擇其佳者，摘錄如左：

江水東流，淘盡了千古英雄兒女；

石城西峙，依舊是六朝煙雨樓臺。（沈鏗）

紅藕花開，打槳人猶誇粉黛；

朱門草沒，登樓我自弔英雄。（長沙黃翼升）

賢王湯沐曠代猶存，莫談桑海興亡，且安排清簾疏簾，藉一局圍棋賭勝；

江表風流，於今未泯，依舊湖山整理，更收拾玳梁畫棟，待雙棲燕子歸來。（張祖麻）

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煙雨；

王侯事業，都如一局棋枰。（長沙張兆鹿）

九十日大好春光，莫愁金粉飄零，猶過湖濱呼小字；

五百年必有名世，配以英姿颯爽，別開生面祀中山。（齊燮元）

（按自古武夫，必有一二文人，爲之點綴，是聯雖平平，然首聯尙佳，必非趕趕者所能爲，正不可以人廢文也。）

粉黛江山，亦是英雄亦兒女；

樓臺烟雨，半含水色半天光。（廣陵江壁）

說甚麼蓋世功名，丞相空留遺相在；

且逍遙一湖風月，莫愁正是善愁人。（皖北謝嘉樹）

其他禮聯尙夥，往往以王侯事業，宦海昇沉，喻一局棋枰，意殊平平。馬士圖莫愁湖序云：「傳聞明祖與中山王賭碁於此。詔以湖爲湯沐邑，至今湖租尙歸徐氏，平時惟小艇數葉，往來巡探。或有欲泛湖者，必先致主人，負秦淮畫舫入湖，留連風景，不能久也。」故李堯棟詠勝碁樓云：

鳳臺園已寺門荒 十廟雞鳴畫壁亡

留得一湖湯沐邑 不隨碁局換滄桑

袁枚和之云：

一代元勳異姓王 彈碁賭得小滄浪

算來還是盧家福 世世王孫替管莊

樓後傳係鬱金堂故址，供有莫愁小像，上橫扁額，題「是耶非耶」，按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

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後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古今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樂府清商曲詞西曲歌莫愁樂云

莫愁在何處

莫愁石城西

艇子打兩槳

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

相送楚山頭

探手抱腰看

江水斷不流

繼有梁武帝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

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

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作盧家婦

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

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挂鏡爛生光

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

恨不早嫁東家王

沈佺期古意又引伸其辭見全唐詩錄

盧家少婦鬱金香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黃

唐人之詠莫愁，佳者如韋蘇州之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游，
午夜清歌月滿樓。
銀燭樹前長似晝，
露桃花下不知秋。
西園公子名無忌，
南國佳人字莫愁。
今日亂離俱是夢，
夕陽唯見水東流。
（唐詩英華）

李義山之無題：

重幃深下莫愁堂，
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
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
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
未妨惆悵是清狂。
（全唐詩）

吳融之和人有感：

莫愁家住石城西，
月墜星沉客到迷。
一院無人春寂寂，
九原何處草萋萋。
香魂未散煙籠水，
舞袖休翻柳拂隄。
蘭櫂一移風雨急，
流鶯千萬莫長啼。
（江寧府志）

自明以還，詠莫愁湖者轉見繁多，如板橋之追憶莫愁湖納涼：

江上名湖號莫愁，
納涼先報楚江秋。
風從綠若梢頭響，
雲向青山缺處流。
尚憶羅襟沾竹露，
可堪清夢隔沙鷗。
遙憐新月黃昏後，
團扇佳人正倚樓。
（板橋詩鈔）

他如李堯棟之：

妾似湖心凝不流 郎如江上往來舟 莫愁未必無愁思 不見歡來也自愁（莫愁湖志）
亦妙。穎天成。至於詞曲，亦不乏佳作，茲錄一二如下，以成完璧。

金陵懷古（西河）

周邦彥

佳麗地 南朝盛事誰記

山圍故國 繞清江 髻鬢對起

怒濤寂寞打空城 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 猶倒倚 莫愁艇子曾繫

空餘舊蹟鬱蒼蒼 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牆來 傷心東望淮水

戲旗鼓 甚處市 想依稀王謝鄰里

燕子不知何世 向尋常巷陌人家 相對如說興亡

斜陽裏

莫愁湖(念奴嬌)

鄭燮

鴛鴦二字 是紅閨佳話 然乎否否

多少英雄兒女態 釀出禍胎冤藪

前殿金蓮 後庭玉樹 風雨摧殘驟

盧家何幸 一歌一曲長久

卽今湖柳如煙 湖雲似夢 湖浪灑於酒

山下藤蘿飄翠帶 隔水殘霞舞袖

桃葉身微 莫愁家小 翻借詞人口

風流何罪 無榮無辱無咎

莫愁湖懷古(意難忘)

鮑淳

湖畔登樓

憶機中綺麗 陌上柔柔

桂梁巢燕侶 蘭室祕鸞儔

驚北戍 怨東流

憑舊蹟傳留

試啓窗 青螺似髻 碧水如眸

江環榭 練遙浮

指帆來櫂去 楚尾吳頭

餘香銷荻浦 返照在漁舟

楊柳瘦 藕花稠

偏對此添愁

問爨時 棋贏幾子 韻著千秋

借宿華嚴菴月下聞雁（虞美人）

馬士成

碧空江月白如畫 北雁征霜候

可曾遠役白狼流 嘹唳數聲 知到石城頭

僧房怕聽三更後 我也眉雙皺

湖雲湖浪望悠悠 只恐千年 叫起莫愁愁

後人之考莫愁者，或據江寧府志，『三山門（即水西門）西昔有盧莫愁家，故以名湖。』以為梁武帝河中歌，蓋言莫愁本洛陽女，遠嫁金陵之盧家為婦，嘗猶水流向東，無返之日，知洛陽金陵，只一莫愁（馬士圖金陵莫愁考）或據廣輿記，載竟陵石城莫愁村，在漢江西，註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召入楚宮。』以為莫愁乃竟陵之莫愁，而石城亦非指石頭城（余賓頌金陵覽古）實則古歌已有莫愁洛陽女（見詩證）由來已久，蓋莫愁故事流傳民間，輾轉相因，成為極醇之平民文學，正如孟姜尋夫，傳誦紛歧，何必膠柱鼓瑟，旁徵曲引，以考莫愁何許人也哉！

登鬱金堂，東望石頭城，樓臺掩映，百雉紆餘，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洵非虛語。莫愁湖光蕩漾，多植芰荷；清涼山當其北，鍾阜盧龍，映帶左右，遙望江北諸峯，遠山橫黛，秀出雲外，登臨長望，百端交集。

所謂『莫愁曠覽』係金陵四十景之一，圖詠中註云：『據湖濱一望，則鍾阜石城，橫互于前，遙與江外諸峯相映帶，山色湖光，蕩漾几席間，最爲空曠平遠，』實係真景。袁枚詩云：

欲將西子西湖比

難向煙波判是非

但覺西湖輸一著

江帆雲外拍天飛

亦爲寫實。

憑眺久之，下勝基樓，入曾公閣，晚景蒼茫，風光勝絕，遙望石頭城清涼門上，燈光隱隱，已近黃昏，因西游荒塚（係粵軍建國烈士墓，汪兆銘題，有紀念碑一，書『建國成仁』四字。）卽尋路歸去，夜雨瀟瀟，沾人衣襟，歸途成詩四首，錄如左：

莫愁湖二首

芳湖西望接城陬

十里芰荷號莫愁

蘭室桂梁今宛在

鬱金堂外水空流

莫愁風雨自多愁

金粉飄零楚水頭

征戍遼陽秋月夜

那堪長望隔沙鷗

弔莫愁

淪落關山二十年 飄零書劍五湖邊

莫愁有感應憐我 猶弔荒臺一泫然

登勝碁湖

中山自是古英雄 一局碁枰畫棟中

堪笑文人好擬古 徐樓曾閣寧相同

按盧峯新建莫愁湖曾公閣記有云：『雙忠萬古，有左皋右禹之奇，一閣千秋，無後魯前周之憾。』宛然以中山相擬，實則中山驅胡而文正扶胡，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計也。

(三) 清涼山

陳文述秣陵集圖考：以爲清涼山古無此名，當卽石頭山；清涼道場之名，始於南唐，本楊吳與教寺之舊，宋人始改名清涼廣惠寺（見南朝都建康圖考）又云：楚滅越，置金陵邑於石頭後之石頭城。

舊志云：金陵邑城，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所置，孫吳卽其地築城曰石頭城，卽今石城門，近清涼門處。然則金陵邑卽石頭城，在今清涼山無疑。

又秣陵集卷一：『諸葛武侯駐馬坡，在石頭城，相傳武侯至吳，駐此以觀形勝，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卽此；在今龍蟠里北收兵橋東……』

馬士圖莫愁湖志：清涼山在石城內，下有南唐清涼廣慧寺；山頂有翠微亭，亦南唐所建，又有不受暑亭，乃李後主避暑殿。昇元中爲文益禪師道場，寺中有東坡捨彌陀像，又有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李霄遠草書爲三絕，今不復存。寺右有掃葉樓，相傳明末畫士龔賢隱于樓畔。

又云：石頭山在城西，卽楚金陵邑，吳晉時江在石頭下，爲險要必爭之地，上築城，以心腹大臣守之，明省城皆據岡壠之脊，下有龍洞，後有駐馬坡，諸葛武侯嘗駐此以觀形勢，上有烽火樓，久廢。

由首列各條觀之，清涼山當卽古石頭山，馬士圖別清涼山於石頭山，誤。石頭古臨大江，爲要害之地，今則江流外徙，水西門至江東門十餘里間，淤爲平地，已無復當年形勝矣。

八月二十四日，驅車訪清涼山，山在石頭城西石城門內，將抵山麓，樹木龍葱，別有清涼之意。所謂清涼環翠，係莫愁八景之一，朱之蕃詠及杜士全和詩云：

幾度探奇歷翠微 四山環列錦屏圍 吟風喬木堪祛暑 浴日晴江遠借暉

殿址久湮滋徑蘚 齋廚新供採山薇 觀空自識清涼意 一片閒雲伴鶴飛

矯鳥凌空躡翠微 羣峯羅列儼重圍 吟風臺榭消煩鬱 印月蒲團冷夕暉

竹嶼暗藏飛鳥道 僧家供具採山薇 市廛不遠紅塵隔 一任雲中錫杖飛

抵山麓，先游清涼禪寺，係光緒時重修，相傳係南唐清涼廣慧禪寺遺址，入其中，古殿荒蕪，蔓草塞途，僅有白石坊一，錯落衰草間；更前行，謁佛殿，半瀕圯傾，而香火猶自不絕。因出寺，登山徑，抵半山禪林，顏曰九華聖蹟，前有靈官殿，中係觀音堂，最後則係如來殿。其左別有玉皇閣，三教並供，釋道雜陳，其中香煙氳氳，燭影搖紅，朝山進香者，絡繹不絕。憶前在巴燕及意大利，亦見羅馬教堂中多禮拜懺悔者，宗教勢力之大，遠逾北德；歐人目南歐文化之邦（Kulturland），而北德及東普魯士一帶，則爲殖民地（Kolonialland），宗教遺制之勢力，往往以文化區爲甚，喻之中國，則江南迷信之風，亦較北方爲盛，則此說其信然乎？

如來殿之左，有高閣額曰『快覽』，下懸楹聯，詞云。

六朝金粉風微後；

一味清涼月上時。

閣前後左右，佳木龍蔥，推窗而望，則百雉紆餘，河流似帶，莫愁諸湖，波光明滅，回首東望，則鍾山諸峯，天矯起伏，加以江外羣巒，環列似屏，江山萬里，盡收眼底，顏曰快覽，誰謂不宜？更從此拾級登山巔，舊有翠微亭（秣陵集卷五：翠微亭，南唐後主建在清涼山，宋陳無已清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自注山有後主避暑亭，井闢刻保大三年字，今之翠微亭即避暑亭，相傳爲南唐避暑宮也），今已蕩然無存。山頂土作赤色，正在開採，有草屋三楹，亦在構築中，登此北望，則長江一抹，皎皎如練，江表諸峯，隱現雲外；南則長湖浩蕩，萬屋櫛比；東則鍾山雄峙，連障疊翠。時烏雲蓋天而來，高風倏起，搖山撼木，霎時紫金山已不可見，雨花臺亦籠罩煙靄間，雲從東南來，雨脚已拂過莫愁湖，一時四百樓臺，盡在烟雨中矣。回首長江，則皎皎獨妍，朱之蕃詩所謂「浴日晴江遠借暉」者，洵不虛矣。須臾大雨傾盆而至，避雨茅屋中，陰霾漸開，聽浙瀝雨聲，口占七絕一首：

四圍山色雨空濛 多少樓臺一望中

明滅湖光堪入畫 沉兼雲外夕陽紅

下山後，又登古掃葉樓，相傳係明末畫士龔半千，託名掃葉僧隱居之所，今爲佛寺，樓上楹聯頗

多，其佳者有：

四面雲山朝古刹；

一天風雨送殘秋。

頗於此時情景相合；又有：

樓留掃葉希高節；

地號蟠龍起壯圖。

亦稱雋妙。時已黃昏，乃尋路歸去，夜雨正急，道路泥濘難行，以八時抵旅舍。

(四) 秦淮河

輿地志丹陽記諸書，皆言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壘以洩王氣，導淮水入江，是爲秦淮之始。其源有二，西源出溧水東廬山，東源出句容茅山，至方山合流，至通濟門西流入城，合東濠青溪蓮瀆諸水，出西水關，沿石頭城以達於江（秣陵集卷一）。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長壘以疏淮，本名龍藏浦……因秦所鑿，故名秦淮……

又桃葉渡在秦淮口，通龍光河，晉王獻之愛妾桃葉曾渡此，大令作歌送之（莫愁湖志）。

秦淮河之擅盛名久矣；今則一灣濁流，煙水蒼涼，繁華消歇，空餘陳迹，誦劉禹錫之：

山圍故國週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及杜牧之：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及吳梅村之：

可憐一片秦淮月 曾照降帆出石頭

證以今日之荒涼寂寞，未嘗不令人唏噓憑弔，流連忘返。蓋秦淮極盛時期，當在明代中葉及乾嘉時代，證以秦淮畫舫錄及桃花扇，可知也。

自經太平天國之役，榮華頓失，今日而過其地，僅見圯傾亭榭，敗殘磚瓦，多係二三百年前建築；惟有一二荷船，櫓聲啾啾，點綴其間而已。

二十五日向晚，余順長街南行，訪秦淮河。將近中華門，始見長橋一道，臨於河上，登橋而望，河水鄰鄰，兩側多水樹，黯然無光，視威尼斯之近水樓臺，又異其趣。緣河東行，經古安樂渡，登武定橋，東望鍾阜晴雲，霞光爛漫；南望石城迢遞，樓閣崢嶸；橋下則暮濤鳴咽，櫓聲啞啞，令人想像當年杜牧之夜泊酒家情景。今則繁華消息，盛衰異時，徒令人追憶六代樓船，笙歌燈影而已。

(五) 朱雀橋

朱雀橋遺址，縹渺難尋，莫愁湖志云：烏衣巷口爲朱雀橋，今分隔在聚寶門外；而秣陵集卷二則云：朱雀橋在鎮淮橋北，晉咸康中，作朱雀門，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長樂渡其遺址也。據此則所謂古長樂渡，今之荒涼湫隘者，實係古朱雀橋遺址；惟年湮代遠，不可復考，觀於陳文述朱雀橋詩，亦可知遺址難尋矣。

朱雀門前朱雀橋

行人喚渡雨瀟瀟

六朝遺事知多少

流盡清淮水一條

野草溪花媚晚涼

殘基猶說晉咸康

鎮淮橋北無遺址

何處當時廿四航

(六) 烏衣巷

烏衣巷在城南，內有烏衣園。世說注引丹陽記，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也，乃王謝故居。今翳子巷至武定橋是其遺址（秣陵集卷二）。

莫愁湖志則謂：烏衣巷在府城南，王導謝安渡江來，同居此巷，其子弟皆烏衣，故名。姑存其說以待考。

閑嘗讀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又讀薩都刺金陵懷古：

王謝堂前雙燕子

烏衣巷口曾相識

輒想像烏衣巷之雋永，恨不得一覘其地爲快。今重至南京，寓所離烏衣巷不過數里，因尋路往游。

從鎮淮橋東北行，抵武定橋，不數十武，卽至烏衣巷（按此今之烏衣巷，非舊時之烏衣巷）巷

西頭甚隘，屈曲難行，旣直向東指，盡於城根，兩側多瓦屋，小者不過一楹，從門內望，卽是床幃，其湫隘如此，欲求王謝遺址，渺焉無存，以今視昔，古今人之不相及，豈真如斯耶！

(七) 雞鳴寺

雞鳴寺爲金陵古刹之一，本梁同泰寺之故址，宋爲法寶寺，明洪武二十年重建，名曰雞鳴山。山門旁爲誌公臺，卽施食臺，相傳明時在此施食，以度幽冥，故有此名。入門曲折拾級而上，乃至寺，寺建在山巔，山高五十公尺。寺內有豁蒙樓，正對臺城，俯瞰玄武湖，東望鍾山，所謂「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汪洋」天然佳景，時時變幻。樓之東側，更有一樓曰景陽樓，爲明代所建。寺擅湖山之勝，故游蹤最盛。

秣陵集卷六功臣廟一則云：廟在雞鳴山，洪武二年建祠，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國朝高宗純皇

帝南巡，賜徐達額曰：『元勛偉略，』賜常遇春額曰：『勇動風雲。』廟久廢，附祀宋曹武惠王廟，今則並已蕩然無存矣。

八月二十六日，至城北訪友，因登雞鳴山，訪同泰古刹。寺據山巔，爲當年梁武帝捨身三寶之所，故頗著名。四周古水龍葱，佳蔭相屬。登樓而望，長垣迢遞，臺城遺址，隱約可尋；其外則玄武湖天光雲影，一碧千頃。明人詩所謂『覆舟西望按坡陀，千頃澄潭長綠莎；六代樓船供士女，百年版籍重山河。』如爲此地寫景。按覆舟山在雞鳴寺西，今所謂自由門內，與雞鳴寺東西相望云。

(八) 臺城

臺城在雞鳴寺北，本吳林陵，晉建業故址。東晉元帝渡江，因修居之。以後六朝宮殿，皆在臺城。蓋魏晉謂天子所居禁省爲臺，故遂名臺城。現僅存古城一段，城下有門，俗呼臺城門，或以爲古北掖門，卽廣莫門舊址。白下瑣言則考臺城卽吳苑城，晉成帝咸和中，修繕爲宮，周八里，乃在都城之後，別爲一城。劉宋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而所謂廣莫者，爲都城北門，在十二門之內，非臺城也。今臺城向東之門，蓋萬春門之故迹。明初開拓城基，因舊址而成之，非北掖亦非廣莫。

也。

雞鳴寺之遊既竟，遂披草萊，訪臺城遺址。登城頭，殘堞猶存，其上芳草如茵，遠景極佳。北望玄武湖，長隄映帶，綠柳含煙，誦韋蘇州金陵圖：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隄

的是絕唱！秣陵集卷四載有臺城行，弔梁武帝一篇，旖旎敦厚，亦可與此相伯仲云。

(九) 雨花臺

秣陵集卷四：雨花臺在南門外梅岡上高座寺，晉永嘉中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密來中國，爲王導所敬，因號所居爲高座，既卒，於冢側立刹，謝鯤仍名高座寺。梁時，寶誌主某寺，有雲光法師坐山巔說法，感天雨寶花。唐盧襄名之曰雨花臺，有誌公手植松，中孚塔，甘露井。又梁武帝同夏里三橋舊宅，舍爲寺，名光宅，雲光禪師講法華經於此，有天花如雨，沈約簡文帝皆有碑銘及詩。宋治平間移建牛首山東北，賜古光宅寺額。明洪武間重修，賜額慧光寺。則雲光之講經雨花，非一

處矣。

又莫愁湖志：雨花山，在府南聚寶門外，據岡阜最高處，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賜花，天廚獻食，故以名臺。臺上淺草如茵，無一雜樹，登其巔，則江光日彩，與四眺林樹烟火，交相映帶。游人車馬駢集，終歲殆無虛日。

八月二十八日，步出聚寶門，訪雨花臺。臺在城南可二里許，以產石如瑪瑙，故名聚寶山，古曰石子岡。秣陵集卷四：「石子岡是六朝人叢葬處，岡在聚寶門外，今名聚寶山。」建康志在城南雨花臺側，土多細瑪瑙石。」並附之詩云：

白楊蕭蕭紅草暮

石子岡前六朝路

我來不見六朝人

惟見六朝叢葬處

六朝自古多才人

舊家裙屐江南春

赤烏以來不勝紀

下逮晉宋齊梁陳

六朝逝矣繁華歇

黃土深深埋白骨

寒食何人醉一樽

夜深猶上六朝月

我來弔古天蒼茫

鴛鴦慘澹唳斜陽

君不見

二十四陵泣風雨

何況岡前一坏土。

雨花臺之爲叢葬地，可見自古已然。其地碧草如茵，別無雜樹，登此而望，江流似帶，自西南向東北，作

大迴環，閃爍樹杪，朱之蕃詩所謂：

江流木杪遙懸練 煙火城隅近籠紗

及焦竑詩：

雨餘千嶂立 樹杪一江流

並是寫實。登臨遠眺，鍾山及江北諸峯，遙相輝映，俯瞰石頭，則千堞萬戶，盡收眼底，西風落照，風光極佳。山上有方亭，其楹聯，詞爲：

血染雨花鮮，爲痛忠魂埋十族；

聲淒雲樹勁，長留正氣炳千秋。

係近人作。山左有方正學先生祠，北麓復有方孝儒墓，係同治五年重修，顏曰『明方正學先生之墓』，一坏黃土，草木皆悲。其前則荒塚纍纍，衰草離離，流連久之，始循墓道再登方亭，緩步斜陽歸去，抵旅舍已萬家燈火矣。

(十) 玄武湖

秣陵集卷三：後湖在太平門外，周四十里，有舊洲新洲龍引洲蓮蓼洲。按此湖本古桑泊，見建康志引徐爰釋聞。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流入新宮，名始著，見建康實錄。元嘉中築隄壅水，名北湖，見文選注引丹陽圖經。又元嘉中黑龍見，因名曰玄武湖。孝武大明中，大閱水師於湖，因號昆明湖，俗又呼爲飲馬塘。宋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熙寧八年，王安石奏廢爲田，並見景定建康志。明時將天下版籍盡貯後湖，見計宗道過後湖記。一名蔣陵湖，亦名秣陵湖，又名練湖，見建康志並所引丹陽記。按玄武湖在南京北城牆外，一名後湖，亦名昆明湖，今周圍約十六里。鍾山峙於東，幕府山互於北，覆舟雞鳴諸山障於南，西則石城迢遞，逶迤湖畔。每當七八月間，風景尤勝，蓮花盛開，紅白相間，遠望荷葉田田，一碧無際，此時僅存曲港，以通小舟。湖水漲時，有水闌洩水入城，以達秦淮，故不患水滂。平時水之高度，由半公尺至一公尺半，平均約一公尺又十分之一。有沙洲五，羅列湖中，舊時須泛舟方達，今則有隄相連，可直達太平門外，首都設計中所謂玄武路是也。洲舊時名稱，西北曰老洲，西南曰長洲，長洲前抱一洲，曰新洲；東二洲曰麟洲趾洲。後湖隄爲左宗棠所築。清宣統元年，因南洋勸業會，於湖上舉行，特闢豐潤門（今改爲玄武門），於是游覽稱便。民國十六年，將湖收歸市有，廢棄舊名不用，改各洲名爲亞、歐、美、澳，非於是有所

謂五洲公園焉。按後湖自六朝以來，即爲名區；當時湖水由獅子山麓通長江，故自魏晉以來，皆有在後湖練舟師之事。故明人詩云：『覆舟西望接坡陀，千頃澄潭長綠莎；六代樓船供仕女，百年版籍重山河。平川豈習昆明戰？禁地須通太液波；煙水不關興廢感，夕陽聞已唱漁歌。』明代視湖爲禁地，太祖置黃冊庫於此，凡天下黃冊（戶口統計冊）魚鱗冊（田畝統計冊）皆收藏於其中，特令有司管理，不許外人往來，蓋所以防火災也。自明亡後，該地亦遂湮沒無聞，住民大都後世由鎮江移此者。

九月二日，余步出玄武門，訪玄武湖之勝。先循長洲行，渡石梁，至老洲，今所謂五洲公園在焉。其地山色湖光，青碧掩映，尤以長隄十里，綠柳含烟，泛舟其間，風光勝絕。行行至湖神廟，東望鍾山，北望幕府，連障疊翠，巒光相映；西則石城迢遞，古色天成。由此折東行長隄，至趾洲，綠竹猗猗，幽篁蔽日，田家三四，方在秋收；再前行，欲盡長隄，蔓草叢蕪，荒榛塞途，乃折回，經長洲，畫舫三四，悠然湖心，頗有子風光，令人流連不置。

（十一）明孝陵及明故宮

明孝陵在鍾山之陽，獨龍阜，阜高一百五十公尺，原爲宋時太平興國寺址，又稱蔣山寺。六朝時鍾山佛寺甚多，有七十餘所，至宋代并諸小刹而爲太平興國寺，寺兩廡級石而升，凡四五十丈云。明初以其地卜葬太祖，別於鍾山東麓建靈谷寺，徙太平興國寺於此。孝陵高度自七十公尺至一百公尺，最後穿隧道而登祭壇，壇後爲獨龍阜，松柏蒼翳，即太祖埋骨處也。其中墓道綿長，石像森列，隧道幽深，墓穴廓大，徘徊其間，想見當年體制之崇闕；且遠望紅牆繚繞，隱現於萬木叢中，古色蒼茫，令人神往不置。

明故宮即昔之紫禁城，一名皇城，位朝陽門內，洪武門之北。城作方形，東南城址即今城牆，西以西華門爲界，沿秦淮河；北與后宰門並橋平行，係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九月建，六年（一三三三）八月告成。嘗填燕雀湖，建築壯麗之宮殿於其北部，南則爲大內百司庶府之所，實當時政事會萃之區。滿清入關後，遣將軍率旗兵駐防於此，故又名駐防城。後經太平及辛亥之役，故宮蕩爲灰燼，僅餘殘磚敗瓦，供人憑弔而已。據江寧府志所載，則今之西華門，疑係順治十七年所重造者，沿舊西華門名稱，非明代宮城之西華門也。正南有門洞三，即昔日之午朝門，門外正南有外五龍橋，再南爲正陽門（即洪武門今改光華門）午門內正北有內五龍橋，

橋北爲故宮遺址，今則禾黍離離，令人不勝麥秀之感矣。

九月三日，天高氣清，已現秋意，因乘輿出中山門，擬游鍾山，謁孝陵。道過明故宮，滿目蒼涼，僅餘門樓遺址一座（歸後考之，蓋係西華門，西長安門，及東長安門，樓已無存，僅留門垣），古色黯然，點綴稻田之間。觀覽之餘，不勝黍離之感。誦許渾詩：

玉樹歌殘王氣終 景陽兵合戍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 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 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 惟有青山似洛中

余今日驅車過明故宮，亦有同感焉。

出中山門，舊名朝陽門，折北沿城牆而行。金陵古稱帝都，城壕深固，惟城牆上槍痕鑿鑿，想像當年太平辛亥之役，正不知此地幾經征戰矣。行行抵明孝陵，先見華表二柱，錯落衰草間，其前石獸橫陳，後則翁仲成行，因攝影一張，惟莠草頗高，攝取不易。按明時孝陵爲禁地，陵內蓄鹿數千頭，項懸銀牌，往來林壑間。明亡，鹿苑之制亦隨之俱盡。《秣陵集卷六》：「鍾山舊少林樹，是以東晉有刺史栽松之

令。孝陵之建，有松十萬株，長生鹿千；今則林木僅有存者，鹿亦杳不可見，陵戶間有收得銀牌者耳。」
故吳梅村秣陵口號詩云：『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生苑內牌。』亡國之恨，隱於辭外。今則孝陵享殿摧燬，碑亭殘闕，僅餘石人石獸，錯落西風殘照之間，供人憑弔而已。

又前行里許，抵樞星門遺址，渡陵橋，入正門，有碑亭一座，矗立道中，上鐫『治隆唐宋』四字，蓋康熙手筆。兩旁更有乾隆御製詩並書。轉出亭後，抵享殿，蓋係後世重建者，中供明太祖像，旁懸楹聯一幅：『與鍾山終古，爲民族爭光。』係于髯筆墨。出殿，下玉陛，經殿後門，行甬道，兩側松柏交翠，楸梧成行，抵寶城，係明代建築，其上故有樓一，今則僅餘四壁，古色蒼涼，遺制宛在。樓後則鍾山連峯，蒼翠宜人。穿行樓下隧道，拾級而登，抵孝陵，明祖埋骨處也，其上古木龍葱，濃蔭蔽日。陵據鍾山之陽，獨龍阜，形勝天然，登樓而望，則一抹長江，皎皎如練，遠近長嶺迴環，錯落天際；其下則石頭城百雉紆餘，萬戶櫛比，登臨長望，百端交集。流連久之，乃下陵，尋小徑，擬游紫霞洞。

(十二) 紫霞洞

紫霞洞在明陵東北里許，深處山谷中，有紫霞說法二洞。紫霞洞可容十數人，旁有懸瀑，潺潺不

絕味極沁冽。舊爲一道院紅屋，特著于松林叢翠中，恍若紫霞。今陵園於其地植楓樹、紫薇、碧桃、石榴等，紅葩丹葉，名副其實焉。

由明孝陵而下，左轉有一小徑，行田野中，一路細流潺潺，蓋紫霞洞瀑布之餘泉。因緣溪而行，兩岸各式雜花，紛開空谷岑寂之中。行里許，抵說法洞，有精舍一所，建於懸崖之下，拾級而登，則門戶皆扁，不得已重行來徑，山石磷砢，古木蒼翳；久之抵紫霞洞，舊有道院，紅牆一抹，掩映於松柏叢翠之中，遠望之，恍若紫霞。穿精舍，抵紫霞洞口，旁懸飛瀑，今則細流涓涓，如碎瓊瑤。承瀑布有小池二，其下有古鐘一座，杵作魚形，古色黯然，下連水輪，往往隔數分鐘，於水流潺潺中，鏗然一聲，響徹雲霄。紫陽洞深數尺，可容十餘人，兩崖石壁，劈翠夾瓊，洞中鐫紫陽洞三字，並有考證，謂爲元羽士周典修真之所，典係劉伯溫師，明祖定鼎，追封爲紫陽真人，爲建道院一所，今則僅餘遺址矣。

(十三) 鍾山

鍾山，古名金陵山，一名蔣山，一名紫金山，又名神烈山；鍾山考據，各說紛繁，茲引其可信者如左，以備省覽。

錢塘陳文述秣陵集卷一，引干寶搜神記曰：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生平，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郡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號鍾山爲蔣山。六朝以來，靈應甚著，淳宗帝號，今父老猶奉爲土神。

祠一在雉亭山，爲齊武帝射雉處，卽騎亭山，以子文見神得名；一在龍尾山，卽蔣山之麓。子文死鍾山之陰，故有蔣陵之號。後湖亦名蔣陵湖也。

馬士圖莫愁湖志云：鍾山在府治東北。漢末有秣陵尉蔣子文，逐盜遇難，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因避祖諱，遂改鍾山之名曰蔣山。南北並連山嶺，其形如龍，故武侯稱爲鍾山龍蟠。自梁以前，寺至七十餘所之多。又名金陵山，道書所謂朱湖大生洞天也。金陵地記云：『秦始皇埋金玉雜寶於鍾山，以厭天子氣，其後寶物之精上見，時有紫氣，俗呼爲紫金山。』又秣陵集卷六，謂嘉靖十年，更名鍾山爲神烈山。

郎瑛七修類藁云：南京鍾山，太祖陵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色不一，人以爲旺氣所致，如漢高祖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

則知晉時已如此也。

杜瓊山曉亭記云：蓋鍾山者，氣象之極也。當其明霽，方在於朝，時作殷紅，時作鬱蒼，時作堆藍。少焉亭午，時作乾翠，時作縹白。俄而夕陽，時作爛紫，時作沈碧。素月照之，時作遠黛，時作輕黃。星河影之，若素若玄。凡此無論晝夜，皆山之曉也。惟不幸而霖雨，而窮陰，而風霾塵沙，而妖氛，山隱於垢濁，晦昧不見，如此雖在永晝，亦山之夜也。

山峙立城外東北隅，海拔千四百尺（即四百五十公尺），三峯聳立。第一峯最高，據全山之中央，稱曰北高峯，介乎中山墓與明孝陵之間；第二峯曰茅山，高三百五十公尺，其西即中山墓；第三峯爲天保城，高二百五十公尺，將來首都天文臺擬建於斯，環山馬路已築成。全山東西約長七公里，南北三公里，旁薄數十里。鍾山據高臨下，易守難攻，南京歷代戰爭，輒以鍾山爲全城鎖鑰，第三峯近城堞，尤稱要害。太平軍於第三峯築天保城，今遺址猶存。辛亥之役，浙軍克天保城，南京遂下，後建有紀功碑於此。今遙望其地白色尖塔之處即是。

由紫霞洞登鍾山，原無途徑，僅說法洞上有殘徑宛然，惟行不數步，即沒於叢草間。無已，尋路而前，得雨水沖溝一，即循之而上，白石峻嶒，登之頗劬。惟由此直上高峯，最爲捷徑，因堅忍出之。可一小

時，始抵正路，自以爲已近山巔矣；舉首遠眺，則鍾山蟠龍天矯，依然在望。因循路行，折向東北，奔茅山，回首西望，則晴江一抹，浴日反照，皎潔似練；天保城山石峻嶒，錯落斜陽影裏，風光極佳，憶東坡和王勝之游蔣山詩云：

峯多巧障日 江遠欲浮天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 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還，日與公游；後渡江，至儀徵，和游蔣山詩，寄金陵，王勝之公亟取讀，至此二句，乃拊几歎曰：『老夫生平作詩，無此二句。』今余身臨其境，益覺詩人三昧，蓋從體驗中得來，非強學所能幾也。

緣道北行，至北高峯與茅山分界處，至此山迴路轉，折向西北，行石徑，逕詣最高峯，行於龍脊之上。一路山石磷砢，突兀萬狀，或危巖削成，或孤峯直上。時已向晚，日色蒼黃，在懸崖之頂攝影二張，飄有凌雲之勢。旣而披草萊，撥荆榛，達最高峯；有瞭望台一，矗立山巔亂石中，登此而望，則遠近羣巒，盡收眼底，長江自西南來，繞石頭城，向大荒東流。誦太白句：『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洵得登高山望大江之致。俯瞰石城，則千堞萬戶，隱現晴靄之中，金陵形勢，一覽無遺。開襟當風，超然物外。憑眺久之，乃下瞭望台，迤邐西行，則見玄武湖澄潭綠水，一碧千頃，島嶼點點，如鋪錦繡；其外則

江流浩蕩，波光相映。時斜陽將下，遠景烟霞，江水湖光，映落日餘暉，反照耀目，晚景之佳，以此爲僅見。流連久之，乃下山歸去，已近黃昏，深山人靜，頓覺幽涼。道旁雜樹陰森，滿山惟聞蟋蟀。行行繞過谿壑，轉出谷後，聽流水潺湲，宿鳥撲漣，盡增懷慄。仰見山崖作黝色，沉沉似墨，俯瞰石頭城，初則一片晚霧，籠罩似幕，繼則千家燈火，燦若繁星。因疾趨而下，天已深黑，幸有新月一彎，送我歸程。道隨山數轉，始見村落，禾黍氣息，瀰漫水沼間。須臾出孝陵旁，行原路歸去。夜色中翁仲對立，黑影憧憧，在衰草蟋蟀之間，更覺神祕，蛩聲唧唧，如話興亡。過前湖，路已不可辨，幸去城不遠，彼荒邨夜犬，吠影吠聲，空谷足音，幽邃迷路，益令人惴惴焉。

附夜過明孝陵二首：

無言翁仲影憧憧

殘月朦朧一夜風

惟有悲秋蟲唧唧

興亡如話漢時功

廢沼依然落月中

金鳧飛去泣西風

荒陵石馬今猶在

何處當年萬本松

(十四) 重游莫愁湖

九月六日，買棹重游莫愁湖，蓋金陵名勝，首推莫愁，自上次游後，固未嘗忘再來登臨之志，出水西門，先登勝基樓，深院寂寂，垂柳依然，再讀壁上楹聯，覺上次未選錄者尚有四，茲補錄如左：

一種湖光比西子；

千秋樂府憶南朝。（黃思永集李松雲句）

賢君良相，空爭一局輸贏，明代至今無片土；

兒女英雄，閱盡幾朝滄海，名湖端賴有傳人。（項城田作霖）

湖水縱無愁，狂客未妨澆竹葉；

美人不知處，化身猶是現蓮華。（婺源江峯青）

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

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彭玉塵）

下勝棋樓，品茗曾公閣上，望石城之迢遞，對鍾山之鬱蒼，近睹清涼環翠，遠眺牛首煙巒，清風徐來，水

波不興。關前臨湖，多植芰荷，游魚唼喋，出沒可數；菡萏清芬，隨風傳來，憑眺其間，意至閒適。須臾風雨忽至，湖山變色，因就鬱金堂前柳陰小艇上，攝影一幅，戲題七律一首：

繫艇垂楊映綠潯

鬱金堂上畫簾深

一從環珮聲初歇

忍見雕梁燕再臨

煙雨滿湖澄水碧

樓台半郭夕陽沉

江山自是鍾靈秀

依舊寒流繞石岑

細雨霏霏，可一小時，始又放晴，遙望秦淮河上，風帆隱隱，徐徐推進，因口占七絕一首：

風帆隱隱夕陽斜

望斷秦淮三兩家

此日登臨情無限

鬱金堂外舊煙霞

時已向晚，因登開旁角亭，望湖濱荒塚，夕陽銜山，漁歌四起，乃下樓歸去，過勝棋樓前，垂柳依依，猶似詔我以再來期也。

(十五) 步月臺城弔梁武帝

九月十一日，重登臺城。時近中秋，月光徘徊，步月臺城之上，默憶陳文述臺城行，游倦歸來，感而誌此。

是日午後，步游臺城，北望玄武湖，城上古徑蒼涼，苔蘚塞途，雉堞殘痕，隱約可尋。繞雞鳴寺後，登欽天山，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在焉。其地形勝天然，東望鍾山，山色蒼蒼，北望後湖，湖光灩澦。繞出氣象台前，拾級而下，達半極亭，係吳敬恆所書額，更有楹聯一副，不佳不錄。從此下山，出玄武門，買棹游舊洲，夕陽帆影，風光勝極，遙望鍾山諸峯，鬱鬱蒼蒼，其前則長堤映帶，綠柳含煙，更繞意趣。歸時買棹繞麟洲，出舊洲後，清風徐來，微波鄰鄰。時夕陽將下，古城作黯靄色，迢遞長垣，煙水蒼茫；回首東望，則小橋一灣，映餘暉作嫣紅色，襯以遠山煙樹，倍覺嫵媚，詞中所謂『小橋流水人家』，寥寥數字，寫景蓋已入神化矣。

歸途行長垣之上，將近臺城，仰見古城月色，掩映雲影之間，荒徑無人，暮色蒼涼，恍如臨千百年少人行之絕塞中，別有陰幽古意。時夜色已深，東西莫辨，匝地悲聲，蛩鳴四起，如助我弔古之情，益令人低徊往返，流連無已。所謂『雞籠山畔雉堞平，南朝遺事悲臺城』，今人行過其地，撫今追昔，誰能不黯然傷懷哉！

(十六) 玄武湖長隄

九月十八日，係東北淪亡一週紀念，感往慨來，憂憤無既，是日照常工作，向晚步出玄武門，決穿行長隄，借彼山水英靈，聊以一舒鬱結。行過趾洲，步長隄，憩於橋畔，睹逝水悠悠，興臨流之感。時夕陽出自層雲，墜向天際，放射餘暉，著物皆成鍍金；回首一隄芳草，萋萋作傷心之綠色，默念山水固佳，金甌已殘，寧不令人傷感？蓋江南花草，本具愁根，放翁詩亦稱「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鷺鴻照影來」，物色感人，由來皆然，況當今日，倍增悽切。臨流久之，遂向西行，可一句鐘，入菱花叢，綿連約一里，翻紅吹白，絢爛宜人，惟草萊叢生，步履艱難耳。入太平門，經覆舟山下，陳文述考爲宋武帝破桓元處，按陳霸先亦於此山北覆齊師，蓋形勢險要，爲歷代戰事必爭之地，惜暮色蒼茫，不克登臨游覽矣。

(十七) 長板橋訪舊院故址

閑嘗讀桃花扇，至餘韻一齣，見「板橋殘照，楊柳彎腰」，慷慨淒涼，令人唏噓不已；南朝亡國之恨，亦隱躍紙上。輒思臨秦淮，訪板橋，尋舊院故址，二十一年十月，余隨家君重來白下，家君嘗購得桃

花扇原刻本（今已爲海內孤本），校閱之餘，嘗考證長板橋及舊院地址；舊院當長板橋頭，隔秦淮與貢院相望，又鄰東花園，當在今文德橋秦淮南岸一帶。十月十日晨，遂輕車逕赴貢院，今市政府所在地，僅餘明遠樓，登臨可望秦淮全景。更渡文德橋，駐望魁星亭，兩岸臺榭依然，畫舫猶存。按舊院在貢院南，鄰東花園（係武寧王園樹），當長板橋頭，桃花扇中所謂媚香樓，即在其地；秦淮名妓，如馬湘蘭、李香君，皆出其中。據是則文德橋即昔長板橋故址，而橋東亭榭，皆係當年舊院遺墟，復社諸名士出沒之處也。桃花扇寫南朝亡後，樵夫蘇崑生隱居棲霞山上，與漁翁柳敬亭，及故南京太常寺老贊禮，閒話興亡一幕，淒涼慘澹，傷心怵目。崑生說白：『我三年沒到南京，忽然高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那寶城高殿，成了鴛鴦之場。』敬亭說白：『呵呀！呵呀！那皇城如何？』崑生：『那皇城牆倒宮塌，滿地蒿萊了！』贊禮：（掩淚）『不料光景至此！』崑生：『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沒一個人影兒。』敬亭：『那長橋舊院，是俺們熟遊之地，你也該去瞧瞧！』崑生：『怎沒瞧，長橋已無片石，舊院剩了一堆瓦礫。』敬亭：（捶胸）『咳，氣死俺也！』崑生：『那時候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俺樵夫呵！』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帶花挑，

猛抬頭林重到。

殘軍留廢壘；

瘦馬臥空壕。

村郭蕭條，

城對着夕陽道。

駐馬聽：

野火頻燒，

護幕長楸多半焦。

田羊羣跑，

守陵阿盞幾時逃？

鴿翎蝠糞滿堂拋，

枯枝敗葉當階罩。

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

墮紅泥，半堵牆高。

碎琉璃，瓦片多；

爛翡翠，軒窗櫺少。

舞丹墀，燕雀當朝；

直入宮門一路蒿，

住幾個乞兒餓草。

折桂令：

問秦淮舊日娼寮，

破紙迎風，壞檻當潮，

目斷魂銷。

金陵覽古

當年紛黛，何處笙簫？

罷燈船，端陽不鬧；

收酒旗，重九無聊

白鳥飄飄，

綠水滔滔。

嫩黃花有些蝶飛，

新紅葉無個人瞧。

}}沽美酒：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

舊紅板沒一條，

秋水長天人過少。

冷清清的落日，

剩一樹柳腰。

太平令：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

也不怕小犬吠。

無非是枯井頽巢，

不過些磚苔砌草。

手種的花條柳梢，

盡意兒採樵。

這黑灰是誰家廚灶？

離亭宴帶歌犯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

秦淮水榭花開早；

誰知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樓，

金陵 覽 古

眼看他譙賓客，

眼看他樓坍了！

只青苔碧瓦堆上，

俺曾睡風流覺；

將五十年興亡看飽。

那烏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鬼夜哭；

鳳凰臺，棲鳥。

殘山夢最早，

舊境丟難掉，

不信只與圖換葉！

調一套哀江南，

放悲聲，唱到老。

寫來是傷心慘目，讀來是悽愴蒼涼，今日登臨板橋遺址，想見當年楊柳殘照，雞犬蕭條，猶不由人潸然淚下。家君有長板橋訪舊院故址一首，撫今追昔，含意頗深，附錄如左：

長板橋頭訪古蹟 秦淮河畔弔斜暉

畫船水榭情猶昔 燕子桃花事已非

舊院荒涼悲夜月 新歌髣髴似明時

南朝多少興亡恨 莫作漁樵閒話提

流連久之，渡橋行烏衣巷，訪東花園故址，桃花扇有云：

莫過烏衣巷，

是別姓人家新畫梁！

亡國之恨，隱隱言外。巷盡左折，爲東花園，當年畫樓朱閣，盡已鞠爲茂草；僅有瓢兒菜數畦，點綴衰草間而已。

更行鈔庫街，沿秦淮河而西南，渡武定橋，望兩岸水榭黯然，蓋繁華久消歇矣。渡橋前行，至長樂渡，據秣陵集考證，蓋爲朱雀橋遺址。今則敗船一艘，往還其間，槽聲咿啞，間以行人喚渡之聲。歸渡

文德橋，飲於秦淮河北酒樓，隔岸臺榭依然，想見當年歌舞之盛。飲罷更渡文德橋，沿秦淮南岸東行，渡利涉橋，訪桃葉渡，晉王獻之愛妾桃葉曾渡此，大令作歌送之：

桃葉映紅花

無風自婀娜

春花映無限

感郎獨探我

桃葉復桃葉

桃樹連桃根

相連兩樂事

獨使我殷勤

風流佳話，流傳民間久矣。歸訪大功坊，係中山武寧王賜第，今僅餘民房，當年臺榭，已蕩然無存矣。

(十八) 覆舟山

十月十五日，已是重陽過後，楓葉荻花，秋色如許，因於傍晚登雞籠山，步向臺城，半山紅葉，掩映斜陽影裏，爛然如錦。登臺城，逕向東行，城上雉堞已平，荒煙蔓草，觸目蒼涼；行可二里許，城已崩陷成缺，攀援而下，抵覆舟山麓。山石盡作赭色，遙望斜陽影裏，如火如荼，滿山盡係崖巖，怪石嶒嶸，壁立百仞，因獨立山之絕頂，迴望一城暮景，炊煙四起，落日一輪，亭亭低去，漸沒入暮煙叢中，初餘半規，繼餘一彎，後僅餘一線，終則不可復睹。東望鍾山，已作沉墨色，獨立絕頂，四顧蒼茫，因吟詩一首：

登高悵望覆舟山

落日亭亭雁度關

嶺勢峻嶒鷲鳥道

嵐光倒映入漁灣

江山歷劫愁無限

楓葉經霜色愈殷

聞道霸先嘗破敵

齊師未剩片甲還

流連久之，夜色已深，因步臺城歸去，城上蚊蚋成羣，展翅上下，過雞鳴寺。路已不可復辨，但聞秋蟲唧唧，如話興亡；仰望雞籠山上權貴別墅，則電火燦爛，新樂悠揚，蓋方酒綠燈紅，度其溫柔鄉之生活也。

一九三二年十月，寓於雞籠山麓。

原书空白

六 棲霞探勝記

(一)

春牛首，秋棲霞，是金陵之諺語，蓋言春景惟推牛首，秋色首尚棲霞。尤以重陽過後，繁霜未降，棲霞滿山楓葉，與荻花相映，桃花扇所謂『放目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弓矢』，可想見層山秋深之景象。二十一年秋，余僑寓金陵，慕棲霞之勝，因往游焉。

按棲霞在六朝以前，知者甚鮮。自南齊處士明僧紹隱此，其名始著。永明七年，僧紹捨宅爲寺，延法度禪師居之。其次子仲璋建無量殿。大同二年，齊文惠太子及諸王等鑿千佛巖。隋文帝仁壽元年，建舍利塔。唐高祖勅改功德寺，增置梵宇四十九所。高宗改隱君棲霞寺，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改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普雲寺。景德五年，改棲霞禪寺。元祐八年，改賜嚴因崇報禪院，又改景德棲霞寺。明洪武二十五年，仍賜額棲霞寺。清仍明舊，屢加修葺。洪錫之

役，燬于兵火，僅餘瓦礫，山之周遭，赤地相望。魯豫之民，避荒來此者，開闢經營，世守爲業，人烟漸繁。清光緒末，詩僧宗仰來主持是寺，稍稍修葺。今寺僧竭力經營，冀復舊觀，其他山內各處古蹟，尙未遑規復於萬一。蓋棲霞自蕭齊以來，代有增築。乾隆五次南巡，咸駐蹕於此，所建尤多。靈宮梵宇，飛軒相望，與濟南之靈巖，荊州之玉泉，天台之國清，並稱四大叢林。洪楊之役，付之一炬，滋足惜焉。

(11)

十月三十日拂曉，天色微曛，即乘汽車赴下關，搭七時三十分車往游棲霞山。一路朝陽和煦，秋色絢爛。過玄武湖，紫金山，經堯化門車站，可三刻鐘，即抵棲霞山。遙望遠山竊竊，紅樹掩映，風光極佳。本日係星期，又值棲霞紅葉絢爛之秋，游人三三兩兩，結隊而來。初緣山麓西行，繞過邨落，遠望滿山紅葉，深淺如畫，重錦疊翠，掩映烟黛之間。前行里許，抵棲霞寺，相傳係蕭齊隱士明僧紹棲霞精舍故址，後捨爲寺宇，因名棲霞寺，前有半月池，入山門，爲彌勒殿，再進爲大雄寶殿，供金身地藏王菩薩；兩廡列十八尊羅漢，後供水月觀音，皆係新塑，聞爲香港華商捐貲所造云。殿後爲藏經樓，右轉至舍利

塔，係隋文帝仁壽元年建，南唐重修，鏤金剛托塔之狀，蓬勃有生氣，據云，塔已圯傾千餘年，後掘地得殘石斷基，因修葺復原狀，惟塔頂已不可復得，今所存者，非六朝本色矣。從塔後入山，斷壁懸崖，迤邐可四五里，至紗帽峯止，總稱千佛巖，其中以無量壽佛爲最大，高可四丈餘，乃明僧紹次子仲璋所鑿者也。

按僧紹於劉宋太始中自鬱洲歸來，隱居於此，旋捨宅爲寺，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經，因西巖夜放光現佛像及殿宇狀，僧紹擬鑿巖壁爲佛像以奉佛，未果，尋病歿。其次子仲璋能繼先志，於中峯之末鑿無量壽佛像，高約四丈，其左右鑿觀音勢至像，各高三丈餘，外砌以石，曰無量殿，額曰三聖殿。大同二年，無量殿頂復放光，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王姬等，就巖之高下深廣，因石爲像，數以千計（今僅五百有餘），卽有謂千佛巖也。從此屢加修飾，明季補鑿猶多，今所存者，多明代之遺，因久經風霜剝蝕，像多模糊，然頗饒古意；寺僧近加修繕，塗以水泥，古風盡失。惟突立危峯之飛來佛，與默坐懸崖之達摩像，以人不能至，尙得保存，此山石佛，以此二尊爲最佳矣。

山坳石隙中鏤有石匠一，傳聞云：當時匠人刻佛至九十九尊，猶缺一尊，因將自己推入，化爲石像，今

日猶存，觀其神氣奕奕，迥非出於凡手，中國藝術家多湮沒無聞，此蓋亦一無名英雄也。

(11)

從此尋小徑而上，山樹叢雜，巖石嵯峨，坡上多蔓草，滑不留足；山中紅葉，尤鮮妍動人。登中峯，頂有松林疏落，佇望大江，千帆出沒，披襟當風，怡然自得。下山抵功德泉，一稱玲峯池；再前抵清高宗行宮故址，今日僅餘殿基，茅屋一椽，爲山人賣茶之所。從此循山徑而行，逶迤而上，可一小時，始達極頂，所謂鳳翔峯，一稱紗帽峯是也。

按棲霞屬茅山脈，來自句容，至龍潭曰寶華山，自寶華山而西，伏地脈中約十五里，突然拔地而起，卓立天表者，是爲鳳翔峯，棲霞之主峯也。自此散而爲三，迤邐西南行，奇峯屢起，怪石嵯峨者，曰中峯；中峯之西北曰西峯；中峯之東南曰東峯。東峯勢若臥龍，故又曰龍山；西峯狀如伏虎，故又曰虎山。龍虎二山，左右環拱，象山前障，形勝天成。

登鳳翔峯，千巒起伏，盡出足下，遙望遠山橫黛，秀出雲表者，紫金山也。峯下臨長江，風帆隱隱，港灣紛歧，兩岸良田千頃，如錦繡鋪。回首中峯，龍虎諸山，則鬱鬱蒼蒼，參差起伏，滿山紅葉絢爛，點綴松柏叢

翠之間。山頂方圓可半畝，有三茅宮一座；山後有小徑通龍潭江岸。憶南明野史記史關部龍潭江岸沉江盡節一事，有感於懷，因吟詩一首：

龍潭江岸弔史關部

吳頭楚尾路三千 一片雲帆到日邊

已拚陣亡撐半壁 那知歌罷剩空筵

孤軍血戰餘灰燼 萬姓塵奔亂墓烟

滾滾長江流不盡 濤聲猶帶廣陵咽

當年胡騎長驅南下，淮河兩岸，千里空營，將無戰志，士有離心，史公支撐殘局，大勢已非，欲孤身渡江，赴南京保駕，孰知玉樹歌殘，徒剩空筵，終至沉江殉國，摘冠帶以謝後人，其心可哀，其行彌烈，千秋之後，讀此遺事，寧有不愴然淚下者哉！

流連久之，下鳳翔峯，沿山澗行，一路楓葉經霜，爛然如錦。抵天開巖，兩崖相並，壁立千仞，巖在西峯之側，石壁截若天開，故名天開巖。巖中徑仄且陡，又無階梯，欲登之者，必攀緣而上，偶一不慎，失足成千古恨矣。巖上有樹生石罅中，其根深入巖底，樹枝凌霄欲墜。隨州詩云：

山人今不見 山鳥自相從 長笑思齊主 結身臥此峯 泉源通古徑

澗戶掩塵容 古藁依寒艸 前朝寄老松 片雲生半壁 萬壑徧疏鐘

惆悵長空去 猶疑林下逢 (棲霞寺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蓋卽指此。巖旁更有禹王碑，文字孳孳，不類篆隸，然頗完整，未必爲三代以上物也。更前行，經桃花澗一線天，至珍珠泉，一路澗流縈迴，谿徑窈窕，綠蔭如幄，紅葉似錦，風景勝絕！道旁有女郎二三，求楓葉，效乞兒吻，因以所得贈之，後又相遇於天開巖下，更以其所採紅葉見贈，因吟詩二首，以詠其事。

析得霜枝贈阿嬌 暗擡星眼謝王喬

昔人爭傳題紅葉 流水何曾過御橋

纖手慙慙繡帶招 滿山紅葉女郎樵

齊梁寺宇蕭條盡 何處蒼茫問六朝

歸途飲于棲霞村，道經農場，芙蓉盛開。四時搭車言旋，以六時乘馬車歸寓，斜陽影裏，紅葉招展，頗饒風味。棲霞一日之遊，至此遂告結束焉。

七 游牛首山記

嘗聞牛首獻花，與攝山棲霞，並稱金陵名勝；所謂春牛首，秋棲霞，蓋言春景惟推牛首，秋色首尚棲霞，游必以時也。客歲秋，余嘗兩至棲霞，獨牛首未往。二十三年春，友人孫君，自吳淞來，因偕二三子，乘春意未闌，駕車往游。

出聚寶門，緣雨花路行，折而西，當石子岡下；石子岡者，即今雨花臺，六朝人叢葬處也。其前荒塚纍纍，舉目蒼涼；加以天色慘澹，風斜雨細，況當寒食，倍覺淒切。因作城南路以弔之曰：

城南路

白楊蕭蕭日欲暮

石子岡前塚纍纍

行人歎息爲駐步

開道六朝多才人

舊家裙屐江南春

黃土深深埋白骨

千秋萬代同山垠

寒食何人醉一樽 斜風細柳泣黃昏

杜宇啼魂猿嘯雨 幾經滄桑幾沉淪

但見陌上飛紙錢 飄過隴頭看不真

過隴中，沿京蕪路行，又折而東南，緣京建路行，向秣陵關前進。金陵雖稱富庶，然茅屋荒邨，舉目蕭條，視吳越之碧疇千頃，阡陌相望者，又遜一籌矣。久之，牛首在望，轉近轉不似，惟蒼翠磷砢，與諸嶺不同耳。漸近，仰見梵宮碧宇，列嵌巖際，下者若墜，上者若綴，修棟飛臺，掩映崖間，洵爲奇觀。拾級而上，得文殊洞，爲自然石龕，其前佛宇三楹，將及圯傾。遂傍懸崖行，及半山，入古寺，名觀音洞，依崖懸空而築，因品茗小憩，遙望羣山環列，蒼蒼欲滴，下則碧草平蕪，原壤似繡。依巖西南行，過古寺遺址二三，松濤盈耳，與天際鷹唳相激，超然有出世之感。再上登捨身臺，懸崖千仞，鶴立其巔，風吹欲墜。絕頂有浮圖，其後怪石磷砢，激清風而長嘯，意至自得；遙望長江一線，勢欲浮天，而京口三山，盡在雲海蒼茫間矣。東游獻花巖，出沒松影中，長風迎面吹來，萬壑響應。再下訪浮圖，凡十三層，塔影撐空，高聳雲霄。入其中，圯不可攀，鶴翎蝠糞，斑斕滿地。因東南下山入普覺寺，舊名佛窟寺，僅餘大雄寶殿，佛龕塵封，荆榛塞途。寺右有杏花數十株，花事已闌，古寺無人，紛紛自開自落。按寺爲牛首大刹，今已荒落不堪，然據正

殿而望，則殿基重重，山門遠在半里外，明王世貞遊牛首諸山記云：

抵山門，日已下春矣。緣坡而上至金剛殿，殿後有石階，數之正得百級，曰白雲梯；梯盡則爲四大天王殿。殿後級如前而殺其半，梯盡爲大雄殿。殿後復有毘盧殿，毘盧者，釋伽千丈報身也。大雄之左方室曰觀音，右曰輪藏，中爲平除，下俯天王殿。除之左，文杏樹高可數十仞，圍稱是百年前劫火不能燼。非僧臘可擬已……

今則文杏樹已不可見，而所載殿宇樓閣，除正殿及毘盧外，亦已鞠爲茂草矣。向晚下山，與友人聯句，錄之以紀鴻爪。

振衣千仞頂

茫茫望海濱

俯瞰窮萬里

氣若旁無人

大江西南來

崩奔自崑崙

雪浪拍城闕

驚濤起潛鱗

顧盼生烟露

翻騰陷九閻

霸業消沉久

黠武任強鄰

洶洶渡遼水

鐵騎似雲屯

回首望中原

寂寞何沉淪

故壘鬱王氣

空山泣鬼神

佛龕塵未啓

荒階列荆榛

號號激巖竅

風捲萬壑雲

雙塔撐空立

古刹依磷砠

汗漫

集

一一四

虬枝浮淺碧

山杏報陽春

院深花寂寂

素英落繽紛

傷心草更綠

漂泊縈夢魂

何日吳山頭

長嘯傾金樽

二十三年四月五日子夜於青溪園。

八 金焦北固紀游

(一) 京口三山綜覽

余耳京口三山之勝久矣。三山曰金曰焦曰北固，尤以金焦二山，擅名東南。徐武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於海之門戶。』卽今京口金焦，蓋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也。然金山又名浮玉，而焦山焦先生祠之南崖，亦刻浮玉二字，宋趙孟奎書。蓋志稱道經，上仙居浮玉山，朝上帝，則山自浮去，故金焦二山，俱借名浮玉。金山壁立江上，而焦山則屹峙江心，明王思任游焦山記云：『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仙，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清吳錫麒亦云：『金如小李將軍金碧畫，陸離璀璨，富貴天然；焦則雲林淡描，米家濃抹，兼擅其勝；至風濤雲物，悅目盪胸，則兩山各自有之。』王氏之說，雖係『腹中丘壑，舌上陽秋』，然二山伯仲，於此可見。其間梵宇連雲，竹林蔽日，窅曲深邃，勝景無窮；至若登臨

而望，則大江東去，海浪西來，青蒼一氣，吐納萬狀，其浩瀚洋溢之狀，又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矣。

金焦而外，雄踞江上，如臥虎之盤伏，與金焦鼎足而三者，是爲北固山。明王思任京口三山記云：『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即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盱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憶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濤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瞰諸山。』盧肇詩所謂『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讀之令人悲壯。

蓋京口舊本南徐，形勢雄壯，內足以固吳越，外足以扼淮揚，是以阮晏錫有『烽火久消京口戍，寒潮猶打石頭城』之句，以知南朝之必亡矣。京口三山形勢如此，余久欲游而莫得；二十一年秋，僑寓金陵，遂擇風日佳麗之辰，買棹往游。

(二) 金山

金山經太平之劫，片瓦俱盡，今所存者，爲合肥李伯相所葺，然十裁二三耳。僅於前人筆記中，猶可略窺當年規模。明王叔承游金焦兩山記云：『自京口渡江而西，及山，由修廊左折入寺，廊壁嵌古今碑題數十百，虛敞臨江。寺中觀中冷泉，亭而井之，水經品爲天下第一云。又左右三四折

數百步，至吞海亭；又上則留雲亭，亭立絕頂，所謂妙高峯也。東顧海門，南絕吳越上游，北襟淮揚，長江自岷夔湘蠡湧天，西來分下。山足兩岸，商舟萬計，櫓立如林。江山奇勝，飄然神爽。下峯而南，至江天閣，懸空俯江，大可憩望，輒倚欄觸詠，可二時許，見月出江上。輒徙酌寺門，面石薄山地，飲山卽郭璞墓，醜酒弔之，則暮潮興，明月作，白如大雪垂天，江寒逼人，不知爲夏。又漁舟明滅波際，如畫工寫意家，素練飛洒水墨也。……山有日照崖，頭陀崖，朝陽洞，龍池，會暮夜不及游；水有善財石，亦曰鶴山，分狀證之，蓋兩肖也。」

明王思任京口三山記亦云：『佛宇僧寮，聳壁而筓，如入大屋之都；乃相與禮空王三殿，觴于江天閣，醉于吞海亭，酣于流雲之頂，而徘徊于金鰲妙高之間。雲捲長風，去天尺五，俯瞰嵯岈，不寒而慄。江中石曰鶴峯，曰善財，曰石排，曰郭璞墓，皆洶洶伏暗，魚龍神怪之府也。』足見金山昔時實爲大觀，歷劫而後，非惟瓊樓玉宇，盡成瓦礫，亦且陵遷谷變，無復舊觀，金山向在江中，今則右岸漲爲洲，可徒步以上。雖然，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臺榭雖有興廢，而山川之真面目固自若也。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余偕蕭君幹民，發自下關，訪金焦之勝。車抵鎮江，逕訪金山，遙望寶刹

耀日，光照四表。山有江天禪寺，係江南著名古刹，多文人名士題詠。入山門，進彌勒殿，再進拾級而上，爲大雄寶殿，法相莊嚴，香烟氤氳。前供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佛，後供南海水月觀音妙像，兩廡列十八尊羅漢，雕塑俱臻上乘。再進拾級而登，爲藏經樓，梵唄之聲正作，蓋方開水陸道場，因繞出樓左，拾級依巖而登，游觀音閣。從此屈折而行，依山上下，抵江天閣，登臨而望，蒼茫一色，波光帆影，蕩漾几席間。閣前係七級浮圖，每層供諸天佛像，雕鏤俱精，塔作八角，綴以金鐘，每逢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遠激水雲。因登極頂，暢望八荒，江山萬里，盡收眼底，長江浩浩蕩蕩，向大荒夜流，千帆出沒，島嶼隱現。順流東望，則北固簷臨江岸，焦山矗立江心；回首西望，則江流宛轉，分爲二股，中繞芳甸，至金山之北，則汪洋一片，浩瀚無涯，南瞻城邑，則百雉紆餘，萬戶櫛比，左控三江，右扼五湖，南屏吳越，北障淮揚，南徐古稱雄鎮，洵非虛語。是日天朗氣清，萬里無雲，惟江上東風頗勁，極目暢望，神爲之怡。歸途有金山望大江一詩，錄之如左：

江天一覽渺無塵

萬里奔騰赴絕垠

出沒千帆檣杪影

蒼茫六代畫船春

南徐自古稱天塹

北固何年遏甲兵

極目傷心搖落色 更堪江上鼓鼙聲

寺中多文人碑帖，因購板橋書聯一副，辭云：

汲來江水烹新茗；

買盡吳山作畫屏。

風格瀟灑，秀逸絕倫。友人購楊椒山聯一副，辭云：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書法骨梗，姿態雄勁，其守正不諛，浩氣長存，觀其手澤，亦猶若人。此外更有董其昌諸家書，乾隆御題，更觸目皆是，蕪雜潦草，適足爲識者笑耳。塔右有大鐘樓，更繞出樓後，拾級而登，有亭翼然，俯臨大江，豐碑植亭中，題曰『江天一覽』，爲康熙御筆。登臨而望，極目千里，帆檣片片，蔽江上下；煙景蒼蒼，鐘聞兩岸，極瑰偉之觀。流連久之，下山逕赴鎮江公園，昔稱銀山，登其巔，北固焦山，歷歷在目。午飲于鎮江市中，擬以午後訪焦山。

(三) 焦山

下午至江邊喚渡，沿江一帶，舳舻縱橫，一望千櫓萬帆，宛然舊時京口景象。久之始得一艇，衝風破浪，逕奔焦山。一路東風正大，浪痕千疊，孤舟一葉，浮沉其間，但覺洪流空渺，閨寂無聲，行可一小時，依然中流，焦山矗立江心，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舟子言逆風而駛，恐須黃昏始能到焦山。時天風益勁，滿江浪滾，映日作金光萬道。不得已，因改變途程，命舟子傍北固山，擬游甘露寺。

(四) 北固山甘露寺

清李元度游金焦北固山記云：『溯流指金山，中途有石壁，陡入江心，高數十丈，臺榭參錯，蔽以雉堞，是爲北固山。急舍舟上，入甘露寺，寺燬於寇，彭待郎玉麟葺之。相傳漢照烈就昏東吳，嘗寓此。鐵塔高十餘丈，稍欹，唐衛公李德裕建，有高宗御製詩碑，有樓曰石帆，金焦左右峙，海潮奔走履舄間，景奇絕。再上登凌雲亭，大府閱操江蒞此，廊有石，鏤曰『天下第一江山』，明吳琬書，旁有關神武廟，朱文公祠；左腋爲海嶽庵，後改寶晉書院，舊有三賢祀，祀衛公暨蘇米二公，今皆圯。』

今則鐵塔已傾，舊蹟多非，僅多景樓江聲閣，點綴斷垣頽壁間而已。

抵北固山，舍舟登岸，尋路而上，至半山，始抵山門，顏曰『甘露禪寺』。寺相傳建於吳赤烏年間，又傳係吳蜀成婚之處，然不可考矣。山中古蹟，今已蕩然無存，僅餘樓臺蕭索，點綴西風斜照之間。行過祠宇數所，始得曲徑通山後小圃，轉出迴廊，至多景樓，凡高三層，顏曰『江山多處』。憑欄下望，臨萬丈懸崖，驚濤駭浪，風飛雲捲，盡出鳥下。因登最高樓，暢望江天，時夕陽已沒，雲霞四起，江流浩蕩，渾無際涯，西望煙水蒼茫，洲渚明滅；丹徒城中炊煙繚繞，漁火隱現，回首東望，則江流無垠，焦山諸島，浮沉暮色之中，低徊久之，不覺燈火照揚州矣。憶辛稼軒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云：

何處望神州 滿眼風光北固樓

千古興亡多少事 悠悠 不盡是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 坐斷東南戰未休

天下英雄誰敵手 曹劉 生子當如孫仲謀

當此夕陽暮景，江山萬里，不覺有感于懷，因口占一首，題曰登北固山多景樓望金焦：

高閣臨江接素秋 驚濤滾滾向東流

山稱北固諸方拱 地號南徐一界收

千疊浪痕生荻港 兩三漁火認瓜州

金焦枉自稱雄鎮 鎖鑰何曾扼敵舟

悵望久之，乃下樓至樓右方亭，疑卽凌雲亭故址。時暮色已深，江光半落煙暝之中，非復來時景況。於是下山歸鎮江，黃昏八時二十分，搭車歸京，抵雞籠山下，已萬籟俱寂矣。

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雞籠山時。

九 焦山紀游

余嘗於二十一年秋，訪京口三山，由鎮江泛舟，是日江風正大，雪浪千疊，焦山隱隱，如海上蓬萊，可望而不可即。因改道出北固山，造甘露寺，怏怏而歸。自後人事鞅掌，水程多阻，始以二十二年十月十日，發自金陵，次京口驛，再游焦山。

焦山古名樵山，漢處士焦光隱此，三詔不起，因易今名。或曰，漢末有焦先者，字孝然，隱居是山中，結草爲廬，號蝸牛廬，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臥，百餘歲卒，皇甫謐稱其棄榮味，釋衣裳，擴然以天地爲棟宇，羲皇以來一人而已。蔡邕爲之作贊，山遂因此得名。或謂光與先非一人，隱焦山者實名光，宋祥符六年，有封漢隱士焦光詔。然無論爲光爲先，其爲隱者無疑，身將隱，焉用名爲？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蓋非隱君子也。焦山有寺院十有三所，從江上遙望，梵宇連雲，古木鬱蒼，近觀則開影倒落，磬聲遠聞。昔人論金焦之勝，嘗曰：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諺語）；金如小李將軍金碧

畫，陸離璀璨，富貴天然；焦則雲林淡描，米家濃抹，兼擅其勝（吳錫麒）。又云：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仙，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王思任）。狀景摹物，可謂各盡其妙；然砥柱中流，鎖鑰長江，東望海門，西顧夔峽，南絕吳越，北襟淮揚，以形勢而論，則焦山又爲京口三山之最勝者矣。

余既至京口，遂乘紅船揚帆而往。是日風大逆，一江驚濤，雪浪滔天，舟人揚帆就風，橫折而下，可六七折，始近焦山。遠望鬱鬱蒼蒼，獨發淡古。舟近岸，泊於定慧寺下。寺爲山中最大叢林，古名普濟，創自東漢與平間，其後興廢迭承，規制益宏。焦山僧寮，自昔稱三十二家，今日猶稱金山十三洞，焦山十三寺，而定慧寺實爲之長。進山門，題『海不揚波』，係天水胡纘宗書，字徑逾尺。寺前有坊，題漢三詔處士數字，坊左右各有御碑亭，皆康熙乾隆御筆。更有六朝松，古幹蒼勁，相傳係千年以上物。入正門，謁佛殿，制極崇麗，金身燦爛，法相莊麗，三世如來佛後，則供水月觀音，制同靈隱。出佛殿而東，至瘞鶴銘亭，所謂雷轟石是也。石舊刻焦山之足，適當大江之衝，波濤怒撞，久而崩墜，好事者伺江湖落時，揚而傳之，往往僅得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明王思任嘗至焦山，見巨石數十堆墮江中，討瘞鶴銘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後湘潭陳鵬年，罷郡中吳，僑居京口，天寒水縮，始募工於山下，遷而

出之，乃按原刻行次，整以山石，履以層軒，永護墨寶，厥功甚鉅。按潤州圖經，稱此銘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蘇子美黃魯直多以爲然，銘原題『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世遂於上皇山樵下，譌增入逸少字。王辰玉昔曾辨之，以爲斷非逸少之筆。歐陽公亦以爲不類右軍筆法，而類顏魯公。王思任則謂：『大郡高人韻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銘，不出蝸牛之廬，而必借美于換鵝之手耶？』吳錫麒謂：『其人託名仙侶，詭迹羽裳，並皆遂志潛輝，遁形收察，寓達士之奇懷，佈高人之宏致，原不必曲循異說，附會前賢，』以其立石有峯嶽徵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傘字偏小，疑是蓬字之誤，丹楊郡唐天寶初始改丹陽，斷爲唐以前人所書。近人訥庵，以皮日休先字逸少，後乃字襲美，詩集中有悼鶴詩云：『卻向人間葬令威』，爲瘞鶴之確證，同時與唱和者，陸魯望有句云：『更向芝田爲刻銘』，則撰銘事亦確；同時又有魏璞字不琢者，其和詩有云：『風林月動疑留魄，沙島烟愁似蘊情』，『風林』、『沙島』皆銘中語，而魏又江陰人，銘中江陰真宰之語，亦有着落，故定此銘爲皮襲美撰，亦可備一家之說。總之爲唐以前之刻石，可斷言也。

瘞鶴銘碑文，已漶漫莫辨，今有臨本；碑旁碑碣如林，鐫歷代名人字畫，有東坡像，峨冠博帶，神致宛然；更有關羽立馬像，亦頗傳神。從瘞鶴亭而西，入小園，修竹千竿，掩映生寒，進方丈，走曲廊，過松寥

竹塢軒，登退思齋，係彭剛直公退思之居，中供剛直遺像，貌甚清古，有古烈士之風，又有公手題聯曰：

彭郎之至自澎浪；

焦光而後有椒山。

蓋師楊椒山題礙月亭聯：

楊子懷人渡揚子；

椒山無意合焦山。

而渾浩不及也。入齋左禪房，內陳漢盃銅鼓，周無專鼎，漢定陶鼎，及楊文襄公玉帶，鼎鼓古光黝然，惟帶玉鏤殊麤，未必係真鼎也。由退思齋走迴廊，抵枕江閣，三面臨江，几淨窗明，俯視驚濤駭浪，直走於履鳥間，潮聲澎湃，繞閣而流，望大江東去，對羣櫂西來，山色波光，蕩漾几席，洵爲壯觀。閣中楹聯滿壁，擇錄一二：

雲連鷹鳥白；

水抱象山青。

半枕泉流，入耳洗清塵俗慮；

大江月滿，舉頭驚起故鄉思。

浩劫幻滄桑，獨爲江山留勝蹟；

中流嚴鎖鑰，全憑砥柱挽狂瀾。

在關茗飲久之，進寺中素麪，西望煙波萬頃，風帆隱現，興至神來，走筆寫七律一首：

仙山樓閣擬蓬萊 繞閣江聲隱若雷

千疊驚濤奔檻底 一江帆影入窗來

氣吞蒼海連雲合 烟斷金山帶雨開

歎息艤幢飛鳥渡 中流砥柱使人哀

由枕江閣出寺門而西，過『海不揚波』碑，入焦處士祠，卽海西庵也，山僧奉祠焦光於此。庭前虬松二枝，天矯直上，蒼勁古秀，狀欲搏人。庭後爲仰止軒，中供楊椒山先生遺像，懸先生手書聯云：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書法骨梗，姿態雄勁，其守正不諛，浩氣長存，觀其手澤，亦猶若人。徘徊欽仰者久之，乃出祠而西，過三

詔洞觀音崖夕陽樓大觀臺，山徑幽窄，羣木蕭森，一路危崖磷砢，多名人刊石，間有百尺懸巖，崩傾水中，湍流奔激，江聲盈耳，而松篠石楠芳枳之屬，則綠蔭連綿，虧蔽大江。過危橋二三，路益狹，山益峻，盤迴詰曲，更數折而至別峯庵。別峯者，東西兩峯間，別出一峯，華嚴經言善財參德雲於此者是也。其上翠障橫穿，丹梯直透，竹合無縫，雲開有聲。老僧德坤待客，爲道其本師故事，正殿有匾，曰「天開圖畫」，於時風生巖上，萬竹皆聲，幽淒迥杳，非復人間世矣。

山絕頂爲焦仙嶺，上有吸江亭，卽鎮寺塔舊址。永樂志云：元大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建塔於焦山，時耆舊云：焦山形如龜，塔不宜建，及舉錘啓土，果得石龜數枚，其後塔燬，遂建斯亭，名曰吸江，以對金山吞海亭也。登此而望，遠景畢收，象山左峙，北固右拱，揚州之塔，瓜州之樓，人煙冥浮，草樹澄映，游目千里，直接蒼茫。近改建砲臺，遂爲要塞，與象山砲臺同扼江流，爲大江第三重門戶，游屐遂不克登臨矣。

下別峯庵，循舊路而行，登夕陽樓，寺僧出康南海遺墨及近人題畫冊頁見示，有畫金焦煙雨圖，落筆驚風雨，淡遠得致，瀟灑絕倫，更有夕陽樓圖，象山直走長江，勢如浪捲，其砥柱中流，樓臺掩映，巉崖間者，夕陽樓也。樓後倚觀音崖，供白衣大士，陰幽絕塵。更上登大觀臺，濤聲汨汨，迎面而來，臨臺而

望江天一色，帆檣出沒，洲渚明滅，望京口炊烟縷縷，塵寰氤氳，回首江山，覺已身臨物外，非復人世。因高歌七律一首，辭曰：

浩浩長江落九垓

奔流到海勢如摧

千帆出沒雲邊去

一氣青蒼天外來

眼底江流流浩蕩

樽前月影影徘徊

水天一色東升閣

風月雙清大觀臺

臺右有一小室，顏曰『聽濤書屋』，以入室有濤聲自外來也。自此至焦隱洞，亦曰三詔洞，相傳焦處士臥隱之所，穴深不及丈，前構以亭，供處士像，深衣博帶，神氣肅閒，因借題壁十六字，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以誌仰止之意。

由焦隱洞緣道而東，過定慧寺，遍歷文殊閣、玉峯庵、碧山庵、松寥閣、自然庵等處，皆倚山臨江，風光勝絕。碧山庵後有首梅亭，高聳半山間，壁懸板橋墨竹，筆意瀟灑，題『君子之風』，因購石塌而歸。松寥閣前臨大江，當江流湍急處，俯檻而視，驚濤直走於履舄之間，洵爲奇觀。自然庵對象山渡，聯云：『江天一色，風月雙清』。其地山影承席，江風吹衣，最爲消暑勝處。再過文昌閣，菜圃數畦，雞犬之聲

相聞，蓋已至山後，焦山之勝盡於此矣。

歸時一天風雨，滿江浪濤，飛帆駕風，不須臾已至鎮江。再登金山，游江天寺，浮圖七級，直干雲霄，登臨長望，目極水雲。下塔至中泠泉，水經品爲天下第一，故有天下第一泉之稱。地舊係江天寺別院，寺宇荒落，窗櫺已空；泉欄成方形，趺突而上，味極清冽，貯碗中能高出二三分而不溢，因煮泉茗飲，與寺僧談若久之。晚歸金陵，京口三山之游，至是始備。余嘗讀牧齋徐宏祖傳，慕其爲人，亦擬以身許山水，遍游四海。斯行旣竟，行將鼓棹五湖，登洞庭兩山，從鴟夷子游矣。

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於青溪。

一〇 揚州紀游

當年駐蹕憶江都 佳麗東南冠舊吳

十里樓臺臨曲沼 九重宮闕起雲衢

笙歌不改燕城日 烟柳猶懷大業初

明月依然人宛在 不堪回首弔荼莼

繁華人未識干戈 胡騎頻來幾度過

一夕屠城慘日月 三軍殉節壯山河

妝樓半掩美人盡 碧血長埋衰草多

千古梅花嶺上望 傷心舊蹟涕滂沱

嘗讀漁洋詩話，至『綠楊城郭是揚州』句，悠然神往。

二十三年秋，會德友、博爾士滿有揚州之游，邀余同往，遂欣然偕行。游蹤三日，秋霖連綿，然樓臺烟雨，倍增思古之情。

九月十五日，發自秣陵，駛京杭公路，向句容前進。一路烟雨霏霏，六朝山色，在有無之中。過句容，分程向鎮江，有小九華山，巋然天際，主峯屹立，衆山拱揖，雲氣靄靄，儼然一奧區也。過高驪山，駛行二山間，峯迴路轉，十里長山杳然在望。時雨雲漫漫，峯巒隱現，烟景極佳，過午至鎮江，於風雨中渡長江，金山猶可見，焦山北固，則半隱烟雨中矣。

渡江罷，乘鎮揚長途汽車，逕駛揚州。夾路垂楊萬縷，水道縱橫，可半小時，揚州已在望，長垣隱隱，舳艫相屬，想見當年全盛景況。渡運河，入福運門，揚州街道狹小，猶多石砌，蓋視江南諸城，猶多少保存本來面目也。入城後，寓綠楊旅社，即出天寧門，訪瘦西湖之勝。

當門爲天寧寺，揚州第一大刹也。入山門，庭院重重，梵王宮殿，高出重霄，中爲大雄寶殿，後爲千佛閣，再後爲藏經樓，凡高三層，登樓而望，前則重簷複宇，樓臺相屬，後則阡陌縱橫，目極蜀岡，小金山、法海寺、二十四橋，錯落煙雨之中。天寧寺舊有浮圖，今已圯，遺址且不可考。江都劉梁嵩登天寧寺浮

圖詩云：

攝衣蘭若引丹梯 塔影層開落照齊

空外人窮千里思 望中鳥與數帆低

下方杳靄分鐘磬 遠浦烽烟暗鼓鼙

極目晴江如畫在 不堪風景古今迷

海門李潛昭登真州天寧浮屠詩云：

絕級攀登畏夏寒 朝餘雨氣掛危欄

山陵特望雲濤冷 天地周看旬服寬

渡處我思泥馬異 戰時人說水犀繁

幾多遺恨存今古 北固龍岡兩倦看

出寺，霖雨未霽，買棹泛瘦西湖。綠楊萬縷，城郭迢遞，將近虹橋，見橋外長隄似帶，綠蔭如幔，所謂『長堤春柳』是也。自此而往，船在綠天中行，塔影波光，碧水無際，瘦西湖雨景，倍增嬌慵。昔嘗讀白石道人詩：

自作新詞韻最嬌 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橋

恍如夢寐；今日游此，倍覺依依。過小金山，五亭橋，亭亭在望，日已垂暮，因急駛平山堂。過二十四橋，舊蹟，暮色蒼茫，至平山堂，山門已閉，不得已，轉棹歸舟。時夜色深沉，暮雨轉急，但聞霖雨與晚潮相激，作滿耳瀟瀟之聲。過虹橋，已不辨東西，樓臺垂柳，盡作黑影幢幢；僅有時於柳陰深處，見燈火閃射而已。

歸途成七絕四首，以誌所感：

瀟瀟暮雨下揚州 十里垂楊綠影稠

夜色漸深風雨急 微茫何處泛歸舟

澹烟微雨隔迷樓 萬縷垂楊古渡頭

二十四橋人去後 空餘舊蹟滿揚州

風流往事只堪哀 歌舞叢中征戰來

雞犬無聲夜寂寂 二分明月上城隈

維揚往事最淒涼 歎息當年接駕忙

碧血未乾跡未掃 忍將歌舞媚胡王

翌日天色陰沉，雨猶未已，再出天寧門，訪梅花嶺史公衣冠塚。至則一坏黃土，掩映秋木叢中；天光慘澹，風雨淒其，瞻仰遺容，不禁涕泗滂沱。墓旁有鐵砲一尊，刻有崇禎年號，相傳係史公守城禦敵之器。按史公以一介儒臣，死守揚州，卒以殉難，時將驍兵惰，自相攜貳，左師樓船東下，黃得功調兵西上，以至淮南一帶，千里空營，清兵渡河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獨公以儒臣臨戎，堅守維揚三軍殉節，氣壯山河，此有聲有色之悲劇，固不獨爲揚州增光已也。世之說揚州者，往往侈談林苑臺榭，歌舞聲色，殊不知揚州於歷盡繁華而外，猶數被民族戰爭之創痕。崑山龔賢揚州曲：

江上誰傳戰鼓來 流亡士女鬧如雷

月明今晚天街靜 十二城門到晚開

避賊還須先避兵 六街雞犬夜無聲

妝樓半掩美人盡 茉莉花開香滿城

於詠揚州諸詩中，別開一格，龔君亦有心人哉！漁洋梅花嶺懷古，情意宛轉，含怨言外，後人讀此，不禁心悲，錄之以備省覽：

梅花嶺外夕陽時 步履重來有所思

異代衣冠餘蔓草 千年伏臘只荒祠

蕪城落日人烟杳 瓜步清秋戍角悲

蕭瑟西風松柏樹 春來猶發向南枝

謁梅花嶺既畢，遂泛舟西上，再訪瘦西湖。從天寧門經問月橋至虹橋一帶，竹木蒼鬱，清流映帶，其間水榭逶迤，樓臺相望，似粵之荔枝灣，而秀媚過之。按揚州自六代以來，宮觀樓閣，池亭臺榭之名，盛稱於世，自北門至平山堂，十餘里間，畫棟飛甍，綠蔭相屬。自數經兵燹以後，名園亭榭，半爲榛蕪，袁子才去古未遠，已有池臺草莽之慨；至於何遜東閣，昭明選樓，徐謐之風亭，月觀，遺墟泯滅，更所弗論。蓋維揚一隅，數經興廢，今日而登臨游覽，誠有不勝古今盛衰之感者矣。過西園曲水，即爲虹橋，吳綺揚州鼓吹詞序云：

……在城西北二里，崇正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闌數丈，遠通兩岸，雖影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曲檻雕楹，鱗次環繞，綿亙十餘里；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於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

按虹橋舊名紅橋，乾隆二十七年，始改今名，橋舊以板爲之，王漁洋紅橋游記，所謂「如垂虹下飲於

澗，又如麗人靚妝，服流照明鏡中，所謂紅橋也。』時漁洋與袁子令杜濬諸名宿，修禊紅橋，有冶春詩二十四首，一時互相唱和，傳誦遍海內。漁洋香祖筆記稱曰：『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戴匡道作別調，乃見姿媚也。』自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漁洋又有紅橋懷古浣溪紗三首，并錄如左！

北郭清溪一帶流

紅橋風物眼中秋

綠楊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

香魂零落使人愁

澹烟芳草舊迷樓

白鳥朱荷引畫橈

垂楊影裏見紅橋

欲尋往事已魂銷

遙指平山山外路

斷鴻無數水迢迢

新愁分付廣陵潮

綠樹橫塘第幾家

曲欄杆外卓金車

渠儂獨浣越溪紗

浦口雨來虹斷續

橋邊人醉月橫斜

棹歌聲裏醉菱花

以余觀之，浣溪紗三首，誠可獨步一代；『綠楊城郭是揚州』且當傳誦千秋；至於冶春詩二十四首，則纖巧而已，未足多稱也。

渡虹橋，爲長堤春柳，係黃爲蒲別業，沿堤高柳綿互，數百餘步，舊有濃陰草堂，跨虹關，浮春檻，曉烟亭，曙光樓諸築，今並湮沒，自橋上而望，僅餘一堤烟柳，水天相接，雖臺榭荒蕪，而風光勝絕。

再前過春雨廊綠楊灣荷浦薰風香海慈雲諸勝，湖面稍闊，望長橋臨水，有亭翼然，卽長春橋也。未至橋，卽折而西，泊於小金山，湖心律寺在焉。山不高而秀媚，寺無塔而玲瓏，島中亭臺水榭，絕曲折之致。舊有梅嶺春深諸勝，更有玉版橋以通南岸，今橋已廢，行人於徐園欲往小金山者，須喚渡矣。寺西半島臨水，有亭翼然，前作月門，左右方欄，游人未登亭，卽見月洞門中，五亭橋掩映水上；左側方窗中，白塔巋然天際，取景至妙，儼如圖畫，卽此一亭，可見匠心之巧。吾國建築師，佈景取物，入畫而兼有詩意，非胸有邱壑者，不克臻此也。喚渡至徐園，舊有桃花塢疏峯館蒸霞堂諸勝，今園亭改建，亦頗錯落有致。沿湖而西，爲蓮性寺，一名法海寺，寺在保障河（卽瘦西湖）中央，前臨法海橋，卻依白塔，塔右爲得樹廳，今皆完好，惟春雨堂夕陽雙寺樓雲山閣等，俱不可考矣。明桑喬法海寺詩云：

野寺濱寒水

山僧臥白雲

鳥啼花竹杳

日出曙烟分

寶筏迷方渡

金經貝葉文

西郊天宇豁

山勢欲糾紛

出寺門，臨水爲龜莊，中川堂故址也。竹迳深杳，有危樓據水角，臨水長廊曲檻，如舊春雨廊制，由此望蓮花橋，五楹相屬，亭亭水上，波光橋影，掩映綠柳朱欄之間，景殊富麗。橋係巡鹽御史高恆建。上置五亭，下列四翼，洞正側凡十有五，月滿時每洞各銜一月，金色混漾，卓然殊觀。過橋頓覺荒落，所有玲瓏

花界平流湧瀑篠園花瑞石壁流淙蜀岡朝旭諸勝盡付荒烟蔓草兩岸邱隴縱橫白楊蕭蕭相聞將近蜀岡望樓閣高聳入雲者觀音閣也舍舟登陸拾級上觀音寺寺踞山巔宋寶佑志作摘星寺明洪武間僧惠整建觀音寺寺最高處爲觀音閣係迷樓舊址古今詩話云：

煬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令揚州依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眞仙游此亦自當迷。』乃名迷樓。

南部煙花錄亦云：

煬帝於揚州作迷樓上安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後人卽其址爲摘星亭。

杜牧詩云：

煬帝雷塘上

迷藏有舊樓

誰家唱水調

明月滿揚州

今日登臨其地想見當年千門萬戶複道重簷飛棟浮臺三十餘里然而豪華消歇烟雲盡散平陳功業僅換雷塘數畝『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蓋詩人惻隱之作意至可悲也流連久之乃下樓而西過萬松亭尺五樓舊址訪平山堂之勝。

平山堂在府西北五里，臨蜀岡上，宋慶曆八年二月，廬陵歐陽修守揚州時，爲堂於大明寺之坤隅，江南諸山，拱揖檻前，若可攀躋，故名曰平山堂。按大明寺卽古栖靈寺，又曰西寺，以其在隋宮西，故名。舊有浮圖，大觀圖經云：『隋文帝仁壽元年，以誕辰詔海內清淨處立塔二十所，此其一也。』後以燬廢，明天順間復建，今已無存。李白秋日登揚州栖靈寺塔詩云：

寶塔凌蒼蒼 登攀覽四荒 頂高元氣合 標出海雲長

萬象分空界 三天接畫梁 水搖金刹影 日動火珠光

鳥拂瓊簾度 霜連繡栱張 目隨征路斷 心逐去帆揚

露洗梧桐白 霜摧橘柚黃 玉毫如可見 於此照迷方

今大明寺已改名法淨寺，梵宮嵯峨，庭院深杳，西爲平山堂，建築蓋已千餘年矣。嗣後頻經興廢，屢加修葺，今日猶巍然蜀岡之上者，六一居士感人之功也。登堂而望，大江前橫，隔江六朝山色，在有無之中。劉敞登平山堂寄歐陽內翰詩云：

蕪城此地遠人寰 盡借江南萬疊山

水氣橫浮飛鳥外 嵐光平墜酒杯間

主人留賞來何暮 游子消愁醉不還

無限秋風桂枝老 淮王仙去可能攀

歐陽修和云：

督府繁華久已闌 至今形勝可躋攀

山橫天地蒼茫外 花發池臺草莽間

萬井笙歌遺俗在 一樽風月屬君閒

遙知爲我留眞賞 恨不相隨暫解顏

自後題詠記載，多至不可卒讀，然而寫景摹勝，無出此右者。堂後有祠，祠歐陽公石刻遺像，瞻仰遺風，令人興高山仰止之感。平山堂西有第五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七，揚州大明寺井第五泉也。（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爲第三，丹陽寺井爲第四，揚州大明寺井水爲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實則水味有美惡而已，欲舉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皆妄說也。歐陽公大明寺冰記，已論之詳矣。

歸過二十四橋遺址，望綠楊深處，畫舫低迴，絲管繁奏，清歌宛轉，如讀揚州畫舫錄。入城已黃昏，

乃於翌晨烟雨中，發自城南，舉目長垣，不勝依依之感。斯行倉卒，未盡游興，若夫登臨憑弔，從容徜徉，當以俟之異日矣。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稿

一一 具區訪勝紀

(一)

嘗聞江南名勝，首推太湖；太湖三萬六千頃，縹緲靈峯七十二，孕吳吞越，氣象闊大。昔游宜興，嘗見其一角，『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朝夕懷想，心嚮往之，二十四年暮春，遂決計往游。以四月三日，發自金陵下關。

余生小有放情山水之志，嘗發願孤筇雙履，獨往獨來，游遍天下名山。惟生不能爲徐霞客，以身許山水，仍有妻子之累，世俗之務，是以不能放蹤高蹈，徜徉白雲間，深以爲悲。余既有太湖之游，擬先至無錫，再游馬蹟山，然後訪東西洞庭山，登縹緲峯顛，庶幾可領略湖山於萬一。乃人事鞅掌，既限於時，復礙於行，僅能一游鼇渚三山，何事與願之相遠耶！

(二) 梅園

既至無錫，欲放眼盪胸，先覩太湖爲快，遂驅車直奔湖濱。可十里遙，山色凝黛，湖光涵翠，太湖已隱約在望。至梅園，寓於太湖飯店。園在鎮山獨目山之間，主人榮氏，手植梅萬本，每值春初，萬枝齊放，冷豔凌霜，幽香襲人，有『小香雪海』之稱。園中景物平淡，不尙堆琢，有天心臺、香海軒、誦齋、念劬塔諸勝。入門有太湖石，玲瓏剔透，臨風而立，窈窕宜人。太湖飯店常塔之右下，推窗可望太湖，山光水色，蕩漾几席間，洵爲勝地。園中花事半闌，惟海棠桃李，正在盛開，加以養花天氣，半陰半晴，綠蔭如帷，落紅成陣，對此陽春暮景，不能無感於懷也。

(三) 小箕山

太湖有小箕山大箕山，與鼇頭渚遙遙相對，亦濱湖之勝地也。十八年間，榮氏就小箕山建爲錦園，由梅園前往，可四里許。入園爲長隄，垂楊萬縷，臨風婀娜，隄盡爲半島，兩側闢荷池凡四，有荷軒別墅，聳臨其上。島東南端爲嘉蓮閣，三面臨湖，遙對鼇渚，外則水天一色，茫茫萬頃，僅三山馬蹟，浮沉洪

濤巨浪間，浩渺闊大之中，別有幽遠澹泊之意，斯太湖之所以爲太湖歟！

(四) 鼇頭渚

由小箕山渡湖，波濤瀆洞，詣鼇頭渚，十分鐘可達。無錫太湖之勝，盡在鼇頭一渚，蓋雪浪山脈，自東南來，聳爲寶界，落爲鹿頂，其未盡之勢，則一石橫空，迥出里許，深入湖中，俯瞰洪流，形如鼇頭，此渚之所以得名也。渚脈渡水，爲中獨山，亦稱犢山，山脈蜿蜒，斷而復續，則爲萬頃堂之管社山，與小箕山脈絡相連，而總歸宗於惠山。鼇頭渚當太湖之口，每值南風，巨濤澎湃，怒峯壁立，水石相激，驚心盪目。壁上有巴江廖綸摩崖書『橫雲』及『包孕吳越』字徑及丈。倚壁而望，三山隱現，千帆出沒，如對滄海溟溟，不復知在湖濱矣。

由渡頭而上，爲牌坊一，額書『橫雲山莊』，背題『具區勝境』。臺館池榭，點綴頗佳。循路東北，至『小函谷』，一關兀峙，依巖臨湖，上爲奇秀閣，登此而望，五里湖風光，歷歷如畫。由關旁登山，滿山盡松柏，遙望犢山，小箕山，樓臺縹緲，隱現木末。登鹿頂山，西顧具區，東望五里湖，寰宇澄清，水天一色。忽雲起自西南，長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不指顧間，已湖山變色。因下山避雨，至澄瀾

堂。須臾雨止，風猶未已，乃至闕風亭，下臨龍頭巨石，怒濤澎湃，怪石如戟，因披襟當風，危立石上，臨萬頃瀕洞，極雄渾之致。因臨風高歌七律一首，辭云：

龍頭一渚欲浮天，勢抱乾坤到日邊

縹緲雲峯海上出，蒼茫煙水望中連

孕吳吞越三千里，毓秀鍾靈五百年

回首樓臺堪入畫，湖光山色兩成妍

由闕風亭而上，過長生未央館，至太湖別墅，曲徑通幽，至萬方樓，登天倪閣，其中陳設雅潔，几淨窗明，湖光山色，盪漾枕席，得於此小住十日，已足大慰平生。由太湖別墅而上，至廣福寺，高踞山巔，後臨蠡湖（即五里湖），前望具區，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有聯云：

臨具區三萬六千頃，烟水迴環。試看東接蠡湖，西聯鼇渚，南屏馬蹟，北枕龍豕，聊憑棲息處，蹤何必廣居正位。

聽蒲牢一百零八聲，凡緣解脫。祇有春花拈笑，夏雲多奇，秋波鏡空，冬松挺秀，卽此清修長夜，無非福地洞天。

此聯寫景逼肖，一氣貫注，迥非雕文琢字者可比。歸途又至橫雲山莊，至澄瀾堂前，登涵虛亭，直下燈塔，至半島盡處，望千帆煙雨，一氣蒼茫，風濤洶湧，與雨聲相激，暝色已合，游人絕跡，遂買棹而歸。

夜宿梅園，一夜風聲雨聲，縈繞夢寐，念明朝落紅，又添幾許，默祝蒼天，速速放晴，俾三山馬蹟之行，得底於成也。

(五) 萬頃堂

翌晨拂曉，即登山巔，望水雲黯澹，湖光山色，盡隱鴻濛中。幸宿雨已收，遂驅車直達錦園，買棹游湖。先游管社山，山壁臨湖，形勝頗佳。謁項王廟，登萬頃堂，門對三山，下臨瀕洞；窗前松柏拂簷，風帆隱現，實登臨勝地。東西楹聯，琳瑯滿目，擇其佳者，錄之如左：

如上岳陽樓，望萬頃湖光，重憶希文椽筆；

遙瞻吳越界，指一帆風影，可來蠡湖扁舟？

天浮一鼉出；

山挾萬龍趨。

時曉日曠曠，湖光澹澹，於古柏叢中，望小箕山隔岸樓臺，悠然似畫。

(六) 犢山

從萬頃堂擺渡，橫渡犢山門，東望蠡湖，西接具區，煙水迴環，汪洋萬頃。登犢山，游陳氏山館，一帶迴廊，軒廠豁達，右顧蠡湖，左臨震澤，太湖諸峯，羅列如屏，於此嘯風傲月，何殊蓬萊仙館。館後上爲萬安寺，一稱天后宮，當犢山絕頂，青峯拱揖，煙水蒼茫，亦登臨勝地。下爲小蓬萊山館，正對三山，外則水天茫茫，渾無際涘；洪濤瀕洞，直撲山脚，於幽靜之中，別有壯偉之觀。

(七) 三山

由犢山駛鼉頭渚，轉向三山。三山深居湖心，當小箕山外，東爲東鴨，中爲西鴨，西爲鼓山，自錦園或小蓬萊山館望之，一沉二浮，羅列湖心。時晴空一碧，萬里無雲，放舟中流，心曠神怡。因南風頗大，舟趨三山，須先向西南，再折而北，至三山，則一荒島，周圍里許，滿山無樹木，僅生蔓草，間有櫻花，自開自落，嫣然孤島岑寂之中。登三山頂，四顧蒼茫，南望馬蹟，北對龍峯，東當鼉頭，西瞻雞籠，羣峯縹緲，隱現

湖際下臨具區，煙水環風，帆隱隱漁，船可數遙，望隔岸樓閣參差，宇掩映如置身世外，不復人間，心境澄清，超然出塵，因吟詩一首云：

獨上三山頂

登高望五湖

靈峯七十二

香雪一千株

天地蒼茫外

樓臺煙雨餘

中流吳越杏

萬頃客帆孤

舍三山，欲趨馬蹟，舟子云，距三山尚有七十里（實則距小箕山不過三十七里，帆船順風二小時可達），往返非二日莫辦，且太湖寇盜，出沒無常，勸余勿行，不得已，折回小箕山，望茫茫之外，山色蒼蒼，披煙橫黛，淡遠似畫，興念及此，不覺心嚮往之矣。

（八）五里湖

由太湖入贛山門，山迴水展，則又一碧千頃，或云，昔范蠡載西施，放棹五湖，卽此，故名蠡湖。又云，自贛山門而入，屈曲五里，故一名五里湖。湖北通梁溪，南通長廣溪，西連太湖，東接馬蠡港，雖浩渺不及太湖，而窅曲幽遠過之。湖南倚寶界山，漆塘山，連嶺蒼翠，長十餘里，北爲平疇，惠山山系，遙在數十里外，煙籠黛抹，淡遠似畫。近湖則綠楊低垂，蘆荻縱橫，濃蔭嫩綠，參差相間，一絕妙之畫圖也。余買棹

濟自積山門，屈曲而入，回首西望，管社山、積山、龍頭渚，緊鎖湖口，羅列似屏，樓臺縹緲，傑閣相望。迎面風來，浪濤澎湃，船身激盪，不弱太湖，蓋本日東風大作，滿天雲霓，頗有雨意，故風濤之猛，且遠過昨日。太湖泛舟時也。抵寶界橋，凡六十三環洞，通無錫與龍頭渚，亦一鉅構。過橋以後，湖身又展，煙波浩渺，渾無際涘。湖北岸爲蠡園，係近人所築，蓋假託遺蹟，以名園林；實則過於雕琢，對大塊文章，適弄巧成拙，不特無裨於名山，抑且有傷於大雅也。

游蠡園後，風雨大作，隔岸連山，盡隱煙靄中，遂驅車歸無錫。雨中訪東林書院，在東門蘇家街口，滿院松柏，一徑幽涼，有石坊一，額題『東林舊蹟』，背書『後學津梁』。書院今爲第二小學，尙存麗澤堂依庸堂，奉顧憲成高攀龍二公像。瞻仰高風，不勝神往，讀明季史詩，『西風零落三千客，暮雨荒寒十四陵』，弔古撫今，令人悽愴無已。

(九) 錫山及惠山第二泉

游無錫之末日，出西門訪錫山，惠泉之勝。錫山近城，爲無錫主峯，廣三里許，高數十丈。上有龍光寺，頂有塔曰龍光塔，明正德初，建石塔以鎮風水，所以像龍山之角；高曆間改建磚塔，名曰龍光塔。已

重修，高凡七層，登臨而望，百雉縈迂，萬戶櫺比，湖光山色，掩映成趣。下塔而西，至惠山寺，寺建自劉宋，係長史洪茂之歷山草堂改建，蓋無錫第一古刹也。經五里街至九龍峯門，又一里許爲古華山門，門內左右有石幢二，古色蒼然，其近過郡馬祠者，爲唐乾符間物，上刻金剛經；其近錢武肅王祠者，爲宋時物，上刻楞嚴經。山門內又有日月池及金蓮池，今皆半爲祠廟節坊所侵占，昔日之規模，已渺不可考矣。

進古華山門半里許，折而左，爲第二泉。泉在第一峯白石塢下，本屬惠山寺，經唐人陸羽品定，置天下水之第二，始名第二泉，又名陸子泉。唐李德裕在中書時，酷好是泉水，置水遞餉，轉不絕，泉水以是奔馳天下。源出若冰洞，伏流入方圓二池，曰上池、中池；又伏流從螭吻出，匯於下池，曲匯斜分，迤邐增流，入西溪雙河，溉田數十百頃。泉上有『天下第二泉』壁額，爲元翰林承旨趙孟頫書；左壁亦鐫『天下第二泉』，大逾於前，爲清良常山人王澍所書。泉左上爲竹爐山房，右爲危樓，前爲漪澗堂，因品茗樓上，泉冽而甘，最宜茗飲，陸子品爲第二泉，良有以也。惟人衆雜沓，不容片刻安閑，因匆匆飲畢，卽取徑上山，登頭茅峯。太湖前橫，一望蒼茫，湖中諸山，若洞庭、夫椒，縹緲隱現，如蓬萊三島，可望而不可卽。東顧則平疇綠野，煙樹迴環，放眼盪胸，令人心曠神怡。

下山已近黃昏，卽搭晚車歸金陵。斯游旣限於時，復礙於行，太湖三萬六千頃，僅得見其一勺，異日有緣，當再來徜徉。昔太白肆意山水，卜築五老峯下，他日將歸中原，猶戀戀不忍去，指山而矢之曰：『期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翠壑，尙其鑒之！』余今日去五湖，亦願與縹緲靈峯，浩渺煙波，長期終古也。

二十四年四月十日，青溪。

二二 蘇臺訪古錄

靈巖煙雨白雲濛

縹緲湖山一望中

木瀆芳聲傳薊北

苧蘿豔色重江東

采香涇共蒼茫盡

響屨廊隨樓閣空

最是蘇臺俱泯滅

行人猶說館娃宮

(一) 小引

在太湖的東岸，當天目山餘脈，散爲天平、靈巖、穹窿、東西洞庭諸山，湖山交錯的地方，有錦繡的原野，有縱橫的河渠，彎彎的環洞橋，顯出江南水鄉的風味；而隱隱的青山，迢迢的綠水，間或襯着幾葉風帆，映着峯巒塔影，每當日麗風和的暮春天氣，或紛紛細雨的清明時節，不由的令人陶醉。這正

是山清水秀的姑蘇城外——尤其令人銷魂的，是那座古色古香的蘇州城，和遺蹟蒼涼的靈巖山！

少小生長北國，未嘗到過姑蘇。然而小時讀楓橋夜泊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未嘗不悠然神往。寒山寺名色，是多少幽遠夜半鐘聲，是多少荒涼寥寂！繼續讀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一彈三歎，爲之低徊不已。木瀆是陳圓圓的故里，姑蘇臺是當年西子逗留之處；采香涇的名色，是多少綺麗響蹀廊的名目，是多少典雅！他如琴臺，橫塘，香水溪，縹緲峯，又無一不旖旎風流，無一不令人流連！記得當年經過蘇州，遠望青山橫黛，近見波光凝碧，臨水人家，樓閣相望；一霎那間，城池幻謝，又是綠草如茵的郊外，深深領會曼殊上人『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之句。蘇州好似江南文化的結晶，蘇州好似中國文學中溫柔旖旎的精華；而這溫柔旖旎的象徵，便是抽象的姑蘇女兒。揚州不過是青樓式文化的結晶——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何嘗比得上蘇州！

而杭州西子湖之所以知名，也不過因湖山之勝，假借西子之名。有人以杭州比大家閨秀，蘇州比小家碧玉，實在大家閨秀，不過是後天的，而小家碧玉，風韻天成，才是先天可貴。究其實，西子浣紗，圓圓度曲，何嘗盡出於大家？蘇州之可歌可詠，也就是在此！

年來浪跡四方，南至粵，西至雲夢，北至塞外，東至海門，江淮間名都，如揚州、無錫、鎮江、嘉興、杭州，以及浙東西名區，無不往遊，獨於蘇州及其郊外名勝，未嘗一覽。二十五年四月，楊花初發，蝶倦鶯飛，遂專誠往遊，以二十五日，發自金陵下關車站。

(二) 蘇州

是日向晚，車抵蘇州，於夜色蒼茫中進平門，護城河甚寬，初以為即運河；繼詢土人，始知運河繞城西南二面，此尚非運河正流也。過報恩寺，一稱北寺，九級浮圖，矗立空中，夜色深沉，倍覺偉大。行護龍街，道旁有新築別墅二所，琴韻悠揚，隨風傳來，箇中人影，樓外琴心，頗感人間情調，使我頓起他鄉作客之思。幼時讀海涅 (Heine) 哈蒞士紀遊 (Harzreise)，記得有一段故事：哈蒞士一帶，頗多古色古香的城鎮。海涅到葛絲勒 (Goslar) 有一次遭遇，頗與我現在感觸相同：

葛絲勒的教堂，並不如何使人流連；但當我進城時，有一個曼妙的鬚髮女兒，倚窗微笑，頗使我十分神往。用過飯後，我再去找那扇可愛的窗；但倩影已杳，只有一個玻璃瓶兒，插着幾朵白色鈴花。我爬上去，取了幾朵花兒，從容不迫地插在帽上，街上的人們——尤其是老太太們——目瞪口呆，注視着這精緻的竊案，我也不去管他。過了一小時，我又從這房前經過，那可人兒又立在窗前，當她看見了我帽上的鈴花，登時滿面紅暈，退了進去。那時她的龐兒，我看得格外清楚：那是一付甜蜜的，透明的容貌，具着夏夜的氣息，皎月的光輝，夜鶯的歌聲，和玫瑰的芬芳。——夜色深時，她走出門前。我走過去，——漸走漸近——她徐徐閃了進去，隱在幽暗的過道中——我過去拉着她手，告訴她：我酷愛好花與蜜吻，要是別人不愛給我時，我會偷得來——說時我輕輕吻她一下——她要躲避時，我低低的告訴她：明天我就要走了，也許永遠不再來了——我覺着她可愛的唇與纖手神祕的反應——於是我笑着趕快走開了。當我想着：我不知不覺把那征人慣說的一句含有魔力的話，那常使女人們心折的話說了出來：『明天我就要遠行，也許永遠不再回來。』不由地自己好笑起來。

征人們常有征人的情緒，而這情緒卻非安土重遷的人所可夢想得到的。那是異常的甜蜜，異

常的令人陶醉；雖然這甜蜜，這陶醉，往往常伴孤寂以俱來；那是彷彿春夢一般，是來不須臾，去後又無從尋覓。我從前旅遊萊茵的時候，時常感覺到；而今來遊蘇州，當着落花時節，目觀遊春的士女，不由的又悠然神往起來。

(三)名園

蘇州是有名的『山水之窟』，『園林之美』，甲於東南，獅子林的屈折，留園的幽曠，滄浪亭的逸致，都足以使人流連。一般遊蘇州的人，往往盛稱獅子林的假山，謂出於倪雲林之手。據我看來，過於雕鑿了，雖然屈折，但不免踟躕；只有□□堂前一株枯松，幾根石筍，一則霜幹虬姿，一則孤峭挺拔，頗錯落有致。其他部分，不免堆疊過甚，看過雲林淡抹的山水，決不信是真出於倪高士之手，也許當年不是這樣的。滄浪亭果然名不虛傳，看他的迴廊，如何高下升降，曲折有致！滄浪亭高踞丘下，飛簾凌空，玲瓏剔透；五百名賢的石刻，也是吳中瑰寶。但五百名賢不都是蘇州人，漁洋山人 王士禛，也高踞一席。也許是他入吳集序中說他與漁洋山若有夙因的緣故（註一）。

城南的文廟，也是一處令人流連的地方。經過洪楊兵火劫後，南城滿目蒼涼，立在文廟樞星門

前，望去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原，和迢迢的長垣，只有千百年來劫餘的古塔，矗立西南，點破岑寂；然而塔緣和簷，都已零落殆盡，塔身也是欹傾欲倒。文廟前面左右，是古色古香的兩座牌坊，照例的題着『德參天地』、『道冠古今』；是就石牌坊改造，上邊石雕尙存明代的作風。路北東邊是樞星門，經過二重庭院，直達大成門，再進便是大成殿，黃屋崇簷，頗爲莊麗。西邊是府學門，再進爲端門，宜門。立在大成門前，望前面院落，規模頗爲宏敞；只是甬路上生滿蔓草，分不出是路是草地；而曲折的水道，由泮池引入，也是遍生蕪草。這裏是舊式文化曾視爲中心的地方，而今已零落不堪；但是水流是清澈的，松柏是蒼潤的，庭院固然寥落，但依然鍾靈毓秀，可惜地方的當局，似乎對於此處早已忘懷了。

註一

入吳集自序云：『漁洋山在鄆尉之南，太湖之濱，興法華諸山相連纒。登萬峯而眺之，陰晴雨霽，煙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聖恩寺，選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號云。』

(四) 虎邱

闔廬霸業夕陽沉

鐘梵空山自古今

劍去虎邱青障在

水枯鶴磡碧苔侵

吳宮歌散聲猶苦

越絕書成怨不任

惟有生公臺畔石

年年白月照禪心

——王漁洋虎邱

虎邱山一名海湧山，離闔門不過九里，有山塘蜿蜒相通，所謂虎邱山塘是也。陸廣微《吳地記》云：虎邱山避唐諱，改爲武邱，原名海湧山，在吳縣西北九里許。闔閭葬此山中，水銀爲灌，金銀爲坑。史記：闔閭冢，在吳縣闔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邱山。吳越春秋：闔閭葬虎邱，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邱。秦始皇東巡，至虎邱，求闔閭寶劍，以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不及，誤中於石，遺跡猶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至虎嚙而失（唐諱，錢諱，改爲游墅）。劍無獲，其石裂陷成池，故號劍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珉別墅，咸和二年，舍山爲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好事者嘗謂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實則虎邱之所以得名，不過因有旖旎的傳聞，香豔的古蹟，偉大的建築而已。除了劍池以外，天然風景，實無足多。至於吳王闔閭之冢，『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此種遠古傳聞，縹緲難尋，也只好姑妄聽之而已。

三：
劍池兩崖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其間青藤掩映，水碧石青，陰幽窅窅，別有意境。劍池之說有

(1) 范成大吳郡志：劍池，吳王闔閭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

(2) 元和郡縣志：秦皇鑿山，以求珍異，莫知所在；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

(3) 朱長文餘集：劍池蓋古人淬劍之地。

若不得已而求一解，余以爲第二說較近：蓋吳王闔閭，鑄干將莫邪等劍，以劍殉葬，當時傳說必甚流行。秦皇孫權，或嘗鑿之，以求珍異，亦屬意想中事。至今石上有顏真卿書『虎丘劍池』四字，筆力雄渾，字徑二尺餘；然相傳虎丘二字，已非真卿原書，蓋後人葉清臣所書，樞仿補鑄，細觀確有分別。又石壁刻『風壑雲泉』四字，相傳米芾書，亦別有風格。

虎邱塔七層，古色蒼涼，巍然山巔，塔略向北欹，搖搖欲墜。塔隋文帝仁壽九年建，與北京之天寧寺浮圖，棲霞山之舍利塔，皆同時所造，作風古樸，然別具雄渾之姿。相傳塔基爲晉司徒王珣擊台，建塔時，掘得古磚函，內藏銀盒。護舍利一粒，落成時仍置塔中。洪楊劫後，塔四周屋簷欄杆皆毀，益顯蒼涼。

千人石係明季復社集會之所，爲大磐石，可坐千人；生公講臺係神僧竺道生講經處，相傳生公說法，寒冬白蓮花開，池上頑石點頭，至今石上刻『生公講臺』四字（生字已泯），宗教傳聞，也無足置辨。獨道旁真娘墓，令人流連不置。李祖年集吳夢窗詞句，以爲聯云：

半邱殘日孤雲，寒食相思陌上路；

西山橫黛瞰碧，青門頻返月中魂。

白樂天詩云：

真娘墓 虎丘道

不識真娘鏡中面 惟見真娘墓頭草

霜摧桃李風折蓮 真娘死時猶少年

脂膏蕙手不牢固 世間有物難留連

難留連 易消歇

塞北花 江南雪

虎邱真娘墓，與黑水青塚，燕郊香塚，可鼎足而三，同傳千古矣。

(五) 寒山寺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是傳誦天下的名句，無奈今日零落，鐘韻寥寂。王漁洋至蘇，舟泊楓橋，過寒山寺，夜已曠黑，風雨雜遝，攝衣着屐，把炬登岸，徑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時以爲狂。其詩云：

日暮東塘正落潮

孤篷泊處雨瀟瀟

疏鐘夜火寒山寺

記過吳楓第幾橋

楓葉蕭條水驛空

離居千里悵難同

十年舊約江南夢

獨聽寒山半夜鐘

姑無論其詞句如何，此種豪興，爲文人所不可少。所謂『乘興而來，興盡而歸。』天寒歲暮，風雪塞途，猶不遠千里萬里，微風細雨，何足阻其佳興哉！

(六) 木瀆

二十七日侵晨，發自閩門，滿天陰霾，煙雨迷濛，遠山近水，盡在霏霧中。數騎沿驛道行，綠楊蔭裏，蹄聲得得，遙望西南一帶，青障環列，秀色宜人。二十里抵一橋，風帆片片，長橋映帶，波光塔影，景物至佳。又十餘里，折入阡陌中，麥浪迎風，桑麻相望。不須臾抵木瀆，爲吳邑首鎮，相傳當年吳王得越貢神木，將築姑蘇臺，積材三年，連渠塞瀆，木瀆之名，所由起也。越溪水與木瀆水合流爲橫塘，東野詩「未隨洞庭酌，且醉橫塘席」是也。有圓圓故里，「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圓圓之魅力大矣哉！其地三面青山，一彎香溪，有人家數百，頗稱殷富。至鎮，飲于石家飯店，因于髯詩得名。

老桂花開天下香 看花走遍太湖旁

……多謝石家鮑肺湯

生意鼎盛。主人索題，因卽席題贈一絕云：

花落橫塘處，石家有花園 石家妙味擅純湯

當年西子尋芳處 煮得青茗水尙香

應酬筆墨，不足躋於大雅也。飲畢卽行，傍瀆而上，兩岸皆人家，漸行漸疏朗，忽見環橋彎彎，聳臨水上，而老樹交柯，綠蔭如帷。吳溥詩云：

山郭人家似水村 榆陰深處半開門

最憐微雨新晴後 染得溪流綠有痕

如爲此時寫照。鷺飛橋西，舊有沈歸愚宅，小小木瀆鎮，詞客才女，人才輩出，信乎人傑地靈，不枉山水明秀，我游橫塘，心嚮往之矣。

(七) 靈巖山

館娃宮闕已成塵 松韻琴聲聽未真

寂寂芳魂招不得 蘇臺風物爲誰春

由木瀆緣溪水溪而上，至靈巖山麓，遙見琳宮雁塔，高出層巒，卽梁秀峯寺，南宋崇報禪院，明永祚寺，近年新建，復名靈巖寺。相傳寺卽吳王館娃宮故址。山有靈巖塔，塔前石壁聳起爲靈芝石，靈巖以是得名。循塔而西，上有小斜廊，相傳爲響屨廊故址。圖經云：吳王以榿梓藉地而虛其下，西子罄行則有聲，故名。元顧阿瑛詩云：『日日深宮醉不醒，美人嬌步踏花行。屬鑲賜與忠臣後，葉落君王夢亦驚。』唐陸龜蒙詩云：『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詩

人立論，或不直勾踐，或致怨西子，實則古來亡國者多矣，豈皆因女色？宋蘇舜欽詩云：『苧蘿山女入宮新，四壁黃金一笑春；步輦醉歸香徑月，隔江還有臥薪人。』則庶幾近之矣。

由迎笑亭登山，山麓有亭榭廢址，畢沅之靈巖山館也，曾幾何時，華屋山邱，零落盡矣。更上過石罌，昂首望太湖，遙見雲山蒼茫中，豁然空濛，水天相接，『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隱約浮沉湖中者，洞庭山也。更上過靈巖寺，直上琴臺，山石磷岫，相傳西子鼓琴之處。山雨欲來，松濤滿壑，遠望鄧尉上方諸山，煙鬢鏡黛，積翠堆青，近瞰采香涇，溪水一泓，清水漸遠，漸香沒入寒煙中。余有詩云：『采香涇共蒼茫盡，響屧廊隨樓閣空，』蓋寫實也。西麓有宋韓蘄王墓，墓碑穹窿，高可三丈，自山巔可望見之，所謂萬字碑是也。歸避雨靈巖寺，登鐘樓，尋吳王井，玩花池，硯池，諸勝，半屬附會。下山訪西施洞，亦名石室，『廢宮春盡長蒼苔，不見羅裙拂地來，只恐西施是仙子，洞中別自有樓臺。』（明高啓詩）可供吟詠，別無足取。天晚雨甚，山景荒涼，乃驟騎而歸。以五月一日重歸白下，前後游程纔六日耳。

原书空白

一三 西泠游記

(一) 湖山攬勝

余幼時嘗游西湖，然舊跡模糊久矣。後客居北國，舉目風塵，常於記憶之中，留一湖山勝境，然印象所得，亦不過蘇隄六橋，及雷峯殘照而已。及游學國外，歷覽西歐名勝，或以瑞士之李曼湖（Leman）與西子湖相擬，反索記憶中，景象轉覺模糊，而登臨之思彌切。二十二年三月，柳絲乍青，花鬢初發，正所謂『蘇隄二月春如水』之時，遂收拾行囊，登程前往。茲先述湖山概覽，繼及游踪所及焉。

西湖在唐以前，寂然無聞，自白居易刺杭州，往來湖上，讌飲賦詩，藝林重之，西湖之名乃彰；及宋蘇軾出守是邦，與高士往還，吟詠傳誦，西子湖名益著，湖山顯晦，豈亦有數存耶？考唐以前，在古人詩詞中可尋者，則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卽杜明甫夢謝靈運之所，更有錢塘名妓蘇小小樓，其他類皆穿

鑿附會，不可深信。自白蘇而後，名勝益彰，古蹟益多，其間王侯將相，美人名士，英雄俠骨，兒女柔情，加以騷人墨客，高僧名妓，三教九流，無不備具，謂爲中國湖山文物之總彙，亦無不可。茲先述其沿革，再及形勝。

最初之作：
唐白居易刺杭，在孤山築竹閣，往還湖上，譔飲賦詩，西湖之名始著。其餘杭形勝一首，蓋爲詠湖

餘杭形勝四方無 州傍青山縣枕湖

遶郭荷花三十里 拂城松樹一千株

夢兒亭古傳名謝 教伎樓新道姓蘇

獨有使君年太老 風光不稱白髭鬚

錢塘湖春行云：

孤山寺北買亭西 水面初平雲脚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 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 淺艸纔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 綠楊陰裏白沙隄

讀此詩可見白沙隄自公時已有之，今人每以蘇白二隄相提並論者，非也。自公更有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一首，其寫孤山一路風景，即名畫家亦不能幾及。

西湖松島蓮花寺 晚動歸橈出道場

盧橘子低山霧重 棕櫚葉戰水風涼

烟波澹蕩搖空碧 樓閣差參倚夕陽

到岸請君回首望 蓬萊宮在海中央

宋人之詠西湖佳者，首推蘇軾。其飲湖上初晴復雨及孤山二詠云：

水光瀲灩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復雨）

道人手種幾生前 鶴骨龍姿尙宛然

雙幹一先神物化 九朝三見太平年

忽驚華構依巖出 乞與佳名到處傳

此柏未枯君記取 灰心聊伴小乘禪 (柏堂)

海山兜率兩茫然 古寺無人竹滿軒

白鶴不留歸後語 蒼龍猶是種時孫

兩叢却似蕭郎筆 千畝空懷渭上村

欲把新詩問遺像 病維摩詰更無言 (竹樹)

蘇公更有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七言古風一首寫湖上冬景其辭云：

天欲雪 雲滿湖 樓臺明滅山有無

水清石出魚可數 林深無人鳥相呼

臘日不歸對妻孥 名尋道人實自娛

道人之居在何許 寶雲山前路盤紆

孤山孤絕誰肯廬 道人有道山不孤

紙牕竹屋深自暖 擁褐坐睡依圓蒲

天寒路遠愁僕夫 整駕催歸及未晡

出山迴望雲木合

但見野鶴盤浮圖

茲游淡泊歎有餘

到家恍如夢遶蘧

作詩火急追亡遁

清景一失後難摹

蘇白而後，詠西湖者日衆，有『畢竟西湖六月，風光不與四時同』一首，忘其作者；其他歐陽修之西湖調寄采桑子：『綠水逶迤，芳草長隄，隱隱笙歌處處隨』亦雋麗可誦。其後西湖竹枝詞，多至不可卒讀，類皆清麗，而失之纖巧，若近人諸作，每況斯下，至於近體詩而極，回首蘇白二公之詩，陽春白雪，下里巴人，蓋判然分矣。

西湖圍可三十里，天目之山，龍飛鳳舞而至於錢塘，環其三面，其東一方則城，爲錢塘清波湧金三門。其間泉澗谿壑，千百道滄瀟爲湖，湖水澄碧見底，山影盡可照人。蘇公隄十里徑其西，分湖爲表裏，隄之橋有六——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隄，五曰東浦，六曰跨虹——裏湖亦成六橋——一曰環碧，二曰流金，三曰臥龍，四曰隱秀，五曰景行，六曰澹源——斜向之，曰楊隄六橋。湖之南列玉岑、靈石諸山，而南屏爲最秀。湖北諸山之秀者，寶石爲最；而崖穴幽異，萬石骨立，則靈鷲峯其西山之最秀也。孤山橫絕湖西，獨峙水心，背引西泠橋，右接蘇隄，左卽白沙隄，與斷橋相連，其間樓閣

參差，松篁掩映，爲全湖最饒勝蹟之處。

西湖故有所謂「錢塘十景」者，曰：

六橋烟柳

九里雲松

靈石樵歌

冷泉猿嘯

葛嶺朝暾

西湖夜月

孤山霽雪

兩峯白雲

北關夜市

浙江秋濤

其命意題辭，對仗工絕，視清康熙所題西湖十景，高下迥異。今之所謂西湖十景，一仍康熙之舊，曰：

蘇隄春曉

雙峯插雲

柳浪聞鶯

花港觀魚

曲院風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鐘

三潭印月

雷峯夕照

斷橋殘雪

其後清浙閩總督李衛又增列十八景，名目雜出，跡近遊戲，僅有『韜光觀海』及『西溪探梅』二景，差可登大雅之堂耳。

除此各景而外，余又在葛嶺之燦霞堂中，得見顏元所繪四景，曰：

葛嶺朝暾

雲棲晚鐘

靈隱呼猿

孤山訪鶴

筆墨瀟灑，有出塵之感，蓋自元人筆意中脫胎而出者也。

(二) 孤山訪鶴

余到西湖，正柳絲乍青，花枝將放之時，湖上由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遠望湖光染翠，山色橫黛，極明媚之致。過斷橋，行於白沙隄上，夾道植緋桃垂柳，湖水空明，蘋藻可數，已覺心曠神怡，與山水真靈契合。從垂楊絲裏，遙望湖濱，樓閣亭榭，綿連若線，湖上艇子點點，波光蕩漾，西湖之濃媚，蔚然畢現。嘗聞『春山如美人，夏山如猛將，秋山如高士，冬山如老衲』，以之擬西子，更

爲適宜。

行可二三里，抵『平湖秋月』，西湖十景之一，每當天心月上，水面風來，加以白蘋秋老，紅蓼花疎，晶瑩空碧，恍如天上人間；蓋湖際秋而益澄，月至望而逾潔，此平湖秋月之所以遠近馳名也。關三面臨水，樓聯滿目，中有一聯云：

兩槩打翻湖底月；

一篙撐破水中天。

頗有才氣。軒前有所謂革命紀念塔，建築淺陋，湖山靈氣，爲之減色不少。

出平湖秋月，北行進月洞門，遠望千絲垂楊，依依道旁。過所謂烈士墓二，直達放鶴亭，宋處士林和靖故廬也。亭依巖結屋，下臨後湖，隔水與寶雲山相對；其旁更有巢居閣及處士墓。處士妻梅子鶴，視功名如敝屣，澹泊寧靜，超然物外。明袁宏道評爲世間第一便宜人，蓋只爲妻子，便有累贅，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是亦一得之論；然而和靖更高出一籌矣。孤山舊有梅花百樹，一樹蟠生怪石中，昔已多萎，後人補植，惜花時已過，不克躬與『西溪探梅』之勝矣。

由巢居閣後登山，經趙公祠，粉垣上題『孤山一片雲』五字，祠側有財神殿，杭人重利，處處供

奉財神，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由此盤旋上山，經文瀾閣後，山石亭館，點綴極佳。登臨而望，左瞰湖光，右挹山色；有縹雲石者，秀巧玲瓏，如太湖怪石，其間玉闌盛開，與桃李相映。既而夕陽銜山，煙霞四起，遂趨湖濱，乘艇子歸去。湖心煙波清渺，四顧空濛，信乎袁子之言：『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因詠七律一首，以誌鴻爪：

南北雙峯夕照中 錦帆點點趁西風

山橫黛色湖光好 水泛臙脂落日紅

澹蕩煙波搖翠碧 蒼茫暮靄望鴻濛

湖山最擅英靈處 放鶴亭西麴院東

(二) 靈隱

嘗聞杭多名刹，而以天竺靈隱爲首，余至西湖之翌日，即乘汽車前往游覽，兼登北高峯，臨韜光庵，望海門。路經九里松，明張京元云：『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擊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此『九里雲松』之所以爲錢塘十景之一，惜今者併一

松而不可得矣。滄海桑田，寧可論哉！由此抵靈隱，入山門，寺在北高峯下，最爲奇勝，門景尤佳，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飛來峯又曰靈鷲峯，晉僧慧理嘗登山而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駐錫建寺，號其峯曰飛來峯。』明楊守陳遊天竺山記亦云：

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

……由岐陟靈隱寺，寺靜潔幽勝，然昔稱四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峯，勢若飛舞，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卽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謂冷泉。澗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

按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蒼翠玉立，幽邃玲瓏。昔袁宏道嘗爲之辭曰：『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爲其色也；頗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翠蕤蒙幕，冬夏常青。峯下有巖穴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盡刻諸菩薩羅漢像，乃胡僧楊璉真伽所剏，雜已像其中，今已漫漶莫辨。明張京元謂爲雕殘石骨，腥穢山靈，『某刺史斷其頭投之江，可稱古今一快。』中有所謂『一線天』者，在龍泓洞內，其

間窅曲幽深，寒氣侵骨，石乳下垂，龍鍾萬狀，洞上有石罅，旭光一線，上透極頂，由此轉通天射旭各洞，窺窕通明，若阻若塞，洞口有東坡所書『佛國』二字，墨色燦然。忽聞流水潺潺，自峯側出，導者言來自韜光萬竹叢中，澗冷徹骨，清可鑿人，春淙亭跨澗兩岸，整雷亭臨水流湍急處，而風泉冷冽，畫壁流青，居靈隱之勝者，則冷泉亭其山水之英靈也。嘗讀樂天記有云：

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潺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

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中央，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蓋已非昔比矣。澗上石壁，有兩隙，大各如豆，或謂爲吹虎洞，以口吹之，呦呦作鳴聲，近於猿嘯，疑爲呼猿洞；惟上引楊守陳游天竺山記則云：洞深且寬，臨冷泉，則又似指龍泓洞。按『冷泉猿嘯』爲錢塘十景之一，傳猿至千歲而後白，欲窮其形者，終不可得，惟往往聞山石深處，猿嘯與鳴泉相激而已。飛來峯西有白猿峯，聞下

有白猿洞，蓋以訛而傳訛耳。

(四) 韜光觀海

自靈隱寺左羅漢城而西，經岫巖山房，石磴數百級，幽篁夾道，古木婆娑，竹徑窈窕，似不復入間世。峯高百盤，流泉數十折，山僧劖竹引泉，隨磴曲折，達於山廚，水聲琤琮，有若絃索，因名曰韜光泉。捫蘿附葛，可三四里，乃達韜光庵。庵懸巖結屋，勢若凌虛，臨欄而望，湖山懸嵌檻外，障畫排空；庵後小軒數楹，山窗潤戶，明淨無塵，泉涓石隙，匯爲深池，泉水泠泠，夏不覺暑。更上一層，居韜光絕頂，有石樓方丈，正對滄海。樓後有丹崖玄洞，相傳爲呂祖煉丹臺，臺前有池，僧言中有龍，四足五爪而鱗，蓋蜥蜴耳。迴望西湖，波光蕩漾；湖外錢塘江，浪紋可數；江外煙波浩瀚，茫無涯涘，蓋海口矣。僧言破曉時登此觀日，出，景色殊奇，世稱韜光觀海者以此。

按唐以前所謂靈隱寺，蓋卽今之韜光，後移靈隱於山下，若今之靈隱，豈能觀海日而對江湖乎？故菴母潛題靈隱寺山頂院詩云：

招提出山頂

下界不相聞

塔影掛清漢

鐘聲和白雲

觀空靜室掩 行道衆香焚 且駐西來駕 人天日未曛

駱賓王靈隱寺詩，或謂宋之問作，並載駱宋集中，好事者撰出，宋賦起二句，下窘於才；有老僧續下二句，乃賓王也。其詩云：

鷲嶺鬱嵒峴 龍宮鎖寂寥 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 天香雲外飄 捫蘿登塔遠 剝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 冰輕葉互凋 夙齡尙遐異 披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 看余度石橋

明袁宏道西湖雜記云：『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拈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實則宋之問詩靈隱，即今韜光。至今『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猶與湖山並傳不朽，則明人之陋可知矣。

唐人詩中，尙有陶翰宿天竺寺一首，寫景極佳，疑即靈隱，錄之以資觀翫：

松柏亂巖口 山西一徑通 天開一峯見 宮闕生虛空

正殿倚霞壁 千樓標石叢 夜來猿鳥靜 鐘梵寒雲中

岑翠映湖月

泉聲亂溪風

心超諸境外

了與懸解同

明發氣候改

起視長崖東

湖色濃蕩漾

海光漸曠曠

葛仙跡尚在

許氏道猶崇

獨往古來事

幽期懷二公

其湖色蕩漾海光曠曠二句，寫日出如畫，洵爲初唐傑作，可與孟山人王摩詰相頡頏矣。

(五)北高峯

由輶光之旁，拾磴而登，筇篥漸少，間有松杉，夾道多奇草異卉，凡三十六盤旋，數千餘級，始達北高峯，峯爲武林山左支之最高者，自下至巔，凡九百二十丈。唐天寶中，峯頂有浮屠七級，今已久圯。巔有靈順廟，祀財神，殊煞風景，惟廟西有樓，簷臨危巖，下望萬樹參天，羣山屏列，美人峯高出雲表，秀色可餐，蓋北山之勝者也。時夕陽銜山，萬壑已暝，乃出廟歸去。遠望南高峯峭立湖上，與北峯相對，錢塘十景所謂兩峯白雲，及後世所謂雙峯插雲者，蓋指此也。

(六)葛嶺朝暾

西湖最盛，爲春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游湖而不登韜光觀滄海，不臨葛嶺看日出，錯過朝
曦初上，海光曠曠，誠爲辜負湖山，非凡夫卽俗士矣。余到湖濱之翌日，遷寓於葛嶺之麓，嘗聞上有初
陽臺，高據山脊，聯云：『跨鶴登臨，看日出扶桑。潮來龕赭，捫雲顧盼。正天心月上，水面風來。』心嚮往
之。遂於天色欲曙，曉霧猶凝之際，披衣登山，凝待日出，有初陽臺觀日出歌一首，蓋寫實也。錄之以誌
鴻爪。

嘗聞初陽臺上十月朔

東海蒼茫觀日浴

潮來龕赭天地青

瞰上扶桑江山赤

元人十景久聞名

愛此餘杭勝富春

二十二年三月朔

獨來西子滯湖濱

五更起視夜何其

寥落數星欲向晨

竹徑蒼蒼凝宿露

危崖迴絕少行人

獨上陽臺望海溟

但見紫氣起重垠

湖外長隄隄外柳

柳外青山樓外樓

餘杭半郭煙蒼茫
曉靄迷濛薄錢塘
急流一抹分清濁
洶湧東馳接大荒
初見豔豔日一彎
湧起沉沉霧氣間
赤橙黃綠青藍紫
冉冉迎風日色殷
着木盡作青蓮光
曉露點點凝明妝
日上半規射金碧
光華萬丈吐毫芒
南北雙峯盡浴日
豔豔都作淡金色
須臾亭亭日一輪
紅光飛射映乾坤
一湖煙昧反茫茫
東海曛曛浴素光
霧氣沉沉侵澗壑
雙峯隱約入雲昂
君不見 葛嶺頭
由來勝景最難收
保俶塔 吸江樓
吳越創業稱王侯
蝦蟆語 蟋蟀啾
半閒堂兮起山陬

胡騎長驅下江東

河山殘破王氣收

將軍不戰相攜貳

丞相顧養且消憂

又不見 寶石岫

今日光景猶似舊

初陽臺上日初出

紫氣東來萬壑幽

倏忽千變逞奇觀

江海掀騰日夜流

我今賦罷下臺去

跨鶴東臨滄海游

(七)湖上泛舟

葛嶺觀日出歸來，時已清曉，春光濃媚，薄漾似水，正樂天所謂「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因放舟西湖，容與水上。由後湖出錦帶橋，望南屏山，色如畫，折至平湖秋月，過照膽臺，以至文瀾閣，藏有四庫全書，太平天國之役，散佚過半，邑人竭力搜訪，並北上補鈔，因成全璧，東南文獻，賴以不墜。文瀾閣本視故宮文淵閣本裝訂較小，蓋散後重置者。閣前山石嶙峋，縹雲石在焉。明王叔承武林富春游記云：「山之石多秀巧，如太湖怪石，使造物者置之大江，濯以海潮，沙土空盡，宜有奇麗妙

觀；然而瑞石山玲瓏瑰潔，百狀峯奇，洞崖窈窕，孤峯峭削，猶巧石壘，固有如江潮之所嚙蝕者矣。』
西湖固多怪石，然如近人莊院，遍置假山，本湖山勝境，自然天成；今爲此，直班門弄斧矣！

由文瀾閣過博物院，以至西泠印社，山石亭泉，點綴極佳，皆曲通明，故有小盤谷之稱。有山川雨露圖書室、歲青巖、漢三老石室、華嚴經塔、潛泉、小龍泓洞諸勝。曲徑幽窕，似窮實通，升降盤旋，去而復回，實吾國園林藝術之上乘，非歐美公園所能幾及也。

由此放棹湖中，至湖心亭，綠楊掩映，別有天地。舊有層樓，憑欄四望，羣山環列如屏。張京元筆記云：

湖心亭雄麗空闊，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填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今則層樓已圯，并康熙所書『波湧湖光遠，山催水色深』一聯，亦已不見，蓋滄桑迭乘，已歷盡幾朝興亡矣。

由湖心亭放舟，直抵三潭印月，所謂小瀛洲是也。謁先賢祠，祠明季遺臣，又入退省庵，爲彭剛直頤老之所，由此行九曲橋上抵卍亭，直至潭後，有三石塔鼎峙湖上，所謂三潭印月卽此。據云：宋蘇軾

守杭立塔於湖，著令，塔內不許侵爲菱蕩。塔如瓶，浮漾水中，所謂『三塔亭亭引碧流』是也。明成化後毀，萬曆間溶取葑泥，繞潭作埂，爲放生池，池外湖心仍置三塔，月光映潭，分塔爲三，故名。蓋夜涼人靜，孤艇沿澗，濯魄醒心，一洗塵俗，亦一勝也。由此繞埂行，重至九曲橋畔，埂邊有老柳橫臥湖上，如虬龍天矯，因攝取留影，柳外湖光蕩漾，塔影隱現，不啻一幅極妙圖畫。

於是放舟入望山橋，飲於杏花邨，游李莊，二十年前兒時曾至此，鶴鼎香爐，隱約憶起舊游印象。由紅籟山房（卽李莊）過花港觀魚，出映波橋，至淨慈寺，寺在南屏山慧日峯麓，係吳越王錢宏俶建，屢燬屢築，有額曰『南屏正宗』，爲湖南大利。有所謂神運井者，相傳昔建寺時，苦無木材，僧濟顛禱佛，一日，有木自井中出，層出不窮，寺賴以成，是亦齊東野語之類耳。世所謂『南屏晚鐘』卽指此景，蓋夜氣方清，天籟俱寂，鐘聲乍起，萬壑響應，至足發人清省也。

由此登雷峯，謁雷峯塔故址，余幼時嘗見之，祇覺古色斑剝，藤蘿纏繞，年老歲深，搖搖欲墜；今日再來，已不見塔影，但覩荒草離離，蒼涼滿目，圮址圍以短垣，儼如丘墳，蕪木叢雜，高與人齊，雷峯倒來不過數年，已成如此光景，近人詩云：『殘陽不掛雷峯塔，回首南屏一惘然。』良足發人慨歎。

由雷峯塔下游汪莊，再乘舟橫過湖上，水面風來頗緊，波光鄰鄰，日影搖曳，久之始入跨虹橋，謁

岳廟，廟前一坊，顏曰『碧血丹心』，氣象森嚴，令人於百世下猶肅然起敬；再西謁衣冠塚，巍然崇峙，墳前翁仲森列，古木蒼翳，時斜陽將下，暮景蒼茫，追仰往烈，不禁百感交集，因詩以弔之，詞曰：

大將星沉五丈原 山河變色斗牛昏

蒼涼南渡孤臣恨 悽惻東巡帝子魂

百戰功勳終割地 千年心事尙銜冤

傷懷國步艱難日 風雨飄瀟滿淚痕

從岳鄂王墓過秋瑾祠，蘇小墓，步西泠橋，以至孤山之陰。西泠一名西林，一名西陵，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前人詩云：『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卽指此。孤山陰有曼殊上人墓，一坏黃土，宿草離離，誦曼殊詩『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油然而感。曼殊雖生逢季世，漂泊流離，多哀怨之音，然其詩蒼涼秀雋，可上追李義山杜牧之，余旣愛其絕句，又好其寫意畫，且哀其身世，因爲詩以弔之：

古徑蒼涼土一坏 西泠橋畔意徘徊

湖山靈氣鍾孤嶼 江海長才埋碧苔

一代詞人長逝去

千年仙鶴不歸來

鄭公老去碑猶在

指點荒煙鎖石臺

(八) 虎跑泉

余遊湖之第四日，風雨濛濛，一湖煙景，極饒意趣。晨發自湧金門，走馬南山一帶，過南屏山，經蘇隄，路迴峯合，行於玉皇山與樵歌嶺，四望青障壁立，雲樹鬱葱；遂入虎跑寺，泉流清澈，活水潺湲，寺依巖結屋，傍青崖，臨谿澗，形勝極佳。虎跑之泉，與龍井、玉泉齊名，清冽而冷，茗飲之至品。相傳昔有二虎，跑地作穴，泉遂湧出，故名。由此騎行至驛道。本擬至烟霞洞，迷路南行，直至錢塘江上，六和塔在望，因知誤途，遂折回，然一江烟雨，妙景宜人，亦不虛此一行。

(九) 烟霞洞

烟霞洞在石屋嶺之南烟霞嶺，登臨而望，半山半水，半江半湖，極幽遠之致，舊與石屋齊名，稱南山二洞府，今惟烟霞著稱。洞幽邃深窄，燃燭而入，愈行愈仄，可數十武而窮，更上曰吸江亭，風雨正大，

遠望錢塘江上，蒼茫一派，墨雲滃鬱，遠山盡在烟靄之中，不可復辨矣。

(十) 龍井

從烟霞洞越風篁嶺，行於萬山之中，石徑磴磴，雨後苔滑，騎行頗艱。山行高下盤旋，景物逐步變易，遠望高崖巉巖，峻不可攀，蓋鷹嘴巖及棋盤山之南支是也。前行至龍井寺，是處景物明秀，泉流清冽，宋秦觀遊龍井記嘗極稱道之，摘錄如左：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早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靄空闊，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

也。……是歲（元豐二年）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以風篋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餘緒，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按龍井泉處萬山之中，東爲南高峯，烟霞嶺，北爲風篋棋盤山，西爲鷹嘴巖獅子峯，南爲萬木葱蘢之理安山，而以九溪十八澗，南注於江。其間水流冷冽，清可鑒人。巖壑深奧，林樾麝蔽，幽花野草，清香沁鼻，尤多茶葉，爲遠近所珍。

（十一）九谿十八澗

由龍井策馬而前，水聲潺潺，來自亂石之中，因緣澗而行，山迴路轉，青障環立，凡十數曲折，所謂九谿十八澗是也。九谿爲百丈九塢等九水，其澗流無數，約倍之爲十八澗云。抵理安山麓，萬樹參天，濃陰夾道，沿谿尤多茶葉，雨後水漲，冷洽之聲盈耳，每遇山窮水盡，則有亂石錯立澗中，以渡行人，飲馬其間，清澈可鑒。四顧山色空濛，青葱滿目，愈遠山色愈杳，沒入寒烟叢中，蒼翠幽邃，非復人間世矣。

(十二) 六和塔

出九谿十八澗，避雨小亭之下；驟馬江干，抵六和塔，以暮色蒼茫中，登最高頂。塔凡七級，高五十餘丈，登高而望，北則層巒疊障，杳杳無際，西則江流宛轉，作三折而東入於海，南則隔江峯巒，秀色可挹，東則烟波浩瀚，茫無際涯。蓋之江上游及浙東一帶，富春會稽，別有天地，江干景物，與其謂屬於西湖，毋寧爲屬於錢塘，蓋已一易明媚靜之風光，而爲深廣雄渾之氣象矣。

(十三) 紫雲洞及黃龍洞

游湖之第五日，再登葛嶺，游抱璞廬，窺霞室，葛仙廟諸勝，下有赤崖，壁立千仞。上至葛仙煉丹臺，蓋後人臆造重修者。再上登初陽臺，由山麓至此，雖多精舍，然臺榭遺址，錯落於荒烟蔓草間者尙多。按葛嶺向爲湖陽勝地，宋賈似道有半閒堂，其他觀庵寺宇，燬於洪楊之役者大半，則此中敗磚殘碣，正多耐人尋味也。

由葛嶺翻山而下，越山澗，登棲霞嶺，訪紫雲洞。洞去妙智寺可二三百步，棲霞五洞（棲霞、紫雲、

金鼓、蝙蝠、黃龍，以紫雲爲最勝。洞居僧寮右偏，因石勢爲樓，據樓下矚，窈然而深，石級濡滑，盤旋而下。自底仰觀，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樓，石壁下插，幽窅莫竟，似水似鱗，不測其底止。由此而入，鍾乳石龍鍾下垂，氣極陰森，不十步輒中巖滴。東向有石門絕黑，儂而始入。漸行漸豁，斗見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峭嵌空明，壁勢自深淵拔起，斜出十餘丈，壁紋絲絲象雲縷，有泉涓涓南壁下，蓄黛積綠，澗然無聲。巖頂雜樹，附根石竅，微風徐振，掩映搖曳，洞中怪石駢列，虬龍飛騰，如疊陣，如連騎，如窈窕少女，如龍鍾老人，如怒馬奔馳，如蛟螭夜舞，俯仰百狀，轉瞬萬態。雖烟霞洞之深邃，水樂洞之窈窕，不足以及其萬一。

由此過蝙蝠洞，聞產白蝙蝠，夏間常鼓翼掠人；又過白沙泉，抵黃龍洞，係一道院，祠老君，左供葛洪，右奉呂祖，洞不及紫雲窅曲，而山石點綴絕佳；泉前有池，十步一閣，五步一亭，加以玉蘭盛開，桃李吐豔，景色至佳。

(十四) 玉泉觀魚

由黃龍洞循驛道，過三官廟，行阡陌間，可五六里抵清澗寺。寺有玉泉，發源西山，伏流數十里，至

此始見。泉清而冽，方廣三丈許，澄明見底，中畜五色魚，巨鯽長約三四尺，僧言已百餘年矣。池三面長廊，中爲水榭，簷下有董香光所書魚樂園三字，蓋淵深魚躍，其樂陶然，古人品題，良有以也。

(十五)三天竺

杭之名刹，三天竺稱首；然自宋元以來，中天竺下天竺，零落於荒烟蔓草間者久矣。明楊守陳游

天竺山記云：

……與山僧同至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杙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啓檀閱衆寶，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山對乳竇白雲諸峯，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雖濱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宜其爲稱首也。……

明張京元西湖小記亦云：

天竺兩山相夾，迴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饒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古，望之亦幽寂。

按天竺寺處幽僻，居深山之中，風篁嶺棋盤山繞其東南，天竺山靈鷲峯環其北，天門山高聳入雲障其西，而白雲峯、雙檜峯、乳竇峯、日月巖，則磅礴其間。以故連障疊壁，巒岫重雜，游天竺者，類皆由湖濱垂輿而上，過靈隱寺，至上天竺而窮；鮮有能越棋盤山，踰風篁嶺，探幽尋勝，以一睹山水真靈者，余既游靈隱，遂由玉泉直上三天竺，下天竺有寺曰法鏡，中天竺有寺曰法靜，皆依山而築，澗水松風，冷泠相應，二寺香火頗盛，沿途亦多香燭店，山中居民，聚成村落，風氣閉塞，猶有中古遺風。至上天竺，山巒環抱，四顧蒼翠，寺依白雲峯，殿宇宏麗，爲三天竺最，朝三竺者，以此爲極境。由上竺曲折而入，經上白雲房，行於幽篁叢中，澗水潺湲，與松篁相應，漸行漸高，山居僅有一二家，蓋已入深山中矣。於是拾石磴而上，登棋盤山，石徑極陡，仰望巉崖鑿鑿，絕頂處有巖穴二三，諺云，深山大澤，必生龍蛇，蓋遠古虎豹之窟穴也。滿山野卉盛開，有紫荊，有薔薇，有野茉莉，萬紫千紅，掩映斜陽影裏，與湖光山黛，遙相輝映。棋盤山多藥草，蓋山人採藥之處，唐人詩云：『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寥寥二十字，已將此中深窅寫盡矣。

越棋盤山，緣道而下，復登風篁嶺，嶺多竹，林壑深窅，山風條起，萬竿怒鳴。嶺上有精舍，面湖處有石櫂，遠望湖光蕩漾，城中千家萬戶，隱現晴靄之中，迴首南望，則玉皇山南高峯錯落天際，之江一抹，

東注於海，半江半湖，風光勝絕。流連久之，因下嶺重至龍井，擬登南高峯，以一攬江天之勝。

(十六) 南高峯

由風篁嶺而下，渡飲馬橋，沿途林木叢雜，茶場尤多。暇茗龍井寺，出寺向南高峯，石磴數千級，扶搖直上。抵半山村落，昨由烟霞洞走馬過此，詢登南高峯之路，則指以小徑，行於荒塚間，白楊衰草，蕭蕭日暮，另有意境。曲屈於林壑間久之，始抵石徑，頗陡峭，行棧道，左傍危崖，右臨深壑，過留餘山居，深藏巨崖之下，亦稱白天窩樓，樓西有流觀臺，臺下洞壑窈窕，得平地數弓，爲堂三楹，今者門戶深扃，無一人。過留餘山居，流連久之，回首而望，則崖石懸空，棕櫚掩映，嘗讀樂天詩，有「盧橘子低山霧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疑其不倖；今則南高峯上，山石嶙峋之巔，尙滋生棕櫚，其爲天生，非人植可知。由此過巖穴三四，有臥獅洞者，陰幽不可窮，聞南高峯上尙有天池洞，千人洞無門洞者，類皆深邃，幽窅莫測，以天晚路遙，不及遍訪。因直登最上庵，弔塔基，聞峯頂舊有塔七級，後遭雷電毀，僅存遺址，更有巨石曰先照壇，蓋日月始升，必先見之。登絕頂而望，江流若帶，平湖如鏡，時烏雲蓋天而至，山雨欲來，風雲變色，遠望半江半湖，盡在蒼暝之中，須臾雨瀟驟至，避雨小憩，黃昏始下山，疾趨四眼井，已誤車

行時刻，不得已，踟躕歸去，夜黑似漆，而去城尚遙，因走蘇隄，橫斷湖上，飲於西泠橋畔酒館。歸葛嶺，已萬籟俱寂矣。

(十七) 別西湖

四月四日晨，整頓行裝，擬別西湖歸金陵。推窗而望，孤山含翠，長堤若帶，湖上晨光乍啓，宿霧初收，依依不忍遽別。此行以迫於課務，未能暢遊，湖山真景，不過領略一二；聞五雲山中尚有雲棲寺者，居萬山深處，松竹幽蔽，不見天日，游人評爲湖山第一奧區，惜山重水複，不克往游，祇可與山靈結再來緣矣。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寫於白下。

原书空白

一四 兩浙紀遊

二十三年冬，余因友人之約，將游兩浙。時當歲暮，風雪肅殺，初不欲往；繼思人生幾何，游覽難得，能於秋杪冬初旅行，一觀落木寒山之景象，計亦良得。況餘杭形勝，甲於東南；天目葱鬱，森林稱盛，而天台雁蕩，復爲海上奧區，孫綽比以方丈蓬萊，豈虛也哉！遂於十二月七日，決計往游。

晨興曙光乍啓，曉星未落。七時搭京杭汽車，出朝陽門，凝霜被野，耀朝日作淡銀色。過句容，天氣極佳，遠山隱現，河渠縱橫。過宜興，車傍山沿太湖而駛，一碧千頃，浩渺無際，其靄靄出沒水天之間者，蓋洞庭山也。太湖三萬六千頃，縹緲靈峯七十二，襟吳帶越，氣象浩大。白石道人雲海亭望具區詩云：

茫茫復茫茫

中有山蒼蒼

大哉夫差國

坐占天一方

夫差睡蓮宮

巨浪搖不醒

越師何從來

奪我玉萬頃

年年亭上秋

一笛千古愁

誰能知許事

飛下雙白鷗

其寫景懷古，均能傳神。望煙波浩渺，亦成七絕一首：

巨澤縱橫一望空，蒼蒼山色有無中。

問誰遣此鴻濛水，千古鍾靈造化工。

過長興，入浙境，武康以南，夾路修竹千竿，綠天中行，碧雲無際。將近杭州，景色愈佳，紅葉絢爛，柳絲蒼青，斜陽和煦，儼如仲秋。晚六時抵杭，又至西子湖畔，晚靄方濃，湖光山色，隱現煙霧叢中。夜宿於葛嶺旅館。

十二月八日，拂曉即起，銀霜慘白，星稀可數。登葛嶺初陽臺，觀東海日出，憶去春嘗登此臺，有句云：『初陽臺上日初出，紫氣東來萬壑幽，倏忽千變逞奇觀，江海掀騰日夜流。』今壯觀猶舊，平添肅殺之氣。下臺登寶石山，觀保叔塔，塔係新修，高出重霄，雖非舊觀，別有風致。下山步步回首，清秋木落，巖石瘦削，風光勝絕。午後乘馬訪靈隱天竺之勝，綠楊陰裏，蹄聲得得，入山門，過飛來峯，謁大雄寶殿，殿旁有石塔二幢，鐫佛像人物，高凡九層，爲南唐遺物。觀羅漢堂，由孤山蘇堤而歸，小立平湖秋月，斜陽渲染，雲霞似血，湖山勝景，盡隱霞光縹緲之中。此情此景，非特非攝影所能傳神，亦非繪畫所能描摹，惟有抒情寫意之辭章，差可形容於萬一耳。

十二月九日，游海寧永安湖，鷹窠頂海鹽及乍浦，共行二百四十餘公里。

晨五時起，宿霧猶疑，即乘車沿西湖而駛，穿行杭州，出清泰門，直駛杭乍公路，時旭日初上，秋氣猶冽，廬舍草木，被霜作銀白色。沿途曉景極佳，出城可六公里，修竹萬竿，夾道成林，綠天中行，一望無際。過喬司（由杭至此二十一公里）有路分程至塘棲，東望曉霧瀾漫，村舍隱現，如在大海之中。將近海寧，命車小駐，渡河登海塘，逶迤數百里，高可二三丈，皆以巨石砌成，洵爲浙西偉觀。抵海寧（由杭至此四七·五五公里）復登海塘，著名之觀潮處也。每逢八月雨中，風濤最猛，錢塘怒潮，勢如萬馬奔騰；觀潮者往往不遠千里而來，又豈止萬人空巷而已哉。有坊題『壯觀』二字，右爲鎮海銅牛，左後爲鎮海塔，塔高七層，登此而望，目極千里。當城門之內爲泮宮，清幽岑寂，大都市無此景象。

再前駛，遠山靄靄，迎面而來，風光轉秀。車沿海而行，乘風破浪，宛如行舟。過澉浦用里，嶺，山形起伏，港岬紛歧，聚爲連崗，散爲島嶼，龕赭二山，杳然在望，於時風和日美，光景奇麗，青山隱隱，碧海迢迢，而極目空曠，神爲之怡。愈近海鹽，愈多家園風味，余自一九二九年雲游在外，六年不歸故鄉，今日一重臨，宛如夢境。沿海衰草芊芊，隨風飄動，牧羊女三四，跣步其間，碧海爲帷，青天作幕，白鷗翔翔，柔波如語，宛然一極妙圖畫。過救海廟，駛入東門，城中士女，夾道而觀，其行止舉動，談吐言笑，余固於幼

時父母所述故事中，識之熟矣，今日親臨，宛如夢境重游。惟多年不歸舊里，故鄉景物，轉覺生疏。抵青簷街，約家叔午刻再來，因駛車直達乍浦。

由杭州至乍浦，凡一百十七公里有餘。沿途多鹽場，引海水入場，復煮爲鹽，海鹽之南，爲鮑郎場，北爲海沙場，爲浙西重要產業之一，蓋農桑漁鹽，向所並重。乍浦當上海未繁盛以前，爲浙西巨埠，單以糖而論，由福建及汕頭航海來者，年達二十萬包，故乍浦有福建會館，燈光山下復有漳泉公所及真君殿，祠保生大帝，有閩人某駐此，嘗親爲余道之。想見當時萬里梯航，客商雲集盛況；自上海盛後，羣舍此而趨彼，於是乍浦就衰，今昔異勢矣。觀舊日砲台，半已圯傾，乃由真君殿登燈光山。半山有城，曰保安城，依山勢高下，佔地畝許，作圓形，據云，下爲砲台，此不過分敵人之砲火者，登城而望，海天一色，古堞蒼涼，苔蘚塞途，然城陰黃花猶開，足見地氣之暖。城有二門，由西門而望，則砲台一角，舳舻縱橫；由東門而望，則小島孤峙，曠渺無際。城左有烽火臺三，下方上圓，遇有緊急，舉烽火以示警。絕頂有魁星閣，係乍浦文人集資所建，上有燈，以便航海，故曰燈光山云。時當午後一時，風和日麗，披襟當風，胸曠神怡。

由乍浦回駛，以二時至海鹽，匆匆進餐，逕游天寧寺。出西門，逾橋二，卽至寺前，首爲天王殿，次爲

大雄寶殿，再次爲千佛閣，皆極壯麗。後爲浮圖，高凡七層，新經修葺，金輪聳雲，華燈耀月，洵爲奇觀。每級皆懸以匾，額曰『直上青雲』、『功成巍巍』、『神龍守護』、『威鎮洪濤』等，相傳此塔爲鎮海之寶，設塔尖爲風所偏，將有海嘯風濤之患，屢驗不爽。余嘗年嘗登臨其頂，但見大海東來，汪洋無際；下瞰千門煙樹，雉堞縱橫，此情此景，雖身歷於二十年前，猶宛然如昨。惜守者不在，未克登臨，一溫舊夢耳。寺前有石坊臨河，作風古樸，額題『父子名卿』，係明鄭曉及鄭履淳之牌坊，攝之以存故鄉文獻。

歸途出相里，假，尋道往鷹窠頂，觀『日月合璧』，勝蹟鷹窠頂係一長嶺，外臨大海，內瞰永安湖；湖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形勝旣佳，林壑尤美，明孫一元號太白山人者，嘗共許相卿游此，故亦有『高士湖』之稱。鷹窠頂一名雲岫峯，上有雲岫庵，兼山海之勝，每當九月既晦，十月之朔，日月並昇，霞光縹緲，其並昇者，稱曰『合朔』，相掩者，稱曰『合璧』，黃宗羲謂之『日食』，數十年始一見。明清詩人，如貝瓊、孫一元、許相卿、黃宗羲、彭孫詒等，常登臨酬酢，傳爲佳話，事詳吳東發續澗浦詩話中。惜今夏太旱，湖水垂竭，已非昔日水天一色之景象矣。歸駛自海塘，夜色漸深，雲滃似墨，但聞風濤緊急，海潮洶湧，以黃昏八時，身抵西子湖畔。

尤侗登天靈寺浮屠絕頂望海詩云：

興至超然到上頭 憑虛蕭瑟見高秋

諸天冥冥人非想 大地茫茫我亦愁

俯聽蒼蠅喧萬瓦 遙看白馬走中流

海神未許探幽窟 倏忽風煙起蜃樓

十二月十日，游西天目山，自杭州經餘杭、臨安、藻溪至山麓，共行七十餘公里。

天目山古稱浮玉，黃山之脈，由皖入浙，磅礴鬱結，特起二峯，在於潛爲西天目山。在臨安爲東天

目山，西伯而東仲，龍飛鳳舞，萃於錢塘。實武林諸山之祖峯也。峯頂各有一池，左右相望，故名天目。山

海經云：『天目一名浮玉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高遠深闊，若水出其陰。』水經注云：

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壘，西臨後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

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流逕縣西，爲縣之西谿。谿水又東

南與紫溪合……

漢唐以來，山尙未顯。柳州馬退山嘗云：『周王之馬蹄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

歎，』殆爲茲山慨也。宋元以降，名勝漸闢，自高峯禪師振錫來游，中峯禪師遂建斯寺，師子正宗，於焉

發祥，地靈人傑，相得益彰，而山名愈著。余嘗發願盡游名山大川，蹤跡半天下，獨於天目，久聞其名而恨未嘗至，遂乘來浙之便，決計往游。

晨起大霧橫空，湖山盡在鴻濛之中。八時發自湖濱，逕駛臨安，車沿山而行，峯迴路轉，山嶺重疊。郭璞（？）詩云：

天目山前兩乳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更點巽峯起

五百年間出帝王

蓋天目之脈，龍飛鳳舞，迤邐東南，爲武林諸山之宗，所謂「鍾王氣於錢塘，奠英雄藩於禹貢」是也。過臨安，車行萬山中，遙望層巒疊嶺，與天相接。至漢溪，東南天目山，已杳杳在望。據云，由此上山，尙須二十五里，因徐步而行。於時風和日麗，山色迎人，雖在孟冬，猶如陽春。逾小山二，漸聞水聲潺湲，沿溪而行，森林密茂，村舍相望，而山光靄靄，青黛相映，加以林梢斜陽，墟裏炊煙，的是一幅秋山煙靄圖！逾山，靈山已近，遙望杉柏叢中，紅牆掩映者，禪源寺也。寺在昭明、旭日、翠微、陽和諸峯之下，三面環山，前臨平原，爲天目第一大刹。清康熙中，玉林國師重興高峯道場；雍正十一年，賜禪源寺額。自後主其寺者，踵事增華，遂至畫棟飛雲，珠簾捲雨，琳宮梵宇，極一時之盛。前爲山門，額書「天目靈山。」次

爲天王殿，再進拾級而上，爲韋馱殿。後爲行道，再上爲大雄寶殿，法相莊嚴，上懸「敬佛」二字，康熙御書。後爲法堂，供玉林國師塑像，法堂東偏爲方丈，後爲戒壇，前爲羅漢堂及千佛閣，閣居中，五百羅漢環閣而坐，亦獨出心裁之建置也。法堂西偏爲禪堂，前爲戒堂。規模之宏，爲江南所僅見，寶華山、金山、靈隱寺、天童寺而外，無與匹敵者。夜宿來青閣，繞閣清泉潺潺，時縈枕席。山中冬氣凜冽，重衾已不耐寒矣。

十二月十一日，登西天目山，謁開山殿，上仙頂，晚歸錢塘，共行九十餘公里。

晨起冒霜雪而上，擬一探天目之勝。出寺角門，過太子庵，庵在昭明峯下，相傳梁昭明太子分經處也。渡踏翠橋，泉流淙淙，東臨之水，循此以入大澗。三里至倚翠亭，卻負翠微峯，修篁蔽雲，古柏翳日。由此而上，滿山盡森林，萬杉參天，一望鬱深，因吟七絕，以誌其盛：

鬱鬱長杉一萬株 迴雲翳日五湖隅

松風盪谷連天碧 勢激江潮入海嶠

再上爲新婦石，高五丈許，與東天目新郎石相對，亦曰望夫石。白樂天詩云：

堂堂不語望夫君 四畔無居石作鄰

蟬鬢不梳千載髻 蛾眉常掃四時春

雪爲鉛粉憑風傳 霞作胭脂仗日勻

莫道巖前無寶鏡 月明依舊照夫人

五里爲如斯亭，前臨清涼橋，下瞰禪源寺，梵宇歷歷可觀。過鐘樓石，宛若簾疊；又過眠牛石，而至千丈岩，獅子禪院在焉。懸崖壁立，下臨無地，禪房三四，傍巖結屋，推窗而望，窅不見底，但見巖石森森，萬壑松濤而已。院後爲妙高峯祖師塔，深藏山塢中。元至元間，高峯禪師披荆榛，闢草萊，來居是山，開師子正宗。因作詩云：

千丈懸崖百尺淵 傍巖結屋據層巔

禪心寂寂觀元化 終古逍遙自在天

更由此迤邐而上，過洗鉢池、西茅蓬、玉柱峯、圍屏石，而至普同塔，古杉矗天，有大至五六抱者，塔前有『大樹王』，大至九抱，高可二百尺，亭亭如蓋，直上青雲，雖匡廬之娑羅寶樹，不是過也。上爲法雲塔，中峯祖師幻憩之所焉。由此東上，至開山老殿，過翔鳳峯，崗生兩翼，聳壑昂霄，遠望此峯，恆有落勢。開山殿拔海一千一百公尺，山高氣寒，已多冰雪。由此東南下，至『倒掛蓮花』，危峯孤峙，上分五瓣，下

臨絕壑，旁有亭，作六角形，松柏掩映，草樹蒙密。前臨危巖，巖盡有枯松兀立。古幹蒼勁，作虬龍倒走之姿。由此扶巖履危而上，至四面峯，四望寥闊，有亭翼然，下瞰禪源寺，豁壑蜿蜒，萬山盡如培塿，蓋於此而俯觀於潛，臨安形勢，瞭若指掌者矣。由此直上仙頂，觀仙池，平川隱現，千山環峙，聞於天朝，氣清之日，極目四顧，東至錢塘海門，西盡富陽桐廬，盡在一望中。惜今日微霧，晴靄氳氳，不克一觀海闊天空之景象矣。

下山飯於開山殿大樹堂，繞道謁東塢坪玉林國師塔院，逕歸禪源寺。時已四時，遂與方丈作別，逾朱陀嶺，至汽車站，乘包車而歸。抵杭已萬家燈火矣。歸途有登西天目山詩云：

天目東西橫九霄 龍飛鳳舞勢崑崙

曉來拾得山光翠 雪擁長崖凍不消

十二月十二日，渡錢塘江，搭杭江鐵路車赴蘭谿。

晨起細雨霏霏，逕赴南星橋，渡錢塘江。江面寥闊，波清可鑒，北望六和塔及江畔長山，皆隱煙雨中。九時二十五分，車開，向東南行。過湘湖，三面環山，波光黛影，風景如畫。至蕭山，係一山城，女牆跨山而過。城中溝渠縱橫，『小橋流水人家』，頗饒風味。車過蕭山，邱陵起伏，山明水秀，景色宜人。過白鹿

塘臨浦站，渡浦陽江，浙東水流，湍急多灘，與浙西之青林停影，綠水蕩漾者，又不同矣。過尖山，細雨迷濛，越山千疊，饒邱整之勝。至諸暨，出站散步，遙望青山如黛，浣水似羅，聞城南有苧蘿村，爲西子故里，徘徊憑弔，不勝神往，因作七絕一首云：

苧蘿村外夕陽斜

剩有古祠傍水涯

越水如羅山似黛

可能重憶浣溪紗

過諸暨而後，長嶺縱橫，山形如臥獅，如伏虎。四山多烏柏樹，始見樟樹，終年長青，蒼翠一色。至牌頭，東望雲山，蒼蒼盡崇巖峻嶺，蓋稽山脈也。安華以西，山勢最奇，峯巒起伏，卓立如筍。至鄭家塢，傍山緣溪而行，多淺灘湍流，惟風光秀媚，殊不多觀。自此過義烏，義亭，入於東陽江流域，平原莽莽，遠山都在數十里外。四時至金華，遙望長垣迢遞，古塔高聳。城臨金華江上，有通濟橋，橋由石建，長二百三十六公尺，寬七公尺，凡十三孔，遙望長橋覆水，勢如飛虹。少停留，即搭車西行，過竹馬館，四望田野青青，柳葉未黃，與金陵之疑霜被地，木葉飄零者，固判若二時也。

五時至蘭谿，寓民安旅館。蘭谿當金華江與衢江匯流處，係錢塘江上游巨埠，當昔全盛之日，舟車輻輳，客商雲集，南自閩粵，西至贛南，凡赴京與會試者，莫不假道出此，再由蓮河北上。自海運大開，

形勢一變；杭江鐵路成，交通再變，已無復當年盛況；然商業發達，猶遠過於金華。

部署既畢，於暮雨霏霏中入城，沿北官塘而行。城中道路修整，綠塘繞以石欄，燈光黯黯，垂影水中。出西門，臨蘭江，飲於江邊酒樓；隔江二三燈火，云是溪西鎮，聽夜雨瀟瀟，水流淅淅，情景幽遠，令人神曠。讀柳永八聲甘州，如爲此時寫照。

十二月十三日，游蘭谿大雲山，登金華北山，探雙龍洞及冰壺洞。

晨起大霧橫空，登大雲山。有倉聖殿者，祠倉頡先師。殿前有能仁塔，俗稱道士塔；作六角形，高凡九層。元吳師道游東峯亭序云：『大雲山有能仁塔……塔南爲東峯亭故址；』朱竹垞詩云：『巖巖東峯亭，其下百尺潭。』今東峯亭已亡，後人於山巔改建覽勝亭，登此而望，蘭谿形勝。一覽無遺，惜本日有霧，煙景蒼茫，不克一觀襟山帶江之形勢矣。

由覽勝亭西南下，沿山坡行可數百步，至同仁塔院。塔高七層，聳臨蘭江，其上老樹杈枒，古色蒼然，寒鴉環塔紛飛，爲一極妙圖畫。望蘭江水流屈曲，來自羣山中，夾岸峯巒起伏，頗有萊茵河景象。

歸途至西門，登灤陽樓，高凡三層。江干舳舻縱橫，茶觀林立，尤多船局，可直航常山及杭州。異日有暇，當買棹順流而下，游七里瀧，放舟富春江，一弔『雲山蒼蒼，江水泱泱』之遺蹟也。

十一時離蘭谿，赴金華，逕游北山。金華多佳山水，而三洞尤著；三洞者，雙龍、冰壺、朝真，一稱上中下三洞。宋程端明游金華三洞記云：

下洞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臥舟中，羣僕岸行，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白闊可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鴉，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

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窗，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亙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且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筮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

徐霞客游金華三洞，亦嘗遍探其勝。然則謂雙龍洞之內洞近年始顯者，殆近乎陋矣。

出金華西門，凡二十五里，始抵羅店。途上望一峯特立，上矗雨雲者，俗稱三望尖，即金星峯是也。羅店居北山之麓，當溪谷之口，泉清水秀，土壤肥沃，居民蒔花養鹿，悠然世外，所產佛手，尤馳名於時。

入山口，沿溪九曲，須臾峯迴路轉，已在四圍山色之中。半山臨溪有亭，曰佛壽亭，羣山環峙，泉響淙淙，有『小南屏』之稱，緣溪而行，五里達洞前村，再上卽雙龍洞矣。洞門軒豁如大廈，橫題『三十六洞天』。洞中可容胡床百數，高可三五丈，石乳下垂，作龍飛鳳舞之姿，尤以洞口右角石乳酷肖龍首，或曰左角尙有一龍，年久崩墜，遂僅餘其一；此雙龍洞名之由來也。洞中有泉，汨汨外流，窮其源，出石竅中，仰臥浴盆，牽纜而入，仰視石門，去面不盈寸。進隘二丈許，則穹然高廣，以火燭之，則石乳森垂，變化開闔，形態萬狀；有天矯如龍，有奔騰如兕，有拔地玉立如筍，有纍纍下垂如桃，有子叉如龍爪，有垂纓絡箕踞而坐如大士，舉凡天地山海人物之形，皆略具焉。其中更有夾室複道，綺窗翠幙，森然橫列。乃隨石勢高下，僂僂而入，水聲汨汨，竟得其源，清泉一股，自石罅中來，終古注之，而水不滿。觀玩久之，始由石竅出，經外洞後門，擬更探冰壺洞之勝。

由雙龍洞上行數百步，始得一洞。外觀冥然一竇，窅不見底。下漸深，則陰幽溼暗，霧氣沾衣，但聞瀑流盈耳，作激雨轟雷之聲。以炬燭之，則洞之中央，一簾從空下墜，冰花玉屑，閃閃光耀，但聞飛涎濺沫，而莫知所從去也。欲更下窮究，則燭炬將盡，因匆匆而返。本欲更上游朝真洞，惜歲暮日短，已近黃昏，不得已離山言旋。歸途月影朦朧，大地沉沉，極目四望，了無燭火。但見無邊古墓，與墓樹憧憧夾道。

而已。

夜搭杭江火車，擬作歸計。此次浙江之游，本擬由金華赴溫州，遍歷天台雁蕩，然後返京。惟渡江以來，連日大霧；孟冬日短，不暢所游；而所借德人，則又係工程師出身，但知尺寸高度，不識山水文物，同游不得其侶，良可慨歎！因於北山歸來，決計言旋。夜發金華，於曉霧迷漫中，渡錢塘江，搭滬杭車，轉申歸京，十日浙江游，於此暫告結束。念天台雁蕩之行，懷之已久，今又不得不俟諸異日矣。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稿於晉溪。

原书空白

一五 富春江七日記

滿目丹崖翠壑

舉頭石壁荒臺

富春秋盡雁聲哀

世事滄桑屢改

江水泱泱東去

雲山澹澹西來

一竿灘上亦悠哉

千古高風長在

——調寄西江月

(一) 啟程

余昔讀范仲淹詩，想見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每一掩卷，輒令人起山高水長之思。客歲秋杪，嘗漫游至衢江上游，因限於時，常以未至七里瀨爲憾。邇來國步艱難，寇患日亟，家君藏書萬卷，每以兵燹爲虞。因慕建德山水清幽，遂有耕讀之志。乃於二十四年十一月，發自金陵，趨杭州，溯浙江而上，歷覽富陽、窳溪、桐廬、建德諸勝。斯游倉卒，未盡所興，然得於風雨飄搖之中，駕扁舟，溯桐江，謁子陵釣臺，遨

游七里瀧，亦壯游中之快舉矣。

十一月十二日，曉發杭州，搭杭富公路車，溯之江而上。車初循西子湖南岸行，遠山橫黛，湖光滌翠，蘇隄秋盡，風物尤佳。過六和塔，車傍之江行，遠望越山千疊，隱現層雲中，東顧碧水平沙，曠渺無際。江流屈折，自富陽而上，爲富春江；桐廬以上，則稱桐江；建德而上，江分三源：正源匯江山，常山諸水，是謂衢江，至蘭谿，東陽江自金華來會；東北流至建德，新安江（一稱徽江）自徽州來會。要之皆浙江之別名也。江流宛轉層山中，幽遠而澹泊，雖浩瀚不及長江，奇險不及三峽，清麗不及桂江，然於深遠之中，別具秀逸之氣，與西歐之萊茵河，可相伯仲。余嘗謂一山一水，亦有個性，浙江者，水中之高士也。方之子陵，不亦宜乎？

（二）赴建德途中

車過富陽，山勢漸高，四顧烟嵐重疊，浮沉白雲間，一路烏柏霜葉，爛然如錦。至新登，係一山城，有浮圖二，垂垂傾矣。自此車行兩山間，可數十里，忽折而左，豁然開朗，江流宛轉，風帆隱隱，隔岸雲山湧現，長嶺迴環，臨江邨舍數十，倒影水中，清晰可覩，山蒼蒼，雲澹澹，江水清泓如鏡，山光雲影，上下交輝，

蓋窄溪也，時值清秋，倍覺秀媚。車沿江西岸行久之，又轉入山中，凡四十里，始抵桐廬。

桐廬瀕浙江上流，當分水桐江之交，以舟車所會，素號佳邑。今雖不逮於昔，然風光秀麗，爲游覽必至之地。邑東北隔分水爲桐君山，聳臨水上，正對桐江。登其巔，有寺觀一所，浮圖半圯，聳峙其後。寺門額書『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登樓而望，桐江西來，一派青蒼，風帆隱隱，掠窗而過；下瞰桐廬，勢如建瓴。流連久之，乃由寺拾磴而下，分水北來，宛轉山峽間，丹楓掩映，景至綺麗。下山渡分水至桐廬，更搭桐建公路車直趨建德。

過圓通寺，車沿桐江上駛，傍崖臨水，風光至佳。由桐廬至建德凡九十里，兩岸雲山漸高，深束江流，所以有七里瀧之勝。過俞趙蔣家埠、芝夏安仁楊村諸站，迎面青障阻路，高入青雲，蓋卽建德之烏龍山也。車繞出山後，又折而東，始抵建德。山層繞而益密，勢環抱而愈阻，蓋深處羣巒之中，旣僻且邃，恍若別一天地矣。

(二) 建德

余初讀孟浩然詩，『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

游，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始知建德其名，然未悉其形勝也。今游茲土，始攬其勝，所謂「江闕桐廬岸，山深建德城。」洵非虛語。城前帶徽江，後枕崇嶺，東峯聳秀，西山列屏；而城郭之中，又饒林泉之勝，東湖一區，幽絕人寰，獨怪數百年來，未見知於世也。縣北爲烏龍山，嚴州圖經云：

仁安山在城北一里，高六百丈，周回一百六十里。舊名烏龍山。其旁當驛路有嶺，亦名烏龍嶺。宣和初，臣寮建言，謂龍爲君象，應州縣山水地名有龍字者當避；及方臘之亂，復言狂賊竊發，由土地之名未正，乞錫以忠順之名，鎮定一方；乃詔州縣鄉名及山與嶺，悉改今名。

然烏龍山之名，並不因帝王之勅令而消亡，至今仍深入民間。山蒼然高峙，嶙峋聳秀，白雲時出其下，如橫素練。蓋郡城之主峯也。烏龍山東南，當徽江入桐江之口，下臨嚴東關者，爲北高峯；隔江遙遙相望者，爲南高峯。二峯各有浮圖，南北相對。其他徽江兩岸，雲山重疊，蔚然深秀，不可勝計。徽江上溯徽州，直達屯溪，春夏水漲，江流頗洪，秋冬水落，溪清可鑑，魚介出沒，歷歷在目，而山光雲影，秀色可挹。更有東西二湖：西湖在安泰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溫開濬，有侯郎中新置西湖詩，詩有「一夕機謀萬古存」之句。東湖在城內偏東，北枕烏龍山，前面南高峯，上承二溪之水，下洩於江，故水源不絕，清可鑒人（註一）。臨湖而望，青山凝黛，浮圖曳影，異日卜居於此，城市而有山林之樂，

勝塵世擾攘多矣。余有東湖詩，錄之如左：

東湖幽僻絕塵寰

盡借江南萬疊山

縹渺青嵐浮檻出

參差紅樹帶霜殷

謝公遺世有餘恨

嚴子高風未可攀

安得結廬形勝地

白雲明月兩閑閑

建德春秋時屬吳，繼屬越及楚。秦并天下則以爲鄣會稽兩郡之境。漢建安十三年孫吳擊定山越，始置新都郡，卽今徽嚴兩州之境是已。晉太康中，改爲新安郡，宋齊梁陳咸因之，其分封有新安王，其治郡有新安太守。隋仁壽二年，始以新安遂安桐廬三縣置睦州，領以刺史。唐天寶元年，改睦州爲新定郡。宋宣和三年，始改嚴州，治建德縣，以迄於今。綜觀嚴州方志所載，盛於宋而昌於明。景定嚴州續志云：

州城宣和中知州周格重築，歲久頽圯弗治，至爲樊牆，以限踰越。嘉定癸酉，知州宋鈞復興板築，越一碁有半，乃訖工築。凡東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葺補者不與焉。今瀕江一帶，雉堞如制，累經巨浸莫能壞，餘雖土垣，猶乃堅好。城門八，泊以召去，別儲帑成之，今悉經改

作矣。

由此觀之，可見嚴州府城，實創自唐，修於宋，且有八門（東曰望雲，後改朝京；南曰定川，曰安流；西曰安泰，曰和平；北曰嘉旣；東北曰百順；西南曰善利；）皆有門樓。州城之內，復有子城。今門樓皆圯，子城亦廢；而城門亦減而爲六（東曰興仁，南曰小南門澄清，西曰武定和義，北曰拱宸門。）考淳熙嚴州圖經，已有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丁十七萬五千九百三十二。景定續嚴州府志，有戶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口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今建德縣屬，人口不過十二萬，蓋自清以還，卽已中衰矣。縣多明代石坊，浮雕極精，如縣政府前東西之『承流』、『宣化』二坊，正中大街之『三元坊』（明正統商輅）東湖南岸之『世柱史坊』（明御史余思寬、余乾貞）其尤著者。清代以降，多湮沒無聞，中經洪楊之亂，半爲灰燼。至今城郭荒涼，閭巷蕭條；然山川靈秀，不減當年，過去史蹟，歷歷在目。且土可樹藝，泉可灌溉。梓桐棕欄芭蕉橘柚之樹，尤爲土產大宗。漆與桐油，爲其特產。然則建德之前途，其未可限量乎？

余來建德，適值零雨之秋，四山名勝，未及遍歷。嘗渡新安江，登南山，造浮圖之巔。景定嚴州續志卷五：

南山與城對峙，馬目山之支也。光孝禪寺居之，有浮圖七層。

寺已廢，浮圖屹然尙在。登此而望，建德全城，瞭如指掌，北望烏龍，雲煙變幻，東顧高峯，浮圖聳立。嚴州續志卷五：

高峯山去縣東五里許，仁安山之支也。圓通院居之，累甃爲浮圖在其巔。

按此卽北高峯也，下則秋江清澈，緩緩東流，四顧雲山，蒼然靜對，惜無丹青之手，以傳此佳景耳。

建德名勝，更有古建昌宮，俗呼七郎廟，在南門外西三里許，當江流轉折處。西望徽江，自重山峽谷中來。水流晶澈，清可以鑒，『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洵不虛也。廟祠潮海王，加封潤樞王，嚴州古多淫祠，神亦不可考。廟殿宇宏麗，有閣三層，高聳江上，自駐軍以後，窗櫺皆盡，今失於修理，垂垂圯矣。

(四) 秋雨中之七里瀧

世人言浙江風景，多盛稱七里瀧，而不知建德以下，至七里瀧五十里間，雲山重疊，峽谷幽深，七里瀧弗及也。世人游覽名勝者，往往僅至釣臺，殊不知桐江上流風光，更有勝於此者。余既歷覽建德

山水遂買棹順流而下，冀假一葉之扁舟，飽餐桐江秀色。

曉雨中，發自建德，回首而望，烏龍山半隱白雲間，僅山椒浮現雲端。北高峯猶可觀，但峯頂之塔，則已深藏雲中矣。俯瞰江流，清寒澈骨，雖深可丈餘，猶澄清見底。至嚴東關，爲輪航終點，有灘橫互江面，水流愈急，水色彌清。出灘卽三江之匯，自此江流宛轉，屈曲峽谷中，似阻實通。四面雲山，一江煙雨，風帆隱隱，出沒巒光雲影間，其恬然幽靜，窅然深阻，頗似三峽風景。時東風且急，江濤滾滾而來，舟子挽纜，行於半山間，始獲前進。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洵非虛語。過午風益急，白雲陣陣，漫山遍嶺而來，遙望前山，盡在霏霏中。沿江荒邨野渡，殊饒風味。北岸有懸壁削成，危崖環抱似城，深谷中蒼松數十株，作虬龍之姿，景至佳勝，而荒寂無人居。桐江兩岸，草萊未闢，異日形勝盡啓，則固不止一釣臺已也。

建德至釣臺，不過五十里，順流而下，無風三四小時可達。今日逆風而行，以午後三時，始入七里瀧，繫纜渡頭，隨謁嚴子陵祠，覽釣臺之勝。

嚴子陵祠創自北宋，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一節，固炳煥千古，無待多述。至紹興四年，知州顏爲嘗加葺治，名其閣曰客星，軒曰羊裘。八年，知州董舜，作招隱堂於祠之左。淳熙五年，知州蕭燧重修，

呂成公爲記。紹定戊子，知州陸子通始創釣臺書院。淳祐辛亥，知州趙汝歷鑿石累土，以廣其地，益以棟宇，爲門三楹，榜曰釣臺書院，歷級而陞爲官廳，左仍先生祠也。羊裘軒客星閣悉仍其舊，以招隱堂廢址爲燕居堂，下爲門廡，榜曰燕居之門。由官廳而右爲講堂，榜曰清風堂，堂之北爲複屋，榜曰遂高堂。堂之南臨流爲閣，榜曰「雲峯煙水」。又爲四齋，曰明善，在清風堂之左，希賢在其右，曰尚志，在雲峯煙水之左，修己在其右。於是綸釣之地，有弦誦聲矣。改登臺路於書院之右，山腰有亭，以待憩息。東臺舊有亭，更築石亭西臺，對立相望。而芟夷古木，路取徑直，無復盤旋之舊，識者非之。後客星閣淪爲僧寮，頽圯滋甚。景定辛酉，知州錢可則亟修治之，視舊益勝。宋亡，謝皋羽慟哭東臺，遂隱於此，葬於白雲原。於是嚴子陵釣臺之外，復有謝皋羽西臺，實則總稱爲釣臺也。嚴先生祠創始迄今，九百餘年，雖屢經修葺，然荒落滋甚。今則祠宇三楹，行將圯傾。書院學舍，鞠爲茂草，而宋明碑碣，零落風雨之中，文物漸滅，古蹟湮沒，良可惜也。

舟旣傍岸，卽拾級而登，當路有一石亭，樹碑碣二，一書「漢嚴子陵先生釣臺」，一書「宋謝皋羽先生西臺」，書法極爲古茂。仰望東西二臺，壁立千尋，形如雙闕。西臺勢極雄渾，拔地干霄，蒼翠鶴立，東臺較爲磷砢，裂而爲二，有怪石孤高直上，僞立其間，狀如老叟睥睨西望，其客星之化石歟？折而

東上，入子陵祠，有石坊一，明萬曆年造，正面大書「漢嚴先生祠」，後面橫題「山高水長」四字。中供嚴子陵塑像，從石坊外望，隔岸雲山蒼蒼，下則江水泱泱，瞻仰高風，感懷無已。謫仙詩云：

松柏本孤直

難爲桃李顏

昭昭嚴子陵

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

心與白雲閒

長揖萬乘君

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

邈然不可攀

使我長歎息

冥棲巖石間

詠子陵詩雖多，然千古以來，當推此詩獨步。「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非謫仙灑灑超塵，不能出此也。西上登釣臺，累石磴千級而上，丹崖翠壑，嶙峋滿目。登雙清亭，居二臺之間，回首江山，杳然深秀。乃上東臺，憩石亭下，時北風愈緊，雲霓愈重，夜色漸深，江光已暝，又登西亭，望東臺懸崖千仞，嶙峋似畫。流連久之，江上暮雲已斂，乃下山歸舟。回首釣臺，猶巍然夜色中；舟至中流，已蒼茫不可復辨矣。

(五) 夜宿七里瀧

舟行不數里，夜色沉沉，雲濤似墨，而北風正急，舟駛灘上，時觸暗礁，全船震盪，不得已。乃移舟傍岸，作野宿計，權避風雨。遠近數十里內，別無卮舍，僅有二三客舟，同泊於此；夜雨瀟瀟，倍覺荒寒。

余昔讀盧綸詩：

雲開遠見漢陽城

猶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晝眠知浪靜

舟人夜語覺潮生

三湘愁鬢逢秋色

萬里歸心對月明

舊業已隨征戰盡

更堪江上鼓鼙聲

讀二四語，如身在江州間。繼讀楓橋夜泊，彌切扁舟長征之思。昔人半世江湖，帆影櫓聲，時形夢寐，故能寫景寫情，繪聲繪影。今人即有所游，陸則火車，水則汽船，縱有所得，不過走馬看花，又焉能領略真景？今夕風雨孤舟，野渡荒江，已覺別有意境。午夜驟雨忽至，江濤與雨聲相激，作萬馬奔騰之勢，偃臥舟中，但覺潮打船舷，動盪不已。殘更夢回，則雨聲已止，惟北風仍緊。因披衣小立船首，四顧幽寂；遠近諸山，黑影憧憧。時夜雨雖斂，白雲猶凝，雲脚低垂山腹，沉沉下降；而寒風料峭，不耐久立，因歸臥艙中，默誦七律一首云：

一夜秋風挾海濤

桐江不盡水滔滔

四圍巒影雲還在

隔岸灘流聲正高

野渡荒涼無客舍 寒林寂寞繫歸艘

浮生已許名山去 萬里長征逐雁翩

(六) 歸途

天光未曙，卽解纜啓程。時風勢稍殺，而細雨又作。舟行久之，始出七里瀟，峽谷開展，已呈浩渺之勢。拂曉霖雨大作，遠山近水，盡在霏霏之中。又行十餘里，桐君山已隱隱在望，然相去尙有八九里也。計建德至桐廬，爲程不過九十里，順風而下，一日可達；今竟駛一日一夜有半，始抵桐廬，益信『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之諺，良非虛語。至桐廬，搭長途汽車，直駛杭州。來時所見雲山，盡隱烟雨中。惟烏柏丹楓，著雨更見鮮妍，『霜葉紅於二月花』，不讓杜牧之山行也。

車至杭州，秋雨正急，西子湖畔諸山，盡在有無之中。本欲乘輿再作黃山之行，因霖雨而止。歸京始知黃山初雪，游人已告絕跡。『黃海』之奇觀，不得不待諸異日矣。

註一

光緒嚴州府志：東湖廣袤數十餘畝，明嘉靖年間知府韓叔曠，因旱澇不常，築堤以禦之，遂成巨浸，歲久隄壞，湖水盡

從東去，由余浦橋出口。清康熙十一年開濬築壩於湖之左，以防水泄，俾水上正街，自太平橋下槐江家塘直至西湖。

淺則兩湖蓄水，漲則由西湖壩出，呂公橋以注於江。

註二 本篇參考方志如下：

- (一) 宋淳熙嚴州圖經
- (二) 宋景定嚴州續志
- (三) 清光緒嚴州府志

原书空白

一六 嶺南紀行

(一) 京滬道上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余將有嶺南之行。年來浪跡天涯，歷覽山川名勝，深覺讀萬卷書易，行萬里路難。自非趣昭意廣，興高采烈，具汗漫以極周通，吾未見其有得也。讀太白『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之句，可想見其氣概；益覺詩人三昧，盡從流離中來。余自二十一年歐游東歸，方擬雲游中區，嘗聞嶺南山重水複，牂牁之流，自夜郎東來，一瀉千里，以入於海；而桂林山水，又號稱甲天下，因於暑期省親之便，決意往游，兼以弔陳元孝、屈翁山諸子之舊蹟也。遂於七月一日晚十時，發自南京，下關車站，搭夜車逕赴上海。

七月二日晨六時，抵上海北站。抗日之役，瘡痍未復。到站後，寓於西藏路一品香旅館。午後，表姊沈汝兼君來訪，因偕往其寓所，謁見其母氏並表姊，子女已成行矣。晚歸自霞飛路，白俄僑寓極多。

九時，赴南京戲院看電影，全爲金元世界。散時誤行至福州路，已近十二時，而行人比肩接踵，途爲之塞，上海之爲人間地獄，信然。蓋自西方物質文明東漸，大都市僅有其皮毛，卽西歐本身，亦漸失其昔日之教化；工業革命以來，基督教之仁愛精神，喪失殆盡，操縱一切而爲萬事之源者，厥爲黃金。人生死爲黃金，役役爲黃金，於是暗殺綁票荒淫流離，無所不至；人非爲目的而生，而淪淪爲手段矣！『西方文明之沒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書名，數年前風行一時)，蓋歐人亦已見及。

七月三日上午，赴中國旅行社訪袁厚曼君，接洽船票事；袁君約往海軍青年會西餐。下午歸一品香旅館。傍晚，表姊丈來寓，偕往北四川路新雅飯店小酌，傾杯極洽。十時歸一品香。

七月四日，晨八時起。上午中國旅行社遣人來取行李，因付旅費。午在福祿壽用飯，並赴冠生園飲橙汁。六時，赴新關碼頭，歐蘭偕行，袁君送至灘上，搭渡輪駛黃浦江，登坎拿大皇后號郵船，此船係英國 Canadian Pacific Steamships Ltd.經營，與日本皇后號、亞細亞皇后號、俄國皇后號，同爲姊妹船，航行坎拿大與菲列賓之間。船長六百四十四英尺，寬七十七英尺有半，載重三萬二千三百噸。(Displacement) 有烟囪三，船身作白色。頭等二等，極富麗之致，有花室、音樂室、大餐間、吸烟室、跳舞廳、畫室、圖書室、會客室、游泳室、紙牌室、兒童遊戲室等，窮奢極慾，無所不屆；而三等則居船尾下層，

房艙狹小，無電扇，無自來水，空氣不通，令人氣悶欲窒；而飲食尤劣，一切夫役，均用華人。蓋華人儉苦耐勞，可恣意加以剝削。船上英人對待華僑，尤令人髮指，凡一切簡陋粗劣之器具食物，均以與華客剝削苛刻，無所不用其極。余初不知英船如此刻薄，以前曾搭法郵、意郵、德郵、三等設備，皆優於英美船之三等遠甚；而船上人員，恂恂有禮，招待惟恐不週，又與英美船判若天壤。就中尤以意郵船公司（Lloyd Triestino）最爲佳良，而船費亦與英美船相埒，在美金未跌以前，且較英美船爲廉。案歐洲中產階級較多，貧富無英美之懸殊；而資本家之掂斤播兩，恣意剝削，亦以英美爲最。奉勸吾國來往旅客，切莫再受大腹賈之剝削矣。

夜十時上船，遙望黃浦灘，燈火萬點，燦若繁星，十里洋場之魔窟中，方酒綠燈紅，輕歌曼舞，度其紙醉金迷之生活也。

（二）南航

七月五日，晨醒舟聲轆轤，與汨汨水聲相激；登甲板而望，蓋已出黃浦江，過吳淞口，入揚子江矣。兩岸平蕪渺渺，一碧無際。蓋崇明島及江南岸也。途遇亞細亞皇后輪，鳴笛爲禮。船行久之，始出江口，

濁流漸滅，一望碧海青天，漫漫無涯。午刻航過錢塘江口，有小島兀立水心，其後遠山橫黛，若隱若現，蓋龜嶺諸島，五年前歸里時朝夕相對者也。自此入舟山羣島，港嶼紛歧，秀色可挹。上都設燈塔，夜航過此，燈光閃射，倏起倏滅。蓋南嶺自大庾東馳，歷武夷，雁蕩天台四明諸山，萬里磅礴，而入於海，散爲舟山羣島，暗礁起伏，潮汐上下，爲航海之畏途。船過此，每有嚮導爲之指示。傍晚憑欄觀海濱落日，雲霞沃蕩，幻景極爲離奇。黃昏散步甲板之上，海天夜色，幽邃無際，爲之流連久之。

七月六日晨興登甲板，海風浩浩，沁人脾胃。本日天氣微陰，近午而沛然雨作，風浪漸大，蓋已近臺灣海峽，昔人所謂落際是也。午後，在甲板上攝影多張。入晚海上燈塔隱現，蓋已過汕頭，抵粵海境矣。黃昏，竚立船首，本日爲夏歷十四，略有雲翳，月色腫朧，波光激盪，極目遠望，但見海天幽處，有極微之黑點二三，繼入月影中，則辨爲帆船；是何興高采烈之詞人，當此月夜，放舟黑水淪漣漫漫浩浩之中，不覺天地悠悠，人生如滄海之一粟耶！

(三) 廣九途中

七月七日，夜極酷熱，艙中不可久留。起視夜色尙幽，曉光未啓。北望羣山黯黯，間有水燈閃射；回

首南望，則殘月已斜，氣光萬丈。知已近九龍，回艙整理行裝。及再上甲板，則舟已入峽口，宛在四圍山色之中。東望曉光腫臃，雲影變幻，因攝影二幅，題爲『九龍曙色』。八時上岸，即搭廣九鐵路赴廣州。有所謂英段，有所謂華段，英人勢力之大，視上海又加甚矣。八時車開，過隧道凡三，行于湖濱，遠山環抱，蒼蒼凝翠，景色極佳。歸後按圖索驥，始知爲歷源港，係海灣而非內湖也。從此平野沃壤，直達東江。沿途植物，有芭蕉、棕櫚、荔枝、木棉、榕樹之屬，與浙西一帶，又異其趣。車過東江，遙見天際危嶺突起，雲影離合，蓋卽羅浮山。舊傳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爲一體，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翁山詠羅浮曲云：

可憐羅浮山 離合亦有時 天雨羅浮合 天晴羅浮離

蓋羅浮乍合乍離，變態不定。屈翁山望羅浮詩云：

大小麻姑雨過時 白雲開處見春姿

芙蓉影滿三千鏡 紫翠光生四百眉

瀑布東西金滅沒 石樓高下玉參差

當年坐臥青霞石 亂長苔花不可知

東樵南望卽南樵 蒼翠相連似不遙

亂著峯眉深淺色 爭飛瀑布短長條

曾從玉女窺明鏡 亦上麻姑弄紫簫

多謝白雲情太甚 飛來一片屢相要

翁山詠羅浮詩頗多，其登羅浮絕頂奉同蔣王二大夫作有云：

天雞一啣喔 扶桑日半白 海日長三丈 元黃始一隙

光明未麗天 外體已赫赫 搖蕩二石樓 燒空如琥珀

傳滄海日出之神。蓋翁山數登羅浮，游遍四百峯，故其吟詠，最得其真。異日有便，擬專訪名山，一游洞

天，庶不負此行。

午抵廣州，賃車逕赴東山龜崗三馬路二十號，登堂拜見父母。自去秋以來，家人頻經離亂，散之

四方，故家君詩云：『一樽離合家人酒，廿載浮沉倦客衷。』今日重逢，倍覺歡欣。飯後聚家常，羅香林

君來寓，留共晚飯。黃昏月上，共赴珠江蕩月，今夜值望，月色極佳。行至農林局前，榕樹成蔭，涼爽如秋。

沿江多蛋戶，或謂古百越散髮文身之遺民；或謂蒙古人人粵，獨蛋戶不服，因削其戶籍，驅之江海，不

准予科舉鄉試。今日珠江沿岸及荔枝灣一帶，猶多蛋戶，惟已多與漢人混合矣。因賃舟二，容與江心，波光月影，悠悠似練。江係珠江支流，南浦上有作獅子戲者，鑼鼓之聲不絕。沿江濃蔭蔽月，全係熱帶景象。須臾，過東山游泳池，出至灣口，江面頗寥闊，水上風來，溽暑頓釋；因埽立船首，高歌『乘興明月無遠近，白雲流水弔湘娥。』夜闌露冷，始與盡歸去，抵東山寓所已十一時矣。

(四)廣州

七月八日，晨興，奉家母赴東山市購物，更隨家君至李滄萍君家，李君係東江詩人，據聞頗有功力云。午後，偕歐蘭及惊弟搭車至靜海路，步游沿江一帶。廣州市政頗佳，街道亦整潔，臨街多有三四層樓，下爲游廊，可避風雨及酷日。歸至海珠橋，係漢民題額，勢如長虹，橫跨江上，每晨起橋，以通下船。橋施以銀色，至爲奢華（按德國工業發達，鐵路橋梁，隨處皆是，但以銀色甚昂，多不施銀而仍其本色）。珠江寬不及黃浦，而河中船舶櫛比，舳舻相屬；其兩岸之繁華，亦不亞於申江之濱。中國人已建設之都市，以此爲巨擘。然此不過爲表面之物質文明（所謂Civilisation）而已，細考其生活內部，則鴉片公賣，賭博公開，捐稅奇重，幣制紛歧，當局舞弊營私，人民紙醉金迷，以言文化（Culture），

則猶未也。黃昏歸寓。

燈下與家君談屈翁山詩。翁山爲嶺南三大家之一，與陳恭尹梁佩蘭齊名，其詩磅礴雄渾，氣象萬千，蕭山毛奇齡稱其詩廓然於天地之間，獨抒顛氣，瀟灑落落焉，一切齷齪與齷齪不以間也。蓋翁山雲游四方，爲東西南北之人，自非局處一隅之小儒所可幾及。與陳元孝相比，則挺拔過之，而含蓄不及。家君搜藏關於翁山詩文極富，詩外文外易外而外，有廣東新語，皇明四朝成仁錄，及其晚年之文抄十卷（多出於文外外），爲時人所未及見，擬作屈翁山年譜及其著作考，並以所作屈大均傳見示（載中山大學文學院專刊第一期），因誦道援堂集（鴛湖徐氏刻）高歌朗吟，不覺時已子夜矣。

（五）越秀山

七月九日，晨七時起。上午，北京大學同學陳良猷及陳元柱君來訪，約十二日同游白雲山。

上午，偕季武弟及歐蘭同游越秀山。先乘車至財政廳，游中央公園，有噴水池，中峙觀音及善財童子，園中榕樹木棉，濃蔭夾道。木棉爲廣州市花，翁山木棉花歌云：

廣州城邊木棉花

花開十丈如丹霞

燭龍銜日來滄海 天女持燈出絳紗……

嘗聞花開於一二月間，開時噴霞吐霧，綿連不斷。再前過中山紀念堂，拾級上越秀山，一稱觀音山，故阮元學海堂故址，今已改建中山紀念塔。家君越秀山雜詠詩云：

白石階除碧瓦當 規模欲蓋大功坊

阮公事業成何用 舊蹟俄空學海堂

學海堂故址，今已片瓦無存，粵人之於古物保存，何漠然哉！登中山紀念塔，望全城烟樹迴環，氣象宏麗。下塔循山徑至鎮海樓，樓凡五層，巍峙越秀山左，山在城內正北，聳拔二十餘丈，上有越王臺故址。家君越秀山雜詠詩云：

低徊愁上越王臺 北望中原鬱不開

百尺高樓空鎮海 珠江滾滾暗潮來

樓乃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俗名五層樓，矗立雲漢。成宏間燼于火，尋修復，後層圯屢修，至今規模尚在。因登最高樓，憑欄而望，山川形勝，一覽無遺。屈翁山鎮海樓詩云：

樓南何所見 泮河浮青蒼 萬里作南瀆 崩奔從夜郎

三江匯驚濤	海珠扼其元	浮沉一地肺	險若三門當
潮汐苦相沓	秋鹹水益漲	魚蟹負陰火	與蚌爭胎光
水怪紛往來	一一交精爽	番舶逐鰲喙	儻忽非乘風
帆穿吞舟魚	自口出中腸	自謂黑山中	安知非溟洋
瑰貨所委輸	輻湊交三城	小者牛頭船	大者獨木檣
我艦空飛雲	莫敢與頡頏	紛紛白黑體	視之如鳧鶩
樓北何所見	白雲連北邙	蜿蜒自衡嶽	孕精岫嶺峯
丹臺蠹鶴舒	石室開龍驤	萑蒲翳溪路	篋篋陰苑牆
薛薛流花水	鬱鬱扶荔鄉	地肥宜畜牧	駒駘與羶羊
鳴鴛歸紫駝	吹角來黃壘	水草勝朔漠	甘美無鹽霜
馬食多禾苗	渾乳成酒漿	人頭嶺已平	溝壑無餘香
白狐旣悲嘯	黃狐復跳梁	人膏作青燦	白晝迷陰陽
松柏何蕭蕭	魂魄吹無方		

樓東何所見 扶胥祠谷王 海口控虎門 諸蠻多梯航

紅毛知荷蘭 黑齒惟越裳 戰退鬼樓船 白丹幸無傷

人魚既醉飽 洪波爲不揚 斷虹一相假 颺然躡零丁

陰虛廟貌尊 黃木犧牲芳 百川爭東朝 水帝紛來享

樓西何所見 靈洲砥湯湯 潮來石門關 鬱水噴魚梁

貪泉日潰決 滔天誰提防 仕官寡廉潔 蹄涔爲之殃

一飲喪吾寶 腥臊德以彰 不祥茲盜泉 沛然南海放

生民骨髓盡 爲患何時終

翁山詩氣概磅礴，其寫景摹物，直追漢賦；而情感深摯，家國之恨，溢於辭表，登臨悵望，爲之低徊久之。

樓西有龍紀光故壘，殘蹟宛然，家君學秀山雜詠云：

摩天軍壘起元戎 轉眼雲煙帝業空

半壁西南撐未了 千秋東北恨無窮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滄海桑田，曷其有極！午歸東山燈下，與家君譚詩，家君今日得珂羅板印嶺南

三大家墨蹟，舉以見示。十一時睡。

(六) 華林寺及荔枝灣

七月十日晨起，北京大學同學文昌王鴻德君來訪，贈家君民國六年瓊山縣志二十八卷二十六册，留午餐。下午，偕王君搭車至財政廳，更轉車赴十一甫，至西來初地，游華林寺。寺在城西南一里（今城已拆，寺介繁華街市之中）。梁普通七年，西竺達摩禪師從本國來，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清順治十一年宗符禪師重修，環植樹木，蔚成叢林。今者寺宇已廢，盡作建築宅基；惟有五百羅漢堂，碩果僅存，禪宗發祥之地，所餘遺蹟祇此矣。進羅漢堂，有西服革履戴夷冠者，舊傳爲馬可孛羅。蓋元時西域與歐洲未分，凡西來者，皆目爲釋氏也，確否待考。更有達摩尊者，亦係五百羅漢之一。環視一週，遂出寺賃車至荔枝灣，茗飲於漪瀾堂，素社在焉；多臨水結屋，竹几蘆窗，幽靜絕塵。從此買棹沿荔枝灣而前，畫舫相屬，間或讌客於此。兩岸多荔枝及榕樹，青林垂影，溪流縈碧。王君購糯米荔枝，核小而汁甘，啖食至佳。過粵漢鐵路橋下，至西郊游泳場，兩岸多蛋戶水居，各有舟楫，不通車馬，蓋東方之 Spree wald 也；而蛋戶之與 Warden，亦有相似之處。歸至沙面一帶游覽，今闢爲租界，其面

江一帶，榕樹參天，濃蔭匝地，其後則爲草場，佛桑花盛開，棕欄成行，蕉葉披離，全然熱帶景象。歸至六月廿三路，民國十四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粵人奮起反抗，工人學生列隊游行，至沙面對岸東西二橋之間，高呼口號，乃英法日帝國主義者，伺衆已集，開機槍掃射，死者纍纍，所謂沙基慘案是也。今日橋口立有石碑，大書「毋忘此日」，「帝國主義之狼毒有如此者。異日河山重整，沙面之租界，必掃除無疑。傍晚，謝別王君，歸東山。本晚家君設讌宴請新婦歐蘭並請吳敬軒朱謙之謝貞盤李滄萍羅香林梁嘉彬羅霈林諸君爲客，十時客散，略談即睡。

七月十一日，晨七時起。上午，誦翁山詩外，傍晚，赴朱謙之、吳敬軒、李滄萍三君之讌，闔家至越秀山南越酒家，其地在鎮海樓西，新建四層樓，憑欄遠眺，景色極佳，暝色漸增，由夕陽而入夜景，家君有詩云：

倚天樓閣起穹窿

眼底江山落日中

繡壤高低籠暝色

遠波明滅動微風

一樽離合家人酒

廿載浮沉倦客衷

多謝主人情意重

爲澆塊磊樂融融

當時雲山雲海，極變幻之致。同席除余全家及三主人外，尚有謝貞盤、羅香林二人，賓主暢飲，盡興而散十一時睡。

(七) 白雲山

七月十二日，晨興即赴陳良猷君之約，游白雲山。

白雲山爲南越主山，在廣州北十五里。南海諸山，以衡山爲太祖，以庾嶺爲少祖，所謂『噴奇石於韶英，發疊巘於三峽，氣象萬千，莫能名狀。』至於中宿，則有南北二禺，南禺三十六峯，北禺三十二峯，若相抱焉。其南禺之山，自南而東，奮而爲白雲，聳而爲粵秀，落而爲禺，又落而爲番，庾嶺千里之勢，至珠江而氣止焉。白雲山凡三十餘峯，每當秋霽，有白雲蒼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白雲。山多流瀑，有大小水簾，志所稱『重重掛玉簾』是也。

九時，賃汽車出發，過黃花岡，有七十二烈士墓，閒讀報章，有標題作『秋容慘澹弔黃花』者，頗饒雋味。東至沙河，赴瘦狗嶺（按宜改作蒼狗嶺，白雲山遙遙相對）軍校，有所謂兩廣鹽運使特務團者，友人陳元柱在團中爲文書。一切草創，但軍紀尙佳。南北軍校對峙，競講武備，設能合力禦侮，捍

衛山河，固祖國之幸也。茶畢，即赴白雲山，游於雲泉山館。館故蒲澗寺故址，處白雲山麓，臨蒲澗水，傳安期居此，始皇遣人訪之，太白詩所云『秦帝如我求，蒼蒼向煙霧』是也。記稱安期將李少君南之羅浮至此，采菖蒲一寸十二節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靈泉，以期靈舉。屈翁山鶴舒臺詩云：

英雄多羽化

高尚更安期

豈乏留侯舌

羞爲霸者師

登臺駕元鶴

涉海握神芝

父老菖蒲會

千秋空爾思

寺依巖結屋，臨澗造閣，多用巨竹構成，覆以蘆席，蔽以藤蘿，其中几淨窗明，青葱滿目，下臨蒲澗，水聲盈耳。登臨茗飲，超然出俗。館有三賢祠，祠蘇軾等三子，配享者頗多。流連久之，乃繞出館後，有月洞門，上鐫『雲泉』二字。其前石磴數百級，由此而上，可直達摩星嶺。惟時已近午，即行九曲竹橋而下，歸沙河鎮，用著名之沙河粉，以午後一時，再上白雲山。

過雲泉山館，循石磴而上，仰望滿山白雲，極閑遠之致。行可數百級，過滴水巖前，懸崖磷峒，去地百仞，山水下注，濺微不斷。因繞出石梁，行滴水巖上，登白雲山前峯。遙望番禺，萬戶櫛比，三水交流，鎮海樓越秀山，不盈一瞥，而河南黃埔一帶，盡在掌握中矣。蓋南海形勝，負山面海，牂牁西注，扶胥東繞，

故自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雖人事變幻，而形勢依然。此番禹之所以能綱紀嶺南，中國盛時，更足以控制重洋也。暢望久之，乃越嶺而行，趨驛道，祝融肆虐，衣衫盡溼。嶺南號稱火房，洵非虛語！行行久之，繞過高岡，又拾級而下，山迴路轉，在懸崖下林木深處，得一古寺，窅曲深奧，陰幽出俗。山門前怪石上題『紅塵不到』，洵得其真。寺額稱雲岩古寺，其前有樓數楹，今廢。入山門，過如來殿，懸崖下有鄭仙殿，祠安期生，相傳安期得道於此，香火不絕。更進有曲廊精舍，壁懸南粵使者阮元題石拓安期生像，鶴髮童顏，栩栩欲仙。憑欄而望，下臨深壑，萬木參天，一望蒼蒼，遠眺晴巒疊翠，景色宜人，因詠一律云：

紅塵不到萬山中 飛閣流丹奪鬼功

古寺深深依絕巘 層樓兀兀起穹窿

雲岩霞舉懷安子 丹井飛昇有葛翁

浮島蓬萊方士語 東臯太乙思鴻濛

在寺茗飲久之，始尋路詣白雲古寺。遙見摩星嶺下半山中，石坊高峙，蓋係新修。行山徑，屈曲久之，始聞水聲潺潺，渡石梁，卽入寺門，方鳩資興工。從殿基東南望，坊外三水交流，良疇千頃，形勢之佳，卽非通風鑑者，亦能領略。寺後有泉，清可鑑人。從此拾石級而上，道已半毀，攀藤拊葛，始登摩星嶺之巔。環

山數百里地，盡入一望中；羅浮鼎湖西樵諸峯，亦歷歷可觀，蓋於此而暢望嶺海間形勢，瞭如指掌矣。有七律一首，錄之如左：

白雲山上白雲栖

萬古蕭條粵水西

滴水巖前驚瀑急

摩星嶺上覺天低

三江出沒千峯外

一氣蒼蒼萬壑迷

自是嶺南形勝地

稱雄海嶠鎮苗黎

從摩星嶺迤邐緣嶺脊而下，過峯巒三四，山巔有廢壘遺墟，中有二人窺探，疑爲盜匪，幸有陳君戎裝相伴，待無他虞。前行渡懸崖，壁立千仞，羊城古鈔卷二白雲山一則云（按鈔自屈大均廣東新語）

山巔爲摩星嶺，嶺半有寺，亦曰白雲。左一溪曰歸龍，其上飛流百仞，盤舞噴薄，陳宗伯瀦以爲湖。

湖東北爲樓館十數所，環植荔枝梅竹之屬，名雲淙別業。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徑水石皆絕異，黎太僕嘗之，仙女見人，散髮垂腰，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烟火之氣，亦一說也。月溪下有九

龍泉，流爲大小水簾，志所稱『重重掛玉簾』處。

按廣東新語，係清初時作，所載古蹟名勝，今多已不可考；上引一則中所謂『九龍泉流爲大小水簾』

以地勢度之，或係所過懸崖，惟今夏雨少，不見泉流耳。從此緣危巖直下，渡溪抵能仁寺，處深壑之中，禪室靜絕，超然出塵。山植芭蕉木棉，一望蒼翳。從此緣舊路行，再抵雲泉山館，乘車歸城，途遇急雨，回首白雲山，已在煙霧之中。抵寓時雨猶浙瀝未止也。

(八) 中山大學

七月十三日，晨八時起。上午隨家君赴中山大學第一醫院校長室，訪家君初來廣州時居處，窗外翠竹掩映，清幽絕塵，家君詩中所謂『籬落朱花媚，岡巒翠竹滋；散憂耽夕景，緬往掩秋帷；燈火虛窗夜，棣棠照眼時；……』卽指此景。訪吳敬軒，不遇。更赴中山大學訪朱謙之，參觀文史研究所。校中標語口號，觸目皆是，入其中，宛如身在教堂，非復莊嚴之學府矣。十二時回寓。下午讀道援堂集。

七月十四日，晨八時起。上午，寫白雲山紀游。傍晚，偕歐陽至越秀山南越酒家定筵席，擬於十六日讌客。

七月十五日，晨八時起。上午讀道援堂集，並中山大學文學院專刊第一集，內有南明廣東先哲書畫真蹟六幅，爲張穆畫馬，高儼山水，陳恭尹隸書，王應華草書，何忭草書，及屈大均行書，並各繫之

以家君所作之傳，該刊除三四篇可列入學術研究外，餘不過爲報章及百科全書式之文字，未足躋於學術之林也。午後，本擬出游，因天雨作罷。燈下，續讀道援堂集。

七月十六日，晨八時起。陳元柱君來訪。上午隨家君及仲安姊季武弟並歐蘭至中山大學第一醫院校長室，在會客室及籬落花陰，攝影多張，並便訪德醫 Martin，現任醫學院院長，約星期三往訪。傍晚，赴越秀山南越酒家，設讌請客，到者爲朱謙之李滄萍陳良猷陳元柱王鴻德吳敬軒諸君，並家人六人，王君高唱京調，精充氣足，在粵南聆此京劇，頗有江州司馬之感。十時，盡興而散，奉家母及姊弟飲冰，歸東山已十一時矣。

七月十七日，晨八時起。上午讀道援堂集，並閱翁山廣東新語。午後，修書多封。傍晚，至江濱散步，清風徐來，溽暑頓釋。

(九)羊城八景

七月十八日，晨八時起。上午，偕歐蘭訪海珠之勝，則已填平，與岸相連，今日僅餘破宇敗垣，點綴於機船軋軋間而已。按『東海魚珠』爲羊城八景之一。所謂羊城八景，因時代而異，宋州志八景爲：

扶胥浴日 石門返照 海山曉霽 珠江秋色

菊湖雲影 蒲澗濂泉 光孝菩提 大通煙雨

元志八景爲：

扶胥浴日 石門返照 粵臺秋月 白雲晚望

大通煙雨 蒲澗濂泉 景泰僧歸 靈洲鰲負

明志爲：

粵秀松濤 穗石洞天 番山雲氣 藥洲春曉

琪林蘇井 珠江晴瀾 象山樵歌 荔灣漁唱

清廣州志則爲：

粵秀連峯 琵琶砥柱 五仙霞洞 孤兀禺山

鎮海層樓 浮邱丹井 西樵雲瀑 東海魚珠

羊城古鈔：魚珠在羊城東四十里相對岡之南，四面皆水，中有卷石，圓淨如珠，蓋類海珠然；北一山象魚張口向珠，因名舊藥砲臺其上，今廢；云云按海珠在廣州正南江中，當今樂安新街口，云羊城東四

十里，疑誤。惜今已填築，有名無實矣。

又赴西濠口，爲廣州極繁盛之處，十二時歸寓。傍晚赴東山游泳場游泳，水頗溫暖，視德國北海之風濤洶湧，不可久留者，全異其趣。黃昏歸寓。

七月十九日，晨八時起。上午誦道援堂集。傍晚，隨家君至竹絲崗雲廬，應德國醫學教授 Matthi 之約，氏現任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攜女 □□ 於四月來華，卜居竹絲崗，宅後有大花園，在涼亭上用茶點，薰風習習，溽暑頓釋。氏詢中國文化久之，對於古銅磁器，特別愛好，以所購古鑑、銅盤、磁瓶見示，並請鑒定。六時歸寓。

七月二十日，晨八時起。上午讀屈翁山廣東新語，並道援堂集。傍晚，方欲訪羅香林梁嘉彬二君，梁君適至，談至黃昏。晚至江干散步，榕樹成蔭，頗爲涼爽。燈下讀廣東新語。

七月二十一日，晨七時起。赴沙面爲家君定購 Empress of Russia 船票，定本月二十六日開航，約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往取。傍晚，偕李武弟先訪梁嘉彬君，繼偕往訪羅香林君，二人邀往小北門外北園小酌。羅君有客自桂林來者，贈以紅豆十顆，鮮豔奪目，羅君求題詩，因題：

未有紅豆恨 難忘遺世憂

春風久消歇 相對空悠悠

座間有王越君和一首，詩畢，驅車往北園，時已黃昏，園中荷塘曲徑，遼廓幽深，在涼亭小酌，四周簞簟繚繞，蕉葉披離，至饒逸趣。夜深始歸寓。

七月二十二日，晨八時起。上午，讀廣東新語，並蘿崗游草，係今年一月三日鄒海濱溫丹銘羅輔月吳敬軒及家君游蘿崗洞觀梅之作。家君詩已載國風，其餘諸作未見。傍晚隨家君並仲安姊歐蘭賃汽車至竹絲崗，邀 Martin 教授父女至永漢路越香村小酌，馬氏健談，酒量亦佳。飲畢，步游中央公園，歸寓已近十一時矣。

(十) 六榕寺 光孝寺 及懷聖寺

七月二十三日，晨起，北京大學同學陳元柱君來寓，擬偕游六榕寺光孝寺及懷聖寺。

六榕寺，舊名淨慧寺，在西府北半里；梁大同三年，廣州刺史梁譽及僧曇裕建舍利塔，曰寶莊嚴寺。五代南漢，爲長壽寺。宋端拱中，改名淨慧。舊傳達摩曾到僧堂一宿，至今絕無蚊蚋。塔後毀，元祐中郡人林修始重建千佛塔。趙叔益記塔高二十七八丈，八棱九層，掘地時古井九環列基外，

與丈尺合；復得古鼎藏劍三鏡一，銛瑩如新，瘳佛牙舍利其下。紹聖間，蘇軾至，顏曰『六榕』。內有瀟灑軒。明洪武六年，毀其殿廡，創永豐倉，惟存塔及觀音殿。八年，住持僧愈堅重建佛殿，改寺門東向。二十四年，併入西禪寺。永樂九年，復還本寺，匾曰六榕。廣人呼爲花塔寺。（廣州府志）

十一時抵寺門。東向，額書『六榕』二字，並『紹聖〇年眉山蘇軾題』一行。進山門，爲大殿，正作道場，法鼓梵唄，威儀整肅。繞出殿後，仰望高塔九層，直上雲霄，塔作八棱，綴以金鐘，每當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於遠近。折而南，入寺園，有石坊一，額書『曹谿法乳』四字，前有玲瓏山石；園中古木參天，竹影迷離。於東廂進羅漢齋，素食頗佳。再前有荷花池，渡曲橋以至東坡樓，上有東坡石刊像，下有東坡書石刻『六榕』二字，瀏覽一週，卽從寺西門出，游光孝寺。

光孝寺，在城內西北一里，本尉陀元孫建德故宅。三國吳虞翻謫南海居此，廢其宅爲苑囿，多植蘋婆芎子，時人稱爲虞苑，又曰芎林。翻卒，妻子還吳，施其宅爲寺，匾曰制止。東晉安帝隆和中，闕賓國三藏法師，始創爲王苑朝廷寺，又曰王園寺。劉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羅跋陀，飛錫至此，始創戒壇，立制止道場。初師至此，指芎子樹謂衆曰：此西方訶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芎林制止。立碑預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武帝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攜菩提樹航海

而來，植于壇前，誌曰：吾過後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開演上乘。普通（武帝年號）八年，達摩初祖自天竺至此。唐正觀間，改制止園爲乾明法性寺。高宗鳳儀元年，六祖慧能與僧論鳳旛，薙髮菩提樹下，遂開東山法門；其後建鳳旛堂大鑿殿內鑿閣。神龍元年，西域般刺密諦三藏，於此譯楞嚴經，宰相房融筆授；宋經略使蔣之奇建軒曰筆授。會昌五年，改乾明法性爲西雲道宮。寶歷間，建大悲幢。五代南漢鑄鐵塔二座於寺之東西。宋太祖建隆三年，改爲乾明禪院。徽宗改爲崇寧萬壽寺，後又改寺爲宮觀。高宗詔改報恩廣孝禪寺，後易廣字爲光字，苛林爲訶林。元延祐間，建齋僧大鑊。明洪武十五年，始設僧綱司，頒發印信，置官正副二員。正統十年，御賜大藏經十二函。成化八年，勅賜光孝禪寺匾額。宏治七年，僧定俊鼎建四廊。萬歷十九年，修建戒經樓。歐虞部大任輩於西鐵塔旁開訶林詩社。三十一年，修復六祖戒壇。天啓六年，募緣贖地一十四所，創建禪堂三座，房廡十間，並贖回伽藍堂五祖堂地，修復其古蹟。見存睡佛閣（唐神龍間建）瘞髮塔（唐鳳儀間建）。崇禎九年，盧給諫兆龍重修，增以石欄杆繞之。十四年，李象蒙建亭於殿左。國朝順治六年，天然禪師開法于此，重修睡佛閣風旛堂，敕經樓方丈筆授軒。十一年，因兵燹頽廢，東莞人蔡元正請平靖兩藩重建。僧今釋碑記田地塘稅三十五頃零（光孝寺）。

(志)

按光孝寺爲嶺南第一古刹，具有近二千年之史蹟，且爲禪宗發祥之地，但今已零落不堪，正中佛殿已爲廣東法科大學所佔；其東偏亦改爲小學，但餘睡佛閣一座，尙屬寺有。到寺門，顏曰光孝古寺，有曲徑通幽，引至睡佛閣，中供臥佛，樓上光線幽暗，呈衰頹之象。西入法科大學正門，顏曰『訶林』，書法遒勁。後爲大殿，院中有大榕樹五株，枝葉披離，濃蔭滿院。繞出殿後，至菩提樹下，古幹槎枒，相傳卽梁武帝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攜來者，其葉有尾，與他樹不同。卽與西歐之菩提樹，亦略有異。所謂『光孝菩提』，係宋廣州志羊城八景之一。僧言以菩提葉浸水中，二旬後取出暴日中，乾後透明如輕紗，用以夾書中，可免蟲嚙云。因采擷一二，卽西入操場，訪鐵塔，塔係南漢大寶六年鑄造，凡七層，下承蓮花座，高二丈二尺，遍鑄佛像。據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二鐵塔銘云：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

其東面一塔，係大寶十年鑄造，銘文較長（見廣東新語），並雕刻盤龍，惜未及見。按南漢迄今千餘年，而二塔完好尙在，洵足寶貴。瀏覽久之，乃出至菩提樹下，憩于瘞髮塔前，緬想六祖論風旛遺事，

神往久之（能辭五祖去，度大庾嶺，遂至廣州法性寺；時印宗方說涅槃經，不能決，能進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一座盡驚，延之上座。）蓋華林寺爲禪宗之始，光孝六榕二寺，皆六祖受戒禪受衣鉢之所，於禪學上關係極深。惜粵人崇尚物質，蔑視古蹟，以致名利蕩盡，惜哉！

出光孝寺南行至光塔街，游懷聖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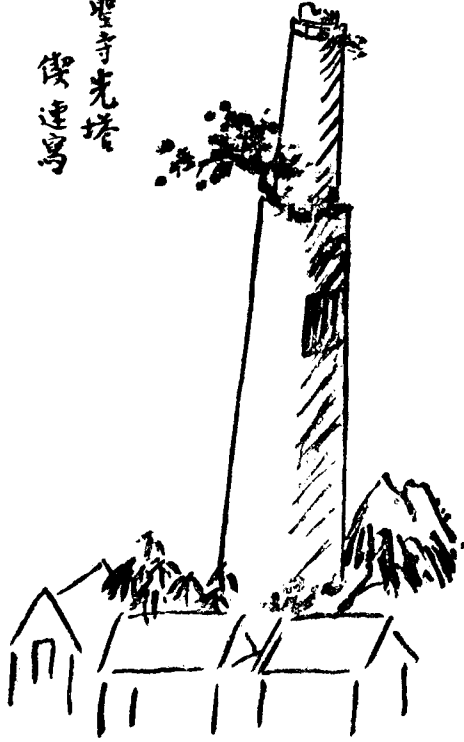
懷聖寺，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人所創，內建番塔，輪囷凡十有六丈五尺，廣人呼爲光塔。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重建，以所留達官指揮降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相傳塔頂舊有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番人率以五鼓登絕頂呼號，以祈風信，不設佛像，惟書金字爲號，以禮拜焉。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金雞惟（？）颶風所墮，送京貯內庫，復以銅易之，亦震於颶風。萬歷庚子重修，易以葫蘆，康熙八年，亦墮於颶風（廣州府志）。

寺宇今已無存，在陋巷中望之，惟見古塔矗立，作圓柱形，直上穹蒼，凡分二層。其上古樹披離，苔蘚蒼蒼，別饒古意。此外尚有回回學校及禮拜堂一所，他已無存矣。按此寺爲回教聖地，羊城古鈔卷三回回墳一則云：

舊志唐開海舶，西域回教默德那國王，謨罕默德，遺其母舅番僧蘇哈白賽來中土貿易，建光塔

及懷聖寺，寺塔告成，尋歿，遂葬於此。

懷聖寺光塔
僕連寫



按回回墳爲回教聖地，俗稱響墳。自唐迄今已千餘年，西域諸國服其德化，每航海萬里來粵，以得詣墳瞻拜爲榮，雖極尊貴者至此，亦匍匐膜拜於戶外，極其誠敬。是則懷聖寺係回教在中國發祥之地，其關係於文獻亦殊重大矣！下午四時歸寓，羅香林君來訪，燈下誦翁山詩外。

七月二十四日，晨八時起。上午，記六榕寺及光孝寺。傍晚，偕歐蘭至江干散步，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夜有火警，半天皆赤，馳往觀未果。十二時睡。

七月二十五日，晨八時起。上午記懷聖寺，讀羊城古鈔。午後，梁嘉彬君來寓，謂羅浮山之游可成，並約明日同游澳門。燈下，記懷聖寺至終。

(十一) 嶺南之經濟民生

七月二十六日，晨八時起。上午，會同梁嘉彬君赴青年會報名，游羅浮山。更至天官里，惠福一巷訪高信君，縱譚粵中經濟及民生情形。據譚廣東經濟情形頗富，年賴華僑匯回巨款；加以苛捐重賦，故政府收入之多，甲於西南。而華僑之遠涉重洋，亦劃分勢力範圍：新會台山開平恩平，是謂四邑，其人大半至美國、坎拿大、墨西哥、古巴、南美經商，其中尤以台山人赴美者最多，以故四邑多巨富，惟年

來經濟衰敝，而美金又狂跌，故華僑競匯回巨款，其用途不外三種：（一）爲子女婚嫁，極事鋪張；（二）造洋樓，於是四邑、郊市，甲第連雲；（三）購田地，結果地價飛漲，而生活程度亦高。其未至外洋經商者，遂有凍餒之虞；而政府聚斂，又不問民生疾苦，無論貧富，築公路每男子捐五元，不付者惟市長長是問。又如田地陳報，手續費即須每畝十五元，而爲官者層層剝削，強半中飽。知縣須費鉅款買得，而縣教育局長、公安局長等，亦復如是，結果上下行賄，有系統的集中於有權勢者之手，而存入外國銀行。於是國際匯兌，失其均衡，港洋飛漲；而毫洋則以信用不固，紙幣濫發，竟至一元半換一港洋，開未有之紀錄（綜計廣州市面流通貨幣，有所謂港紙、港洋、大洋、毫洋、銅仙，行市日日變換，登記於各錢莊牌上）。近來華僑受經濟恐慌及墨西哥排外影響，相率歸國，外匯驟減，來源已去，如此剝削，恐不出數年，非崩潰不止。番禺、南海、順德、香山，是爲一組，其人多至檀香山、菲列濱一帶經商，並多投資開百貨公司，永安先施之資本，半受操縱。潮汕、梅縣、瓊州及雷州之南部，又爲一組，多至南洋經商，有遠至非洲及 *Mauritius* 者，與福建之廈門、泉州人，均分南洋勢力。惟近受膠皮業影響，亦日趨衰頹。高州、廉州、欽州，較爲貧瘠；而北江一帶尤甚，故其民多當兵，且流爲盜匪，視東部沿海一帶，相去遠矣。

下午，出發游澳門，另見澳門紀游。

七月二十八日拂曉，舟入珠江，自澳門回廣州。

八月一日至七日，游羅浮四百峯，探白鶴黃龍華首臺諸勝，登老人峯玉女峯，度鐵橋，入浮山，觀分水嶼瀑布，夜宿飛雲頂，觀滄海日出，詳見入羅浮記。

(十二) 歸航

八月十五日，未曙即起，本日來粵已一月有七日矣。拜別高堂，登車逕向九龍。年來牢落天涯，侍奉日少，自十八年赴歐以來，脩已五年，此五年中，僅去夏歸航，在舊都小住二十日，以迫於生計，又卽南下，繼事定又北上，小住二週，皆極倉卒。此次得暫聚匝月，至爲欣慰，然不須臾又須離別，人生如露，離合頻仍，念之悵悵。十一時抵九龍，渡香港，換船票登法郵 *Andre Lebou* 住二二四號，安頓行李畢，偕歐蘭游香港，散步半山，五年不來，舊蹟已模糊矣！四時，船開，出九龍灣，向茫茫大海東去，兩側漁舟點點，蓋去陸猶未遠也。

八月十六日，晨興，碧海無波，風光至佳。在甲板上散步久之。午後，漸有風浪，天際漁舟隱隱，蓋近汕頭矣。夜在甲板散步，傾聽風濤聲。本日係夏歷六月下弦之末，海天夜色，幽邃如漆。十時下艙就寢。

八月十七日，沿臺灣海峽北航。傍晚至舟山羣島，雲霞燦爛，斜陽似血。一路雲山黯黯，輿想天台雁蕩，不禁神往。午夜已近揚子江口。

八月十八日，十一時再抵上海。登岸，上海公安局索護照，余告以歐關係本國人，從廣州來，以本國人從本國港口至他一港口，何須護照？不可，則予以結婚證書；再不可，則證以結婚戒指，皆無效；余知局員故意留難，不可理喻，此輩專恃勢弄權，阻礙行旅，與九龍海關，如出一轍；尤以護照檢查員陳某驕橫特甚，出言不禮。余因斥爲洋奴，往返久之，則扣留行李，謂須至公安局交涉，遂至一品香暫住。午後，由上海航政局出函證明結婚，方始放行，然爲時已晚，行李不及取出，不得不在魔窟之上海多住一宵。翌晨啓程返南京，遙見鍾山雲崖蒼蒼，如久別之故人，額首言舊；下午六時，於斜日蒼黃中進城，二月嶺南之行，於此暫告結束焉。

二十二年九月五日，於明故宮東。

原书空白

一七 澳門紀游

二十二年七月，余漫游嶺南，因有澳門之行。歷覽山川形勝以外，兼調查經濟民生，考察史乘沿革，訪問政情風俗；見聞所及，有足爲異日收回澳門之資料者，因輯爲一篇，以供國人參考焉。

自西力東漸以來，中國本部，首先淪爲異域者，實爲澳門；而葡人蠶食鯨吞，爲患海上，先後亦百數十年。屈翁山詩所謂『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勞；』又謂『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概乎其言也！然葡人海上勢力之衰久矣，其東西領土，除幾內亞、東非洲、印度之臥亞、Eliloh、島及澳門等數處外，已喪失殆盡；獨在中國，則非獨佔據澳門，且明取暗奪，蠶食附近各島。而中國士大夫亦聽之，四百年來，一任大好山河，長淪異域，鮮有倡爲收回之說者，斯亦怪已！余於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游澳，觀感所得，深覺收回澳門之機已熟，收回之後，於此建設商港，修築砲台，足以分香港之勢，控制九龍，拱衛省會，所關匪淺鮮也。因先述其形勝，詳其沿革，再及游覽所感焉。

(一) 形勝及沿革

澳門居珠江口零丁洋外，與香港東西相望，同爲粵省門戶。自省城乘輪，順流八小時可達。澳門今日繁榮，雖不及香港，軍事上形勢，亦不及九龍；然爲中西通商之始，亦爲基督教海道傳入中國之始，故在中西通商史上及宗教史上。其重要遠過於香港。且風光明媚。擅山海之勝，其中古寺連雲，濃蔭蔽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洵弔古之勝地。茲先述其沿革如左。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官守篇云：

唐宋以來，諸蕃貢市領之市舶提舉司，澳門無專官也。正德末（公元一五二一年）懲佛郎機頻歲侵擾，絕不與通。嘉靖初（一五二二）有言粵文武官俸多以蕃貨代，請復通市；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蕃舶禁絕。已而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詔從之，諸蕃之復通市，自林富始。十四年（一五三五）都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舶口於濠鏡，歲輸課二萬金，澳之有蕃市，自黃慶始。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蕃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茂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瓊甓榱桷爲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

之遂專爲所據，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

據此，則葡人入居澳門，始於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五五三年。惟據薛繼《澳門記》則云：『澳夷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來此，歲輸鷹緡一百五十有五，孳育蕃息，迄今二百有餘年矣。』至於西籍記載，（如 Mei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 及 Putzger's Historischer Atlas）則概以一五五七年，即嘉靖三十六年，葡人歲納地租五百兩，爲入居澳門之始。蓋初僅芟舍，後來者愈衆，遂至『高棟飛臺，櫛比相望，』葡萄牙方面，遂以一五五七年設官置守，爲據澳門之始。澳門紀略又云：

佛郎機既據澳，至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建闢於蓮花莖，設官守之，而蕃夷之來日益衆。

龐尙鵬區畫濠鏡保安海隅疏云：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外環大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近貨物，照例抽盤；其餘蕃商和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其通事多漳泉甯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效蕃衣服聲音。每年春夏間夷舶乘風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也。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准令搭篷棲息，迨船出洋，即撤去之。近數

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居住，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劍芒火砲，彌滿山海，喜則人而怒則鬪，其素性然也。姦人日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若一旦豺狼改慮，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譟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爲之慮耶？議者或欲縱火焚其居室，散其徒黨；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疑忌之隙，已開其端。議者又欲將濠鏡澳以上，雍陌村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臣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出，夷人不得擅入。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爲桀黠之資。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明諭以朝廷德威，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卽呈督撫軍門，陳兵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

讀萬歷時奏摺，可見佛郎機入據澳門，已爲當時隱憂；夷勢囂張，沒有養疽成患之勢。澳門紀略更謂：吏茲土者皆畏懼莫敢語，甚有利其實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懼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蕃又潛匿倭賊，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總督張鳴岡檄令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

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蕃尙存，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濠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啓衅，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部議從之。因設參將于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又奏請就其聚廬中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焚：『明王慎德，四譯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皆用海道俞安性之議也……

可見中國之治澳門，部勒蕃夷，約束嚴明，以萬歷末爲最。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改設參將於前山寨，陸兵七百名，把總二員，哨官四員；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把總三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分戍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掛梃角、橫洲、深井、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星門，防制漸密，終明之世無他虞。

先是有利瑪竇者，自稱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其徒東來者日衆，至國初已盡易西洋人，無復

所謂佛郎機者。

按明史外國傳所謂佛郎機，多指葡萄牙人，僅呂宋一則則指西班牙人，至於大西洋人，卽爲意大利亞，此所謂『已盡易西洋人，無復所謂佛郎機者』疑誤。意人雖間有至者，然葡人居澳門如故也。

順治四年（一六四七）設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參將領之如故。兩王入粵，增設至一千名，轄左右營千總二，把總四。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嚴洋禁，寨宿重兵；而蓮花莖一開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啓，文武官會同驗放畢，由廣肇南韶道馳符封閉之。七年（一六六八）副將以海氛故，請移保香山，留左營都司及千總守寨，分把總一哨戍關。

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海宇大寧，弛洋禁。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禁商船出賣南洋。明年（一七一八）復以澳夷及紅毛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呂宋噶囉吧，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方是時國家威德，無遠弗屆，臺灣旣入版圖，南澳復建重鎮，申巡海之令，總督楊琳，因上防海六議，……海水以不波，重九譯者靡至，走百貨於龍庭，伊古未有若斯之隆者。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定澳門夷船額數，從總督孔毓珣之請也（按疏云：澳門夷船，舊有一

十八隻，又從外國買回七隻，大小共二十五隻，請將現在船隻，令地方官編列字號，刊刻印烙，各給驗票一張……出口之時，於沿海該管營汛，驗明掛號，申報督撫存案。）

可見乾隆以前，葡人雖居澳門，然實受中國統治。

八年（一七三〇），禁西洋海船，毋得販黃金出洋。

按當時在歐洲爲重商主義之黃金時代，對外商業政策，以榨取金銀爲旨，掠奪財寶，不厭所慾，此種政策，亦施之於中國，讀此可見當時重商主義之反映。

九年（一七三一），移香山縣丞於前山寨。議者以澳門民蕃日衆，而距縣遠，爰改爲分防澳門縣丞，察理民夷，以專責成。

今上（乾隆）御寓之八年（一七四三），始以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海防軍民同知，以縣丞屬之，駐移望廈村，用理嶺南澳同知故事，增設左右哨把總，馬步兵凡一百名，裝櫓哨船四舵，馬十騎，於香港二協改撥，別爲海防營，直隸督標，轄首邑一，曰番禺，支邑三，曰東莞，曰順德，曰香山，一切香虎各營春秋巡洋，及輪防老萬山，官兵沿海汛守機宜，皆得關白辦理。其體貌崇而厥任綦鉅焉……

按葡人前已於萬曆二年，於蓮花莖建開設官守之；中國官兵惟守前山寨，甚且退保香山（康熙七年），至是始又設縣丞於望廈村，於是葡人不得不退保三巴門，而以此爲華夷之分界矣。

十一年（一七四六），上以福建有西洋夷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開堂誦經，大爲人心風俗之害，降敕查禁。時汝霖權同知事，念澳門諸夷寺外，別立天主堂，名曰唐人廟，嵩引內地民人入教，法在當禁，遂密揭臺院請封之（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爲進教寺，嵩爲唐人進教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重修闊大，係蕃僧倡首，而唐人釀金以建者。向係林先生住持其中，以行醫爲名，實爲傳教。……）自明季利瑪竇以天主教入中國，留都學士大夫，至尊爲極西聖人，聞於朝，召之入監，公卿以下咸重之；然一二有識之士，如郎中徐如珂、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則深惡之，合疏斥其邪說惑衆。會給事中余懋、李疏亦入，乃下放屏之令。國朝康熙八年（一六六九），禁各省開天主堂入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以總兵陳昂言中其禁。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浙閩總督滿保復與閩撫黃國林疏陳其害，上納之，敕令直省所見天主堂悉改爲公所，凡誤入教者許以維新，違者治罪。自是其教不敢顯行，而餘蔓潛滋，督省吳中子杵奉

爲神師，婦女受其祕戒，香順諸大邑如紫泥諸村，至門縣十字，今得奉明詔而斥之，微臣何幸躬逢其盛也……（引澳門紀略至此。）

按道光任洞察葡情，張汝霖亦久任海防同知，故所著澳門紀略（記事截至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十二月二十日止），頗爲精詳；其注中所引奏疏條文，尤足以見當時中外通商及傳教情形，洵研究澳門史重要之資料也，故不憚煩瑣，擇要摘錄之，以資參攷。

自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而後，據西籍所載，則有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葡政府驅耶穌教徒（Jesuits）（註一）駐軍三巴寺，蓋當時在中國傳教之耶穌教徒，不但橫行無忌，爲中國官廳人民所惡，即在葡萄牙本國，亦不容於清議。時葡人海上勢力已衰，荷英諸國繼起抗衡，至鴉片戰爭（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以還，中國國勢不振，葡人始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藉端尋釁，其總督 *Terreira* 抗不納租，及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更與中國立約，永久割讓，澳門遂淪爲異域矣。惟自香港崛起海上，澳門商業一蹶不振，今日惟爲煙賭之窟，逃遁之藪。其政府又專行放任，以廣收入，如鴉片專賣，賭博公開，銀樓煙寮，觸目皆是，其政治之腐敗，實爲各租借地冠。近年中國盛倡收回之議，葡人海上勢力已盡，實力既不足當，則賄賂粵省當道，以延殘喘，故粵省下野

主席至澳，澳門葡督猶親至迎訝。按葡人得澳門之始，由於欺騙，嗣後慣用詭計賄賂，以據澳門；而中國官吏，又藉端中飽，始利其鴉片貿易，繼受其賄賂，遂使天然形勝，長淪異域，自香山過前山塞入關，舉目河山，有不勝故國之感。因為本篇發凡，故先述其歷史沿革，再及游覽所感也。

註一 按當時耶穌教徒，利用傳教為名，專營商業，以博厚利，其在歐美中國印度傳教，且用種種不當方法，專問目的，不擇手段，更利用教堂，從事投機，用種種詭計，以求暴富。時人早有指謫，適一七五八年謀弑葡王約瑟一世案發生，耶穌教徒同謀，於是葡政府於一七五九年九月三日，下放逐之令，澳門之耶穌教徒，亦被驅逐。

(二) 澳門紀游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發自廣州沙面。舉日長隄一帶，層樓櫺比，市肆林立，江上汽船往返，舟楫如蟻，全然為大都市景象。自沙面繞河南西南行，兩岸佳木長林，青蔥滿目。遙望省會之後，烟黛靄靄，巍然天際者，白雲山也。舟行久之，白雲猶依然在望。珠江兩岸山石嶙峋，江流屈曲，時寬時仄，風光猶勝於揚子江下游。向晚絕獅子洋，遙望巖石矗立江心如柱，江流至此驟窄，蓋已近虎門矣。先過小虎山，遠望如臥虎飲江；繼過大虎山，巖石峻嶒，近視如巨象渡河，遠望如猛虎迴首，氣象至為雄

偉。過虎門砲臺，臺在橫嶼山上，又名秀山，宋張世傑奉帝昺退保秀山卽此。臺下臨珠江仄處，形勝天成。薛韞虎門記云：

虎頭門以虎山得名，山有二，西曰小虎山，東曰大虎山，如連珠巨浸中。稍折而東南，右橫嶼山，左南山，相距五六里，巋然雙開，而海水出入其間，界中外，故曰門。橫嶼山首尾樹砲臺二，高水面約五十仞；南山砲臺一，可三仞及水，俱宿目兵焉。循南山下十餘里，三門砲臺一，三門者，山前突二石插波劃水爲三也；目兵如各砲臺數。橫嶼南三十里許，爲龍穴山，先置汛哨，今廢。南山東南三十里，爲校椅灣，略如郊關形而已，曠廓外絕涯涘矣。

虎門內外重洋，而門當其最深流處，蕃舶及內郡巨艚，必由以入，絕獅子洋達廣州，海函谷關也；而門左右率淺洋，惟不任艚船，行他舟縱所如。寥乎閉外夷之門一，而開內攘之門且千矣，夫陸有岡，海有港，此勝敗得失之地也。

屈翁山望虎門諸山詩云：

海門山滅沒

蒼翠似空天

暮去惟餘影

秋來不是烟

瀑高難作響

峯小易成妍

悵望蘿衣客

攀松何處邊

方殿元登虎頭山詩云：

朝發扶胥口

暮宿虎頭山

不見落霞明

安知水與天

須臾明月吐

雲浪何瀾斑

萬里盪明鏡

縹緲來神仙

夜深長鯨伏

天末靜無瀾

紅日中夜生

星宿不足觀

顧視人世間

萬象猶漫漫

欲乘大鵬翼

高舉凌雲端

南游建德國

去去莫可扳

誰爲送我者

回首失厓間

過虎門後，天已遲暮，三門諸山，隱現暝色之中。夜過零丁洋，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云：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浪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仰視滿天星斗，不勝低徊，夜深人靜，潮水幽咽，更令人起懷古之思。嗟乎，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浪打萍，亡國遺黎之心事，大抵如斯矣！

於時西南天際，水燈隱現，須臾燈光漸顯，綿連似帶，扁舟浮沉，燈光上下，舟人遙指其處，謂近澳門矣。十二時，於夜雨霏霏中登岸，行街巷，尋嘉賓旅館。澳門街道，除一二通衢外，多以碎石鋪成，雨中泥濘，步履爲難。到旅舍後，再尋酒家，夜深用蠔油麪，窗外雨聲正大，青影孤燈，頗有五年前雨夜飲塘沽之感。歸寓已近二時，隔舍牌聲徹宵，擾人不能成眠。

翌晨七時即起，赴茶樓早餐，即乘汽車環游澳門。

八時車發自議事公局（Municipal Council Building）葡名 Senado，建於一七八四年，處全市中心，外觀頗樸質。葡人嘗謂其中藏有中國皇帝割讓澳門於葡之神聖條約（Chinese Charters Signifying the Solemn Cession of Macao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註¹）但已無存，葡人亦不能證明其昔曾存在，世疑葡人偽造，以固其地位者。關於澳門主權之爭執，歷久不決，直至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按中籍記載作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始明定割讓於葡，澳門遂終於淪爲異域矣。

從議事公局，駛行新馬路，直達海濱。新馬路葡名 Avenida Almeida Ribeiro 爲澳門通衢，連內港與外港（即濠鏡澳），多銀行、商店、酒樓，貿易鼎盛。路盡爲內港，省澳輪船公司碼頭在焉。沿海

濱馬路西南駛，隔岸連崗起伏，蒼翠宜人，葡名「Ilha da Nampan」，漢名南屏，與澳門隔水相望，港中千櫓萬帆，舳舻相屬，綿連可二三里許。中餘一線，汽船往還，內海輪船之從西南往省港者，皆寄碇於此，以故澳門過往商業極盛，近雖爲香港所分，然形勢未改。澳門自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後，步香港後塵，闕爲自由港。但自香港開港以還，澳門貿易已一蹶不振，至一八七三年禁『苦力販賣』，遂更形蕭索。以往貿易統計，無可稽考，惟從近日頒布數字中測之，昔日貿易額年不過千萬圓。惟在商業極盛之年，甚亦有至五千萬圓者。近年以來，貿易與年俱增，除一八八七年因經濟恐慌及一九二二年因罷工不計外，逐年發展，至一九二五年，已近五千萬元。茲將逐年貿易總額，摘錄如左（註三）：

一八八〇	二三、八五五、〇七八元
一八八六	二五、四二八、四六八元
一八九二	二七、九一五、八六八元
一八九六	三一、四三〇、一二〇元
一九〇八	三二、二二六、四〇八元
一九二〇	三六、七四六、七九七元

一九二一 四五、二五三、三二七元

一九二二 三八、一二三、九二七元

一九二三 四八、七四七、八〇〇元

沿海濱西南駛，至娘媽角，土名馬角，讀如 Ma-Kok 疑爲 Macao 字之源。澳門半島至此，作銳角形，伸入海中，與馬溜洲相對。上有葡萄牙砲臺，所謂 Fort of Barra 是。依巖臨海有媽祖閣，澳門紀略云：

新會江門渡有奇石三：一洋船石，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澤大川，以昭神異。一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字徑逾丈。一蝦蟆石，其形圓，其色青潤，每風雨當夕，海潮初上，則閣閣有聲。

入山門，爲小院，當門巨石上，鐫洋船一艘，所謂洋船石是也。拾級而上，至弘仁殿，供天妃。由殿右轉，於山石樹蔭間，石上刊『覺路』二字，遙望濃蔭隙裏，小橫琴西洋台諸嶼，滅沒海際。更上有石臺，懸崖數十尋，鐫『名巖』二字，字徑踰丈。殿右下爲天后宮，前有石坊，額『萬派朝宗』四字，更進有重修天后宮碑，遍鐫廣州十三行及其他捐修之名。廟中香火頗盛，禮拜不絕。出廟門，駛車沿海行，更折

上山徑，海風迎面飛來，俯瞰島嶼如繡，帆檣如蟻，海闊天空，爲之心曠神怡。駛至山巔止焉。前望娘媽角山，矗立海上，山石峻嶒，形勝天成，上有砲臺，卽所謂娘媽角砲臺是也。薛韞《澳門記》謂澳門砲臺有六，曰東望洋，曰伽斯蘭，曰三巴，曰南灣，曰西望洋，曰娘媽角；砲銅具四十六，鐵具三十，大者六十一，小者十有五；凡廟若砲台，獨三巴爲崇閎焉。考之西籍，則：

東望洋 Fort of Guia

伽斯蘭 St. Francisco Forts

三巴 Fort of St. Paul

南灣 澳門紀略作東環，今廢。

西望洋 Fort of Bom-Parto

娘媽角 Fort of Barra

澳門紀略云：『砲臺六，最大者爲三巴砲臺，臺冠山椒，列砲二十八，上宿莽兵，臺垣四周爲甃，以置守夜者，臺下爲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臺對峙，東置砲七，西五，餘制與三巴略同。娘媽角砲臺在西望洋下，砲二十有六。東環砲臺置砲三；伽斯蘭砲臺置砲七，設火藥局於左側。通計砲七十

有六，大者六十一，餘差小；銅具四十六，餘鐵；其大銅具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二丈許，受藥數石。開時紅毛擅此火器，嘗欲窺香山澳，脅奪市利，澳人乃做爲之，其製視紅毛尤精，發時以銃尺量之，測遠鏡度之，靡不奇中，紅毛乃不敢犯。……』

按東望洋砲臺，建於十七世紀初年，時荷蘭人初來南洋，與葡人爭雄海上，以澳門爲其攻擊目標，但葡人奮勇抵抗。一六二二年（明熹宗天啓二年）荷人大舉攻澳，爲葡人重砲所卻，其被捕之荷人，遂役於葡，建築要塞，至今東望洋砲臺上禮拜堂門前，尙有花鋼石之荷俘造像，以爲勝利之紀念焉。伽斯蘭砲臺，在娘媽角後，法蘭西斯克僧人（Franciscan Friars）所造，一六二二年，荷人攻澳門之時，已爲防禦要塞；一六三二年（崇禎五年）增築，有上下二砲臺，上臺一八八七年重修，有無線電臺，今廢。此種砲臺在今日軍事上是否可用，頗屬疑問；惟一八〇八年拿破崙戰爭之時，法人將攻澳門，英軍代葡人守之，伽斯蘭、東望洋、西望洋（Bom Parto）砲臺，皆駐守軍，足見其重要。三巴砲臺，在三巴寺附近，據要塞上，今日尙爲攻守要地。南灣砲臺，臨濠鏡澳上，當Boa Vista旅館處，今廢。西望洋砲臺，當濠鏡澳之右，與東望洋砲臺隔灣相望。澳門諸砲臺昔日防禦在海，今則轉以對陸，其東望洋及三巴砲臺，皆可直射香山，葡人之防禦工程，固未可忽視也。

登西望洋山，上有巴黎王寺，卽所謂 Convent of St. Clare 是也。地據西望洋山巔，形勢極佳。寺建于百餘年前，爲女修道院，後毀于火；一八二六年重修，迄今又已百餘年矣。今遺址尙在，惟院宇已空，而鐘樓亦搖搖欲墜。院東對伽斯蘭砲臺，有已廢之無線電台，以地望考之，St. Clare 必爲俗所稱巴黎王寺無疑。寺正在修改，有葡人引進，導至花鋼石像之前，作少女合掌禱上帝狀，矗立石柱之上。其前有臺，登此而望，濠鏡澳彎彎似月，明淨絕塵，西則內港亦作環形，所謂南北雙環是也。東望洋山及三巴砲臺，遙列如屏。遠望則海天一碧，島嶼隱現，披襟當風，胸爲之暢。澳門紀略上卷：『過望洋村折而西南，一山青巉巖，中嵌白屋數十百間，形繚而曲，東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灣，可以泊船，或曰南環。二灣規圓如鏡，故曰濠鏡。』印任光南環浴日詩：

海岸如環抱 新潮浴渴鳥 鎔金看躍冶 丹藥走洪爐
舟泛桃花浪 龍盤赤水珠 蠻烟頓清廓 萬象盡昭蘇

又濠鏡夜月詩云：

月出濠開鏡 清光一海天 鳥深驚雪積 珠湧唵龍旋
傑閣都凌漢 低星欲灑船 纖塵飛不到 誰是廣寒仙

又濠鏡新秋晚眺詩云：

玲瓏孤島插青蓮 掌上金莖玉露天

傑閣凌波人在鏡 高帆落檻屋疑船

飛殘疎柳誰家燕 叫冷斜陽幾樹蟬

好景關情動秋思 故山如畫白雲邊

屈翁山澳門詩云：

廣州諸船口 最是澳門雄 外國頻挑釁 西洋久伏戎

兵愁蠻器巧 食望鬼方空 肘腋教無事 前山一將功

南北雙環內 諸蕃盡住樓 薔薇蠻婦手 茉莉漢人頭

香火歸天主 錢刀在女流 築城形勢固 全粵有餘憂

路自香山下 蓮莖一道長 水高將出船 風順欲開洋

魚眼雙輪日 鱸身十里橋 蠻王孤島裏 交易首諾香

禮拜三巴寺 蕃官是法王 花補紅鬼子 寶鬘白蠻娘

澳門紀遊

鸚鵡含春思

鯨鯢吐夜光

銀錢么鳳買

十字備圓方

山頭銅銃大

海畔鐵牆高

一日蕃商據

千年漢將勞

人惟眞白氍

國是大紅毛

來往風帆便

如山踔海濤

五月飄洋候

辭沙肉米沉

窺船千里鏡

定路一盤針

鬼哭三沙慘

魚飛十里陰

夜來鹹水滿

朵朵上衣襟

臺前夾竹桃扶疎，翻紅舞白，絢爛悅目。下臺又爲一平臺，後爲石窟，鑿聖母像，前列座數十，蓋葡人所禱之所也。臺繞以石欄，榕樹三四，佳蔭滿目；石窟左右則棕欄森森，奇卉異草，遍布其間。南望海天遼闊，遠嶼明滅；北望則橫琴諸島，連障疊翠，蓋於此而臥雲挹月，修道養性，雖蓬萊三島，不是過也。流連久之，下山沿濠鏡澳行，澳彎彎似新月，沿海有隄，榕樹成蔭，葡名 *Paya Grande*，爲澳門勝景，詩人畫士（*George Chinnery*）吟賞之所也。其地柔波如語，古樹成蔭，每當新秋晚霽或皓月潮生之際，緩步其間，超然出塵；葡人稱爲『海上清音』（*Shore Song*），洵不虛傳矣。

灣盡登東望洋山，土名螺施山，馬路環山而上，兩旁濃陰夾道，偶然古樹穹窿中望見遠海，浩渺如霧，駛行其中，似鳥飛樹杪，爲之心曠神怡。山巔有砲臺並燈塔，建於一六三七年，蓋爲中國最古之

燈塔云。下山駛行堤上，至海邊，葡人築堤過海，以博土地，駛行新堤之上，一望平廣，如荷蘭之新村，別有意境。從此過無線電台，至 Vasco da Gama 花園，土語新花園是，氏爲發現好望角航路之第一人，故葡人立石紀念之。

由此駛行驛路，直達蓮花莖，過關開，中葡分界之處也。關開，葡名 *Pora do Céu*，爲香山通澳門之孔道，關有暗砲臺，十六世紀時（明萬曆二十八年以前）中國在蓮花莖上設關，以稽行旅，並禁出入，關爲中國式，至今澳門議事公局中，猶懸有此關畫圖。直至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始毀於葡人時 *Ferreira do Amaral* 爲澳門總督，惡中國官吏橫征暴斂，驅之出關，是年八月二十一日，*Ferreira* 被華人戮於關前（至今在普濟禪院之前猶有氏之造像，以紀念其爲自由之戰爭），於時中國軍隊，長驅直入，據高崗（*Pak Shan Leng*），澳門垂危。時有 *Viente Nicolau Mesquita* 者，澳門土產之葡人也，率三十七人直衝華軍寨壘，作殊死戰，華軍潰散，葡人毀其堡壘，並及關開；因於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在其舊址新建關開，遣兵戍守，上鐫葡文：

A Patria Honrae quae Patria vos Contempha

以紀念總督並 *Mesquita*，有如凱旋門焉。出關門，左右鐫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蓋爲戰勝之紀

念日也。關前爲中國地界，中以二百碼爲緩衝地帶，昔日中國路政不修，外人每謂澳門道路修潔，濃蔭相並；一出葡境，則坎坷不平，一望荒涼。今則香山公路築成，氣象宏整，外人當無間言矣。入關間，遙望南屏諸山，鬱鬱蒼蒼，舉目河山，不勝故國之感。過蓮峯廟，卽普濟禪院。從此駛行隄上，入青洲山，山故海外蓬萊，清幽絕塵。澳門紀略云：

前山澳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厥壤硯，厥木樛，巘峘蒼蔚，石氣凝青，與波光上下，境殊幽勝。明嘉靖中佛郎機旣入澳，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復建寺於茲山，高六七丈，闔敞奇闕。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守臣盧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毀其所築城，蕃不敢拒。今西洋蕃僧構樓榭，雜植卉果，爲澳夷游眺地。

考之英籍 *Picturesque Macao*，則云。

此青鬱之小島，今已與澳門相連，在工業發展上佔重要地位。青洲山昔日孤峙海中，受西江濁流之冲刷，自耶穌僧人（*Jesuits*）在島修建道院（原文爲 *Santi-torium* 本爲養生所）及避暑別墅，名始見於史乘。葡人建築寺院，頗引起中國之疑懼，以爲葡人爲此，或有軍事作用。按耶穌僧人始築青洲山爲一六〇八年（明萬曆三十六年），及耶穌僧人被放逐出澳，其園林別

墅，判歸澳門某市民，蓋某對於耶穌僧人，曾有一萬四千兩之債權故也。一八二八年，皇家聖約翰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t. Joseph）出二千萬，收買其地，自後青洲山遂爲該學院所有；惟別墅無恙，園林依然，猶示過去之遺蹟。近年有隄與澳門相連，佳蔭相屬，青洲山遂連於大陸，不復孤峙海中矣。

對照中西籍記載，年代容有不同，而事蹟則無二致。青洲山風景清幽，多詩人吟詠，釋跡刪青洲山詩云：

突兀中流亂石隈 青洲咫尺擬蓬萊

潮頭撼岸晴還雨 屋角驚濤晝地雷

獼犬吠花人跡斷 飢鷺占樹鳥聲哀

憑誰爲向馮夷道 還與華亭作釣臺

印光任青洲烟雨詩云：

海青多氣象 烟雨侍青洲 蒼涼春亦秋

鐘聲沉斷岸 帆影亂浮鷗 景比瀟湘勝 何人遠倚樓

其風光之引人入勝如此。惟今則聖約翰學院已（自一八八九年）租島之一角與英香港青洲水泥公司（Green Island Cement Co. Ltd.）烟囪林立，已無復當年蒼鬱蒼涼之景象矣。

從青洲山駛回澳門，重入都市，途經公墳及教堂一座，葡人叢葬之所焉。更前行過白鴿巢，葡名 Camoens's Grotto，入其中，古樹蒼翳，佳卉森列，拾級而上，至 Camoens 紀念碑，當山洞之前。 Luiz de Camoes 係葡國有名詩人，馳名世界文壇，生于一五二四年，卒于一五八〇年，擅長史詩，兼長抒情詩，氏一生漂泊，極多轉變，所謂『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是過來人』，足以擬之，初轉戰非洲，繼不得志於祖國，以一五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去國，初至臥亞，參加對阿刺伯人海戰，一五五八年至澳門，愛白鴿巢風景清幽，隱居於此，完成其 Nationallepos，但不久免職歸臥亞，於涓公河口遭破舟之厄，攜其詩稿逐浪浮沉，僅以身免。後人仰其高風亮節，爲之立像於白鴿巢崖前，游人至此，讀其遺文，念其漂泊，每爲之低徊不止。

從白鴿巢緣道而上，至三巴門，澳門最古之建築也。按三巴寺葡名 Igreja de Sao Paulo，爲中國最古之教堂，今僅餘半壁矣。寺建於耶穌僧人，奠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成於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殿宇宏麗，係文藝復興時代晚期作風。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葡

政府放逐耶穌教徒 (Jesuits) (駐軍三巴寺；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寺毀於火，半壁僅存。澳門紀略下卷澳城一則云：

寺首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爲之。高數尋，屋側啓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上有樓，藏諸樂器。有定時臺，巨鏡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爲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響。僧寮百十區，蕃僧充斥其中……

又云：

三巴寺僧削髮，披青冠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按，蓋羅馬教皇任命之主教也。）澳曾無與敵體者；有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其出入張蓋樹幡幢，僧擁衛之；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俟過後然後起，法王或摩其頂，以爲大幸，婦女尤信嚮之。

此蓋爲中國文獻中關於教堂最古之紀載矣。印光任三巴曉鐘詩云：

疎鐘來遠寺 籟靜一聲閒 帶月清沉海 和雲冷度山

五更昏曉際

萬象有無間

試向蕃僧問

曾能識此關

釋跡刪三巴寺詩，亦有『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之句，可想見其盛。今則寺宇蕭條，遺蹟蒼涼，僅餘崇門一座，猶可想像昔日之宏麗而已。流連久之，歸旅舍，飲于葡萄牙酒店。

午後搭長途汽車，出關，游前山寨，翁山詩所謂『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是也。寨北距香

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澳門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啓元年始。入其城，門鐫『威控南濱』，行女牆上，制陋而固，西有門，額題『金湯永固』四字，其後即前山也。穿行城中一週，即搭車歸澳門。向晚再游巴黎王寺，屹高臺遙望，海上風寒，烏雲蓋天而來，兩脚飄過小橫琴，須臾傾盆而至。滿山棕櫚葉戰，蕉葉披離，遙望南屏諸山，依然浴日，遠山近水，島嶼明滅，景象至佳。行南灣歸去，斜陽將下，榕影滿地，海水汨汨而至，景至和平可愛。

遲暮更至三巴門憑弔遺址，斜陽蔓草，彌令人思，因詩以紀之：

飛閣嶙嶒倚太空

當年原是教皇宮

法光普照三千界

雲海梯航萬里風

半壁僅存傳髣髴

遺容猶在思鴻蒙

劫灰四百餘年後 踽躅蒼涼夕照中

夜九時搭輪離澳，燈光一線，漸遠漸杳。夜酷熱不能成眠，烟月迷離中過大虎山小虎山，景至幽遠。旭日初上，舟過黃埔，不移時，又至喧闐之長隄矣。

註 1 見 Stanton 之記載。

註 2 見 "Picturesque Macao," by J. Braga; and Printodana Published by Po Man Lau, Macao 1926.

(三) 游後雜感

澳游既竟，考其史乘，覽其圖籍，閱其統計，慨然興感。雜錄一二，以爲本篇殿。

第一，澳門之失，實由於積漸相承，而其初則由於葡人之欺騙，與中國官吏之貪賊所致。Som-

bat 於其所著近代資本主義一書中，論初期資本主義之精神（註 1），以爲資本主義初起之時，其經濟意識爲浪漫的，航海家、大商人、海盜、公使、政府官吏，實爲一體，所謂發現航路，亦不過有組織之掠奪艦隊，爲海盜之別開生面而已。所謂探險家即爲海盜，海盜即爲大商人，皆體力強大，富於冒險精神，長於海戰，兼爲暴虐之征服者，與意大利之大盜，如 Can Grande, Francoisco Sforza, Cesare

Borgia 初無二致，所不同者，其獲利之觀念較爲發達，較接近於資本主義而已。此在十六十七世紀英國之“Shipping-merchants”如 Hawkins 最爲顯著，John Hawkins 爲海上巨商，知名於無敵艦隊之戰，西班牙人最憎恨之，其一生或爲發現家，或爲國家官吏，或爲海盜，或爲商人。當時此種掠奪精神，普及荷西英各國；航海發現新地，爲有組織之掠奪，各大商業公司，如東印度公司等，爲有組織之分贓機關；故此種海盜在海上相遇，則發生激烈之海戰；若新至一地，則竭力擄取，充分掠奪，利盡則舍之他去，初無永久佔領之決心也，如葡人之於錫蘭，之於馬刺甲，皆其顯例。讀此西人方面自己史論，可見當時中國士大夫目夷人爲海盜，『喜則人而怒則獸』，『詭形異服，劍芒火砲，彌滿山海』，初無足奇，葡人之於澳門，初則卑詞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澳地暴諸水漬貢物』，繼則租借，最後反客爲主，實行佔領。西班牙之於呂宋，初則卑詞乞地如牛皮大，繼則縫數百牛皮爲一張以求地，終則實行佔領。其狡滑欺詐，先後如出一轍。故葡人之得澳門，實由於欺騙；葡人之所以保澳門，亦由於賄賂，明乎此，則將來收回澳門之道，可以思過半矣。

第二，自奴隸貿易國際訂約禁絕而來，『苦力貿易』繼起，所謂苦力，實爲變相之奴隸，半以威迫，半以利誘，或竟施以劫奪，運之船上，送至南非、澳大利亞、南洋羣島各處。苦力既至其地，則以賭博

誘之，使其負債纍纍，苦役異國，什九不得生還；其中尤以華人佔最大多數，最被虐待。而苦力貿易之中心，實爲澳門，澳門之所以繁榮，苦力貿易甚且爲其一因。故自一八七三年禁絕苦力貿易，澳門頓受影響，今雖表面禁絕，然暗中依然滋蔓。此不但不容於國際條約，亦且有傷於人道，此澳門當收回之理由二。

第三，澳門政治之腐敗，實爲各租借地冠。烟賭公開無論已；且收容逃亡，論者以『煙賭之窟，逋逃之藪』八字形容澳門，實爲至論。澳門政府唯求收入，故一行放任，馴至鴉片公賣，賭博公開，煙寮銀樓，觸目皆是，此澳門應即收回之理由三。

或謂澳門爲各租借地之祖，設欲收回，葡國一國固不足慮，但列強唇亡齒寒，必起而干涉。此則視政府之有無決心，及外交政策之運用如何而已。失地可復，國亡可續，世固無一成不變之政治勢力也。

澳門淪爲異域，近四百年矣。近則東北失陷，邊疆日削，國土之蹙，年復一年！論收回失地，似澳門爲不急之圖，然事或有緩急，而同爲失地則一，有心人其徐圖之。

註 1 Sonl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Zweiter Band. Minchenunni Leipzig, 1924. SS. 25—29.

汗
漫
集

二八八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青溪四。

一八 入羅浮記

有如采樵子

入洞聽琴筑

歸家寫遺聲

猶勝人間曲

二十二年之夏，余來嶺南，將入羅浮。嘗聞羅浮海上仙山，神靈窟宅，惟以邈處海嶠，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能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逸世高蹈之士，卽希仙慕道之人。嘗聞之古籍，山之高且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里，峯巒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澗川源，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未易遍覽。而況來游者，暫至倏還，旬日而罷，又安能週知。且山川阻隔，盜匪縱橫，謀之同道，尼我者常十之八九。既讀王煥之言，以爲羅浮高不如衡華，奇不若天台雁蕩，然能佐命南嶽，知名宇內，並列於衡華天台雁蕩之間，舉世無貳詞。蓋衡華二嶽，蒼莽渾灑，不以小節見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瀾也；羅浮，莊列也。其言雖若附會，然亦有至理。坐臥想像，益切登臨之思。會廣州青年會有羅浮旅行之舉，因欣往參加。約以八月一日之晨，發自廣九鐵路車站，取道直趨羅浮。

(一) 羅浮傳說

八月一日，未曙即起，逕赴廣九車站。八時車開，將近石龍，遙見天際長嶺突起，雲影離合，蓋即羅浮山矣。屈大均廣東新語云：

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爲一；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漢志云：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傳之，故名羅浮。博，傳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故袁宏竺法真作登山疏，皆言羅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羅爲浮主，而羅浮之東麓有博羅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雲山焉，與之鼎立，人亦以爲三島。則羅浮又爲白水白雲之主矣。其峯四百三十有二，羅與浮半之。遊者自西而入，則羅多而浮少；自東而入，則浮多而羅少。羅之巔曰飛雲，其西有三峯，亦峭絕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極巔，每當雨霽，白雲洶湧四出，大風蕩漾，乍往乍迴，若尙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嘗欲遠於羅山然者……

按蓬萊浮海之說，雖係神話，然幻想極富，故屈子又云：

羅浮乍合乍離，變態不定。予有羅浮曲云：

可憐羅浮山

離合亦有時

天雨羅浮合

天晴羅浮離

蓋其合也，以鐵橋而合；其離也，以鐵橋而離。鐵橋者，羅浮之司命也。予又有鐵橋曲云：

浮山不復浮

與羅合爲一

若非一鐵橋

安得如膠漆

又云：

羅浮若夫婦

一合不復離

祇恐鐵橋斷

大川來間之

又云：

飛橋天半接羅浮

鐵柱雙標在兩頭

鎖住蓬萊東一股

浮山不逐海潮流

又云：

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羅西者曰浮定岡，在增城東者曰焦石嶺，亦曰浮定岡，高可三百餘丈，盤踞二十里。相傳浮山初來，以此二山爲碇……宋人詩云：

乃知雲浮山更浮 二山長與三山流

二山謂羅與浮也。蓋羅以碇而後長有浮，浮以碇而後長不浮，一卷之多，浮恃之，羅亦恃之。向稱羅浮在海之中，不知海乃在羅浮之中。自朝至暮，白雲如波濤，浩浩無際，予身渺然，乃一葉之舟。嘗言登羅浮有如浮海，賦詩云：

霓霓太古雲

至今未開關

山氣日洶湧

隨風灑精液

觸石生洪波

微茫在咫尺

登山若浮海

舟航卽輕策

浮山復浮去

與羅萬里隔

僅餘玉女峯

娟娟在肘腋

又云：

自惠陽東下，兩山夾江，忽一峯橫出中流，形如蒲盧，謂之蒲盧嶺。……遙望羅浮，如崑崙巨舶，此山在其東三十里爲碇，若羅浮之大小二石樓，則帆檣也。故是山名浮碇岡。風濤作時，岡勢隱隱欲動，故曰浮碇，浮山爲蓬萊之一股，是岡亦浮山之一臂指耶？

凡此幾許文章，皆從離合二字做出。蓋太古浮海一說，極爲旖旎，可歌可詠，與羅浮文獻所關匪淺。若謂翁山真信此事，則近於陋矣。故如黃培芳浮海紀勝所謂：

浮山乃蓬萊左股，太古自東海浮來，安期生於此得仙。其報始皇書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安知不指蓬萊左股邪？始皇不悟，遣徐福男女三千，求之海上，誤矣！嘻，山中之蓬萊，尙不能到，況海上邪？諺云：『有約不到羅浮；』余謂卽到矣，輒遊羅山而止。故蓬萊左股，到亦匪易。

是直信浮山爲蓬萊左股，視翁山又遜一籌矣。

至於羅西浮東之說，自屈氏而外，說之者尙衆。如黃培芳云：

羅浮二山，判自分水凹，凹之西爲羅，凹之東爲浮。自西入則羅多浮少，自東入則羅少浮多。然羅淺浮深，遊者罕至。迺佩至楊氏，謂羅浮僻在海角，羅山隔絕於浮山之後，是以佳境幽谿，多蕪沒於危巖大壑間。此誤以羅爲浮，從無是倒置者。

實則古來文人，不求甚解，甚至自己東西倒置，而猶以他人爲倒置。按羅浮二山，實羅東而浮西，余嘗攜指南針，親指羅山極頂，實測得之。故屈氏謂：

羅山在西多陰，故雲常在其上；浮山在東多陽，故雲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見，而羅山次之，以雲在其下故也。

實誤。蓋前人亦已見及。潘耒遊羅浮記云：

吾觀羅浮二山，橫互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概未之及，即羅亦僅東南一隅在沖虛左右者，如華首臺後泉石至佳，且無述焉，況其他乎……

惲敬遊羅浮山記亦云：

西爲浮山，東爲羅山。遊者自山南由浮入羅，曰龍華寺，曰華首臺，曰黃龍洞，曰延祥寺，曰寶積寺，曰白鶴觀，復東繞山至北，由羅入浮，曰沖虛觀，曰九天觀，曰茶山庵，曰酥醪觀，皆釋老之宮也。樹與石甚勝，其附近名蹟，可一一尋之……

是蓋實地體驗之文，與前人之專憑臆測者又不同矣。

(二) 羅浮道中

自石龍下車，改乘帆船，循東江支流而上，兩岸平曠曠野，一望無際，惟羅浮山峭拔天外，時隱時現。舟行可四小時，抵東博墟，已近二時，匆匆午餐，即步行入山，沿途水田綿連，阡陌縱橫，而風光娟秀，殊不減江南。行行重行行，路多曲徑，見山色愈邇，泉石樓臺，已隱約可辨。過茶亭三四，已近黃昏，東山

月上，樹影婆娑。入山愈深，氣亦愈肅。將近沖虛觀，水聲潺潺，泉流清澈。羅浮故多瀑布，引爲谿澗，流爲水田，環山數十里內，惟聞水聲潺湲，清冷悅耳。沖虛觀前後，景色鬱蒼，夜光中倍覺幽遠，因詩以誌之。

沆瑩明滅夜

星月交輝天

不聞鐘聲響

但聆澗水潺

泉清山弄影

林密樹鳴蟬

路轉三清觀

峯迴百丈淵

齋堂羅野餼

經室問空禪

欲悟窮通理

深山啼夜鶻

(三) 沖虛觀

沖虛觀，故葛稚川所居，唐置祠，宋立觀；往時宏麗，中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唯三清殿存。其御簡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唯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繆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

(潘耒遊羅浮記)

月色微茫中，抵沖虛觀。觀前有潭，右倚麻姑峯，左右奇卉羅列，古木龍葱。拾級而上，入觀門，額題『沖虛古觀』。門內供王靈官，崇簷覆宇，極爲宏麗。再進爲三清寶殿，上供元始道德靈寶三天尊，右

供玄天上帝，左供太乙。三清前列座凡八，自右至左，爲南帝、玄壇、福雨龍王、句陳天王、無上玉清王、文昌帝君、太陽太陰、玄天上帝。各圖畫雲氣，威儀嚴肅。殿左廡列鼓，右置鐘磬，每屆黎明，鐘鼓齊鳴，夢迴諦聽，至足發人清省。三清殿右後爲葛仙殿，中供葛洪，右黃大仙（野人），左邱祖師（處機）。左後爲呂祖殿，供呂洞賓。按沖虛爲羅浮祖觀，其他白鶴黃龍九天酥醪等觀，皆從此分出，故其宏麗甲一山，而所存道教遺跡亦獨多。觀西北有園，稚川丹竈遺址在焉。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卷三有云：

舊志丹竈在沖虛觀葛仙祠後，東坡書『稚川丹竈』四大字。至今人於其煉丹處撮土爲丸，可
以療病，取之不竭。道士常以贈人，謂之丹竈泥云。

今竈碑尙題『稚川丹竈』四字，至是否爲東坡所書，則無可考矣。竈作八角形，分列八卦方位，正南爲乾，正北爲巽，而爐口則在西北震位。竈西爲洗藥池，池北有亭，奇卉異葩，扶疏拂簷。有鷹爪花，擷而供之几席，異香滿室；更有紫藤花，絢爛奪目；而朱蕉結實開花，更所罕觀。流連久之，因上亭小坐，麻姑峯娟秀拔俗，隱約林際。月映巒光，風飄花影，惟聞夜鶻長啼，響自深林中而已。

（四）朱明洞

翌晨，聞鐘鼓聲即起，出觀門，尋瀑浚水聲，循澗而上，渡石橋，至朱明洞。屈大均廣東新語云：

朱明洞爲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臍，精神所穴，日月歸宿其中，故曰洞天。……曰朱明者，純陽無陰也。……朱明洞羣峯如環，中虛以成奧室，於卦爲離，離爲日，故曰朱明之洞。日爲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數第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虛，惟虛故多其竅穴，以爲洞府，其曰朱明耀真者，言南粵爲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從出，朱明耀真，乃天下之火府也。……

讀翁山詩有云：『耀真祕陰室，朱明開陽宮，』蓋卽指此。今惟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羅浮山志會編卷三引舊志云：

黃野人有庵近沖虛觀，常有啞虎守之。今肉身尙存人間，有緣者或遇之。
又卷四引羅浮書云：

黃野人，葛洪弟子也。洪既仙去，留丹於羅浮柱石間。野人得一粒服之，遂爲地行仙。常行人世，或有遇之者。一日醉歸，取煤書二詩壁上，渡海而去。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八怪語云：

黃野人，相傳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間；野人服之，居羅浮，爲地行仙。往往與人相遇，或爲黃冠，或儒者，或爲溪翁山婦，或牛或犬或鳥或大胡虺，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見之。蘇子瞻常游羅浮，見一田嫗負兒，嘲其黑乳，嫗答歌多言子瞻隱事。子瞻大驚，欲就語，嫗忽不見。子瞻嘗云：『羅浮有一野人，相傳爲葛稚川之隸，有道士鄧守安者，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大均嘗至羅浮，一人云，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意其爲黃野人也，拜求丹藥。老者指虎糞示之。僧見虎糞猶煖，有氣蒸然，且雜獸毛腥穢，不敢嘗。俄而虎糞漸消滅，僅餘一彈丸許。一樵者至取吞之，異香滿口，後得壽百有餘歲。又有見黃野人冠烏方帽，著鞢，往來黃龍華首之間，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歲，猶愛梅花未歸。』又有人於石巖間見一無衣人，紺毛覆體，異之，再拜問道，其人了不相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有一僂僂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一石以進，及起則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脚瘡不愈，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瘡卽愈。又有采筍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雲氣，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黃髮離披，以薪觸之，稍稍退縮，相對寂然無言，至明，乃跳躍而去。又有僧於聚霞峯側見一人從竹叢中驚出，披髮至地，大呼疾奔入澗，視足跡長二尺許。是皆黃野人之所爲云。黃野人故有庵

廬在沖虛觀西，遺蛻尙存。宋太守王寧登山尋其廬，一樵夫持一竹篋授之，隨即不見，視竹篋三丈無節。又有采藥者至大石樓下，洞門忽閉，一披蓑美少年，腰插斧柯，手攜一幼女，顧視采藥者曰：女識吾否？問之則書數字於其手，行十餘步，忽不見；洞門復閉，惆悵者久之。亦意其爲黃野人也。山中仙靈頗衆，人稀得見；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其事見山志，不可枚舉。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黃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見之不識云。

羅浮榛蕪未闢，尙爲洪荒世界，入山者有所遇而怪之，輒以爲黃野人所爲，以故羅浮怪誕之說，集於黃野人一身。甚者以訛傳訛，變本加厲。實則黃野人爲王體靜，係開闢羅浮之第一人。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四解惑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遊浮山觀源，未有室居。纒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遇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源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尸，埋於園中。觀源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尙怪者，因諺云：『野人既死，處士陳恆發其棺，惟見空衣。』翱與陳恆相遇，

問其故，恆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李翱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翱奉牲牢於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於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羅浮山志會編卷十錄宋郭之美羅浮山記序全文，有云：

訪諸山僧，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二十條，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

由此可見黃野人、王野人實爲一人，粵語黃王不分，日久遂以訛傳訛，而黃野人遂一變爲葛洪弟子，二變爲地行仙矣。余在羅浮七日，山中人或談鬼，或言怪，皆疑黃野人所爲，實則黃野人、關草萊、披荆榛，以躬耕成村落，蓋開闢羅浮之祖也。

繞出石後，有屋數椽，已圯，儘餘室基，半沒榛莽之中。有黃道士者，前曾在葛嶺黃龍洞相遇，指曰：『此湛若水先生讀書處也。』按當是之時，南海洗少汾有書臺在青霞洞，湛甘泉治朱明，方西樵治金牛；其後黃泰泉治泰霞，龐弼唐治黃靜，葉綱齋治石洞，蓋於時講學之盛，海內莫有過於羅浮者。王青蘿訪青霞洞詩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猶作讀書聲。』余今日過若水先生故址，環顧榛莽叢生，風泉冷冽，亦有此感也。

(五)寶積寺

寶積寺有卓錫泉，子瞻以爲過於清遠峽水，實嶺外諸泉之冠。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殆不虛出云。泉久湮塞，山中人莫知其處，崇正間有僧湛若者，嘗於味爽見白氣從崖石下縷縷而上，疑有異物，燔石發之，得一井深二尺許，有碑云：『古卓錫泉。』飲之，味甘以冽。始知爲子瞻所稱之泉。其石乃震雷所墜也。予爲銘曰：『天生靈泉，以石封之。甘而不食，淵默自持。素華夕上，白氣朝滋。寒含水玉，噉吐金芝。養蒙既久，時出如斯。於其始達，貴即充之。放乎四海，有本宜師。』……（屈大均《廣東新語山語》）

游朱明洞既畢，卽繞出沖虛觀，取道往寶積寺。遙見老人峯秀峙雲外，蒼翠宜人。既聆泉流潺潺，過白鶴洞，越山陂三四，卽登山徑。遙望巉巖鑿鑿，瀑流其上，如懸匹練。須臾山迴路轉，至寶積寺，已在半山中矣。寺有味泉亭，今廢，後人於其地改築一亭，亭後有泉，水味甘冽。子瞻品爲嶺外第一泉，卽所謂卓錫泉是也。江右熊炳離爲之識曰：

景泰禪師卓錫泉，形如盂，不溢不涸，飲之甘如醴，他泉弗及。余欲遍酌天下人，知味者鮮。東坡品

爲入粵第一泉，以爲水不露出。東坡知味者，庚子夏與山僧德堃飲斯泉，因建亭其側，顏曰味泉，味其味也。

是泉清可以鑒，積雨不盈，大旱不涸，用以煮茗，堪稱仙品。

(六) 白鶴觀

品茗畢，即取道下山，入白鶴洞，訪白鶴觀。觀前臨潭，清泓可鑒，觀頗莊麗，但崇宏不及沖虛。正殿供太上老君，折西入客堂，有道人守一胡理性一聯云：

者裏不知塵世界；

此間應是小蓬萊。

客堂前有小庭，山石掩映，盆景可觀。有聯云：

水聲晴亦雨；

山氣夏如秋。

蓋屬寫實。在觀用素麪茗飲，即沿溪流而上，尋龍潭之勝。

(七) 龍潭

出白鶴觀數十武，漸聞水聲潺湲，循山澗而上，兩岸多怪石巉崖，濃蔭蔽日，奇卉夾道。再上有亭翼然，下臨深澗，其前則飛瀑喧庭，作天風海濤聲，是即龍潭瀑布是也。瀑分爲大龍潭、小龍潭、藥槽、石臼、大水簾、小水簾，皆一水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碎訇如雷，其間飛沫濺珠，懸水百仞，洵奇觀也。屈大均山語云：

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爲長溪者七十有二，瀦爲潭七，爲神湖一，爲淵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最高爲分水嶼之泉源，從二頂而下，約三千丈。大則蝴蝶洞之水簾，次高則明福觀之小水簾，黃龍洞之二瀑布，夜樂池之瀑布，流杯池之兩瀑布，龍王坑之瀑布，東麓之白水，皆以數百仞計。其在神湖者上一瀑布輸之，下衆瀑布派之，轉相高下，傾瀉如注雷，尤奇。其他淵潭之水，一一皆然……

所謂流杯池之二瀑布，蓋即指此。潘耒游羅浮記云：『澗中平廣處有石坡，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因沿澗拊石而上，遙見玉女峯、老人峯、大小石樓，連障疊翠，秀出

雲外。行行又得一瀑，瀟而爲池，泉流清澈，可以鑿人，因游泳其間，傾聆天風海濤聲，清泉泠泠，繞身而流，幾疑置身廣寒宮，不復人間世矣。暢游久之，始沿流而下，渡枕流石，至洗心亭畔。石壁題詩頗衆。左懸壁上有宋人篆書『羅浮石刻』，上題淳熙己亥良月望日，下署守睢陽吳襄男。筆力蒼勁，字徑及丈。右壁題『忘機石』，並長洲吳天極詩云：

古人何所見

潭以五龍名

旁聳兩山翠

中分一水清

近看珠箔色

遙聽珮環聲

攜杖探幽壑

悠然適我情

余亦題一律云：

蒼翠晴巒入瀑流

洗心亭畔浴清湫

澗鳴滿耳晴遠雨

山氣侵人夏亦秋

尋勝有心游白鶴

訪禪無意入羅浮

深宵試向潭中坐

瀑瀉崑崙萬壑雷

(八) 酥醪觀及浮山第一樓

余游羅浮之第三日，卽擬游酥醪，並一探浮山之勝。從沖虛觀至酥醪，須繞出羅山之後，逾佛子凹（一名酥醪嶼）而入浮山，凡數十里，乃至黃培芳浮山紀勝云：

酥醪觀在浮山之北最深處，爲葛稚川北庵。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元邱，酖元碧之香酒，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客乘鸞車而去。元邱北山也，酥醪以是名焉。自佛子凹至此八里，高逾外間數百丈。海豐令林寅榜曰：『風倅懷葛。』蓋回顧塵世，已隔萬重山矣。觀後滿山植松竹，迴雲翳日，白晝生寒，深碧中行，綠天無際。又有老梅古桂，花時仙香可餐。……環洞皆山，週迴約三十里。……洞後爲白水門忘機石，前則西流水出焉。兼有凝碧潭石竈之勝。

早八時發自沖虛觀，乘肩輿行。曉來風雨如晦，羅浮諸峯，盡隱雲霧之中，卽老人峯亦不可見，行可十餘里，至浮山之陰。一路水聲潺湲，農人引泉爲水田，高下遞降，可十餘層。將近浮山，山色愈翠，古木愈茂，間有棕櫚芭蕉掩映泉石之間，往往綠蘿蔓延，蒙籠一山；與羅山迥異。相傳浮山太古時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故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此說雖近荒誕，然細察二山植物，則確有不同。

入山口，沿谿澗行，清流縈碧，水聲盈耳，渡溪澗可二三，已上山徑。仰望天低雲平，沛然欲雨，登未

及半而風雨至矣。俯視白雲瀾瀾，已隔人寰。山石峻峭，滑不容足，而草萊叢蕪，衣履盡溼。久之始抵酥醮，有破簷二椽，可避風雨。迴首來時路，渺茫不可尋，僅從白雲隙處，窺見阡陌水田，溪流明滅而已。入嶼後復下降，緣水而行，石澗縈紆，長數百丈，寒藤絡秀，古木翳青，山深徑遠，迥異恆蹊。過梅谷，逾白水岩，多產菖蒲，流水溶溶，潔耳清心。蘇子瞻句云：

有如采樵子

入洞聽琴筑

歸來寫遺聲

猶勝人間曲

又過松林，天矯如龍蛇。久之始抵酥醮觀。觀額係鮑俊所題。鮑有詩云：

莫嫌留客少

始信入山深

最爲傳神。觀東有浮山第一樓（今爲道同圖書館，滿清遺老所建。）浮山紀勝云：

……道人江瀛濤，建小樓於酥醮觀內，宇雖半椽，殊擅幽勝。樓成，余適至，顏曰『浮山第一樓』。并題句云：『萬壑煙雲浮檻出，半天松竹拂窗來。』昔楊大司馬應嘏讀書洞中，恆樓居，署曰：『小樓容我靜，大地任他忙。』并足識也。

登浮山第一樓，推窗而望，松竹拂檻，青山如屏，若得讀書其間，願作書生不羨仙矣。

出酥醮觀，由道人引至山後，望白水門，浮山紀勝云：

白水門在鴉髻峯最高處，望飛雲上界三峯，隱然相接。上當兩山之凹，下臨千仞之谿，爲浮山諸水關鎖，卽爲酥醪洞諸水匯源，故曰水門。當門處有大石崖，橫八九丈，縱數十仞，水冒出石上。春夏水盛，人可立瀑中，如玻璃然。夾山多杜鵑花，春時盛開，看花往遊，青山橫綺，素練中飛，洵天外奇觀也。

白水門，一稱分水嶼，懸瀑三千丈，道書所謂第三十二泉源福地是也。是日天陰，雲氣瀰漫，凝眺山椒，僅餘玉虹一段，如薄雲噴霧，冉冉從樹巔而出，雖隔數里，猶凜冽襲人，因振筆疾書古詩一首以誌其奇。

朝發沖虛觀

暮宿浮山陔

羅浮古仙窟

元氣何淋漓

四百二十峯

峯峯競離奇

風雲相激盪

雨露時沾滋

霏霧南海雲

飛集羅浮巔

觸石聲鏗鏘

隨流時飄揚

高風連海吹

瀑布與天長

恍如白虹起

天矯雲煙裏

恍如呂梁洪

流沫四千里

子瞻嘗三臨

屈氏亦蒞趾

高山不可仰

景行空行止

按子瞻嘗三至其地，有句云：

何人守蓬萊

夜半失左股

浮山若鷗躡

忽展垂天羽

根株互連絡

崖巘爭吞吐

神工自爐鑄

融液相綴補

至今餘隙罅

流出千斛乳

又屈翁山詩云：

羅浮主客一泉分

泉影天邊似白雲

湯沐東西雙瀑布

仙人誰似子期君

逾酥醪嶼，大色已暮，長嘯歸來。山清月白。『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山靈之化人深矣哉！

(九)黃龍洞

羅浮之洞凡十餘，最勝者曰黃龍，葛洪西庵之故基也。南澳主劉銀嘗夢神人指羅浮之西，有兩峯相疊，一水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斯洞。又夢黃龍起宮所，因名洞曰黃龍。兩峯相疊者，大小石樓也；一水對流者，洞左右交飛瀑也。瀑水落崖下成潭，潭上有歌舞石，可坐千人；而麻姑玉女諸

峯，隱見林際，若窺人微笑然者。玉女峯在小石樓旁，小石樓狀似老人偃僂，一名老人峯。予詩『笑他玉女峯娟妙，長伴雲邊一老人』。（屈大均廣東新語山語）

入羅浮之第四日晨，發自冲虛觀，過白鶴洞、寶積寺，游黃龍洞。未至黃龍觀可四五里，山路漸峻，泉聲愈急。緣溪澗行，渡抱珠橋，懸崖上有湛若水題『黃龍洞』三大字，其地二水交流，泉石相望，景物奇勝。從此履山脊而上，崖上有刻石數行。

是洞昔爲葛稚川西庵，唐爲軒轅集故居。五季南漢劉主建天華宮，游□□有蒼龍見宮側，因名黃龍洞。

其地更有弼唐精舍，據羅浮山志會編卷三云：

黃龍洞中有黃龍精舍，亦曰弼唐精舍。

龐弼唐先生遺言卷二，有羅浮同游錄序云：

始歲戊戌（案即明嘉靖十七年）冬，弼唐子泛南海而之羅浮也，入朱明，息甘泉先生館，將掃迹焉。越己亥（嘉靖十八年）正吉……從此日來，館隘，則葺茅以居。秋九月，遷築黃龍洞，戶屢頻仍，未已也。

由此可見龐嵩遷築黃龍之年月，今則遺址僅存。從刻石處緣徑而上，遙見瀑流一道，飛雲濺雪，雖遠隔谿壑，猶泠泠益耳。蓋龍氣珠光亭下之正流也。將近黃龍觀，澗流作灘，瀦而爲池，青藤掩映，古木參天，濯足中流，超然出塵。由此過迎仙橋，入黃龍觀，觀祠老君，殿宇宏麗。由觀西下，至龍氣珠光亭，下臨百丈懸瀑，高踞峯巔，去黃龍澗十里遙，卽已見之。登此而望，原壤似繡。亭後澗聲泠泠，尋道而往，至嚴公巖，崖石壁立百仞，瀑流其上，瀦而爲潭，巉巖四合，青林障天，有石几石櫂，棋局猶在，傳爲仙弈。『松響半天環珮，澗鳴滿耳笙簧，』足以當之。在黃龍觀茹素齋畢，卽尋徑而上，擬登老人峯。

(一〇) 老人峯 玉女峯

杜少陵詩：『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履；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山中有老人峯，一石老人向北箕踞而坐，俯視石樓，相傳老人星降精爲之。結託老人星者，結託老人之峯也。

從黃龍澗後以上，路皆壁向，有一峯絕銳，童石戴之。側有微磴，陟者頂踵相接，磴盡爲玉女峯，當羅浮肩脊之交，險勢稍平。上有地數丈，上戴羅浮兩頂，若冠髻，下則諸峯纍纍，如腰腫之附於身。而肢體脈絡，無弗相貫然者……玉女在羣峯中，秀麗而小，絕與太華玉女峯相似。太華玉女峯

在東峯右腋間，婉孌懷抱，狀若有情。予嘗有『東峯襟玉女』之句（屈大均山語）。

從黃龍觀上老人峯，初渡石澗，拾磴而上，山徑半沒叢蕪中，幾疑無路。既而石磴愈峻，山勢愈削，遙望老人峯，已蒼翠在目。路九折，歷磴千數，始登峯巔。嘗在沖虛觀望老人峯，見老人箕踞而坐，大不盈拳，今則親至其地，老人石陡絕數百仞，大逾數十丈，非惟其頂不可幾及，即其懷亦不可攀援，徘徊仰望，悵然若失。因前登懸崖之上，振衣峯巔，游目萬里，俯視繡壤如織，溪澗如帶，遙望海門隱現，一氣青蒼；其後則玉女峯娟娟出塵，秀出雲表。於是一聲長嘯，山石響應。翁山詩云：『坐愛盤石廣，臥欣芳草靡。』又云：『洗藥尙未畢，長嘯凌天門。』坐臥懸崖之上，令人流連忘返。

（一一）華首臺

黃龍洞之游既竟，遂取道西行，入華首臺。舊志羅浮靈異記，謂有五百華首羅漢遊息於此，故名。佛書亦云：『華首菩薩五百會於此壇上。』開元二十六年建，後遂爲寺。古刹久廢，明崇禎間空隱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尙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刹人和尙，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刹，尙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庵觀皆廢，惟此僅存。故今日寺中所立住持牌位，以曹洞宗三十三世空隱道獨

和尙爲首，可資證也。

將近華首臺，渡雨花橋，崖石刻『嶺南第一山』五字。折而西，山石磷峴，古樹參天，過古華首臺，平坡圓正，圍以石欄，有寺宇二進，今尙完好。更拾級而上，抵華首臺，殿宇宏麗，西進入客室，係新建樓閣，有曲廊二層，宛如響屨廊，下臨谿壑。余拈籤適得廊上，席地而臥，午夜夢迴，但聽風聲，濤聲，木葉搖落聲，草蟲聲，猿嘯聲，梟啼聲，如夜雨，如海濤，令人塵慮俱寂，超然物我之外。華首臺新訂皈依辦法，凡皈依善信，能繳納本臺香油銀五百元者，可得即時入山長住云。

安頓既畢，聽寺僧閑話。據云寺在山林深處，常見虎豹，惟我佛以慈悲爲懷，不許殺生，故虎豹亦不傷人。更有巨蛇，天矯木葉叢中；其他猿更以百數十計，居深山泉壑之中，見人子行，則呼嘯而至，圍繞不去。嘗有樵夫入山采樵，爲猿所窘，急出斧鋸斷猿腕，衆乃驚散。故單身旅客，切不可輕易深入云。

(一一) 飛雲頂

入山第五日，清曉卽起，擬登飛雲頂，觀滄海日出，屈大均山語云：

山遠視之一雲也。大約陰則雲在上，晴則雲在下；半陰半晴則雲在中，以爲常。頂曰『飛雲』言

常在雲中不可見也……

又云：

天曉時雲如萬箭從崖石隙飛出，遇風則彼此相射，如戰鬥狀。山大故氣盛，盛而其勢怒發不可禦；爲石所壓，故縷縷觸之而出。大抵雲出於石不於土，石剛故雲必觸之乃出。出時四山搖蕩，惟聞風雨馳驟聲，巖岫漂流，乍遠乍近。亂峯浮者如泡沫，沉者如墜雲，日光隱隱如五采綺羅。日東則雨西，日西則雨東，日下則風雨上，風雨下則日上，是皆雲之所變怪，非亭午雲在山腰來往不復上繞，羅浮二頂不可得而見。山志云：『山高絕處非惟人跡不到，卽日月亦不曜，煙霧霏霏，四時若雨，故頂以「飛雲」名。』

嘗聞『來粵東而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余則云登飛雲而不留宿，觀滄海日出，猶不登也。吾志旣決，遂攜臥具乾糧，侵晨卽發，作露宿計。遂自寺右循西溪而上，登竹篙嶺，甚巉削，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又二里至羅漢峯，又二里至文殊峯，並斬崖爲徑，下臨絕壑，回首華首臺，已在深谷中矣。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峯，峯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山人言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婆峯下。又前至小尖峯大尖峯，又前至三丫峯，又前至杜鵑峯，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

杜鵑林中而行，而此峯尤盛，叢柯連幹，羅生巖間。自華首臺至此，行已數十里，方以爲去飛雲頂不遠矣；乃逾杜鵑峯，山迴路轉，見高山互雲，連天而起。遠望絕壁上瀑流如練，叢林掩映，人跡罕到，乃有人形跳躍瀑布之上，迅捷如飛者，可二十餘，初意爲人，細視則猿也，大如成人，鳴聲啾啾，隔峯相聞。蓋杜鵑峯後，盡爲深山絕壑，遊屐罕到，尙爲洪荒世界。由此逾玉女峯上，雲蓬蓬然生足下，縷縷飛遊，如煙似霧，於雲影闔中望見老人峯麻姑峯，已如培塿。更前履山脊而行，東向轉西北，過度仙橋，高直上雲端，久之得活泉一道，潺湲巖石間，有歐美人二十七，組旅行團，依巖結屋而居，皆可俯視滄海，夜半見日，洵勝境也。其西有危峯突起，上有陋室，窗櫺猶存，形如堡壘，疑爲見日庵故址。從此直上飛雲頂，尙有二里，山上惟生草萊，隨風披靡，間有松杉，則伏地委蛇，作葛藟形，山石嶙峋，盡出土上。旣登，則一望浩汗，四百三十峯盡出足下，望海門諸山明滅，外則漫漫無涯，蓋大海矣。須臾霧起，一望蒼茫，白雲洶湧，浩浩無際，微軀渺然，有如一葉之舟，浮沈大海中。因高吟古詩一首，以留鴻爪：

振衣飛雲頂

暢望羅浮山

雲生履鳥下

風出肘腋間

登高望浩汗

天地何漫漫

水激滄海湧

風飄大荒寒

須臾白雲起

鴻濛無遠邇

沉沉四百峯

盡沒蒼茫裏

登高如浮海

浩浩渾無埃

微軀若鴻毛

臨風思遠駛

願駕羅浮山

東遊滄海間

蓬萊失左股

三神安可攀

浮山本無根

大道亦無言

寄語蜉蝣輩

神仙何足論

(一二)夜登飛雲頂

暢望既畢，還下山至西人居處，席地而坐，傾聽流瀑，瀑右有磨石甚圓大，兩兩相疊，中有一小石支之；登山者暮輒隱其下，以蔽風雨。向晚再上飛雲頂，以觀日落，則雲瀾霧合，已不分東西，振衣極頂，獨立蒼茫，念天地之悠悠，悄然心悲。天高風寒，不可久留，因尋徑而下，至席地坐處，嵐霧漸合，天風益冽，日未西墜，已蒼茫不可辨。夜有西人 Harris 夫婦，係嶺南大學教授，見余及歐蘭擬露宿山上，延宿其幕中，並慰勸慰問。夜深霧重，天風愈緊，傾聽長風浩浩，如航行大海之中，雖在炎夏，猶如隆冬，風侵帷幕，袂衣不能耐寒。幸有 Harris 氏所借氈被及冬衣，差可禦寒。午夜誤看鐘錶，以爲黎明四時，起視霧氣橫空，山巒木石，盡隱鴻濛之中；大地作魚肚色，以爲將曉矣。及喚醒僮輩，始知尙未及子時，作魚肚色者，蓋是夜爲望前一日，月光臙腫，映霧氣空濛故也。於是尋途而歸，霧氣極重，衣履爲溼。睡至四

時披衣再起，同遊十人尋道，再上飛雲頂。時曉光未啓，宿霧猶凝，山路崎嶇，登之不易，但聞滿山蟋蟀，匝地悲鳴；又見流螢明滅，黏附衰草之間，蓋天高風急，不易舉翅。登久之，不見飛雲頂，疑失路，霧氣迷漫中，不分遠邇；而山路又漸下降，再試前行，則重霧中漸現輪廓，更前飛雲頂在望矣。既登，雲氣更重，天風更烈，雲霧着衣，盡作雨露。余獨踞坐危巔，餘則向頂後避風。仰視飛雲漫，奔逝極速，雲霧開闔之中，惟見曉月朦朧，隨雲氣隱現，時放時縮。因吟古詩一首：

夜登飛雲頂

天風何慄慄

白露沾山岡

寒氣徹衣襟

靄靄太古雲

至今未開關

一氣浩茫茫

玄黃渾無迹

惟從飛雲中

時見月朧朧

山高知天寒

雲曳知天崇

長風更浩浩

吹我入鴻濛

當風久之，天色漸白，而猶不見日出，蓋雲蔽山頂，山高絕處，非惟人跡不到，即日月亦不耀，煙霧霏霏，四時若雨，始信子夜日出之說，全係虛語。聞之西人云：日出常在五時一刻左右，視平原或早見日四五十分鐘，但十日之中，難逢一次。讀屈翁山詩云：

天雞一啣喔

扶桑日半白

海日長三丈

元黃始一隙

光明未麗天 外體已赫赫 搖蕩二石樓 燒空如琥珀
生長陽谷旁 鬱儀日親炙 中夜已寅賓 導引成肥碩

又云：

夜半海日飛 搖蕩石樓紅 石樓夾天起 雲氣流如水
日出見仙人 玲瓏冰簾裏 迎我四百峯 蝴蝶大不已

蓋詞人才華之作，未必真中夜見日也。昔潘耒嘗疑其誕，今親歷果然。惟未能見滄海日出，至爲悵悵。羅浮舊傳高三千六百丈，今西人以氣壓表測之，實高四千一百英尺，合一千三百公尺，高於嶗山，亞於泰岱（泰山高一千五百公尺），而東南濱海，或能見滄海日出，非虛誇也。

天色旣明，遂發自宿處，依來時路下山。臨玉女峯上，始見日影曛曛，已高數丈。比及杜鵑峯前，霧收雲斂，大地河山，迎旭日而來矣。

（一四）飛雲濺雪諸勝

歸華首臺，已近十時。晴巒掩映，風光極佳，稍事休息，卽出發尋寺後諸勝，聞之僧人，有伏虎巖，說

法臺、合掌巖、飛雲濺雪瀑布、洗衲石、濯垢池、羅漢洞、半月巖、錦屏峯諸勝。因出華首臺後門，迤邐探幽。出寺門，卽聞水聲潺湲，越溪而上，至伏虎巖，巖窈窕深杳，石扉中開，儼然洞天，中可容四五十人，陰氣凜冽，不可久留。因披草萊，循路而上，至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爪；再前，巖上石刻『清聽』二字，瀑流淙淙，如傾萬斛珠聲。須臾山迴路轉，見懸瀑百仞，直落危巖，飛沫四濺，喧感盈耳。崖上石刻『飛雲濺雪』，洵壯觀也。下瀝爲潭，澄清見底，中橫巨石，可坐二十人，有『洗衲石』三字，字徑逾尺，筆力秀挺。因遊泳潭中，聽流瀑，浴清波，超然出塵。流連久之，循山徑而下，至羅漢洞，前臨濯垢池，飛泉二疊，斜注於潭，潭水澄清，可遊可泳，其間寒藤絡秀，青林弄影，悠遊其間，可以卒歲。再下爲月半巖，巖彎彎如月，前臨寒潭，晶瑩如雪，巖前古榕蔽日，大可數抱，青藤數丈，掩映其間，加以怪石嶙峋，泉流清澈，坐臥石上，不覺日晷之移。

向晚再遊飛雲濺雪瀑布，循微磴而上，入山漸深，至羅漢臺，側有怪石飛出百餘丈，下臨萬壑流瀑，登臨長嘯，四山響應。時日已銜山，暮景蒼涼，深山絕壑，不見人影，惟有蟋蟀匝地悲鳴，宿鳥林間撲澗，草間有蠕蠕轉動者，視之則赫然蛇也。歸後聽同遊述說，謂於飛雲濺雪左右見虎遺，並見虎跡，更有說神道怪者，聽之不覺愴愴。

夜徘徊華首臺前，是夜爲夏曆六月望日，月白風清，天無片雲，回首望杜鵑諸峯，沉沉如墨；遠望平原迢遞，空濛似霧，步月流連，不忍歸去。及斗轉星移，夜梟頻啼，乃歸蹠廊就寢。

是晨整裝言旋，入山已七日矣。過東博城，放舟江中，遙望羅浮四百三十二峯，猶隱隱雲中，翁山

望羅浮詩云：

大小麻姑雨過時 白雲開處見春姿

芙蓉影滿三千鏡 紫翠光生四百眉

瀑布東西金滅沒 石樓高下玉參差

當年坐臥青霞石 亂長苔花不可知

今日去羅浮，亦作此感。白雲片片，飛來相要。山靈點首，猶似詔我以再來期也。

(一五) 餘音

羅浮之遊既竟，山水清音，嬈嬈不絕。雖身在塵寰，猶依稀仙境。余嘗謂羅浮之奇，在洪荒未闢，試從羅山後，入佛子凹，逾萬重深山，入酥醪洞，山巒重疊，阡陌相望，居民與外隔絕，過其太古之生涯，無

懷葛天，不是過也。山中卉木鳥獸，亦多怪異。據見聞所及，略誌如左：

(一)猿 羅浮多猿，居深山絕壑之中，余當登飛雲頂時，固嘗見之。浮山志（酥醪洞主著，光緒辛巳刻本）卷二引山志會編云：

飛雲頂後多猿，有黑白二種，其黃者毛如織絨，謂之金絲猿，不可生致。山北有黃猿峯。今古瑤臺厓下百餘丈有洞，猿獠穴其中。土人名曰猴子洞。遇風日晴朗，羣猴攀藤出戲於樹石間。遊者燃爆竹驚之，亦不復避。蓋數千年人跡不到處也。厓右一峯，與飛雲山脈相連，瓊壁青葱，左顧諸峯，相爲拱揖，殆黃猿峯歟？

(二)虎 羅浮絕壑中，多產虎豹。浮山志卷二云：

山中虎不嘯不啞人。……今洞中常見虎跡，絕頂尤多。余嘗與一僧遊撥雲寺，忽腥風獵獵撲人，一虎從叢莽中出，相去祇數十武，騰躍良久，引耳去。余有詩云：『膽笑沙彌怯，心同古佛頑。』當時絕不畏怖，亦信其爲仙虎也。

又云：

太平御覽引雜道書：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上有豹獸，似獼猴，南海

人名之果下。今此獸罕見。余居山時，峒氓射殺一獸，大如初生犢，毛黃色有斑紋，似金錢豹，疑果下之類也。

(三)五色鳥 羅浮多五色雀，卽異物志之木客鳥。翁山廣東新語云：

五色雀，產羅浮山，比鸚鵡而小，羽儀四時鮮明，未嘗翫毯，一雀一色或五色。其大絳者，君也；朱燕相間若朝服者，大臣也。飛則數千百爲羣，不雜他鳥，而以兩鐵冠鳥色者司進止。有賢人入山則出見，一日數集如數朝。山中人謂之小鳳。白者大如鳩，素表黃裏，獨見亦以爲瑞。異物志謂山神使木客鳥迎貴人，卽此雀。……蘇文忠嘗至儋州，五色雀來集庭下，客見而異之，文忠舉酒祝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文忠詩云：

粲粲五色羽 炎方鳳之徒 青黃縞玄服 翼衛兩綬朱

仁心知憫農 常告雨霽符

是又能預報陰晴，不特迎貴而已。斯真可稱靈禽。嶺南花鳥，與中州不同，而羅浮花鳥，又與嶺南不同；浮與羅又復不同，羅浮固珍禽之藪也。而五色雀尤異。……

羅浮五色雀，自子瞻以下，屈翁山、陳恭尹、梁佩蘭、楊應琚皆有吟詠，茲不多錄。

(四)大胡蝶 翁山蟲語云：

大胡蝶，惟羅浮胡蝶洞有之，嘗止花樹間，見人弗動，即動亦依依不遠。采者連枝持出，輒飛復故處，不他之。

雌雄不離，千里外必相尋覓，至則繞籠翔舞，不得入以翅觸籠，金翠委損，放之，兩兩相逐，翩然高舉。蓋羽族之至神者，精氣相通，無間遠邇，所謂仙靈之使令，非人間所得而羈也。予嘗有遠行，有一大胡蝶飛來止庭柯三日，友人陳子謂大胡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茲，與予氣類相感，非無意也。爲詩云：

羅浮大胡蝶

言是小鳳凰

六足盤胸間

四翅交文章

修眉若楊葉

繡腹如垂囊

仙人愛文采

挾之遊帝旁

四海定足飛

來下君子堂

堂中有行者

比德共翱翔

大胡蝶，本洞中仙種，相傳麻姑遺衣所化。二三月間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蠶成繭，繭破成蛾，乃化爲胡蝶。化時大五六寸，雌雄成配，無一孤者……

胡蝶大如蝙蝠者，名鳳車，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支上者，名鬼車，亦曰鬼蛺蝶；又有大如扇純黑

爲橘蠹所化，名玄武蟬；此皆非仙種，與羅浮所產者迥別。

余在羅浮七日，所見蝴蝶，五采文章，踰躑花葉間，尤以酥醪道上及黃龍洞口爲多。浮山志卷二云：『……余居山中，每曉起行林麓間，初日曠曠，宿雲未霽，綠襟素羽，繡頸丹臆，飛鳴拉磳，不一而足。如軒轅之邱，鳳自歌，鸞自舞。雖不知名，皆靈鳥也。惟獨無麻雀，乃知浮山一境，實判仙凡。』

至於山中異草奇卉，更不可勝書，所謂浮山草木，皆有仙氣，徐道覆所謂東方草木是也。東方卽指蓬萊，言浮海而來也。

酥醪洞巖穴深處，尙有獠人穴居。山志會編引羅浮書云：

蘇羅石剛之間多獠，有上中下三獠村焉。其在黃牛逕者，亦獠也。獠本槃瓠種，自言爲狗王後，家有畫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甚謹。分盤、藍、雷、鍾、苟五姓，自相婚姻，土人與鄰者，亦不與通。……

其大村在山巔者曰梅寵，稍知禮義，爲諸獠之望。獠有長有丁，明初設撫獠土官領之，俾略輸山賦，賦論刀爲準，羈縻而已。羅浮之獠，有撫獠官，黎姓者爲之，家增城，片紙傳語，田峯諸獠，無不奉命，亦易治之獠也。

按蘇羅石剛梅寵皆酥醪洞中村名。石剛今作石影，梅寵卽梅谷，黃香石謂梅谷又名梅隴是也。

羅浮書據浮山志，蓋屈翁山著（山志會編所引羅浮書與廣東新語翁山詩外多同，故知爲翁山作）所記係明時事云。明初設撫獠土官，則諸獠盤據洞中，蓋自元時。洞自宋而後，遊者罕至，亦由於此。今洞中諸村，曰蘇羅，譚李兩姓百餘丁，曰石影，陳姓四十餘丁，曰高屋，高姓三十餘丁，曰佃田，高王兩姓十餘丁，曰夾水口，高姓四十餘丁，皆在觀之右。……蓋明末諸獠，因亂他徙，曾山山師柯善智師承墾洞中田，別招佃戶來居，非復槃瓠種族矣。惟禿嶺回之東北，今尚有獠人二十餘家，盤雷藍三姓，自設一土官，盤姓，獠人有事相爭，由土官斷結。峒氓呼其地爲山獠洞，不相往來云。

又浮山志卷一云：

梅谷又曰梅隴，舊多梅林，去酥醪觀西南二里許。下半里通白水巖，越隴有徑達歐陽洞，谷口獠人居之……

總之羅浮洪荒未闢，草木鳥獸，人種風俗，山水巖穴，可供生物學家、人種學家、地誌學家考查者尚多，余詩：『羅浮古仙窟，元氣何淋漓；』翁山詩：『僊僊太古雲，至今未開闢，』皆言其洪荒，未經開發也。有志考求之士，曷興乎來，長與山靈結不解緣哉！

二十二年八月，於番禺東山。